

I. Epstein 著

劉連等譯

# 人民之戰

新出出版社發行

1940

書名	
冊數	
議價	九
編號	三

北京市

# 人 民 之 戰

[ 暫改二元四角 ]

外埠酌加郵費

經 售 處	發 行 所	發 行 人	譯 者	原 著 者
各 大 書 局	新 人 出 版 社 四 四 一 號	上 海 靜 安 寺 路 陸 謹 生	劉 岸 柯 化 任 李 黎 思 戎 汗 卓 升	L. Epstein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版初 月三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目 錄

頁數

譯者的序

..... 一

第一章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 一

——一百年來中國的老百姓都是這樣呼喊着

第二章

抵抗之歌

..... 一九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第三章

挑戰

..... 三五

——蘆溝橋事變展開了抗戰的序幕·中國的新生來到了

第四章

一支軍隊的產生

..... 五七

——趙老太太和趙侗怎樣從六個人發展到四萬人

第五章

玩火

..... 七九

——從上海之戰到中國首都的陷落

第六章

決定

..... 一二五

- 和平之門的關閉——中國走上了繼續抵抗的大道  
 第七章 代價的估計……………一三三
- 戰爭的新階段和中國力量的新生  
 第八章 反攻……………一六一
- 驚天動地的台兒莊之役  
 第九章 人民之戰……………二〇三
- 戰鬥中的晉冀察邊區·華北是我們的  
 第十章 戰鬥的民主政治……………二四二
- 民主的火花在邊區燦爛的開放  
 第十一章 新四軍……………二六九
- 轉戰江南的成功底人民游擊軍隊的光輝紀錄  
 第十二章 舉國的抗戰……………二九三
- 遍地的抗戰烽火



第十四章

過渡時代……

三四一

——力量對比的消長和相持局面的來到

第十五章

中國向前邁進……

三六七

——最後勝利是屬於中國的

木刻

陳烟橋作

某次戰役後第八路軍與日軍的交歡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抵抗之歌

戰鬥的民主政治

新四軍在京滬線上的襲擊

馬占山的游擊騎兵隊穿過長城

……三二五

本書是以一個外國作家對中國事件的觀察所得，用活潑細緻的筆調而寫成的一部報告文學。

同樣性質的著作，已有好多種了，並且都會很快的被譯成中文，而為中國讀者所熱烈愛好。因為那些作者，曾在中國各處遊歷很久，對中國有實地的觀察和相當深入的認識；並且由於個人的種種便利，還能知道許多甚至是普通中國人所不知道的事，而又能在很好的條件下用筆把他反映出來，這無怪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在中國本身還缺乏這類作品的產生之前，我們自也不妨拿這些書的譯本，來滿足我們對祖國的懷念底迫切需要。

而愛潑斯坦氏的這個著作，却更是有着他的獨特之處，過去的那許多報告文學，內容大都只是偏于一面，就是關於此次中日戰事的著作，也沒有一本是作全面性的報導。而本書却是第一次全面地寫出了抗戰的歷史根源，二年多來戰爭的實況，以及抗戰的前途。在本書原本的封面上的一小段說明，倒是頗為忠實的：「本書是對於中日戰爭整個進程的記錄（大部分是親眼目睹的），從戰爭開始直到漢口的陷落——并穿插以游擊戰的整個偉大的背景，民衆的覺醒以及作家與藝術家的片斷敘述——一個全部偉大的故事。」尤其難得的是作者站在一個進步

和正確的立場，而作純客觀性的描摹；但由於歷史的真理，使他顯然對中國人民爲自己的獨立自由而作的鬥爭，表露了同情和欣仰。

因此，宋慶齡女士對於這本書曾經作過的介紹，也決非過分誇張的稱譽。她說：『本書與任何描寫我們抗戰的外國著作不同，因爲牠是分析地具體地說到了鬥爭的過去歷史，以及我們民族革命的未來遠景。每一個中國的朋友都應該讀牠。』

本書因爲是針對着此時此地我們周圍的現實的，因此有迅速譯出以饜讀者的必需，所以我特約了好幾位朋友幫忙一起來譯，承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譯完一章二章，而使牠得以早日付印和出版，這在我個人是十分感謝的。

本書雖有譯者多人，但會由我詳加校閱，所以用詞和語氣大致上是一貫的。譯時頗感困難的，就是有許多人名一時無法尋出，只得譯音了，希望以後有改正的機會。其他如有什麼錯處，讀者能加以指正，那是最歡迎的。

劉澹

二月底本書付印前

## 第一章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當中國老百姓第一次站起來並且說：「這塊土地是我們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歷史是開始了。

這樣說常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忍受了對列強的第一次失敗，被迫割讓香港及許多租界，開放海口給外國貿易。其後，偉大的「太平」農民反叛，曾經對滿洲政府說過這話。十年的戰爭，二十萬的生命是喪失了，然而滿清官吏保有了這塊土地。只有外國的鎗彈及外國志願軍的幫助，像佛蘭哥似的，才使他們能這樣做。

一九〇〇年，中國一連串的把安南及東京讓與法國，台灣朝鮮讓與日本，青島讓與德國，旅順口給與沙皇，威海衛給與大英帝國後，「拳匪」說過這句話。「拳匪」是走錯了路，被出賣了，破壞了。中國人民那時候仍是爲了他們統治者的無信與懦弱而支付着代價。

以後的十年，受了西方及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說着這句話。他們鬥爭，受苦，遊說；他們丟掉他們的報紙，他們的家以及他們的腦袋。在俄國及土耳其這時都發生過革命。在中國後來稱爲國民黨的黨也形成了。一九一一年，牠得到其他團體的幫助，推翻了滿清，爲中國歷史上

的新階段打下基礎。（清朝的最後皇帝與朝臣現在是點綴着「滿洲國」的傀儡宮院）。

一九一五年，當背叛的民國總統簽定了二十一條約使日本實際的統治中國時，反抗者的西南說出這句話。一年內，總統袁世凱想做皇帝，但他看到他的希望是受了致命的打擊，他死了。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學生們在大街上喊出這句話。理想主義的果實以及自決的守護者——凡爾賽條約，把山東省交給日本，這是以前德國人從中國拿去的。牠承認日本人收買的政府。（該政府內的某些人物，現在北平日本的傀儡政府下當「大臣」。）

北京的街道上，學生在警察的鎗彈下倒下來，埋在他們所不願看到的不經他們同意而讓渡的土地裏。在俄國，德國，意大利，及匈牙利這時發生了革命。在中國，大戰期間，工業急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工人運動。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成立了。

文學上，青年作家反抗過去的魯鈍的古典派，而第一次的寫出人民每日所說的話。只有略略幾千個字，現在每個人都能講了。他們寫如他所說的，而不會被人笑為粗人，不懂古式。每個人都能了解可以大聲讀着的書和報紙。

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迫使日本放棄她在歐洲各國互相火併時，強奪的中國土地的一部份。這時，在華北，敵對的軍閥相戰着，要決定到底是日本還是英國可以首先取得這國家的資源。國民黨及共產黨都向中國人民說：「這塊土地是我們的」，當時她們在軍閥的區域內是非法

的。(日本支持的軍閥張作霖現在死了，是當他變得太獨立時爲他的保護者所殺死的。另一個，吳佩孚在北平以詩酒自娛，對於爲日本人領導傀儡政府的事業還猶疑不決。(吳氏現在也已逝世——譯者註)

國民黨佔據了南方的廣東。國民黨是進取的民族主義者。他是工業家和知識份子的黨，目的要粉碎摧殘中國工業的外人控制關稅的壓迫，摧毀阻礙現代中國工業發展的封建領主制度，以及驅逐北洋軍閥——封建的防衛者以及外人陰謀的工具——統一中國。

工農黨——共產黨的最近目標也是一樣。同國民黨一樣，他們也是從事打倒列強在國內的勢力，從事推毀封建主義及各處封建軍閥。

國民黨領導着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共產黨雖是幾年前方組織的，然却已顯示了領導以及組織城市工人及鄉村農民的能力。孫逸仙博士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父，他認識了只有這兩個階級以及這兩個政黨的聯合行動，雙方的目的才能達到。一九二三年，他們締結聯盟。他們共同平服廣東的反叛，那是由廣東封建軍閥及英國匯豐銀行買辦領導的，他們支持叛徒作爲反「共產主義」的堡壘。(今天，軍閥陳炯明是死了——但是他的跟從者仍爲日本人雇用，參加侵略華南的戰爭。買辦陳廉伯，當廣州被佔後，日本第一個選擇他做傀儡市長。)(二)

南方的聯盟支持民衆。

學生說：「這塊土地是我們的」，雖然在廣州及上海英國的來福鎗將他們射擊倒，但是——

個全國性的運動繼續說着牠。

工人說，「這塊土地是我們的」，在總罷工中，他們使香港麻痺，並且牽制着英國在中國口岸的易。

農民說，「這塊土地是我們的」，他們粉碎了他們鄉村裏地主及高利貸的勢力，把鎗托在肩上，走入革命的軍隊中，對抗北方軍閥的堡壘。封建中國的腐爛機構，在他們的前進中動搖了。

孫逸仙博士死於一九二五年春。

他死後兩年，黨的聯盟，各團體的聯合，受了中國所保有的落後情況的障礙而破裂了。國民黨不再支持工農而與地主及買辦聯合了。一般人也不再說土地是他們的了——因為土地已經出賣了。共產黨員在執政者的刀口下被殺害了，或是退到山上的要塞裏。在那邊他們繼續組織被剝削者。

隨着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十年。因為南方軍隊大門爭的結果，不是封建制度的廢除，而是與牠們妥協，軍閥中新的內戰又開始了。因為老百姓繼續反叛，無數的軍隊調來對抗共產黨主義的堡壘，他們的存在認為是人民反叛的刺激。

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情勢是十分好——於是他們就利用牠。一九三〇年。他們很容易的從中國搶去滿洲。那時中國正結束一次巨大的內戰，而開始一個新的反江西紅色共和國的戰役。

——這時，中國，爲了內部的政治原因，和滿洲接壤的另一國家——蘇聯是疏遠的。

一開頭，滿洲人民就拒絕做亡國奴。雖然主力軍隊是撤退了，九萬的兵士，幾十萬武裝的工農，許多的將官仍繼續抵抗征服者。在中國長城的南部，將軍們仍就在和人民作戰時，滿洲所有反侵略的人們却統一起來。和日本人合作的滿洲軍閥的名字，在責罵的烟霧中消失了。抵抗的將軍們成爲民族的英雄——全世界都知道。誰會忘了扼守黑龍江的不可捉摸的馬占山，以及他使日本人在滿洲森林裏追趕？

南方沒有軍隊調到滿洲。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給國聯，中日都是國聯會員。但國聯僅有幾篇人道的演說。滿洲義勇軍是獨自作戰着。

一九三二年，日本進攻上海。誰會忘記抵抗了兩月的英勇的十九路軍的功績？

在戰爭時，江西的中國蘇維埃要求加入任何軍隊共同打日本人。

中日停戰協定在上海簽字。政府相信日本現在已經滿足於滿洲，乃回到牠「國內和平」的老政策。「反叛」的新定義發明了。倘使說在平服共產黨之前就與日本作戰是反叛。鼓動收回滿洲——反叛。爲義勇軍募捐——反叛。

十九路軍反日英雄從上海撤退，送到福建打紅軍。他們打了一年。終於他們也反叛起來，成立了新政府。反叛者未能集合起力量，而在南京飛機轟炸福州後就傾覆了。飛機是由人民的捐助而買的——是爲了用來對付日本。



日本人向華北侵略。接着上邊「停戰協定」而來的是塘沽「協定」。因此華北的一部份成爲「非武裝區」。那就是中國軍隊不准進去，而日本軍隊由於拳匪草約的規定，可以沿鐵路線任意移動。塘沽妥協給與日本飛機有權考察該地，以便看看這片面的解除武裝是否完全實行了。

一九一五年夏又來了一個恥辱。何梅「協定」塞住了因循的中國的喉頭。牠的條文規定中央政府軍隊離開河北及察哈爾。中國的統治的黨——國民黨的任何組織不能在這些省內活動——甚至也不能在北平天津大城市內活動。反日的愛國者是要檢舉的。地方行政機關要從新產生，需用日本人爲「顧問」。

中國的軍隊老是在西藏的邊境追逐共產黨。

日本官方及日本報紙公開的討論將出現的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山西，山東及綏遠與中央政府當局的分離。山西的煤的儲量，據大英百科全書說，足夠全世界一千年之用。河北富於煤麥及棉花。察哈爾及綏遠有鐵，獸皮及羊毛，山東有煤棉及麥。日本的理論家說，這些省份將與日「滿」形成經濟集團，供給日本征服世界夢想的原料。

但是日本人的夢永遠不得實現，當時該處新的侵略遇到中國人民的抵抗，這是中國政府從來不敢做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號及十六號幾千北平學生，冒了宋哲元警察的盒子砲以及日本人恐嚇他們的機關槍，在這古城遊行和喊口號，那成爲民族救亡運動，後來的西安事變以及最後國民抗戰的統一陣線的口號。然在一九三五年「打倒××帝國主義」與「停止內戰對日作

戰」是認爲反叛的。許多學生是英勇的犧牲了。日本是官認的「友邦」——並暗示現存的內戰是異端。反紅軍的數年戰役不是內戰只是剿「匪」。

然而，北平的示威以及他們掀起的全國反抗高潮，阻止了日本目前的計劃。射擊這些男女孩子是危險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五對於學生的大屠殺後，整個的國家就動起來了），他們的病人突然的被投入于寒熱病中，使日本軍醫在對中國巨人作另一次的開刀前而停止了。第一需要叫他平靜下來，再使用更多的麻醉藥。

但是用麻藥已是太遲了，中國人民通過北平學生已向日本說過：「這塊土地是我們的，不戰爭你是拿不去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的北平「協定」，由中國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與日本華北駐軍司令梅津締結，是中央政府簽定的最後的妥協文件。

學生示威後半年，中國統一的真正試驗到來了。廣東及遼西的軍事領袖早有野心取得國家政權。現在他們準備進兵南京，並且打起反日旗幟以取得全國的支持。北平事件已使日本震動及不安。但這一新的發展並不特別苦惱她。她安坐着希望——內戰。

她甚至很謹慎的用曲折的方法，給予南方新發生的反叛者以安慰，雖然他們是在反日的口號下進行的。只要他們打起來，而中國從痛苦中堆積的軍備與她小心訓練的正規軍在鬥爭中消耗完，他們的呼喊又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在北平街上叫着「停止內戰」的學生，却沒有做到牠，他們被當局控告爲僅僅是帶了

面具攻擊政府（三）。他們表現了整個中國人民深植着的信心，即面對了日本人的威脅，一切內部戰爭必需停止。不管南方的口號如何，牠的冒險並未發生內戰。相反的，廣東人民全然拒絕支持牠——並沒有戰爭，兩頭政治的年歲是結束了，南方處在中央政府的管轄下。

那年夏天，紅軍開進山西省，牠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需要反X的國防政府！」

同時，當日本想將他們的間諜擴張到遼遠的西方成都時，一個重要的事變發生了。他們派「考察員」拜訪該城，準備在此地開設領事館——他們堅持這樣做，也不管在該區他們並沒有貿易，以及中央政府的激烈反抗他們這樣做。考察者永不回來了。成都街上的示威者把他們撕成粉碎。

秋天裏，日本人組織了一支雇傭的蒙古軍侵入綏遠省。他們所遇到的不是談判，妥協及中國人的撤退，而是抵抗。中國的軍隊，包括中央政府的軍隊，在百靈廟獲得重要的勝利。整個的國家在狂熱中。迷惑的，實際的，職業的綏遠守兵說：我們不怕日本人，但是我們與那些代表有什麼關係？每天他們來了許多。我們如何養活他們？他們都從那兒來的，這些學生，商人，婦女及有職業的人，手裏帶了禮物的人們。

華北的人民感到「這塊土地是我們的。」「爲什麼我們不給防守牠的人以報酬呢？」在軍隊中，教訓是不會喪失的。當他們內戰時，從沒有代表及自願的野戰醫院來煩他們。沒有人稱

贊他們是英雄，他們是失去依靠的人，而現在第一次的，他們也開始感到：「這塊土地以及所有的這些人——是我們的。」

上海青島及天津，有非常重大的發展，日本紡織廠內有十萬以上的工人進行總罷工（四）。工人的要求是經濟的，但牠的背景却是政治的。十萬中國工人表示着他們與綏遠戰士的一致。他們的口號是：「爲什麼我們受我們國家侵略者的剝削？」

罷工繼續了一月。雖然當局企圖壓制牠，如同他們對這時一切的民衆運動的壓制一樣，可是整個的中國民衆認爲這是有最大民族意義的事件。在青島，日本登陸的海軍威脅罷工者——半餓的棉紡工人，他們大多是婦女。於是中國的每一個愛國者認識了，這些激怒起來的工人是領導着整個國家的鬥爭。最受剝削的人們，他們每天的所得喪失了就要飢餓，所以反在民族敵人的立場上是堅固的。在上海，罷工尤其促成了並加強了中國各階層的愛國者反××侵略的聯合陣線。全國救亡協會組織委員會保衛，幫助及安慰反××的罷工者。委員會裏有着名的雜誌出版者，上海法學院的教務長，另外兩個律師，一個著作家，一個教育家，以及一個有名的金融家。這是將來的預兆。

政府的動搖這時是逐漸的結晶爲一種抵抗政策了，人民反××活動的增長，勢將強使政府宣佈其意向。牠害怕了。牠接受挑戰，把整個委員投之于獄中，控告他們「危害民國」，死是對這個罪名的最大責罰，逮捕掀動了整個中國社會。在最高統治當局方面，軍事總監馮玉祥將軍及

其他重要官員公開表示反對。反×統一戰線在它的範圍及力量方面都增長着。

同時紅軍與西北剿匪軍間的戰爭是停止了。共產黨在反×口號下前進。「征剿」他們的是東北軍人，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與把他們從他們的家鄉驅逐出來的敵人肉搏。在理論上反共戰役仍是繼續的，並會要努力，作最後一次的努力，使牠在實際上繼續。新的隊伍開到了——打败了。一個命令發下來，將不願作戰的東北軍調到別一部份，結果是壯觀的。蔣委員長來看看反共戰爭實際上是否在進行，却被東北軍誘綁而遇到了統一戰線的綱領。這綱領包括要求釋放在上海逮捕的「七領袖。」

依照蔣夫人自己的證明，當時傳說共產黨縱容誘綁是完全不正確的。他們急急的召集會議，堅持釋放蔣委員長。這樣做，證明了他們與中央政府合作反×，以及他們堅持要求停止任何內戰的宣言的忠實。

因而，一次重大的悲慘的國內軍事衝突是避免了，委員長回到南京時，得到中國歷史上最熱烈的一次歡迎，幾十萬的人民看到他的釋放就是內戰的終結。

在這危急之時，一切愛國的中國人顯示了許多一致的直覺的反響。

他們反對某些野心的南京軍官的要求，那即是要同時將「叛徒」及蔣除去，實行立刻征討。（假使這一戰役開始了，日本一定默契支持一切的煽動，撤退壓制青島罷工的登陸海軍，甚至應允在反西北的任何行動中作軍事合作。這爲了在中國有另一次的內戰了！）

他們同情東北領袖所倡導的國家統一政策，但完全讀責誘綁。

蔣委員長安全的回來，他們是說不出的安慰，他們很正確的解釋危機的和平解決，把他當作一種標記，即此後中國軍隊願意進行的唯一戰爭就是打××。

蔣將軍經受到：政府的軍隊把他當作囚徒，通過紅軍的影響才被釋放，紅軍，他認為是他的最惡的敵人的；他也幾乎為炸彈炸死，他的最「忠心」的將軍已準備把炸彈放到他被捕的地方，因此他有大量理由重新考慮他自己的地位與政策。他似乎很清楚的認識，他權力的整個基礎終於已變換了。顯然的，他若企圖繼續強制西安的東北軍的政策，將不可避免的達到無盡止的內戰，增加日本的侵略而廣泛的民衆不滿將威脅他的政權。另一方面，他自己若站在反內戰的民衆運動前面，而作有效的反×抗戰，反而能鞏固他的地位，政治基礎比在少數心腹及官僚團體一貫的順從之間求得勢力的平衡堅固得多。他可以成爲實質上的全國領袖，一個象徵，在他的背後各式各樣的羣衆都集合起來。西安事變之後，他開始向這一方面移轉，以後的數月指明了，無論從他自己的地位或民族的利益來看，他的選擇是聰明的。

一切政治集團宣佈響應西安，「這塊土地是我們的！」牠是我們大家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讓渡牠的完整性，以內戰浪費牠的精力，或否認我們參加防守我們公共財產的權利。「敵人是到了門口了，只有各黨各派以民主形式聯合共同努力才能救中國。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團結的效果。多年的內戰及國恥就是放棄牠而受的處罰，就是以強制人民的期

望的辦法來壓制的企圖所得的自然的結果。

真正團結的第一個條件是國內民主，使每一個團體能真正發展她的力量，而有助於國家追求生存的鬥爭。

中國人民早就認識這點。西安的結果，使政府及軍隊都遇到當前的急需。

團結的鍛鍊成功有三個因素，這是日本幾乎兩年來阻礙到現在都無效的。

第一，中國各階層日漸相信，更進一步的對日本屈服就是中國各部份人民的毀滅。日本的野蠻侵略，爲這種信心打下根基。統一戰線的宣傳給於牠形式的與行動的綱領。

第二，是共產黨對民主反×團結政策的堅持依附，自從滿洲被侵略以來，他們就這樣苦苦要求。在西安事變時，東北軍誘綁蔣將軍後，召集他們會商，給與共產黨領袖以權力決定十年來盡了最大的努力要消滅他們的人的命運。但是他們無猶豫的釋放他，恢復他的權位，這並不是荒唐的舉動，而是因爲任何其他辦法只有走到內戰一途。但這時候，全中國，除無希望的叛者及十足的賣國賊外，都是需要團結。

第三個因素是蔣將軍自己。他的拘禁及其後發生的事件使他看到周遭的實況，在某種範圍內他周圍的人們使他對這國家有些事不知道。一個聰明的政治家，在過去他曾在他的旗幟下取得每一潛伏的危險的集團而建立起他權位的大廈，因爲那些集團的敵對是可以拿職位的甜言而調和的。他看到他在這小心豎立的機構中漏掉了最強大的政治勢力——中國人民本身民主的與民族

的期望。日本逼他走到牆角裏。他清楚的看到「爲了中國的復興以及他自己，必需順潮流前進而不能拒之。他這樣的選擇了並堅持的保着他。」

全國採取了新的口號：「擁護領袖抗X」。老的國民黨口號僅是「擁護領袖」。所增加的兩字包含萌芽中的中國政治轉變的整個意義。蔣將軍曾經是無條件的「領袖」，但是如西安事變所示，他的權力是不穩固的。現在在西安事變之後，他真正是一個領袖了，是一切黨派的，包括共產黨，他把他們放在自己的命令下，但是這種領導是附有條件的。他是抗X的領袖——與大多數中國人民生活利益符合的領袖。蔣將軍曾經是軍事獨裁之首，不安的高高坐在內部矛盾的熱鍋之上。現在他是全體人民爭生存鬥爭的最高指揮者。

自然，轉變不是一夜之間的事。過去的遺跡是逐漸的痛苦的脫去的，政治犯自由了，但是許多依就在牢裏，如救國運動的七領袖就是。反X的出版物仍就是受壓制。組織人民愛國活動的企圖仍就遇到官方的猜疑與阻礙。這些事體的消滅是經過很長的時間的。

雖然西安的結果並不十分明顯，要一直到六個月戰爭爆發之後，然而一切消息靈通的觀察者都很清楚，轉變點是達到了。

一九三六年的事件對於日本人一定是十分驚奇。第一，在新年之前，他們分割華北的計劃爲北平街上的學生示威所阻撓了。他們屏息等待着的內戰未能具體化，結果只是中央政權的新的增長。如吞併察哈爾六縣樣的吞併綏遠的企圖是遭到堅決的抵抗。棉紡廠的罷工指示着大城



市的羣衆已開始站起來。最後，一個最大的危機不僅沒有破壞如此長遠力爭的統一，而在另一方面却完成了牠——以抵抗侵略爲牠的基礎與結合的原則。在委員長出來的前一天，日本人欣喜可能有一個巨大的擾亂，他們希望在這一個過程中用中央的權力壓服高漲的民衆運動。他們希望南京最後以毫無希望的屈服而停止內戰。二十四小時內，他們看到一切的希望，不僅是投降，甚至是妥協，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他們所怕的，二十年來所反對的團結最後來到了中國。

在華北，這一變動的後果立即感到了。半自治的冀察政委會主席宋哲元，一年來消極的抵制日本人提議「經濟合作」的一切——即是日本人爲日本人開發華北富源，而用中國資金。日本人會相信他們最後能恐嚇宋，使他至少滿足他們部份的要求，但是這種信心是靠了假定他們是孤立的，中央政府太胆小而不敢在危急時來支撐他。現在軍事情形變了，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第一次軍政當局，不僅是宋及他的二十九路軍，而是整個中國，又起來反對日本統制華北的要求。整個的中國與兩年前處在全然不同的情境下。日本人要成就腐化地方軍及地方行政的一切辛勤努力都沒有結果——代替了「獨立」，華北是急急的回到了南京的軌道。

環境是如此，以日本人的聰明只知道一個辦法：挑起衝突，給與一個打擊——於是很仔細的注意結果。假如宋投降了或者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則在中國的陣營內將開始深刻的分化，也許甚至再來一次內戰。假如在另一方面，南京認爲這一煽動是試探力量的挑戰，派牠的隊伍到北方，則很清楚的，只有嚴重的軍事失敗，才能阻止中國增長的團結力量。日本沒有看

到在最短時期內，使牠受如此一種失敗有何困難。牠的計劃是笨人也可爲的。

這就是蘆溝橋（馬哥勃羅橋）「事變」的開端，這促成了戰爭。

這以後發生的事情指明了，甚至日本軍閥的智慧也有牠的盡頭。牠指明了甚至世界上最好的偵探機關也不能幫助國際間行劫者去了解一種民族的新生，及百萬人民爲他們家鄉鬥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到現在幾乎兩年多以來，日本以成吉思汗式的方法與中國人民戰爭，比任何現代征服者的方法更好。她已經佔領了許多城市。幾乎在每一戰線上，她藉了優越的武器，已不斷的擊退中國軍隊。但是她從沒有能消滅牠的主力。這仍是完整的留作最後的反攻。

衰退中的過去封建遺物，是日本希望很快能征服中國的基礎的確這使她取得幾次便當的勝利。但是比如此得勝的數目遠爲大的是另一種情形，就是她意料之外的遇到軍隊與人民的堅強抵抗。無論什麼地方，民衆抵抗一經開始，就不會消滅，而相反的却生長着，雖然日本人希望壓制的而用了一切牠野蠻與恐怖。因爲無論他們到那裏去，侵略者的行爲已證明了人民要得到正常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除非把他們趕出去。但是現在却不止如此——除了拚命外還有別的希望。人民作戰因爲從已得的成就上他們知道，他們能與敵人抗衡；他們作戰，因爲在許多地方，在鬥爭的當中他們已經建立了比他們以前更好的生活，租稅是減輕了，老百姓已能管理自己了。中國人民的作戰不僅爲了在戰前的所有；也爲了他們已經取得的，以及爲了新的信心——

由於自身的努力與鬥爭，他們能得到更多。

這就是日本人爲什麼不能取勝的原因。這就是爲什麼中國四萬萬人，以他們偉大的力量，及對他們巨大的潛在財富的新的自覺，最後起來爲他們自己的生存以及建立他們自己的將來而鬥爭的原因。

以血與汗，以新的力量與新的信心——不再是小而被追逐的團體，不再只是一部的人民而不是別一部份的人民——而是當作一個民族聯合起來，面對着威脅一切人的生存與將來的共同危機，他們說着：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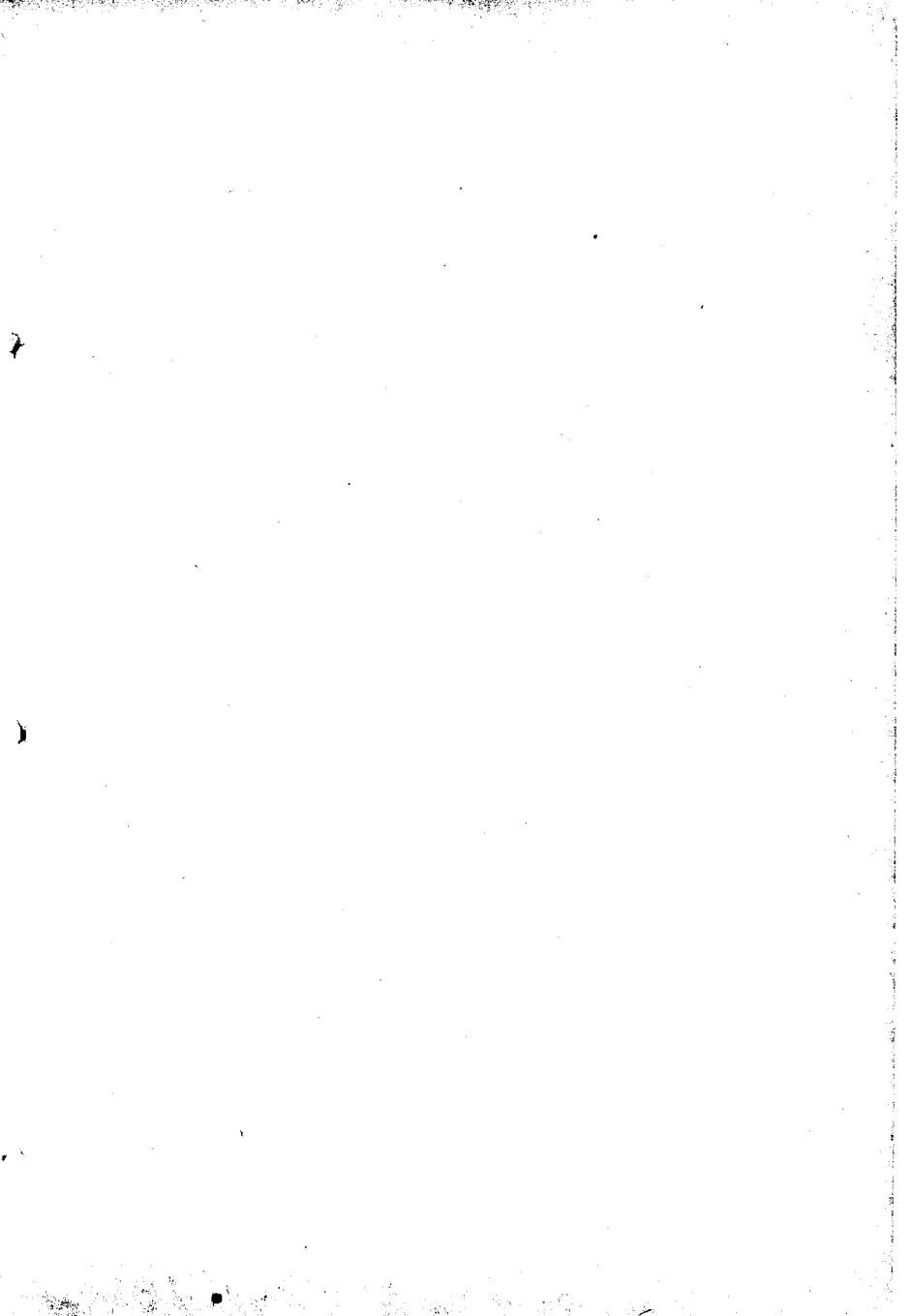
「一」：清軍在「中國的」戈登將軍指導下重新編制與組織。戈登後來死在Khartoum。這時另一有名的「自願軍」是窩德，美國人。

「二」：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反動的封建主義及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的第一次偉大的行動。一九二三年二月平漢路鐵路工人的總罷工，是年青的共產黨領導的。罷工者僅是要求組織工會權。爲了這，有二百人，還有一個進步的律師，他自願的爲他們在法院辯護，都爲英國支持的吳佩孚野蠻的屠殺了，他壓迫着罷工。一九二三年又看到廣州近郊第一次農會的組織。

「三」：在示威的時候，北平大學教授陶希聖發表言論，說學生運動是受了莫斯科的金錢支持。這是北平的一個大笑話，學生自己笑着說，這種論斷對他們倒是很有益的——因爲爲他們印宣傳品的印刷工人還沒有付錢，是答應他們出來後再付的。沒有人知道該有修養的教授在何處拿錢，以付他在其上

做控告的報紙全頁的廣告費。但是惹了今天三年後的事實——他在汪精衛的陣營中，並且是日本人標榜的「東亞和平」的主要倡議者之一——猜想也許是冒險的。歷史發現了她自己。

「四」：在中國前進的圈子中——罷工的重要立即為人認識了，這是廣大人民羣衆第一次參加的反X爭鬥。一九三六年末，我在天津與六個青年的中國記者在圓棹討論中（這時已看到西南及西安的危機），請每一個人回答一個問題，「即中國今年最特出的事情是什麼？」六個朋友中有三人回答說——「反X罷工」。



## 第二章 抵抗之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就是「東北義勇軍進行曲」的第一行。受了東北人民從日本東縛下作解放的英勇鬥爭的刺激，這一鼓動性的歌是抓住了整個國家的心意與想像。從前線到大城市，從城市到最遠僻的鄉村，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牠，每一個中國都唱牠。

「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就是對×侵略的反抗高潮的歷史。牠的曲調，牠的字句，是從中國人民的心深處迸裂出來的，是從中國屈服時期的黑暗現實中爆發出來的。

進行曲的作者聶耳是一個生來的天才，他的出現對於中國音樂界是一個預兆，一種閃光，眩耀着中國下級及被壓迫羣衆所隱藏着的巨大才能。聶耳出生於遼遠的西南邊境的雲南省，很早就開始了中國工人飢餓與做苦工的命運。起初他是一個苦力，後來又當兵，一九三三年，他來到上海。不知怎麼，他弄到了一支口笛，經過很大的努力與深切的愛好，他自己竟完全練習了使用這一適當的工具。他的吹奏得到某一上海電影導演的欣賞與鼓勵，並給他機會以學習鋼琴與凡娥林。聶耳幾乎不顧一切的從事學習，幾個月內他成爲一個很有資格的奏手，於是他更

開始作歌，一九三四年他完成了「大路歌」，那就是大路影片的主題歌。

「大路歌」是中國電影界的一個先鋒作品，是聶耳所熟習的並且是從他所出生的人民中的團結力量及戰鬥精神的一個寫真。沿着公路勞動者高唱着「大家一齊流血汗」。

『大家努力！一齊作戰！』

大家努力！一齊作戰！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築完。』

聶耳的才能使他成爲一個歌唱家，他所表現的藝術的正直，以及他自己出身其中的羣衆的固有的忠誠，使他成爲羣衆的歌手。他之能寫出人民抵抗的呼聲，倒是很邏輯的。

但是聶耳來不及看到中國人民回答他的呼喊。他們從未聽到他的歌在幾百萬爲中國自由而戰的戰士口邊高唱，戰士最後是「團結起來」了，但是聶耳何在？

一九三四年，由於檢查的壓力，寫實的電影的更爲進步成爲不可能。聶耳離開上海而去日本，希望在那裏繼續他的音樂教育。在日本數月後，他計劃到蘇聯去研究該國的新音樂。這些日子裏，他是非常的樂觀，產生了好多作品。後來他在福崗海濱游泳而竟淹死了。情形是神祕的，從屍身的狀況，看出也許是先被人打暈，隨後拋到水裏去的。他死的時候，只有二十四歲。

聾耳是死了，但是他繼續活在百萬聲音裏歌唱着。

「進行曲」的歌辭是田漢作的，他是中國新劇中最有生命最有才能的一個。田漢因早年是反抗的先鋒而受過苦難，有兩年多，他處在遭受中央逮捕的困境中。戰爭爆發後，他自由了，很快的就加入中國軍隊所組織的政治部，這是一個潛在的極端重要的機關。牠的任務是是在告訴兵士，他們是爲人民而戰；告訴人民，軍隊過去一直與人民背馳，現在却是他們的了。現在田漢負責政治部的藝術科，在他的領導下，他所成立的新劇團，已經成爲抗戰的一個重要因素。牠有好多流動隊，把鬥爭的消息傳播給軍隊與人民。在他的部隊裏，中國偉大的抗戰宣傳畫的創作者也工作着。

當我第一次聽到「義勇軍進行曲」時，牠仍舊是被禁止的。戰爭爆發前的四個月，華北的天津一城，已完全爲日本軍隊及其秘密機關統制了，只不過名義上依舊是中國的而已。

我好像聽到一個「集體歌唱運動」，牠的創辦與上海全國救亡協會的工作有着連繫。牠整個的觀點表示得很奇怪。除掉無語的苦力的工作呼聲以及從古代歌劇裏來的無止盡的假聲歌曲外——中國人普通是不唱的。在西行漫記裏，斯諾說到中國紅軍在傳奇似的八千哩長征中如何的唱着，但這時很少人知道。這種特別的歌唱運動，最積極倡導的就是青年會的青年幹事劉良模。他曾在上海教會學校裏讀書，後來又參加過加里福尼亞基督教大會。我想像到一個誠懇的，年青的，備辦精神及「核心」的食糧者，從角質邊的眼鏡裏詳察人民抵抗運動增長的水平



，看看有沒有可能組織新的青年會歌詠俱樂部。

當時一個朋友告訴我，劉己從綏遠回到天津，他在綏遠把他的歌教給兵士，他們在冬季的戰役中已使日本人以及他們的蒙古僱傭兵陷於險境。那天下午他將在本地青年會健身房開始集體歌唱運動。我要去嗎？

我還沒有到達門口時，在街上我已聽到粗壯的，富有感情的，動人的中國新式的歌聲。這種歌人們聽到一次就會記得。牠的突發的勝利的語句，像一個緊張的有着雄壯聲音的司令官，在攻擊的前夕向隊伍下決心而作的最後一分鐘的戰鬥演說。會場的門是開着。裏面約有四百個人站着歌唱。他們是街道上的普通人民，學生，小店員，工人，小孩，報童，甚至有拉車的，他們靠着門站着，一隻眼睛守着他們在外面的車子。他們嚴重地重覆着教給他們的片斷的歌辭。於是他們兩句一唱，然後整節的唱，其中每一行都是一個口號，是他們都想到的事情的具體說明，而他們自己是不知如何來普遍地表現的——是長期抑壓的感情的爆發。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起來！」劉良模是完全精神貫注在這種工作裏。他是年青的，細長的，非常吸引人的。他似乎非常注意的聽，並且對每一個唱者分別指示，同時他自己從不停止唱。他似乎是兩個人：一個是唱者，像其他的人一樣，因能最後的發出每一個中國人的「最後的吼聲」而感情奔放；另一個則是有訓練的有方法的教者與聽者。

這個人不僅僅是歌詠俱樂部組織者，以成功的歌唱爲樂。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他不僅僅發展了他自己的光明思想，而對於民衆的潛勢力以及黎明的覺醒有着新的表現法。

在城裏，日本有着四千軍隊以及同量的甚至是更大數目的偵探。他們就在這第一天，在這「危險」活動的時候到場了，這是不必驚奇的。他們這樣做了——兩個熱心的一點不會弄錯的××偵探——黃面，闊肩，矮胖，肚皮微大而近中年的人，他們叫喊着走進來，表示他們的來是十分偶然的，然而却明顯的在如此想着，「這是非常無趣的，除非給我們一個機會拿了橡皮棒來找你們，這才真正是全神貫注的與可欣賞的」。在他們的周圍，歌唱開始播動起來。他們鄰近有些人開始先看門，再看看他們寬闊的背，很機巧的估計當其中一個仍就在思考的時候，立刻衝到另一個去的機會。

劉也看到了他們，但是他只裝做沒看見。他繼續一句又一句的唱，會場也跟着他而重覆。他特別向偵探周圍的羣衆唱，以有力的姿態來震動他們衰弱的良心。在這樣的狀態下，他教完了歌。於是他避開了××人，歌唱時的緊張神情從他的臉上及姿態上消滅了，他向羣衆用幾乎是漠然的通常說話的音調說：「會場的門是大開着，任何人要進來學唱我們的歌都可以。我認爲每一個進來的朋友都是爲了這個目標。假如誰不唱，那麼他到此地來，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也許是想搗亂我們。我現在要每一個人注意他的鄰旁，看看他是否在唱」。立刻他緊緊的看着××入，於是，整頓起來，開始「義勇軍進行曲」，這個歌他的聽者已經學會了。

每個人注意他的鄰旁，幾分鐘之內，四百人的眼光統統釘在四方矮胖的偵探身上，而「進行曲」傲然的響着：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前進，前進，進！」

××人的臉紅着，心神不安，避開着幾百隻眼。最後他們的嘴唇開始動起來，勉強的組成了一個中國字，「起來，不類做奴隸的人們！」，一方面他們向門口溜去。

大會在情緒高漲下又繼續了一個鐘頭，完畢時，劉召集了十個年青人，他一個一個的親自教了他們幾個鐘頭，準備去組織並領導他們自己的永久團體。

領帶解開，他的臉上和身上顯然的有着力竭的表現，在台上的四個鐘頭却是一點疲乏的象徵都沒有。劉從他喝茶的杯口上向我微笑。「那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危急時候。你知道，我們技巧地不反××，而且沒有一隻歌內有××這一字眼。這是我們得到容許的唯一根據。假使我今天什麼都不說，人們都要散開了。在我們第一次集會時就碰到這樣一種花槍將是致命的。他們不慣於任何種的自由活動，而且他們學會了懼怕××人。任何威脅的表現，甚至只是虛張聲勢

的也將使歌的影響失效。你不喊愛國的口號，於是在敵人的面前我們就失面子，另一方面，假使我大膽的喊出來了，我很容易的叫他們把這兩人趕出去。不過，這將發生一個「事變」，要求，逮捕，新的屈服。那也等於我們此地工作的完結。這是不可能的，工作必需進行。

「工作必需進行。你不知道，一個容易學的歌是如何重要的一個工具。我們的百姓多數不讀書。那個向他們演說將遭逮捕。但是歌唱從一個口裏到另一個口裏傳着抵抗的口號，集體的唱歌帶來力量與團結的自覺。而歌唱是沒有東西能阻止牠的傳播的。幾天內，這十個孩子將創造一個新的歌詠團體。每一團體又將產生了新的熱心人，他們又去領導他們自己的團體。他們將知道他們唱些什麼，爲什麼唱。」

他把我一個個的介紹給新組織的領導者。「這位是一個學生。這位將在青年會教唱。這位是鐵路工人，這位是紡織工人，這位是街頭小販，這位是——」

當我離開時，他緊握着我的手說「你明白，當那時候到來時，我們這一羣歌唱者將準備變成一羣戰鬥員」。

這以前的六個月，劉曾在上海，福建，北平與天津，然後在綏遠的戰區工作。

劉走後數日，我正在街上走，一個工人搖擺着他的工具走來，口裏吹哨着「義勇軍進行曲」。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你聽到得更多。歐洲人問：「那是什麼歌？」所有的中國人都唱牠」。

矮胖的偵探及他們的長官對於這些事情做了什麼是沒有記載的，但很顯然的用槍桿子已經太遲了。

這一運動是增長着，新的歌出現了——工，農，兵的歌，學生歌及婦女歌。有好歌有壞歌，但是一切都唱着，因為需求太大了，作曲者及作詞者來不及供應。整個的國家唱着。

青年們從華北日人統制的驕硬氣氛中，跑到野外及山上露營及徒步旅行。夏天，某一次有數千人走出北平到附近的西山。他們爬上斜坡，開會，唱歌。幾個月後，他們中有許多——現在是戰鬥的游擊隊——從這同一的山坡上下來，以孤立日本支隊。

有幾百處地方，沒有一個組織者能深入，新的歌却為國民統一陣線作戰了，燃起青年人的幻想，使她的力量用在國家鬥爭上。例如青年會就是這樣一個舊瓶裝新酒的东西。

多年來，政府因懼怕「危險思想」，而禁止一切獨立的青年組織。另一方面青年會是受着鼓勵，寵愛及一切便利。牠的門上寫着「不問政治」，中產階級的青年進了門，無論是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就以運動及組織的細節把他們的熱血變冷。

因為中等階級青年沒有別的地方可去，都跑到青年會來。跟着他們來的是歷史及可惡的「政治」。在青年會及女青年會的會場上，青年男女熙熙攘攘的在各處觀察，欣賞着絕對受着尊敬的治外法權。在此地他們能說能想。因此愛國歌聲掩沒了讚美詩，政治課程開始替代基督教的演講；那些年青的社會服務者，青年會會教給他們計劃的重要及俱樂部和營地組織的詳情

，他們開始把才能用在抗戰的組織上。

童子軍及運動團體也是一樣，一切原都爲了編制青年，把權看管起來，使他們不去急急獨立的想到國家問題。但是聯合陣線是無邊界的。國家團結是爲生存而鬥爭的必需，是如此的迫切與顯明，甚至這些爲了培養對少數有產者政治經濟特權作爲忠誠守護者的組織，也萌芽着抗戰運動，這是官方當作過激主義而禁止的，甚至認爲是「反叛」。

但是任何東西都不能叫這些中層青年，這些官商公務員及職業人員的子弟的眼睛模糊，而不清楚自己所處地位的實況。將來終有一天給與他們至少在政府機構內一個安全職位與穩定發展的希望。但是現在呢？假如中國的工業是受着摧踐，國家成爲日本剝削的對象，一個初出茅廬的工程師的將來是如何呢？假如國家的軍隊撤退得很遠很遠，直到最後成爲被日本控制的警察勢力對抗中國人民的狀態——更進一步屈服的必然結果——軍事學校的學生又將怎樣呢？日本貨物不付稅的流入，將殺害着工業家。將來的教師能泰然自若的期望從特備的教科書裏教授適合於奴隸的道德嗎？在日本脚下的滿洲以及冀東中國各階層人羣的情景，是在每一個人的眼前。對於中等階級，如同對於無數中國的勞工一樣，將來只有墜落與鬥爭的選擇。

在言論與出版的自由來到中國前數月，戰鬥的歌唱已喚醒大量的人對他們自己處境的認識。

後來，劉良模告訴我一件事，把這種情形生龍活虎般的說明了。他說：「正當蘆溝橋事變

前數日，我領導一羣中學生在西北平的西山作三日露營。第一夜，在營火旁，我個別的叫每一學生唱他心愛的歌。這些孩子的社會地位是各式各樣的，他們唱的歌正反映了他們的背景。官吏及受外國訓練的專門家的時髦而年青的兒子們，低低的唱着最近美國電影上的中意的歌。北平小店主及店夥們的兒子唱着舊的愛情歌或愛國歌。一個從滿洲逃難的孩子站起來，他唱了兩隻歌——一個是很悲慘的調子，叫做「松花江」，描寫喪失了東北森林山野的財富與美麗的一切痛苦——再一個，是熱情的，被禁止的滿洲跑出關來的軍歌「打回老家去」。

「他衷情的唱着，有些孩子的眼裏閃着淚珠。我們的中學生是非常有感情的，很容易感動他們而把情緒表現出來。他唱完後，一陣靜默，然後一個學生却站起來了，他是從蘇北來的一個嚴峻的強壯的孩子，是一個軍官的兒子。他很粗魯的說：那是反叛的歌，是我們政府所禁止的，並禁止現在對收回滿洲的整個鼓動。當我們有了準備時，我們是會同日本打的，這些情感的呼聲是要叫我們沒有準備好就遽然作戰。牠們阻礙了我們整個的抵抗計劃。我們知道這些愛國者——他們唱着國難而來掩飾他們敵對政府的種種活動。你們東北人說到與日本打仗，收復我們的舊邊界，但是你們所做的就是誘綁我們的領袖，使整個家國走到毀滅的邊緣上。」

「那個滿洲人站起來了。他因憤怒與恥辱而發抖。「你說我們要求回老家，要求中國收復失地是反叛。假如你的房子燒掉了，是你而不是我，已經來到仍在我們手裏的土地上，希望加入其他的中國人去收回我們的家鄉，你怎樣？假如我站起來對你說，「我們正在準備。假如敵

人攻擊我們此地，還需要十年，那時我們就能打退他。至於你們的家失去了，就是唱唱你對她的愛慕也是反叛，你怎樣？假如我對你這樣說，你將吞下眼淚與痛苦。你也將同我所感覺到的一樣。你將不僅開始恨敵人，你也將開始恨我。這就是要怎樣去統一國家嗎？不要以為只是我一個人這樣感到。看看北平，我們的最大的文化中心，牠是正在踏上滿洲的舊路。假使牠也失去了，牠的百姓想到北平就是反叛嗎？在日本人到來的地方的被壓迫的同胞們，想到他們做一個愛國者的責任是收回他們的家鄉，這是反叛嗎？不僅是滿洲為這種政策所拋棄了——而將是我們整個的祖國」。

「他坐下來了。許多孩子哭着，有一個起來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六十個聲音重覆着。會攻擊他的學生張，回到他自己的帳幕裏去了。

「兩天後，年青的張跑來看我。他說：「我想了很久，現在我知道他們是對的。我們也許失去更多土地而仍就存在。假如我們禁止我們的人民去追憶去戰鬥，那麼我們就完了。對於與敵人作戰的問題，我們決不能意見分裂。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只是喊喊。譬如我能做些什麼呢？」

「我請他幫助我組織歌詠團。這天晚上，圍了營火旁，他站起來了，提出一隻歌——「打回老家去」。孩子們深深的感動着，我們大家討論，這時我解釋說，我們都需要在政府之下團結起來——但團結是基於對國家敵人一致抵抗的同意，而不是國家投降時以強迫來團結。這是



一個很成功的集會。許多孩子担任了去組織分團。

『我們收營的前夜，蘆溝橋戰爭開始。我們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當時許多學生說及企圖武力奪去華北的意義。我們都同意決定的時刻到來了，中國現在必須戰鬥。』

『我沒有再看到過年青的張，但是他是不斷的寫信給我。在北平陷落前數日，他在這裏組織了三個團體——不僅是唱歌，更幫助二十九路軍。在南苑戰役中，在炮火下，他負帶着受傷的戰士。現在他是回蘇北家裏去了，離開上海一百哩，在日本的後方。在敵人來到前數月，他先着手組織歌唱團體。現在他是區長，以及一個巨大的游擊支隊的司令官。他只有十九歲，但是他該區一個最有效果的領導者。每隔兩三月，某一能通過交界線的人總是帶來他的信。他總是把他一區裏民衆運動的增長作熱烈的詳盡的報告，他也從不忘記說及那營火旁的集會』。

在北方的歌唱界的領導者，有些是與游擊隊在一起，有些是在佔領區出版祕密的報紙，有些是被殺害了，有些已到南邊來在軍隊中及民衆組織中工作。沒有一個遇到鬥爭而消極的。

劉良模自己造成整個的城市與省份在歌唱中。但是歌唱能夠自動的發展，他還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受傷將士的境遇改良有着極大的需要，在上海的地獄，不斷轟炸中的蘇州，最後在火吞後的長沙，他曾領導工人學生團體站在最大災難的前面。

田漢也在長沙大火中工作。該城毀於警備司令之手，他是中國進步的主要阻礙之一，當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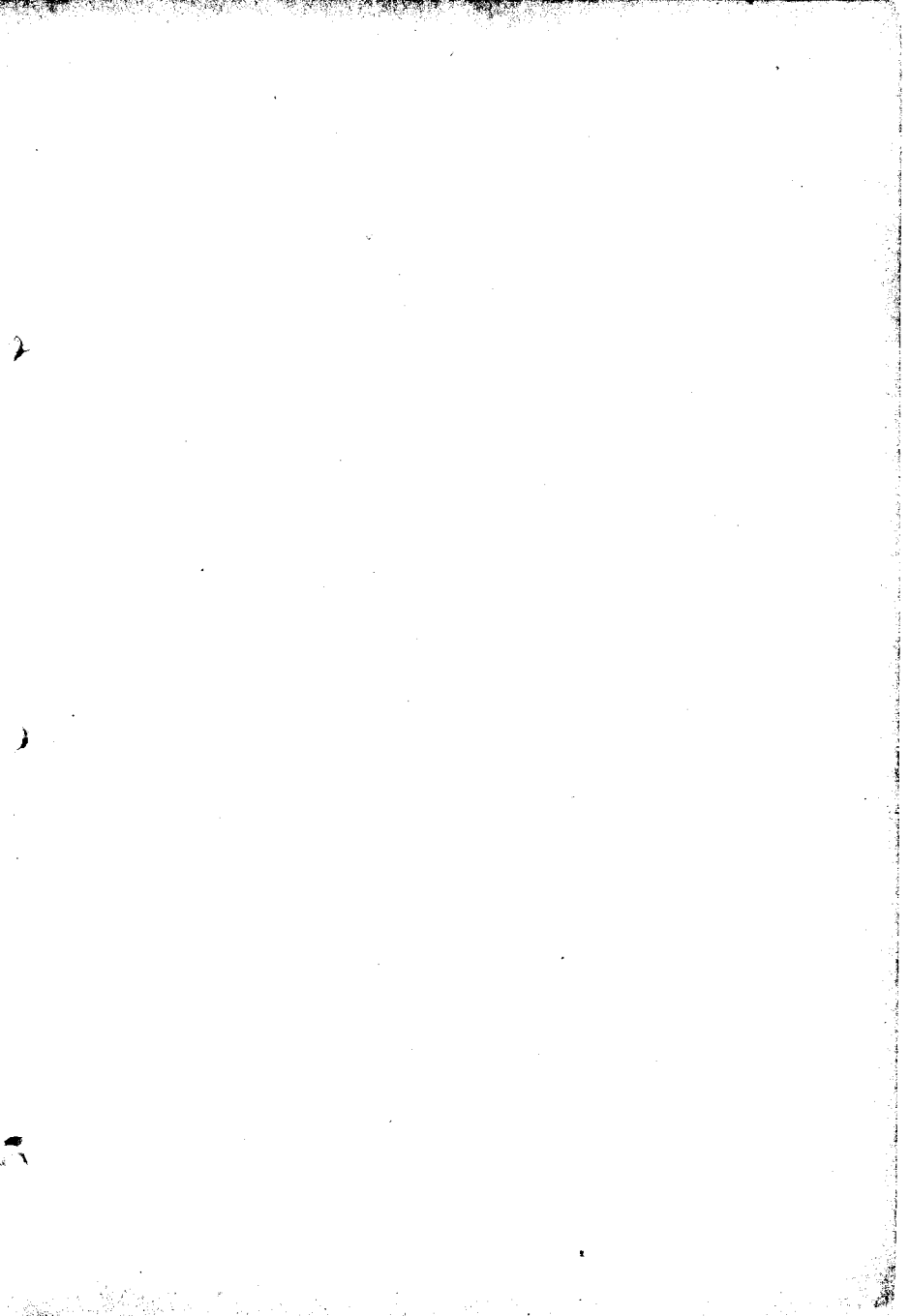
人還在一百哩的距離外時，他犯了焚毀城市的懦怯的罪過。他是被槍決了。田漢就是負責恢復三十萬人民被焚家庭的一員。

至於聶耳，他的歌已征服了全中國。

「大家努力」是他「大路歌」裏的口號——現在中國的人民是沿着解放的大道一起走着。他唱過，「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現在在中國的百萬軍隊中，一隊一隊在戰場上來

去，當作戰歌的唱着，他曾寫來作爲喚起被壓迫及昏睡的人民的歌。

沒有人會說聶耳在這次大戰鬥中是不活動的——雖然聶耳是死了。



## 第三章 挑 戰

爲什麼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進攻蘆溝橋？

一切中立的觀察者只有一個回答。他們要試試去年政治變動後中國的本質與力量。華北地方當局曾經接到日本的書面要求，也以書面拒絕了。華北的後面是站着南京。當要求倚以武力時，南京還願支持牠嗎？

這就是中國政治情形的基本祕密，日本要開始去發掘牠。這種祕密，偵探是不能得到的，只有佈置很好的挑撥才可擦出一點點消息。東京比希特勒墨索尼里更早知道煽動所得的代價，至少在受騙者懦弱而免強一決結果的勝負時是如此。煽動會取得滿洲，牠創造了「非武裝區」，「自治省」，以及全中國無數已被承認的日本「特殊利益」。在最後兩次，技巧是嘗試的，然而事情弄得並不怎麼好。北平的一萬學生破壞了分割華北與中央政府當局的聰明計劃。當日本試圖一塊塊的蠶食已證明了他不能立即整個吞下的東西時，她從綏遠的抵抗中發現了要比蠶食更多得點。很好，這時候她要試試真本領了。

這時候在華北的軍隊約有一萬人——比庚子條約所應允他們的多得多。七月開頭，這些隊伍集合起來準備大大演習一翻。他們不在北寧路舉行演習——根據同一條約的條款，某些列強

是准許沿該路駐紮軍隊的，他們却選擇了蘆溝橋畔及宛平城區。該城是他們「假想」攻擊的目標。中國當局也不願及整個進程的顯然不合法，並不提抗議。這一定是鼓動了日本人，如後來的事件所示，他們是決定在此地釀成一次事變，不管將要發生什麼。

蘆溝橋不僅因為牠與偉大的威尼斯旅行者有關，或有大理石的獅子和三十個有名的拱廊而有歷史的興趣，也因爲牠有戰略的意義。牠位於平漢路上，是中國中央政府軍隊可以直接開到北平的唯一通路，假如有任何不幸的事在北平發生的話。在以前帝王時代，關於火車的移轉及貨物從交接在北平的三鐵路之一到另外的運送，將要征服了天子的精密神經而引起了反對的爭論。所以連立了從京奉路到京漢路的一條環線，使內交通越過京城。環形線的一端就是蘆溝橋（註一）。

佔據了蘆溝橋不僅使日本人有機會阻止中國國軍來到中國城市北平，也使「滿洲國」的日本軍隊可直達華中。

在橋及城市的那面，實在是夏季演習所選擇的一個很好的假想目標。要想使得在假戰場上馳騁的人確能專心，並從策略的教訓上得益，取得所需要的經驗，是要盡可能的接近真實戰爭的情形。在一九三六年夏華北日本人的演習中，很好的原則是留到文字上。這事件的實行是在別國而爲她非常切望的一塊土地上。牠們是真實的。

七七夜裏，北平爲野炮的炮火驚醒。第二天早晨人們從他們的屋子裏出來，發現城內各處

在嚴格的戒嚴令下，幾道城門是關閉起來了，沙袋堆在街上。

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次「事變」，並且是標準的日本風味。演習中的一支日本隊伍確實的發現他們之中遺失一員。他們要求他們得開進在蘆溝橋很遠一端的宛平縣城，並挨家搜查，直到找到他為止。中國守衛隊拒絕了。日本人試想衝過橋。於是開火起來。日本人退下，把槍對準該城，他們繼續轟擊五小時。到早上宛平死傷了二百人。但是中國守兵堅守其地。蘆溝橋仍在他們的手中。

遺失的日本兵後來又出現了。他的名字是什麼？他怎樣歸隊的？以及到底有沒有此人？這些消息從未公佈過，還是安全的放在日本軍隊的檔案中。他是日本帝國主義下一個真正「不知名的兵士」。

中日高級長官跑到該處，成立了「停戰協定」——雙方從橋撤退。但是日本人不撤退，反而帶來更多的人。又是發生衝突，中國兵仍不退讓寸步，而給與打擊者以打擊。十一隊日本兵車受命從瀋陽開到天津。七月十號到了兩車。以後的三星期，一天來數車，帶來無數的人，軍火，食糧。同時中國地方當局已接受了調解條款，內規定卑賤的中國人道款，澈底壓制愛國活動，中國軍隊從蘆溝橋撤退，「因為事實上他們與駐在豐台的日本隊伍太接近，容易發生事故」。這是日本官方的原文。

七月十五日，日本人宣稱他們要堅持平津區二十九路軍的離開，這是駐在那兒的唯一中國

軍隊。

事情顯然的突出「地方事件」的階段了。南京中央政府宣佈不再授權北方當局作任何讓步。牠開始沿平漢路向北輸送軍隊，作爲宣言的後盾。然而爲表示調停之門並未關閉，這些隊伍集中在北平之南整整一百里的地方。

日本人以最無理的言詞回答，這是一個政府與另一個還繼續保有關係的政府間從未有過的。他們向外國宣稱，他們不能忍受華北的「地方」事件爲中央政府所「干涉」。他們不回答中國外交部的提議，即不願在中日雙方軍隊撤退後，通過外交道路來討論問題。

從中國的各部份，抗議的吼聲起來了。蘆溝橋武裝不良的守衛者很成功的抵抗了日本人的不斷進攻。全國要支持他們嗎？不再退却，不再受恥辱，不再對搞詐屈服，這是中國人民的聲音。每一個對國家問題有自覺的中國人，都希望並要求他的政府有堅決的立場。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將軍在牯嶺發表政府的決定，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不再是屈服了。日本人的恫嚇把戲無所施其技。假如他們要推中國入水，中國是要作戰的。

他說：「有許多人幻想蘆溝橋事件是偶然的，並沒有準備的。但是在一個月以前，已經可以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要避免的唯一方法。就是讓外國軍隊自由的無限制的在我們領土內來去，而我們自己軍隊的行動仍就爲限制所束縛。我們要讓別人向我們軍隊開火而不回答他們。沒有一個自尊

的國家能忍受如此的侮辱。

「東北四省已經失去六年了，然後又是塘沽協定。現在的衝突點是蘆溝橋——北平的門戶。

「假使我們讓該橋爲武力佔領，那麼五百年來我們的古都，華北政治文化及戰略的中心城市也將失去。北平將成爲瀋陽第二，河北及察哈爾省將與滿洲共命運。假使北平成了瀋陽第二，那又怎能阻止南京變爲北平第二？」

日本人需要知道南京是否對華北「固執」。蔣的演說是一個明白的回答。

某種的談判仍就在華北進行，蔣介石並未擯棄和解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和解一定不包含中國再一步的屈服。此外的一切，中國人民是不會接受的。

他說：「任何調解都不能侵犯我國的領土權及主權，中央政府所規定的冀察政委會（地方行政機關）的現狀，我們不允許任何不合法的變動。我們不同意藉外力更動中央政府所指定的地方官吏。我們不允許對現在二十九路軍所保有的地位加以任何限制。」

假使日本人不接受這些條件，中國只有一條出路。

「我們是弱國。但是假如我們被迫到容忍的盡頭，我們只有一件事好做——盡我國最後的一點力量爲國家生存而鬥爭。一但這樣做了，時間及環境都不許我們半途停下來。我們當認識，戰後若再求和就等於接受使我們種族屈服及我們國家完全消滅的條件。我們人民也要認識在鬥爭中的犧牲。但是我們要忍受一切作戰到底，求得最後勝利。假如我們猶疑着，空希望暫



時的安全，我們將永遠毀滅。」

這種鬥爭是否會迫到中國頭上來的決定權，還在於日軍。

七月廿二日，華北又另有調解辦法，而為南京所贊同。七月廿六日日人佔領豐台——天津到北平鐵路線的中途。

中央政府不再「柔弱」了。七月廿八日蔣介石將軍向國內又發表演說，其中他說：

「忍受的限度已經到了。政府有防守國家領土與主權及保衛人民之責。牠現在能做的唯一事件是……領導全國鬥爭到底。我相信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七年來，國民就喧噪着反對讓侵略者無痛苦的一點點取得國家的土地與資源的自殺政策；些年中，中國走了屈辱的路，她的最優秀的人士及她的青年會大聲抗議，在政府及實際上各層這人民之間出現了一條宏溝。

但是現在政府的頭腦說出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情緒。

「抗戰到底！」

「用一切的力量鬥爭！」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牯嶺演說裏的這些話繼續作為戰爭期的一般口號。他們表現在標語上，顯出在出征軍隊的旗幟上，大胆的寫在被佔區的牆壁上以刺激日人的眼。

牠們代表着一種政策，對牠沒有反對只有支持。

華北調解破裂以後的日子裏，蔣介石以前的最壞敵人來同他商談立即加入反×鬥爭的辦法。國民黨與共產黨間存在的休戰已有數月，現在更成爲戰鬥的同盟，其條件不久就公佈了。這些條件是在牯嶺蔣與陝甘寧蘇區主席林伯渠會談的結果。李宗仁及白崇禧將軍從老遠的西南來了，他們是一九二五——二七革命戰役中顯著的軍事領袖，自從那時起，他們自己建立起斯巴達式的「國內國」於多山的廣西省。他們統制的軍隊有中國最好的戰鬥隊伍之一的名聲，而這種名譽是證明了不是不應得的。

× × × × ×

七月廿八廿九，北平天津先後淪於敵手。日本人很便宜的取了平津。

中央軍隊沒有到過平津。二十九路軍的配備不足以抵抗。牠沒有大炮，對防禦現代武器方面知道得很少。由於牠的活動處在日本人的嚴密監視下，所以在調停期間，謹慎的禁止他們建立甚至在短期內可以建立的防線與防禦。更因爲天津市長及該軍三師中的一司令官張自忠將軍在那時候做了叛徒，而把北平的行政權交給敵人。後來他改過了。

然而，廿九路軍却停留在南苑北平守備隊駐紮之地。此地有一場血戰，日本的坦克，飛機及大炮取去了數千人。實際上中國第一三三二師全部及其師長趙登禹將軍都消滅了。整個二十九路軍的副軍長佟麟閣將軍也陣亡。在南苑，北平學生與兵士肩並肩的作戰。他們全夏天在二十

九路軍營地裏受了三個月的軍事訓練。學生與兵士間許多友誼關係產生了，現在兵士與他們的學生同伴共同遇到了敵人。

在北平，各式人民很快的把自己組織起來幫助軍隊。女人收集繃帶，年青的男女帶食品到戰場上並搬運傷者。在南苑作戰者的英勇是如此的感人，甚至住在北平的歐洲人也冒了生命的危險驅車到戰場上來，並以車子盡量裝回傷者——頂上，車前，以及只要能多帶一個人的任何部份。這些歐洲人中有些要看看日本步兵怎樣——到了只有死者及將死者外沒有別的留下來的地方，踐踢受傷的中國兵士，使死在他們所躺的地方。

當南苑在作戰時，北平是私自的交給狄人了。做這交易的張自忠將軍是廿九路軍三十八師的師長。他是有能力的軍人，一九三三年曾與日人在長城作戰。他的隊伍移到富庶的平津區担任守備之責後不久，他取得天津市長的地位。這對於一個貧窮的師長是個肥缺，許多人來請求幫助並贈送禮物。日本人送了最好的禮物。不久他做了航空公司的經理，那是日本人成立的，爲的要使牠們載客（有軍事飛機）飛過華北及內蒙古。此後他作爲政府的客人旅行到日本。他住在最好的旅館裏，供給他上等的食物，酒及女人。他喜歡這些嗎？然後領他看日本的軍事力量，以及毀滅的工具——重機關槍，轟炸機及瓦斯——像征服者樣的顯示着。也許這些——就是他之所好？當他們這樣處置他時，蔣將軍的軍人耳朵大張着，傾聽他的仁慈的客人向他灌注的，贊成「中日合作」的不斷的說服的論說。

使蔣將軍大爲驚奇的，是他的師不歸向他。牠否認他，選舉新的司令官，並追隨其餘的廿九路軍（註二）。

北平失陷的前一天，天津淪落。

天津的地位怎樣？這裏有一條河，日本的驅逐艦及礮艇可自由航行。這裏有鐵路，日本兵車整天的沿着牠進來，車站上常常充滿了日本軍隊。日本人有廣大的租界。他們有兩組兵營，一在租界內，一在城外。兵營建築得像堡壘一樣，周圍是小彈丸箱及鉄絲。七月廿八日天津也許有三千日本隊伍。

中國軍隊不准駐在天津。依照庚子條款，他們不能走到該城的二十哩之內。天津城內的中国武裝力量是數百警察（註三）。另外，天津區域只有一小半在中國統制下，英法日意的租界切斷了中國當局行政的區域。德俄奧比的租界是還給中國了，但是每一個租界上都有外國財產，其重要足以認爲是某一系列強的投资範圍。另外日英法美及意在天津還保有守備兵。在「麻煩」的時候，各都保衛牠自己的租界。美國沒有租界。她的兵營是扎在以前德國區域，這裏住了許多美國人，在緊急時有美國兵巡邏。美國軍隊也保衛前比租界標準煤油公司的設備。

在天津六百個保安隊員與三千日本人戰了三十六小時，他們僅有來福槍及機關槍，而能將日本人從這個兵營與那個兵營切斷，並使佔領火車站的日本軍隊完全孤立。日本人的炮及炸彈不能驅逐他們，甚至也不能使他們不進攻。他們對炸彈的回答，是派遣分隊襲擊日本飛機場，

毀壞飛機；進攻者確實已進入離目標數百尺之地，而爲強烈的機關槍火迫回，一半死在路上。當他們的集中被撤散後，他們分成三，四人一單位，避在房子裏，小心的等待日本兵來到他們的火線內。這六百人，他們以輕率的勇氣及冷靜的估計作戰。他們使日本人在如此的恐懼混亂中，從東京來的青年上尉作爲代表在兵營旁臉色灰白的向外國通訊員說，「今天晚上我們都要被殺。」

真的，假如流浪在城附近某處無指揮的命運不佳的三十八路軍，在此利用六百穿灰色衣的警察已使敵人達到的境況，則對於日本，事情將要變壞。

七月廿八號早上，當聽到活潑的來福槍聲時，所有的天津人帶上一幅希望的面孔。多年來，××人像主人一樣的在城內胡行。無論上層下層，沒有人不感到他們日漸控制的鐵蹄。他們以走私運進他們的便宜貨，而毀了本地的綿工業——於是把工廠收買。該城多數產業工人是爲××主人工作。工資比他們以前所得的低。××人使得城內充滿了鴉片與海洛因。很少有一個家庭內沒有一個份如不成爲這致命的藥所遺害的對象——而此並沒有害到××人。小商人恨日本人的走私及賤價出售；智識份子——恨他的自由受了限制。成千從滿洲逃來的人，成千有親戚在那兒或在冀東區附近的人，知道了「失土」裏生活的黑暗情形。天津的人民不需要任何人告訴他們因國恥而受的個人責罰。三年來，他們是逐漸的落入奴隸的陷井裏，沒有什麼可保護他們，只有地方當局要阻止日本人而玩的政治毀滅的遊戲，及北平學生勇敢的呼喊——以及

他們所引起的全國的回響與他們自己的怒恨。

但是現在政府宣佈牠的作戰意志了。而第一槍是放在天津。三年來在奴隸邊緣上蹣跚着的城市，在自衛上作了第一擊。七月廿八號早上天津沒有一個中國人說及日本兵車的舊怨，那是上星期麟麟而過城的。沒有一個中國人說到天津沒有軍事基礎以與敵軍周旋的事實。但是那一天早上，在街上遇到的每一個中國朋友都快樂的呼喊著，「你聽到那些槍聲嗎？我們已開始作戰了！」

在這塊屈服的土地上，這種情緒是如此的新鮮與突然，每樣事情是期望着立刻就變。第一次的槍彈繼之以炮火，暗示着大規模戰爭的開始。假如三十八路軍進了城？假如中央軍用某種奇術來到了？

六百個警察正與日軍作戰。六百個警察為他們的長官李文田將軍召集，並告訴他們：「日本人正計劃奪去本城。我們的政府已經宣佈決心作戰，因此我們的責任也是作戰。」

從沒有一個人是處在如中國警察及民團所處的可怖地位，他們在一半為日本人統制的土地上。任何硬性的××人能够亂弄他們，然而他們不能動武。××及朝鮮「浪人」可以海洛因毒害人民，打他們，奪取他們的婦女，警察不能干涉。反過來，他們的責任是看好人民是否反抗而引起一個「事變」。有時候警察派到天津以外的關站去注意走私。他們有明白的指令，假如走私的是××人，而和平的服從搜查，那麼就搜查他們。假如他們很粗魯，他們就要隨他們

去。假如××人企圖打關員，警察要保護他們——假裝的走過來而挨打。無論如何，他們如不能傷害一個××人。現在終於他們能用他們的槍了，人們可看到他們爲什麼戰得這麼好。

中午日本猛烈的轟炸中國政府官員所在區域。除了政府的建築外，數處民房也毀掉。警察攻擊日本飛機場，受了許多損失而終被擊退。但是他們却把日本軍隊在該城孤立成三部份。

集體情感的浪潮掃過天津的人民。當日本飛機出現的時候，子彈從城內各處樓頂的窗子內射出來。每一個有武器的中國人向牠們射擊，也不顧到沒有機會擊中的事實。一次一隻飛機傾斜了，似乎在危難中。大堆的羣衆在街上歡欣的跑着，以到他們期望牠落下的地點去。城內及租界上每一幢房屋上，中國的國旗飄揚着。

六百人的英勇的冒險以及人民狂喜的波濤，產生一種突然解放了的，對未試過的力量不可忘的感覺。當然在這六百人後面有某種力量。當然如此大胆掀開的抵抗，將引起意外的更快更勇敢的攻擊。城內一般人民期望着這。歐洲人也傳染着他們的熱忱，計劃並討論關於中國反攻——六百人閉頭——總計劃的精詳理論。日本人是極端的恐懼。他們的代言人對我說：「我們今天晚上也許全部被殺」。從沒有一個日本代言人以前曾有過這樣的「說法」。

將晚時，日本人力攻六百人主力之翼。他們試着通過法租界這樣做。法國不允許。後來日本人記着了羅馬——柏林——東京軸心。意國當局讓他們以浮橋連到他們的租界上，而達到中國的後方。後來，有些中國警察退到租界時，意國守兵射擊他們。他們來得太近了，他們解釋

說，這有違租界的中立。兩個法國兵在車站裏阻着被圍的日本部隊。日本人把一個射中肩上，威脅另一個。在法國人與日本人之間，愛是不浪用的。

次夜全夜，該城沒有一個人睡着。大家傾聽沉重的炮火聲，那表示着因那六百人的堅守而開了路的中國大規模反攻。很難得抓着那些時候的緊張了。時常的有機關槍的爆發聲。也許那就是的吧？現在……野炮響了……？但是不久一切又歸平靜。夜過去了。沒有反攻。

這六百人已無間斷的戰了三十六小時。現在所存的不到一半。全早晨××人像野獸樣的追逐他們，約有三十人跑到法租界，讓自己被拘禁起來。他們帶了他們的武器，筆直的走來。被害者的身體躺在八月的陽光下腐爛了數天，有意的使他們留在他們被日本人擊倒的地方。

午後，一切是平靜的。外國記者又爲日本報業會招集去。雅緻的受有英國教育的隊長說：「先生們，今天我們要轟炸南開大學。」據說一天後他被暗殺了。

南開大學是華北最好的一個，牠有良好的校舍，一部份在美國的地基上。牠經濟學院對中國農村及工業生活的研究，產生了許多開創的學問。不幸，南開的學生是愛國的。日本人不喜歡南開大學。

外國記者同聲而問「爲什麼！」

「先生們，因爲暴亂的中國人在這兒保有隊伍」。「暴亂的中國人」，不是個人話說的錯亂。這是日本代言人指中國軍隊的官方言語。



一個記者說：「沒有，當我今早在那兒的時候，一點也沒有看到。」  
「但是該建築是很堅固的。牠們很適於防守。中國人將利用牠們。」  
「你怎麼知道？」——報人是鹵莽的及不客氣的。

「假如我是中國長官。我就要利用牠們。」隊長說，略為有點亂。

「但是，這又有何理由去轟炸一個世界聞名的教育機關呢？」

「先生們，南開大學是反日的基礎。我們必需毀掉一切反日的基礎。」

「你是什麼意思？」

「南開學生是反日的，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常常找我們的麻煩。」

「但是，隊長，學校裏是沒有學生的。現在是暑假了，那地方是荒涼的。」

隊長真的發怒了。他說：「先生們，我是一個軍人，我通知你們，今天我們要搗毀南開大學。牠是反日的基礎，一切中國的大學都是反日的基礎。」

「然則日軍要轟炸中國所有的大學嗎？」

「你們要原諒我。」

日本人炸了南開。他們的飛機一隊隊的飛過牠，飛得很低幾乎能够把炸彈放在校舍上。宏偉的圖書館以及牠所有的藏物與其他的建築一同毀掉了。當轟炸完成後，日本人帶了稻草與火油來，把所有沒有炸完的地方放火燒掉。這是他們對於學生運動的報復。

昨天，所有的天津人都注意六百人的戰鬥。今天整個的城市是注視着這有計劃的，無人道的，處罰性的對書的轟炸。這一天前的歡呼却繼之以陰沉的失望了。人民不互相注視了。炸彈在南開的爆炸是來得有規則的，好像重錘子的搗擊。戰鬥者的身體躺在陽光下腐爛着。

在朋友的辦公室裏，有一個青年的中國人。他是從冀東鄉村來的一個孩子，他來到天津時只認識幾百個字。他藉灑掃整理而開始生活。但是他這人常是好動的，而對於任何知識水準從不感到滿足。他發現了一個夜校，付了一塊錢，他就在裏面讀書了。他學着讀寫，學得很好，並研究英文。現在他能讀寫英文了。他成爲一個打字員。這些都是他兩年的苦工所成就的。

在作戰的一天，他不見了。現在他回來了，坐在桌子旁，頭放在兩手中。

他轉向我們：「我們的飛機在那裏？我們的軍隊在那裏？」

我們說：「牠們不能夠來得如此快。」

他叫起來了：「然而我們怎麼樣？今天早上日本人在舊德租界拿到了三千枝槍。爲什麼六百個人要同日本人作戰呢？爲什麼他們不給一支槍給我呢？那將是六百〇一人了。再把三千槍另外給三千人，那將有三千六百人。你想我們不會用槍嗎？每一個人都會。那一個不是在鄉村裏打過土匪的。就是誰不會用，也很容易學。你們看到昨天街上的我們人民。我們人很多，我們要作戰。那些槍就在這兒。他們保有牠們是爲了誰呢？」

「昨天你在什麼地方！」我們問他。

他看了我們。「我在夜校裏有兩個朋友。他們是電燈廠的工人。昨天我們想出去作戰。我們想我們也許能拾到幾枝槍。但是他們甚至不讓我們出法租界。」他煩惱的咬着嘴唇。

日本人進行「掃除」。他們在昨日作戰的區域裏追擊青年人。他們尤其注意「剃光頭的學生」。他們認為這種學生在暑期時會受過軍事訓練，他們的頭髮剪得很短就像兵士一樣。我站在火車站附近，看到他們把許多犯人捆在一齊帶來。有些是警察，有些是普通百姓，有一個——顯然的——是「剃光頭的學生」。××人做好了一個太陽旗，踢這些犯人跪在他面前。犯人掙扎着。××人用槍靶把他打倒地上。於是把他們踢起來，又帶他們走了。他們把他們於數百碼之外背牆射擊。

當六百人在天津作戰時，另外一個戰爭在冀東日本傀儡政府首都通州進行。這一政府是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時所產生的非軍事區的結果。牠是以漢奸殷汝耕爲首。

冀東有一支「反共軍」，是日本人訓練的三萬「保安隊」。牠每年的行政費是二千五百元，主要的是從走私及毒物貿易而來。走私是巧妙的實行了。殷是「自治」的，不承認中國政府的關稅，假如日本貨物在他統制的海岸之處上岸，那麼就讓牠們付四分之一的正規稅。中國政府不承認殷的自治，也不能在他的範圍內設關站。若付給殷一點甜頭，走私就似乎合法了。

日本人認爲冀東就是他們將來統制華北的模型。此地就是「東亞和平」的一個縮影。真的是鴉片烟味兒的和平。勒斯脫小姐 (Miss Muriel Lester) 在給與國聯的報告中，說到在冀東二十萬人的一個城市裏 (唐山)，他發現了五百七十個煙窟。

人民是「快活的」。學校內已經掃清了國家觀念了。反日思想是根除了。絕對「忠於」太陽旗的中國軍隊是產生了。

然而在七月廿八號早晨，冀東擾動起來。通州所有的四百日本兵民在數小時抵抗後被消滅了。他們爲他們五年中產生的「忠」軍所毀了。該軍的精華，親日的「反共軍官訓練團」領導着反叛。他們怒恨的第一個目標是日軍的「特務隊」，該政府精神上的守衛與保護人，偵探，壓制及陰謀的中心。在隊裏沒有一個人能逃過。

以後發生了什麼呢？

在冀東以及這時的華北各處，事情的表像與實質是不符的。因此雖然這一區域——牠的邊界擴張到北平九哩內——是完全爲日本人控制的，而八百個中國守兵仍允許繼續在通州。他們屬於二十九路軍三十九獨立旅。他們的出現可以這樣解釋：通州並不是「非武裝區」的一部份。把中國軍隊調出城也許會發生事變，那時候日本人不需要事變。隊伍留住了。中國人也不需要事變。他們認可了五百日本軍非法的駐在通州以及冀東「政府」的組織。每方面都當作對方不在這兒。

七月廿七日，××人決定他們需要他們五百人到別處去。天津正在沸騰中。北平南苑之戰出現了。

但是他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留在他們後方。因此，藉了他們的「保安隊」之助，他們將二十九路軍守兵繳械。似乎並沒有遭到抵抗。但是××人還不足於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他們把他們羣集到城牆的角落裏，——以機關槍向這些無防衛的人掃射，直等到沒有一個人是活着了。

「忠心」的冀東軍不得不站在旁邊，眼看他們中國弟兄的這種屠殺，僅在幾天前還是同他們一塊兒走着談着吸着烟的。

那天晚上，一部份日本守兵撤到北平。他們對於離開通州現在是無顧忌了。中國兵死了。

「保安隊」將維持治安。

然而，依靠日本官方宣傳手冊：

「如論他們的動機如何，通州保安隊是背叛了他們所服役的政府，以及在數小時前他們以友誼的誓言所連接的人民。」

日本人開始對於東亞和平的模型感到懷疑。他們不信在任何時任何處利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可能。

小隊長在報業會議上說：「先生們，我們從通州得來非常可怕的消息。暴亂的中國人屠殺了數百我們的人民。你們可以親眼看到，日軍正在佈置飛機。」

隊長似乎很嚴重的，「先生們，我並不是使你們對中國人的野蠻本性留下印響，我們日本人認爲死者如神。我們立即焚毀遺骸，我們崇拜死者的精神。甚至中國的死者——我們也尊敬，比他們對自己還尊敬。」

次晨，隊長打電話來，很激動的。「雨下得這麼大，飛機明天才能飛。」

在通州，××的特務員，朝鮮的毒物走私者，以及與男人們一道爲反叛隊伍殺死的女人們的屍體，都躺在雨下——等待外國記者的眼見與拍照。五百中國兵士在解除武器後而從容擊斃的屍體是移走了，假意是尊敬，實在是了結。

次日早上又下雨。隊長答應了「明天」。

再次晨，再次晨。

「當作神」的死者躺等着。這是八月。天是熱的。

第五天早上太陽出來了，可是飛機場太滑不能去。隊長答應「明天」，當他能去時，已是一星期了。

在天津火車站的周圍，沿着近日本防線的路上，躺著作戰的警察的身體。他們看起來並不悅目。偶然其中躺着一個新鮮的屍體，又白又紅。也許是「剃光頭的學生」。日本兵士及蒼蠅在他們周圍辛勞，兵士相互拍照，突然一個青年兵士臉色灰白，並即掩鼻。

租界當局派了非官方代表到日方。他們願意嗎……？屍體拋到海河裏，他們沿水而下流，

如同數月前的工人們屍體一樣，那是××人建好他們的堡壘後打死的。兩百個屍體幾天內已沉下去了——堅強的青年人的屍體。其他的屍體向下飄流。在日本的海落因窟裏，消瘦了的殘廢人死了。他們也加入河裏去。只要是華北處在奴隸狀態下，海河要繼續把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副產物帶到海裏去。

大量的中國人搬到天津外國租界來。其中有數千從北平來的學生。有些願意留着——但是大多數是等待南下的交通工具。在船公司門前形成長的髮辮形。每一隻到上海的船載了平常負擔的二三倍。

我遇到一個朋友，一個中國報界人。我問他「你怎樣？」他同許多人留在這裏。在天津曾出版過中國最好的報，現在這裏只有日本機關報。我的朋友正尋找歐洲人或美國人做後台老闆，借他們的名義在租界上出報。這在租界當局允許牠出現前是必需的。他沒有找到人。

他說：「但是我們不能讓我們的一百萬人民沒有我們的新聞。看這個。」

他給我一張以複寫紙寫的米紙新聞紙名廣播消息。這是由南京官方政府消息仔細寫出來的抄本。也有其他項目，有一篇描寫北平周圍的游擊活動，以對華北人民作鼓動的呼籲作結束。

「值得留着的，是不是？」

幾個月以後，廣播消息是天津中國人能知道他們政府及軍隊做些什麼的唯一泉源，另外還

有外國報紙，但很少人能讀。這薄的紙頭貼在各牆上，牠們到處有出路，甚至夾在日本人的機關報裏，在城內各處出買。

租界的警察，響應日本人的抗議，開始把該新聞紙的招貼撕下，廣播消息向讀者呼籲：「有無錢電的同胞們！當你們在晚上要聽到我們首都的消息時，把開關開得最大，並開開你的窗子，如此所有的同胞都可聽見了。」

租界警察驅散某一時候同時聚來的羣衆，禁止聆聽。

日本開始組織傀儡政府，爲了這一政府，他們收買各式退休的政治家，及身體上道德上墜落的人。他們組織白俄「自衛軍」。以日本軍官，爲領導，這一羣人進襲天津蘇聯使館。他們的目標是有武裝的有威脅的私人仇敵及不贊成日本人的其他「白」黨。

突然一個「剃光頭的學生」來看我。我知道他在北平是救亡運動中很活動的工作者。他穿得很破舊並且很疲倦。他告訴我，在蘆溝橋事變時，他正在受軍事訓練。然後他在前苑作戰。他說：「有三十個同伴與我同車來，我們化裝了，並分散在各車中。十個是女孩子。你能替我們在租界上找一地方住嗎？」我激動的打了幾個電話。我分配這些學生在幾個朋友家。

我看了他：「逃嗎？」



我的朋友看起來不像一個學生。他是生長在鄉下。夏天裏在營中生活了數月而有的深褐色，增加了他皮膚的自然健康黃。現在他的雪白的牙齒大大露出來了。他握着我的肩：「醒來，老鄉，你是不是說，你也想因為北平及天津淪陷了，日本得到他所需要的了，一切就都過去。你知道我們現在稱他什麼——華北蒼天。逃走？我們並不到美國去。並且只要我們繼續活動，論我們到中國何處都是前綫，因為這時候整個國家都將作戰。假如我們到後方去，也只是爲前方找工作；但是這樣做你不要爲我們煩惱，我將告訴你我們計劃做什麼。我們十人到南京加入軍隊，五個到延安——到紅軍大學——學習游擊戰。有些女孩去學看護，有兩個也到延安。其餘的我們在本省有家。我們將回到我們的村莊。也許在那裏有事可做。有一天我們都要回到此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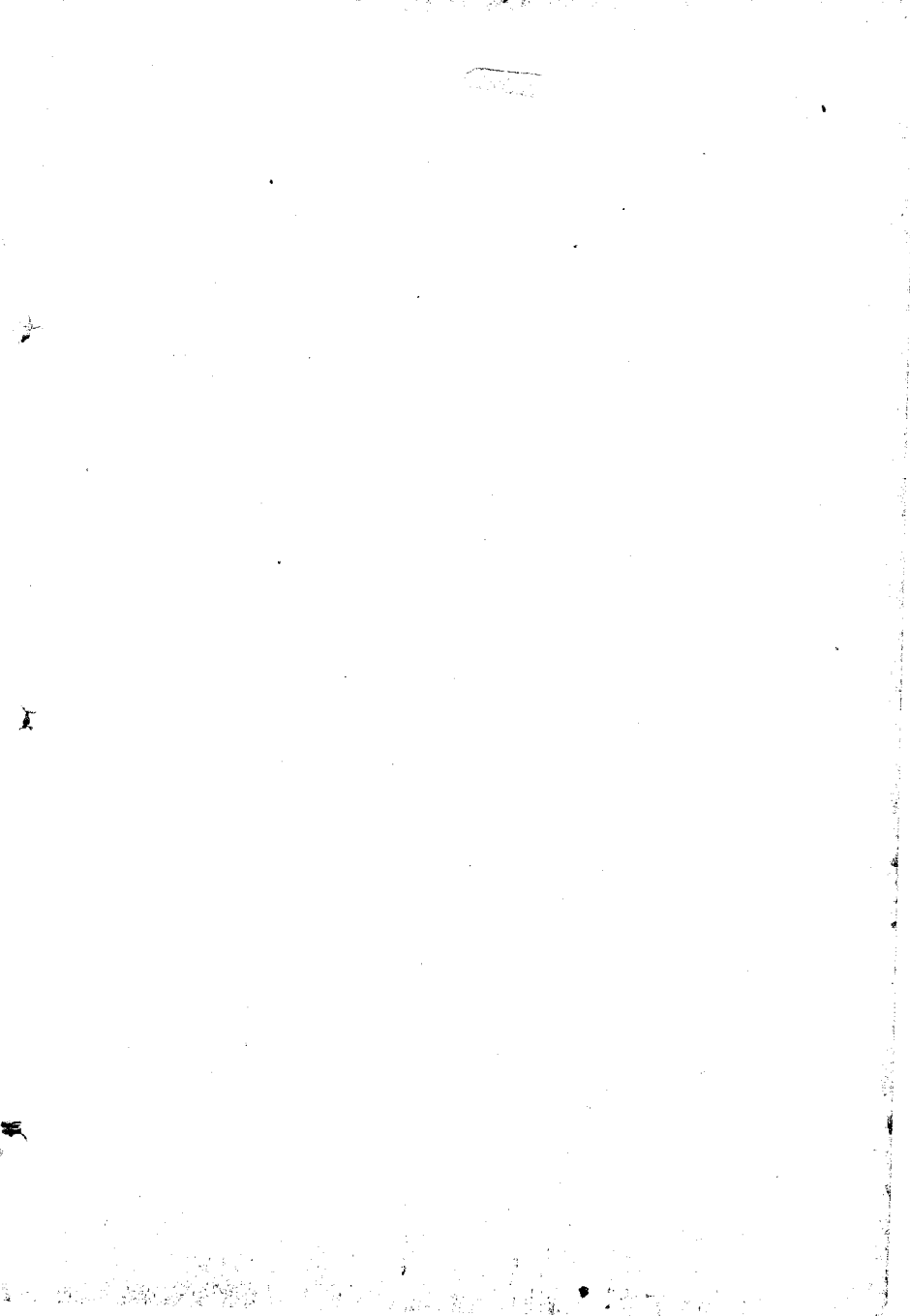
他笑了。「好嗎？假如我們能顧到船，你的良心讓你了解嗎？不要忘記給你自己買一張票。我看你最好也是「逃走」。戰爭不但沒有過去，甚至還沒有開始，爲什麼你不能看看牠！」

(註一)：關於這一事變的許多材料，我得之於許雪秀(譯音)的「遠東戰爭是如何開始的」一書中。

(註二)：然而張自忠將軍回到了他的師裏。北平陷落前幾星期，他單獨的化裝爲農民乘自行車溜出城去。他這樣騎着直到他發現了中國的軍哨，於是宣稱他們間的一致而就捕。這時僑京聲明他將遭槍斃。另第一說是允許他作爲一個兵卒而重新加入軍隊。無論怎樣，第二年的春天，他是在津浦路的前線，爲許多外國記者所看到——又是師長，在前線最好的一師底師長。他對他們很爽直的說到他在北平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希

望將功贖罪。在三月裏，他幫助完成了在臨沂的中國的重事勝利，那打下了四月裏在台兒莊勝利的基礎。在最近幾個月內，張自忠接連二次獲得褒獎。他被稱爲是中國最勇敢以及最成功的戰地司令之一，他的名字常常出現在前線發來的消息裏。

(註三)：有着經常的交通警察以及保安隊，他們有來福槍以及機關槍爲武器，他們担负着 戍兵的任務。和日本作戰的兵士也就是屬於這個團體的。



## 第四章 一支軍隊的產生

第一人民抗日聯軍；後來變成冀察晉邊區第五軍，牠的故事是根據我個人訪問趙老太太與吳新民（譯音）（趙侗的六個基本隊員之一）的過程中得來的。在星島日報上，趙侗做的自傳，和關於邊區的中國情形，寫得更詳細。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蘆溝橋「事變」後的一天，一個滿洲鄉下老太太到北平城裏買東西。她是一個短小的，矮胖的，黃皮膚的老太太，她的頭髮很光的朝後梳着，她的頭皮在頭縫中露出來。她有黑眼睛方頰巴，她很強健的在向店裏買東西，話說得很響，因此把頭從肩上周過去，注意向着四周看，好像別人能夠聽到她的神氣。那位老太太付了一束鈔票給他，同時她拿了許多紙包的重東西，很當心的放在她的籃裏。

她到家中去會晤她的家眷——她的丈夫，一個七十歲的老先生，二個兒子，二個女兒和五個年青的朋友。當他回到家中的時候，他們把門關上，大家圍着她。她把買來的東西，從籃中解開來，很整齊的放在床上。那些東西是雪亮的，塗着油的手槍——八枝毛塞槍和二枝白朗林。

這滿屋的人和一個小兵工廠，是形成游擊隊的人和軍備的開端。一年中是增加到一萬枝來復槍了。老太太的長子就是趙佃，未來的軍隊總司令。他是早已在滿洲游擊隊中，有了六年領導的經驗。其他的少年是他的同志，也是滿洲的游擊隊員。那位老太太自己暫時掌管着「軍隊的」軍需，購買和供給（六個青年吃的飯）的職務，她就是全中國和全世界聞名的趙老太太——「游擊隊之母」。

買軍火和組織軍隊的錢，是從幾方面來的。青島市長沈鴻烈上將會供給一些。馬占山將軍，一度在滿洲是日本人的最大的荊棘，現在將在內蒙古組織偉大的游擊騎兵隊，是另外一個維持者。還有逃亡到北平來的滿洲人，組織了東北救亡協會，也常常捐助。他們第二個家鄉又快要失去了。滿洲人之能在前線反抗侵略者是不足為奇的。

六個青年一個老太太和救亡協會的代表聚頭相商。他們應該立刻離開北平，假使北平被敵人包圍或佔據了，那是太晚了！

到現在還是困難的，北平城是宣告軍事戒嚴了。每個古城門都被廿九軍的兵士嚴厲的看守着。平民被察覺攜帶軍器，不是好玩的，大家仔細想這問題。他們知道到北平城外大學去的公共汽車是不檢查的。一個少年就是這樣的帶了槍出去。同時趙老太太和她的女兒，坐了人力車出西城，站崗來的時候，老太太用了幾句很好的話對付他們。他們難道除了打擾這位老太太和二位少女外無別事好做嗎？人力車無檢查的拉出去了。在老太太的腰上，安穩的紮了二枝手槍

，她的女兒每人也帶了二枝，在老太太人力車的箱子裏，帶了一千發子彈。

所有的軍火都集中在離城八哩遠的清華大學中。

在那些時候，每一件事都需要大大考慮，要有無限機智及決心。這羣人在七月二十日離開了北平。他們中六個有武裝。六個平民帶了手槍在鄉下是不安全的，假使被日本人捉到了搜查出來，他們一定要被槍斃；假使他們落在中國軍隊的手中，一定要當作日本人用的流氓一樣的處置——因為日本人用了好幾百個便衣隊，在北平城內和四郊擾亂。保甲隊也要解除他們的武裝。第一，他們也許是土匪，並且無論如何他們的軍器是有用的。經過了好久的內戰，中國農民認識了在混亂時代槍的價值。因為沒有軍器，就祇好聽憑土匪和敗兵來支配他們的命運。敗兵的餘劫掃過他的村莊，他的牛馬五穀都沒有了。若有了幾支槍，也可以避免這種風暴——牠又滾到別的防衛較弱的地方。

這羣人的身份我來介紹一下。這六個青年是研究地理的學生，正到山中旅行考察，他們整理好部隊，帶了地圖和保護他們的槍，以防避在這不太平時侯在鄉下遊蕩的猖獗的份子。

他們到北平附近的泰楊邨（譯音）去，會晤他們從前有連絡關係的首領。那首領給他們八支來復槍。從北平來了十六個同志——十二個東北游擊隊員，四個東北大學生。二個農民，也加入他們，現在他們是二十四個人了，有十支手槍和八支來復槍。

在附近任何村落裏，錢和交情都換不到一支槍。祇有一個地方，可以找些軍器來給六位沒

有傢伙的同志——那就是從敵人方面。所以在牠生存後的第二天，新組成的部隊第一次幹着中國游擊隊奪取軍器來源的勾當。他們聽得，在六哩外，日本軍官帶領了大約有二十個冀東傀儡政府的『保安隊』扎在那兒，游擊隊決定把他們解除武裝。可是當他們到了那邊，只發現三個嚇得可憐的人，他們立即繳械。這就是第一次的『戰爭』。

開始和日本談判了。蘆溝橋幾天沒有接觸，四周的興奮也沉沒了。在一星期的閒蕩中，部隊和民間有一些連絡。鄉下人傾聽學生游擊隊員的演說，他們看到大部分是滿洲人的武裝小部隊，都說要打日本人。但是日本人還沒有打到這個村裏來，戰事也停止了。他們雖然是同情，但是也很小心。他們不願在『和平』形成後，在四鄉被日本人和廿九軍共同當作『土匪』一樣的追逐。有幾個游擊隊員胆怯起來了。他們說要回家去。但是大多數的隊員贊成繼續向冀東偽政府前進，那地方的人民早已知道奴隸狀態的痛苦並準備起來。

在永安村他們差不多絕滅了。人民是很熱烈的歡迎這部隊，可是那些媚日的村長急壞了。他們以為游擊隊不過是下等土匪和造反的先鋒。有一個村長張先生，和高麗藥商及日本祕密勤務來往。他報告了附近日本軍官帶領下的冀東部隊，說抗日游擊隊駐在永安村。這是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戰爭的那一天，在南苑之戰的前一天。

下面的故事，是趙個六個基本隊員之一的吳新民告訴我的：

『我們本來有步哨站在村前的，後來下雨了，我們想使他站在雨中淋濕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所以叫他進來了。我們沒有和敵人接觸過，並且也想不到他們會知道我們在這裏。當然我們不知道這姓張的賊子會去報告的。

「天還沒有亮，約有五十個日本人和偽軍，把我們臥的地方包圍起來，用手榴彈擲進來。我們有四個人當場死亡，二個人受傷。在外邊的一個人，被他們捉獲後刺死了。

「我們好像沒有出去的路了，但是天井的一邊有一所沒有後門的茅屋，我們想，在這後面他們不會有守兵把守的。所以一面我們的同志與他們打，一面其餘的同志把茅屋下面的泥磚移動。於是我們大家用肩把茅屋撞倒了。

「我們爬出去，且戰且逃。他們有幾個人——完全是中國人，在那邊閒等着。他們好像完全蠢惑了，一個個喊着無謂的口號來替代阻止我們。我記得有一個人揮着搶呼着：「活捉他們！活捉他們！」或者是他們暗中放我們逃走吧。總之，在他們能決意前，我們早已分散的向山中奔走了。」

在游擊隊員從埋伏中脫逃之前，他們同意散開來，在妙峯山集合。這是北平西面的「聖山」，每年五月有一幅集體朝拜的美畫，為歐美人士所欣賞。十八個人在指定的地方會合。他們是襤褸和灰心。附近有家庭的六個人就退出了，其他的人爭論還是放棄他們的軍器呢還是到北平去。最後他們決定只有趙侗應到城裏去，看看情形如何，假使可能的話，買些軍器和招些同志來。他們還沒有知道北平是已經陷落了。



趙侗有二天沒有回來。他去後又派了二個人跟上去。依就在山上的九個游擊隊員中，三四個是以前滿洲的土匪。他們現在希望恢復他們從前的職業。他們是飢餓和襤褸。他們說劫掠路上的商人是沒有什麼害處的。但是其餘的人，包括四個學生在內，很勵害的攻擊他們。他們說：『假使你們要去做土匪，那末你們出去好了。但是你們不許帶了槍走。這些槍是買來打日本人用的』。在這個小團體中，精神緊張起來了，是在永安被伏兵打擊後，他們的紀律所達到的最壞的高峯。六個游擊隊員退出去了，別人在轉着做土匪的念頭。從戰爭的非常刺戟和戰敗後的恥辱中，使學生成爲神經質了。在不慣常的奮鬥後，他們是飢餓和戰慄。這有用嗎？但是他們沒有表示他們想些什麼。

這十二個人的軍隊的繼續和解散，不是他們自身而是全靠陷落的北平城內發展的情形。當他們躲在山中需要軍器時，供給他們的人一些也不懈怠。滿洲難民的反日軍動，鼓動了初次而努力。現在牠把牠的有力的呼聲加到那些學生的呼聲中。這些學生，露宿在風掃過的山旁，試着勸告腐化的同志，放棄搶劫沒有武裝的中國人，因爲反抗日本的軍事力量，空手鬥爭是危險的與不確定的。

趙侗和其他二個人回到山上來了。同來的有趙母和東北救亡協會的代表。他們帶了好幾個鋪蓋。鋪蓋是沒有包好，裏面有三枝機關鎗，二十支來復槍，四支手槍和數千發子彈。他們帶了這許多東西，趙母昂然坐在人力車上，底下帶了機關槍，走出了現在爲偽軍把守的城門。這

一天是剛在通州事變後，所以日本人不許僞軍帶軍器。二個人想來搜索綉蓋，一看見趙母的櫃口，他們不敢聲張了。

在以後二十四小時內，有二十個東北大學生從城裏到山上來。

他們坐在山脚下談話，游擊隊員談及他們的冒險和困難。趙母也講她的。她把住在滿洲的著名人給她的二千元和她自己可以收集的一千元的小額捐金去購買軍火。她和軍火商談的條件是分期給付。但是軍火商從沒有看見像這位老太太一般的主顧，所以他想把這鄉下的蠢貨嚇一下子。他招呼她到角落邊，威脅地說：『我知道你的兒子是游擊隊員，假使你不把錢立刻付清，我去報告日本人。』那位老太太很響亮的回答道：『當然我的兒子是游擊隊員，他在滿洲做了六年了。我們是不怕死的，要是怕死的話，你想我們會去幹這套玩意兒嗎？你去報告日本人好了，一定不能使他們捉到我的兒子的。但是他們捉到我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他們誰把軍火供給游擊隊的。你這賣國的漢奸。他們一定很容易的捉到你了。』那老太太用着同樣聲調，激憤地罵着坐在她旁邊的人，他好像是鬪羊一般，不像軍火商樣忿怒的反對她的神氣了。

游擊隊的笑聲在山谷中回響着，祇不過是昨天剩留下來的痛苦就沒有了。

可是又有別樣難對付的困難來了。在永安邨中殺死的四個人，是東北從前的游擊隊員，和他們的家眷逃到北平城內的。他們的妻子和母親走來對趙母哭泣道：『我們靠以生活的人死了。現在我們如何辦呢？』有幾個痛苦的說：『你的兒子如何不打死呢？在此地的我們四個人，

兒子和丈夫都死了。」老太太不能忍受了，她到別處去了。於是東北委員會來解決這件事情。他們到這些人家中去說：『你們把趙夫人嚇跑了，現在誰能做她每天冒着生命危險做的事情呢？誰再能够替你們男人報仇呢？』所以這些人家，盡他們的力量來幫助東北人，請趙母重新回來，像從前一樣的購買軍火。

這個部隊駐在山上的時候，常派人到西山去找軍器。流落在鄉下的敗兵和警察，把他們的槍械賣了幾塊錢，已經是很滿意了。有幾個人加入了游擊隊，告訴他們軍器是埋藏在村中田地的祕密地窖下的。現在這部隊對游擊隊組織的基本問題解決了——人比軍器多的痛苦。四十個游擊隊員，這時候大多是學生，來復槍差不多比人數加倍的多。

開了一個全體大會，會中部隊採取了『第一人民抗日聯軍』的名字。這是可以誇口的，已經有了四十個人了，大多多的滿洲游擊軍隊，起初還沒有這許多人哩。趙侗選為總司令，他部下有三個軍官——孫明亮，葉福興和劉方汝（皆譯音），都是從前滿洲的義勇軍。學生沒有做軍官的，並決定所有沒有軍事經驗的新兵，至少要二個月後，才可給他們指揮的職位。

這部隊決定要使北平的人民，在受到叛逆者獻降的失望後，知道他們的存在。在八月初旬，他們計劃襲擊第二模範監獄，那邊有六百多人，許多政治犯有被日本人立刻執行的危險。

這裏是一個劫獄的故事，是一個游擊隊員告訴我的：

「我們在晚上到監獄去，有幾個在前面，有幾個在後面。同時我們在兩個城門口派人等着

，假使日軍來了我們也可以知道。我跟了一羣人被派着衝開監獄的正門。

「有幾個人會日本語。我們有一個計策了，叫一個頑童，給他一毫錢，叫他奔到監獄那旁去喊着：『日本軍官來了！日本軍官來了！』」

「幾分鐘後，我們走過去，盡力高聲地講日本語。當那看守人開了門，我們拿出手槍，命他繳出鑰匙來，同時有幾個人找到了電話線，把牠割斷了。其餘的人解除了守衛的武裝。

「於是趙個立監獄的大庭中，高聲的使每個囚徒都能聽到他的說話：『我們不是日本人！我們來救你們的！把你們的門打開來！我們是從北平城外來的抗日游擊隊！』」

「我們開始盡可能快的開放獄門。那囚徒們也抓起他們的床架和別的重東西，打開了他們的出路。當我們開開了軍械庫，發現了三支機關槍，三十五支來復槍和好許多子彈。

「我在大門口用機關槍把守着。那些囚徒奔到大庭去，在那邊趙個對他們演說道：『你們關在監獄中，有許多人要處死的。現在你們是有用的中國人了。去打倒國家的仇敵！』我們把三十五支來復槍分配給最像樣的囚徒，立刻就分完了。假使再等在那邊，要有危險了。」

那四十個游擊隊員，帶了五百七十個囚徒，走出城外。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隊伍，囚徒都著了白色的犯人衣服，有幾個還是上著手銬。有幾個是關得太長久了，致使他們走路也不容易。許多是生病了。這個奇怪的隊伍，經過了城中警察守衛的大門出去——但是警察被這多數人嚇跑了，去打電話報告總部。游擊隊和囚徒就在這黑暗中，在可愛的山中消滅了。

關於搶劫第二模範監獄的事，天津和北平個個人都在私語着。對於人民，牠意味着「事情還不會完結」。對於預備繼續在敵人佔領區域內孤單的抗日戰士，帶着一個鼓勵的消息：「你們不是單獨的，別人的工作已經表現出來了。」

在山上開了一個會議。三百個囚徒，包括了所有的「政治犯」，都加入部隊了。這小小的部隊裏的情勢，又有急速的變動。又是嚴重的缺少着軍器了。部隊裏人的組織也變了，學生的成分是最少了。部隊中現在有三百五十個人，供給，食糧，經濟都是新的問題。

游擊隊仍舊接近北平，靠近旅行者的麥加夏宮（譯音）。趙老太太照常用了籃門口坐上人子帶來更多的武器，軍隊「後方」如何的消息，和城中經濟基礎正在組織的情形。每天早上在她力車，直到她兒子的總部裏來。沒有一個人懷疑她。趙母現在有一個新的任務，就是她在城中作了招收新隊員的代表。學生到她那邊去，跟着她到部隊隱藏的安全地帶來。他們從中學或大學裏二三個一隊一隊的來，有幾個學生是從前在陝西那時紅軍所組織的游擊隊訓練學校裏的。

在北平德勝門附近，一部日本卡車，不知不覺的被游擊隊前哨駕駛着，這個前哨是釋放的囚犯改組成的。他打死了二個衛兵；在卡車上，他得到了二支來復槍一支手和槍幾百條毯子和水壺。「我們配備起來，真的像兵了。」一個游擊隊員對我說：「我們可以不必擔憂在秋天的露天中怎樣睡了。我們省幾百塊錢給我們城裏的朋友，就可以把冷天的東西買來了。」日本人把德勝門口堆起沙袋封鎖了。他們想把違反他們紀律，開放他們的監獄，襲擊他們運輸車的敵人

找出來。

這部隊生存了一個月，就從六個隊員增加到四百個了。在三星期前，牠只是可憐的殘餘部隊，現在變了北平附近最重要的抗日團體了。

在這個時候第二次全體大會召集了，部隊裏設立了總部和政治部。政治部是什麼？這是加入部隊要與日本作戰的隊員產生的團體，他們在無論什麼情形中，繼續集中力量於這工作上。在牠短短的生命過程中，部隊人員有着可驚的變動了。政治部要保證牠永不改變牠的目標。牠大部份是學生組成的，部長是郭培（譯音），東北大學的畢業生，在戰前是全國救亡協會在受壓迫的滿洲的祕密代表。

政治部如何開始牠的工作呢？郭培召集了部隊中的四十個學生，委派他們到各單位去。他們通常的過着游擊隊的生活，並密切地和軍人農夫甚至土匪有一種私人的友誼和諒解，他們從他們自己的生活事實中解釋抵抗日本的必需。有好多人到部隊裏來對於牠的目標懷着很模糊的觀念。牠們是任何「領袖」想統制部隊作土匪或作個人的擴張的良地。政治工作者使游擊隊員知道，有了這種觀念就是國家的叛徒。破壞一個抗日軍隊的力量，不是個人的事情——是國家抗戰部隊的打擊，和直接有利於敵方的行爲。

游擊隊是人民唯一的軍隊，沒有了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牠地位的重要，而要變成衆人攻擊的，無家可歸的，希圖燒燬的團體了。使趙侗的部隊得到人民的相信，是政治部又一工作。

第一步要在游擊隊員中嚴施紀律，不出錢是不許拿人家的東西，農民的田地和房子要小心地使用。有一種口號呼着：『遊擊隊是老百姓的軍隊』。學生在各處對鄉下人演說，不是要求去指揮他們，而是要求和他們合作。

最後是『對付敵方的政治工作』。在起初游擊隊作戰的時候，敵人很少是日本正規軍，大多是日本軍官指揮的偽軍。於是游擊隊進攻的時候便呼着口號：

『爲什麼不把你們的槍口去朝着敵人？』

『中國人一定不打中國人！』

『讓我們打回老家去！』

大家這樣呼喚着，常常能够使他們擲了槍就跑，或者投降到遊擊隊方面來；偽軍替他們主人作戰是沒有鬥志的。

趙母從北平寄了一封帶有壞消息的信來。漢奸把部隊和她城裏的活動報告了日本人。她的計劃被發覺了，她一定要離開了。幾天後她走迂遠的路安全的逃到華中（註一）。

日本人佈置逮捕趙侗的計劃——顧興章（譯音）是華北最壞的漢奸，是土匪的領袖和日本人的代表。他拿了五萬元把滿洲義勇軍的領袖李海清（譯音）出賣了，是把他請去『協商聯合抵抗敵人行動』而被殺的。現在日本人答允顧十萬元把趙侗和他的部隊消滅。顧像從前一樣佈置一個『會議』，但是這一次沒有請客，他自己帶了三百五十個武裝的人，到趙侗總部中去

，做一個「友誼的訪問」。這部隊機警地把偽軍分散，把他們解除武裝。在趙個草屋前室中等候的顧也捕獲了。在這次簡單的散兵戰中，抗日軍只死了三個人傷了一個人，俘獲了他們三百支來復槍。這些解除武裝的土匪是開釋了，顧興章經過了軍事判決而槍斃（註二）。

幾天後一隻日本飛機來偵察在西山天門塔（譯音）的游擊隊，因為要用機關槍掃射，所以飛得很低。很運氣的一槍就把牠打了下來。一隻飛機要使日本人財力的損失，比我們部隊的同志生活二月所需電火的價值還要大。

在八九月中，北平附近游擊部隊加倍的生長起來，轉使日本人遣派軍隊來消滅我們。在十月初旬，他們派了三旅的軍隊，配合了飛機裝甲車坦克車到西山來。在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本人只有一個旅控制了整個華北，他們只需用這些力量就可以強迫塘沽協定和北平協定的簽字。現在在佔領了幾月後的區域中，要用三旅來掃除這一塊小地方，這種佔領事實上已證明是浪費的了。

有一次游擊隊又推進到聖山妙峯山上。在同一地方，會集了廿七個別的游擊部隊，共有七千多人，使從各方面來的日軍逃走了。

聖山上有生長樹林的山坡，便於遊擊隊的隱蔽和射擊。而空中的轟炸又是渺茫。飛機在妙峯山上循環的轟炸了一天，結果破壞了山峯上的廟宇，每年進香的地方。轟炸的反響使三十哩外的北平都能聽到，可是游擊隊員一個也沒有炸死。



當游擊隊在山上被包圍而受到重大損失試想逃出來的時候，趙侗的部隊是運氣，他們從日本人輕便把守的小路上逃了出來，但是也不是一些也沒有損失；他們退的時候，有七隻飛機跟隨着，五十個同志是死在機關槍下。別的部比較更不幸，從前東北軍的團長張弘（譯音），他領導的一千人，走到了日本人埋伏的小山路中去，損失了一半的同志，其餘的散去了好多，剩下的人加入了趙侗的部隊。後來張弘做參謀長了。孔章許（譯音）的部隊從五百人減到五十人，也加入趙侗了。他們離開妙峯山時，祇有一千五百個人了。

從這第一次大戰後，內部有重大的恐慌。抗日的路徑是困難和長遠，土匪的路徑常是有益的，罕有特別的危險，要是有一隊很重要很能幹甚至可能變成一支偽軍。部隊是立誓要到抗日的路上去，丘振武（譯音）以前是一個土匪並且是牠的旅長之一，就想到土匪的路上去。他謹慎的慢慢的幹着。藉了個人的力量及勇氣，及大大的誇張，他建立起他自己的特權。他要在各方面妨礙學生的政治工作，使他的部下不知道法律，只知道他的命令。處處他試着把學生和游擊隊隔離，輕視他們個人的柔弱及他們不精於攜帶武器，他希望使他們的人也有同樣的態度。很容易看到這會走到何處去。

生要求趙侗把丘開除，他們指出丘在部隊中土匪的成份是一定不可避免的，這是對抗日工作有害的。他部下的態度早已使人民對游擊隊的信心破裂了。丘抽着雅片，旁邊站着侍候昂然像一個土匪的領袖，農民奇怪的看着他，他們從前也看見過這樣的人。

丘振武聽到學生的請願，他不知道他是在一個新式的軍隊中，還把學生叫到大隊裏來，請他們另外簽一張請願書：『我們服務于大隊中的學生和政治工作人員，請求丘繼續爲指揮之職……』他們拒絕了，他發怒了，他說：『我是你們的指揮官，我命令你們簽字』。但是他們不簽，繼續反對他，結果丘調到另一個部位去了。

部隊中有些從前在舊軍閥隊伍中做指揮官的，丘在其中組織了所謂『權力隊』。在這隊中，這些軍官都想再產生老式制度及個人盤據土地的局面。部隊會議中這一『隊』的隊員時常要求增加這小部隊的力量。他們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槍，更多的人和更多的錢。』于是他們提議向村中人民強迫徵收，主張對在北平游擊隊供給者增大要求。他們大部分都恨着政治工作人員。『一個軍人不服從命令，我們要處罰他，這樣才使他打得好仗。』他們說：『敵人來了我們射擊他們，這是軍隊應幹的事情。演說有什麼用？這些學生不過是減少我們的力量和阻止我們的成長而已。』

學生知道『權力隊』的成長，他們加緊反抗牠的工作。他們練習軍事行動，表現他們不單是只會說話，并且也會作戰，他們要消滅這小部隊，他們知道要使軍閥式的土匪絕滅，他們不但要用熱情來激動他們，並且也要信用。這樣他們成功了。

後來『權力隊』企圖把部隊變成土匪的部隊，而沒有幫助的人了。丘振武槍斃了。他的同僚解除武裝後，從部隊中開除出去。一般學生都陞到指揮的職位。

軍閥壓迫了民衆的意識好幾年，在心理上軍閥的遺跡是幫助着日本人，對抗覺醒的人民；但是華北游擊隊的活動很容易的把這種勢力掃除去，軍閥時代是過去了。

部隊退到南口，長城離北平最近的地方，在八月底有一場大戰。一羣土匪與日本人一同恐嚇被蹂躪地方的人民，部隊攻擊和解散他們，俘獲了二支機關槍和許多來復槍。人民很快的改變了他們的態度，當心他們受傷的同志了。

趙侗的一千五百人，是北平近郊最大的部隊了。但是在河北省不能算最大，因爲在那邊至少有二萬人的游擊隊已經起來反抗侵略者了。經過了幾個月，小部隊變成了大部隊，大部隊互相連絡起來組織「聯軍」。於是河北人民自衛軍在另一個東北人呂振超領導下，統制了該省中心部份好幾縣。牠是由從前的軍人，兵士，鐵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在南邊大名城附近產生了一千人的部隊。隊中有二百個學生組成的政治團，在民間幹着宣傳工作。在河北河南邊境上的磁縣，一個四千多人的部隊仍舊保有了地方政府。在天津工程學院安心教書的楊秀琳博士，在河北河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中，成立了一個游擊隊根據地。經過了十八個月，對敵人仍舊常常是一個煩惱。在晉東北八路軍的先鋒隊，在晉察冀邊區成立了根據地。他們早已和省中部富饒區的呂振超軍隊有連絡，漫佈在平漢路上。同時在平津的華北國民救亡協會，變成了華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了。在十一月十日委員會在天津開會，許多游擊隊都派代表出席。不久他們的代表到漢口報告中央政府要求承認和援助。

這就是河北人民在三個月後歡迎日本和平的表現。

在十一月底有一個專員到南口附近山上趙侗的總部裏來。他從以前的紅軍總副司令現在的中央第八路軍總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懷那邊帶了一封信來。他們說他們聽到趙侗的部隊，希望他們答允和正規軍及八路軍的游擊隊合作，以便抗日工作更可以收效。

在十二月十日部隊在富其泰（譯音）開會。決定立刻到西部去——到中國佛教聖地五台山，牠立於河北山西邊境上。天冷了游擊隊需要一個根據地。趙侗到過那地方，知道城裏的縣長服從他們（註四），此外在五台山旁邊他們希望找到有名的林彪統領的一一五師的一部所代表的國軍，是九十月八路軍在五台山設立的主力部移到山西南部去了後，仍留在這兒的。

在沒有到五台山前，他們和八路軍會晤。他們經過了長城到察哈爾，有三個地方，蔚縣，萊黃，廣靈，爲他的聯隊之一佔領，由楊靖宇指揮。楊司令領他們到河北西部的阜平縣去，那邊是省中各個游擊隊會集討論聯合行動計劃的地方。

在督察冀軍事邊區，他們遇到了聶榮臻司令。聶是有大才幹的人，並且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有豐富經驗。他在英法俄各國求學過。在一九二六年他是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祕書，那裏會產生出一九二五——七年革命戰爭中的軍事領袖。國民黨和共產黨決裂後，他在江西紅軍那邊工作。現在聯合陣線又組織起來了，他在佔領區域鼓動人民作抗日的工作，是中央最有力的人物。

部隊決定在阜平縣訓練。差不多住了一個多月，採取了標準的軍事和政治訓練。軍事訓練注重在發展活動力和夜間襲擊，政治教育和其他教育混在一起，因為許多人是沒有過受教育的。牠根據聯合陣線政綱，並注重自我紀律和與人民維持密切接觸的必須。

每天的工作是：在早膳前，有一小時半的跑步和爬山，在早膳和午膳間，有一小時的軍事技術和政治教育課程。在下午有幾小時的操練，晚上大多是演講電影和唱歌。集中在阜平縣及其周圍的所有單位，都採取這個綱領。

下面是各級薪水表：

軍隊總指揮.....	每月五元
師團總指揮.....	每月四元
低級軍官.....	每月三元
兵士.....	每月二元

升降是以經驗和實際作戰的能力決定的。又不一定是一級級的升的，經過一次戰爭，一個普通游擊隊員就可以升到一隊的指揮；一個總指揮假使不負責任，也要降下來的。但是這種變化不是專制的，而是由部隊中的軍政高級人員聯合決定。

戰術訓練是通過實際練習，及在教堂中沙袋上作小型「戰爭」。游擊隊員對沙袋戰爭很有興趣。在空閒後他們費了很多時間在沙泥的戰場上，消滅彼此的敵人，同時也變動沙場的地勢

，訓練戰鬥員討論及分析每一個動作。因此，每一動作後，游擊員要一點點的研究，尋出勝負的原因。

從來，這「第一聯合抗日人民軍」是一羣游浪人，他們要與日人作戰，並且活動着建立了牠的力量及武裝。現在一羣一千五百完全武裝的人，絕對懷着抗日的意志，面臨着許許多新的問題。技術的和政治的問題都是密切連擊的。一千五百人需要活動的根基，一個可以有供給和補充的地方，也是他們要防守的地方。他們在這樣的根基地怎樣維持呢？像土匪和軍閥時代的軍隊吸取民脂嗎？或是各自與人民發生關係，成爲他們的武裝前衛，以對抗一直在破壞華北鄉村的最殘暴的強盜羣嗎？——日本軍隊的紀錄是屠殺，劫掠及姦淫。於是有反攻動作的問題，還是每個游擊單位繼續各別的襲擊敵人的側部呢？還是所有單位聯合起來切斷日本的交通綫，並在他們最需要的主要戰綫上有大行動時，把他們束縛在後方？

趙侗和其他來到阜平縣演說的部隊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滿意而合理的解決。他們不是給與概括的演說。八路軍把他們在許多戰役中嘗試的對游擊戰及組織民衆的豐富的經驗來處理事件。他們親眼看到在河北西部，怎樣在短短的二個月中使人民和武裝的軍隊連絡起來——這不是用壓力，而是用組織和合作，使武裝的大組織保有新兵的供給和食糧。阜平縣不但和山西南部八路軍有無線電聯絡，並且也受到山西和漢口中央政府的指揮。牠是處在使游擊部的軍事活動連絡的地位。

聯合陣線的工作方式很快的達到阜平的聶榮臻和合集在這兒的許多游擊部領袖。在日本陣線後的幾個行政區很快的又被游擊軍奪回到中央政府權力下來了，那就是「晉察冀邊區政府」。牠指派游擊部隊防禦和發展幾個指定區域的活動。他們在一般的行政和軍事政策上，依照邊區政府的指導，但是關於地方自治和他們單位內部的事情也有一部份的權力。

這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開戰後的六個月，報上早已用「日本人佔領」幾個字表明的地域內的事情。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央政府特別命令邊境行政區正式在五台山成立了。這時候他們在日本陣線後早已統制了四十二個區域。在三省內，他們的軍力共有十萬個游擊戰士。

不久，趙侗的部隊，現在是邊境軍事區的第五支軍，指定防衛河北西部八個區域。他的隊員很快的增加了十倍，到一萬多人了。新隊員不一定是兵士，大多是爲着他們祖國和家鄉作戰的農民和工人。

這部隊果然克復許多領土和參加好幾次戰爭。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開戰後的週年——他派一千人再到北平城去，把蘆溝橋奪回來了一天。這次勇敢的襲擊，使北平陷于黑暗，在北平城的街上堆滿了沙袋阻礙物，礮架起來了，哨兵像一年前樣的巡邏，城中實施戒嚴法。但現在是侵略者在防禦了。任務達到後，他們才退出去。襲擊北平城是有一種政治的意義，使邊境政府決定「用勇敢的打擊敵人來慶祝抗戰一週紀念」。牠對日本人，對北平的人民，對外國

大使，對全世界說：「華北仍舊是中國的」。日本人忿怒和激動的戰慄了。戰爭到什麼時候停呢？北平人民有新的心思了。在外國大使館中無線電傳遞聲響着。

但是這一切是以後的事。現在部隊正開始牠事業的新方面。

這一羣如畫的游擊隊——牠的財產和全體人員在每次戰爭後都變動着——是屬於過去的事。從第一次他們在北平周圍山中的防禦，到有計劃的在新邊境區的防禦，整個的歷史是分爲二了。後來的反日反攻基礎的建立，是依照系統的軍事，政治及經濟計劃。僅祇僅有六個月，在這六個月中，華北勇敢的人民產生了許多的戰士。

他們開始產生軍隊。

這些軍隊中，趙侗只是一支。

(註一)：趙母到鷄公山——河南南部平漢路上的避暑山地，不是在那邊閉着。她得到二個滿洲游擊隊員，及他的丈夫和二個女兒的幫助，在黃河北岸組織了一個新游擊隊的根基地，使日本人受到一種威脅。四千人的「紅鎗會」組成了，總部設在威海衛。有幾次他們很有力的反抗日本人，但是後來因爲沒有組織和領袖而失敗。從一九三八年起，趙母週游各處，捐借錢來組織華北游擊隊。

(註二)：斐士 Mr. F. M. Fisher 合衆社在北平的通訊員，他在這時候剛到游擊隊總部中去，親眼看見顧與章的全部情形。

(註三)：這些情形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於漢口和代表劉清揚小姐會晤中來的。得



(註四)：這個愛國的縣長孫曉文(譯音)做了晉察冀邊區主席。

## 第五章 玩火

「現在需要全國勳員作戰了。」「到處都是前線了！」這是我的一個學生朋友當北平天津在深深的失望中時，很堅決地對我說的。

事實迅速地證明了他的話是對的，在這兩個城市陷落的第十二天，日本的主力 and 中國的中央軍精銳部隊在南口，長城，以及離開北平西北三十哩的地方，開始接觸。同時，在二星期以內偉大的滬戰也爆發了——那是一個三個月的英勇的博鬥，使中國博得全世界的同情與贊許。

在日方，上海事變是蘆溝橋事件以及她以前所用的政策的應有的結果；是的，當她用政治勢力和恐嚇手段想得到華北霸權的計劃失敗時，她就得用武力了。同時當南京中央政府不像以前一樣地屈服而用武力來預備自衛時，那末，日本必須要揀一個南京政府的勢力最大的衛城來給予打擊（那就是上海）。

日本在上海的勝利，是對於中國政府的一個嚴重的打擊，該城在工業上，和經濟上還是中國最富有的根據地。百分之七十的新式工業以及大部份的財貨都集中在那裏；出口方面，上海是中國通西方的主要門戶，大量的外國貨物經過那裏運輸着；軍事上，上海無論在河道上和鐵道上都逼近要區南京。

上海同時也是英美法勢力的中心，這三個國家都有她們主要的投資事業，如在滬的商業投資，並且，特別在某一部份（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她們有行政管理權。英國在上海利益是特別的大，除了她，沒有誰有這許多投資。所以，日本的佔據上海，不但想急取南京，同時還想一舉征服列強在華的主要經濟地位。她很知道英國一定會幫助中國防禦上海的戰爭，可是，她也相信如果一旦這大城市變成她手中之物時，那強有力的英國勢力一定會強迫南京政府去接受「和平」，這在一九三二年的「上海事變」中已經證明過，十九路軍三個月英勇抗戰之所以休戰的原因，完全是爲了英國的利益。

那一次休戰，結束了第一次的上海戰事，使日本在第二次戰爭中佔着有利的地位。無疑的，他們可以迅速地佔據上海，依照條款禁止了中國軍隊的駐紮，祇有三千個柔弱的「保安團」留在那裏——像在天津一樣，可是相反地，日本却能够在以虹口——外國經營的公共租界的一部份，他們早就用作住宅區的——爲界的中國領土內的「越界築路」上自由行動。在一九三二年，那最頑強防守的中國陣地，就在這些路上，他們的堅強使侵略者耗費了很大的力量以及受了很多的死亡，現在，他們已經配置了絕對難攻的砲壘，豎起了槍砲，可以抵禦重砲以及炸彈的轟擊——那是日本在江灣的海軍陸戰隊新築的鋼骨水泥的兵營。

正如在天津，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勢力膨漲時期所造成的不平等條約，結果形成了侵略者的有利地位。在天津，條約禁止中國軍隊到達該城。在上海，日本在公共租界內可以有一個堅強

的根據地；同樣，在華北，抵禦力是被幾年來中國政府的屈服的果實所束縛了。這在前面已經敘述過。

日本在上海的強點並不單是海軍兵營，在公共租界內的戰略上的要道，機警的日本居民幾年來已經用堅固的物質建造了他們的新式的家庭，用了極厚的水泥板做屋頂。日本兒童的學校，日本人自己的工廠，甚至於在馬路旁邊的一個「科學化的驛站」，這些，是中國政府在友誼上所不能拒絕的，可是却都處在很有利的地位，並且是建築得堅強的。在她廣大的地窖裏，槍炮，彈藥，以及食糧的供給，都等候着這「一天」(註一)的到來。在第一次戰爭結束僅僅一個月後，在這許多再度和平的街道四週的建築物大部份像廢物般地移去時，那些日本建築家，按照着日本戰略家的計劃佈置，而据傲的堅固的効力，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是爲了什麼。但是在那個時候，在支撐得很好的屋頂上仍有炮片，機關槍從各處堅強的牆壁後面穿過。

日本海軍陸戰隊(日本的屯兵在那時有五千，而中國祇有三千個武裝軍隊在那裏，)的重複的詭計，在上海敵對的區域中又演出了。因爲牠們的進行是在每天早上，普通三點到五點，甚至有些準備的地方，在已經裝置好可禁止人們看見的街道上，已能利用。日本的精練的屯兵是在預演着怎樣奪取上海。後來，他們作爲援兵的回來把他們的經驗用在真的戰爭中，但是事實證明這辛苦的演習並沒有希望的那樣地有效果，因爲中國這一次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堅強的抵抗，傾覆了日本的計劃。

假使日本在華北的恫嚇並不引起人們的猜疑，那末上海就會變成新的激奮的場面，上海人受到了一九三二年的教訓，看到蘆溝橋的小接觸也許會釀成大戰，開始預備七月事態的惡果。中國政府也在作軍事上的籌備，以防上海再蹈北平天津的覆轍，可是，這也並未干犯一九三二年的休戰協定，並且當保安隊在城裏開始建築防禦工事時，正規軍尙未開入城中，直等到日本海軍開始增兵行動，戰事突然的近於開始了。

在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已經爲像蘆溝橋一樣的事變驚恐着，日本海軍突然宣佈有一個水手名叫藏本的被綁，如果不及早尋獲，必將採取積極行動。同時日本巡邏隊也派到中國地區去尋找，形勢更形惡劣。然而，這一次事變是很快地結束了，一個中國的船夫在鎮江把藏本找了出來，他是在那裏預備自殺的。盤問的結果，他自認違犯了皇軍海軍部的命令而去嫖院，不幸給上司撞見了，爲了怕受罰，所以出走了！對於這一次事變，甚至日本海軍也不能夠偽造出一個戰爭的理由，特別因爲在華北已進行調解，並且中日衝突的未來進程仍未弄清楚。

到了八月裏，日本預備在上海暴動的計劃是益形顯著。日本在漢口以及其他長江口岸的居民逐漸用小艇隊撤退，她的船隻並不回到原來的駐所，却都集中在上海。於是，在八月九日，這船隊達到的同日，這一個海岸城市裏皇軍態度上是真真的挑動了。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中尉大山勇夫和水手齋藤要藏的被殺，形成了這事變的「藉口」——這神聖的符咒，沒有牠，日本永無有所行動，同時，因爲他們是有計劃的，所以常常預先準備着牠。他們的汽車駛入中國虹

橋軍用飛機場，守兵當即上前詢問口令，然而他們的回答是把一個守兵打死了，另一個中國的守兵很快的擊斃了一個日本人。兩天以後，一隊鐵甲艦隊包括五只巡洋艦，九隻驅逐艦，九只炮艦，一隻高射炮艦和一隊運輸艦駛入了上海。在日商輪船公司的碼頭上，牠們卸下了人，軍用品，一切必需品，零星雜物，坦克車以及凡是一隊武裝完備的遠征軍隊所用的東西全備。不用說，這樣一枝軍隊無論如何不能在兩天之內集中而經過日本海的，就是在動怒了的王的命令下，也是不能辦到的。

日本的大使依舊在南京，在鐵甲艦隊到達上海的那一天，他們要求中央政府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隊」；日本是希望不用武力可以得到上海。可是相反地，中國政府沒有答覆日本，她答覆了全世界；公開宣佈爲了自衛，不能撤退「保安隊」，並且迅速地增加了正規軍的精銳部隊第八十八師到上海。

八月十三日，第一響炮震動了整個上海，接着是一個大規模的新式戰爭像炸彈一樣地爆發在這大城市裏。在那裏有四百萬人生活着，工作着。一天之內，難民像洪水般擁進了法租界和日本統治力以外的公共租界。所謂住宅區，店鋪和工廠，全變了戰場。在閘北江灣，日本新到的鐵甲艦隊的槍炮像潮水般開放着。中國軍隊和日本海軍作生死的搏鬥，攻擊和反攻，躺在那條長而暗灰色的街道上的的是數千具戰死的屍體。不久，各種武器全使用出來了；日本的水上飛機在中國軍隊線上瘋狂地傾到着炸彈，同時，中國空軍的驅逐機和轟炸機，在歷史上第一

次飛出去抵禦她的敵人(註二)。

八一三結束了華北的「事變」，上海「事變」以及種種其他的「事變」；從此再也不能談到所謂「地方解決」事務了。雖然兩國的外交關係依然照舊，然而中日間的一個普遍的戰爭是開始了。在戰爭爆發的兩天後，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南京——中華民國的首都。

在七月裏，蘆溝橋的英勇的自衛，喚起了全中國的自重和自信，同時，也使政府開始領導民衆，高呼着抵抗。以前，北平天津差不多毫無爭鬥的陷落了；現在，在上海，中國軍隊是和武器精良的日軍在三英里的戰線上，奮勇地肉搏着，那裏每一尺土地上，海軍的炮彈連珠般的直射到。是否中國軍會堅決地抵抗到底呢？還是會放棄呢，而讓中國的最大的城市淪落在他們敵人的手中？

中國軍隊沒有放棄，三個月後依然繼續緊握着這城市，堅強地抵抗了日本的鋼鐵和炮火，實行了聾耳所唱的把血和肉築成了「新的長城」，用他們的不完備的武器，擊退了他們的敵人，給與有效的打擊。空軍是最有力的幫助了，這工作，青年飛行員在日本空襲南京和漢口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在戰事一星期末，日機被擊落了廿架，一部份是因爲首領有效的防守，一部份是被中國新青年空軍的機關槍所擊落的。

在早期的幾次空戰中，中國是絕對佔優勢的。很難來誇張這些初步勝利的重要，特別是對於後方的民氣，人民看見在他們居住處第一次飛行着的日機被擊落，似乎將來就不怕牠們了。

蘆溝橋事變後，中國政府第一次表示抵抗日本併吞華北的企圖，現在，在上海戰事暴發後，拒絕了日本在華政策的一切挑戰。

當上海和南口戰事正烈的時候，南京是政治和外交進展的地點，那明示着蔣介石將軍的「抗戰到底」有着重要的意義。日本是想不用戰爭而統治中國。

中央軍現在是佈置在兩條前線上。

她用盡種種方法使地方軍轉向南京。

現在，各處的軍事領袖，會合在首都開會，他們把軍隊供獻給領袖去抵抗他們的公敵。他們乘飛機從極遠的省區來，那裏在幾年以前是不能接近的，有許多在從前是祇有口頭上的合作，有些，像雲南省主席龍雲，還是第一次到達首都。在國難中供獻着誠意的合作，最特著的是從政府自己精練的師團裏分出來的兩強幹的軍隊，他們是廣西軍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幾年來是反叛着，自主着；和紅軍的領袖們，那使南京軍隊打着十年的內戰。同時，著名的十九路軍的領袖，李哲生，陳銘樞，蔣光鼐，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曾經保衛過上海，但是，後來因為反抗南京政府的投降政策而被解散，現在也回到南京，供獻着他們為國效勞的志願。

各處在南京政府屈辱時期反叛着的軍隊，現在都聯合起來對抗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從前為對付中國的蘇維埃和鞏固他在西部各省的權力，在全國，築了長的軍事路線。現在，幾十萬西南的軍隊，就在這條路線上開發到對日戰爭的前線去。以前，廣西軍為了要倒蔣建造了強大的



軍事機噐；現在，他們的勇敢的士兵已經佈置在上海和山東的前線上了。紅軍在和武器比較優良的中央軍作戰之下，獲得了差不多像傳奇似的襲擊和調遣的戰略的成功。不久，又證明了這戰略對付日本也相當地有效。

日本用盡了種種企圖離開中蘇。東京的需要中國加入「反共」協定，是希望在蘇日戰爭中，中國可以幫助日本，至少也要保守中立。直到戰事爆發以後，離開中蘇關係對於她仍同樣有利。日本除去了後顧之憂，她可以沒有阻止的在蘇聯邊境上挑撥，同時，她可以任意地蠶食「友邦」中國。

八月二十一日，簽訂了中蘇不侵犯條約，（註三）這條約是沒有軍事意義的，和蘇聯同她的其他鄰國所訂的條約毫無兩樣；但是，這從前並沒有簽訂，因為日本要想拉南京政府加入柏林——羅馬——東京軸心，而南京拒絕了這要求，然也不肯公然地去觸怒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環境下，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是適合於蘆溝橋的抗戰及蔣介石在牯嶺的談話；同時也是給日本攻上海的答覆，「予打擊者打擊」。這意思就是從此中國要同時用軍事上和外交上的力量來保護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假使日本企圖打倒中國政府，那麼，中國是準備着應付這挑戰。

日本所恐懼的就是中國人民的全國一致的革命，二十年來她的政策就是阻止這一種團結。在中國屈辱的時期，她曾經威嚇國民政府去壓制普遍的反日運動，同時加強對紅軍的戰爭，而紅軍早就宣佈一直以收復失地是牠們活動的主要目標。更進一步，她還曾經把她的軍隊供獻給

南京政府作爲聯合剿共之用。這供獻，假使接受了，會使日軍有自由在中國各處行動的權利，當西安事變的時候，這供獻又從新被提了出來，帝國的軍隊宣佈這是牠們「救護」蔣介石的被綁的熱誠。

然而，日本的蠶食政策並沒有分裂中國，相反地，倒使中國聯合了起來。蘆溝橋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確定正式聯合的基礎，以代替西安後所得到的停戰。這聯盟的條件是：

(一) 西北蘇維埃政府改組爲邊區政府，建築在普選及民主的基礎上，官員由中央政府指定。

(二) 紅軍改組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三) 共產黨宣傳和國民黨誠意合作，共赴國難。

(四) 蔣介石回答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註四)。

紅軍的改組是在九月十日公佈了(實際上八月二十二日已經完成)，十二天以後這最後兩條也正式公佈了。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上寫着：「唯有內部團結一致，才能够擊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共產黨現在的主要目的有三個：(一) 全力進行民族革命戰爭收復失地。(二) 實現民主的改革。(三) 改良人民生活狀況。這政策是根據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那曾是一九二四年國共二黨革命聯合的基礎。同時，共產黨宣稱現在牠是「代表全中國今日的需要」。

在聯合反日的利益之下，共黨宣佈放棄牠從前的推翻國民黨，組織蘇維埃政府和沒收地主們財產的政策。牠說現存的蘇維埃政府已經依照在牯嶺同意的辦法進行改組，紅軍現在成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隸屬於國民政府中央軍政部的管轄之下。

委員長的答覆遂點的承認了共產黨的宣言，他認爲共產黨的這種舉動「在任何情形之下，是民族情感勝過其他一切的顯著例子。」他解釋目前中國政府對牠以前敵人的態度是：「任何國民，凡是信從三民主義者，不管他以前行爲和信仰怎樣，國民政府都寬容之。……同樣，國民政府也樂於接受任何黨派的支持，只要他們願意在國家生存的鬥爭中接受國民黨的領導。」

政治犯是釋放了，先在南京，再到上海，最後遍及了全國。不但是黨派間的不和，同時，幾年來造成的民衆與政府間悲慘的鴻溝，也最後被打通了。在上海，人民中各黨各派的代表，也在抗敵戰爭的工作團體中熱烈地工作着；這對於軍隊的控制日軍侵略是一個有價值的服務，國共的和解是產生爲國努力的新力量的興奮劑。

第一個歡迎國共合作的，是國民黨的創造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逸仙先生的夫人，她寫過：「孫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全國團結以救危亡，這是他所以要使國共聯合的原因，共產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工業上和農業上的——利益的黨派。孫先生明白，如果沒有這一階級的合作和幫助，革命是永遠不會完成的，假使孫先生所主張的國共合作一直繼續到現在，那末，現在中國早就變爲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強國了。往事是一個良好的教訓，在此非常時期中，一切以前

的間隙都應當置之腦後。全國要聯合起來，一政抵抗日本的侵略，以爭取最後勝利。」

幾年來，中國的蘇維埃，不但對於西方，就是對中國自己大部份的人民也部是黑暗的神祕物。在官方報章中，可以看到「匪徒已被殲滅」，以及重複地登載着的「紅軍領袖朱德毛澤東的被殺」，他們似乎是「殺」而又活的。大家都不相信存在着這組織完善的蘇維埃政府和十萬精銳軍隊。從政府所提倡的「共匪」的名稱，到假的理想家所謂「自然的無組織的土地勻分運動」（檢查所允許的解釋），都是大量無根據的而常常是惡意的激人的說謊。在蘇區得來的這些證明文件及國外共產運動所公佈的解釋中，對方的宣傳家和那些柔弱的自以為聰明者大量的散發紙上的「不信任」和「懷疑」。

史沫特萊的書認為是有一些精神錯亂的虛構；而斯諾，他是「切實經驗過」的，他的著作認為必然是從可疑的證據中得到的。

現在，因國共的合作，又引起了新的神話：共產黨已經「放棄了他們的主義」了，他們的加入聯合陣線是想用狡計破壞國民政府。中國的蘇維埃已經「最後決定完全清算它們的運動」；同時，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季，他們已遠離了他們原有的主義，他們實際上對待地主和資本家比國民黨更親熱」。實在他們是反動，這是那位比眾不同的汪精衛先生所作的「解釋」（註五）。

在九月初，我預備去拜訪八路軍在南京的兩個代表，他們因為習慣的「謹慎」，足跡及往趾對拜訪的記者還是保守秘密。公開的人物，他們是慢慢地使自己適應新環境，同時，認為聯合

陣綫的遲緩的組織，唯有謹慎的改變才能够應付世人。因此我很微幸的爲美國報紙的讀者，得到有權威的共產黨對於中國政治上進展的新方面的解釋，那就是國內兩大黨的合作已代替了他們間的鬥爭。同時，我也完成了合衆社的責任。牠很高興，我是第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到首都的「祕密紅軍調停人」。

在西安事變之前，在國民黨的中國，共黨是深深的埋葬着。雖然，事實上，我自幼就住在中國，然而，我始終不曾遇到過一個共黨人員。現在，我可以看見這傳奇似的紅軍領袖，這是我多麼地興奮和驚奇，坐在這拘謹的代表的會客室裏，上面掛着依然似乎是不真實的一羣肖像，那是孫總理，毛澤東，蔣介石和朱德。我頭腦裏造出了壯嚴的，不可逼視的在十年的苦鬥和那富有詩意的「長征」中，狂熱的老將們的肖像。

門開了，我被一羣人歡迎着。是着藍色學生裝精通英語的知識份子和一個美好的帶笑的官長，他們熱烈的握手和誠懇的態度，立刻使我非常舒服。兩小時間，我們一直討論着聯合陣綫的產生和共產黨的新路線。每一個問題，他們都很和善地解釋着。談到一半，突然空襲警報報告着敵機將要臨臨，於是，我們走進一個深而陰濕的完工一半的洞裏去。那裏，擁擠着人民，一條看不出從那裏來的電線，懸掛着一只低電力的電燈，發出暗淡的光線。

我極喜歡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他們毫無官場氣派。可是，使我感到失望的是我祇看見了兩個精明的「內部工作人員」和輔助員；而沒有我所希望的在戰場上的英雄。在那充滿日光的廣場

上，充滿了着藍制服的男女孩子，我向他們告別時我問他們的姓名，一位官長說是前紅軍參謀部長，葉劍英；那高個的「學生」說：「前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秦邦憲（博古）。這些和立在周圍並給我茶的兵士是紅軍中的鐵人，他們曾經殲滅過堅強的敵人，忍飢耐勞，衝過河流，越過帶雪的山。他們是紅軍的戰士，他們在中國的抗日史中，寫下光榮的一頁，幾年以來，他們一直繼續着向失去的滿州作着無期的「長征」。

南京的陷落消滅了我對於這次觀察的記載，可是，我在美國報章上依舊有着關於紅軍的簡單敘述。這敘述被全世界的報章熱烈地討論着。

中國共產黨拒絕了所謂「共黨投誠國民黨」的建議，他們無論在戰時或者在和政府重組國家的時期，他們始終保守着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合作的方針。

他們相信反日的民族戰爭本質上是革命的，他們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區別出壓迫國家的民族主義，他們把他們的意志加在別人身上，和被壓迫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民族自由而戰爭；前者是退步的，後者是進步的。更進一步，他們相信中國的偉大的反日戰爭，會使每一個中國人明白個人和國家的關係，而開始注意政治，造成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共產黨主張人民組織就根據於人民的這種新自覺。

這種觀點使中國共產黨進行抗日戰爭做他們活動及宣傳的基石，因知道在這危急時候強化社會鬥爭會使資產階級跑到和平，或者甚至於有利日方的陣營中。中國的紅軍為戰時利益起見

，主張各階級的合作。採取了這種政策以後，凡是反對如此合作的就是漢奸，他們利用革命的口號及傳統，造成分裂之狀，那是使日本帝國主義得到勝利容易，是政治出賣的最卑鄙的形式；凡是用這樣的方法設法破壞各黨各階級的聯合的都是托派（註六）。

共黨領袖告訴我，他們的黨是永不會解散的。他們的人員把一切獻給反日鬥爭，並不是他們要「改組」，而是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做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責任。

在上海，中國軍隊告訴侵略者和全世界它有相當的戰力，在南京所進行的一切中指明牠爲什麼作戰。戰爭到現在還不能決定到底日本能進一步的把中國征服，還是守着已經鞏固的地位，這已經成爲一九三二年的問題。在一九三七年，有力的因素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就是在事變爆發之前，中國政府也早已開始謹慎地從她帝國主義敵人中抓着主動。現在，中國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反攻是非常激烈；一點一點地日本大陸政策的全部結構是遭到了對手。

日本人被阻在上海戰綫——那裏，他們的挫折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遇到中國大膽的團結。對中國他會先試用恫嚇，再用武力屈服的，現在開始用法西斯主義的膽怯的武器——轟炸平民了。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外相廣田向全世界廣播說：「日本的唯一目的是要使中國屈膝，使不再有作戰的精神。」可是，他的話並不會爲日本海陸軍的勝利所加重，而是爲日本的空軍的事績所加重。同日，日機毀壞了北府塘——首都的陋巷區——的六所學校，一所醫院和二百個睡着的工人。可是，日本在上海的發言人強辯着，日本空軍的「毀壞南京」是責罰中國政府的

大膽的態度。

給予了南京兩天的「警告」。婦女和孩子都從南京撤退，工作人員依舊像從前一樣地居留着。西班牙已經證明過，中國現在又證明着，就是法西斯的打擊全體民衆使之屈服的方法是失敗了。不但中國人，就是外國在首都的工作人員，也反對離開他們的家庭。當美國大使宣佈遼寧華盛頓的命令撤退到炮艦上時，全南京人民對於他的舉動都認爲是「私逃」。南京居民，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都有種希望能够在顯明的軍事目標外得到安全。防衛這種權利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置之度外」，繼續的工作，以使日本支付相當代價。華盛頓爲了接受破壞條約的侵略者——美國並不認爲是戰爭者——的命令，而令大使從目標清楚的大使館撤退，那是直接寬恕了日本的想用殘暴的空軍毀滅一個大城市的罪惡。一天之內，美國在首都的地位的惡劣，已經僅次於日本。作爲合衆社的一個代表，我看到我的消息底來源是斷絕了，中國的朋友不願到我們暫駐在大使館裏的辦公室裏來。

美國人民也來鄭重質問政府的政策。海軍上將雅納爾，美國駐華海軍艦隊的總司令，宣佈美國駐紮在南京的炮艦呂宋號，決不因載大使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而離開南京。他認爲政府機關是謬然地發出這矛盾的命令。在任何情形之下，在真正勵害的轟炸開始之前，詹森先生已經回到大使館而不願再離開了。

當一九三七年九月的最後一星期，日本用事實告訴了這震驚的世界關於這警告的意義；九



月二十二日，六十五隻日機轟炸南京，三十餘處是被炸了；在擁擠的南城中，許多人民被殺死了。一百個從上海戰線上撤退下來的難民，應集在沿河的小屋裏，一個炸彈毀滅了他們的生命。同時，在廣東，那裏日本並沒有警告過，也受到同樣的災難。在十二小時之內，四次空襲殺死了二千餘的人民，包括婦女和孩子。路透社通信員的電報中這樣報告着：「外國的觀察家多是非議日軍的目的和性質，因為政府的建築物和軍事建設，並沒有一處被炸。」××的飛行員是不用被非議的，他們的目的就是造成恐怖，他們的目的物是廣東鬧市中的人民。在漢口，從前以為敵機不會到的，可是在九月二十四日，八百個居民被炸死，同時，三百六十所房屋也炸成平地。

徼倖地，南京不是廣東，也不是漢口，假使牠沒有關的街道和空地，日軍的所謂「責罰」會殺死百份之一的生命。足足五整天，不管國際間的抗議，一批一批的日機襲擊着南京。單在九月二十五日，九十六隻日機參加着轟炸。在別處，他們又炸毀了巨大的紅十字醫院，那裏住滿了在上海前線運下來的傷兵。

然而抵抗，生活和工作依舊是繼續着，高射砲猛擊着敵機；時常有被擊落下來的——像慧星似有一個火尾的黑煙從燃燒着油箱裏飄出來，一直向地下垂去，炸彈在空中爆發使它碎成千百塊。每次，當這樣的事情發生，人民便歡呼着，忘記了危險，衝到那被擊落的飛機旁邊去。我迅速地跟隨着人民從一條中世紀殘留下給新南京的天子廟區的狹術裏穿出去，我穿過那冒着

煙的被擊落的轟炸機殘骸碰到了蔣夫人，她是航空委員會的祕書長，她每次視察空襲的結果。

大量的爲戰時服務的人民組織，那是第二年中國生命上顯着的特色，在上海已開始興起。可是，在南京，幾個月前却還是看不到牠的存在。南京是一個軍事和行政機關的城市，嚴嚴的有着巨大的建築和新的大道。每樣東西，爲了便於軍事上意外之用都很精細地整理着。當敵人的轟炸機來了，警察和憲兵以及受過良好訓練的團體，都知道應該怎樣應付。街道在幾分鐘內已經寂靜了，人民成羣的躲進那早已掘好的防空壕裏去。汽車和貨車，很謹慎地偽裝着，避入路邊樹木的葉蔭之下，每樣事情都很平靜，有次序和自足。初看起來，新南京似乎有點奇怪，不僅因爲這兒沒有羣衆組織，而是那裏好像沒有下層人民。屠夫，烘麵包者，製蠟者，工人和工匠以及乞丐都看不見。是否他們並不居住在這裏？或許他們是居住在這裏，而被神祕的地方自治的法律清除了？

解答在於這裏有兩個南京的事實。一面是足以自傲的新首都，另一面是牠建築於其上的衰落的古城。太平天國反叛的災禍，使那裏只餘剩十份之一的房屋和約四份之一的人口，到如今還沒有從這災難中真正恢復過來，甚至於這殘餘的也爲了首都的土地計劃而無禮的推在一邊了——新的大道毫不慈悲地衝過了房屋和店鋪。南京已變成一個大的衛城，有皮帶上配以金色短劍活潑的軍官，有有徽章及光亮的皮領的官員，青年飛行員結隊的走過大道，活潑的商人穿了美國的襯衫；原來的居民，是平靜的留在出產豐富的南城。他們從各處被趕出來，搬到在離開

莊嚴的政府不遠處的橋下，或是悲慘的在空地上立足而很小心的避開大道。官員們的汽車，頂神氣的在大道上馳過，揚起來一陣灰土，路旁貧弱的人民有的在灰土中低頭穿過，有的是仍就很安心的趕着他們的牛車，在彎彎曲曲的路上遲緩地走着。他們所住的破舊的房屋，因為整理市容的需要，時時刻刻有被毀滅的可能。

現在，時候是到了。新的，神氣的，有點像普魯士城市的南京，爲了防備空襲，已在慎密地組織起來了。在中國許多著名的城市中，南京在戰事前，已在預防空襲了。對於空襲的可怖的宣傳品，已經在每一條街道上都發現了。鋼骨水泥做的大炸彈模型，樹立在十字路口，以教訓居民。最新式的高射砲，和訓練純熟的砲手，強度的探照燈在每次的空襲中，他們都盡忠於職守地發揮着他們的力量。

在南京的孩子——這羣被戰爭威脅下的可憐虫，爲他們造了數百個新的公共防空壕。他們需要防空壕，從西班牙到中國，法西斯的炸彈，是專和窮苦的人們尋事的。他們的目標是廣大地域上的政府建築物，可是却常常不中。從巴薩隆納到南京可憐的陋城，每一個落在窮人中的炸彈，都帶來大災難；但是宮殿式的房屋，因爲防空設備的週到，和建築的堅固，是不十分會被炸毀的。空襲完畢後，居民都從避彈室走出來，許多的貧民，發現他們的房屋是被毀了，變成了無家可歸，憲兵們出來設法安置他們。處處地方使外人見到首都的辦理完善。同時，又告訴貧民如何去躲避空襲。人們看到被擊落的敵機，歡呼的跳躍着，這證明了我們的勝利。在南

京甚至於在全國，人民都自動的團結，打倒共同的民族敵人。一個人的成功就等于是全體人的成功。

在南京，數千個從北平和天津逃來的學生，他們急需要服務，他們憂慮着政府不能夠應用他們的力量和爲自由而戰的熱誠；他們擁擠在八路軍的辦公室的四周，要求加入那著名的抗日大學，那是在延安的山洞的教室裏鍛鍊他們成爲戰士。然而，祇有少數人是可以進去的，因爲，抗日大學額子已經滿了，每天，那個戴眼鏡的博古告訴那些青年說：「各處都是在戰爭着，你們的工作並不全靠能不能進入抗日大學，在戰爭中，尋求一個可以發揮你們全部力量的地方，那就是你們的責任了。」

在九一八，日本侵略滿州的紀念日，南京第一次有着羣衆運動的表現，幾個北方學生在街道中演講，牆上黏上了新的標語——並不是那些早已貼在大門和城牆上的印得很考究的標語。那是很謹慎地用手畫在便宜紙上的，精詳的熱情的。在南京一個大戲院裏，上海技術上成熟的內容極忠實的藝術家舉行漫畫展覽。幾百張深刻地指示着被戰爭造成的創造力。幾個月前，這些抗日的藝術品是被禁止的，現在藝術家可以擊誠地供獻給全中國了。

在九一八，我第一次聽到大都會裏的無線電台廣播着聶耳所著的「義勇軍進行曲」——在南京禁止了很久的歌，我在日本統治的北方聽見過最後一次，現在，全中國都在唱着。

一兩天之後，在南京一所中學的大會堂裏，我去看北平和天津學生聯合表演的戲劇，這劇

團是預備到鄉下去演出的，戲台上所用的東西是極簡單，是任何村中都能得到的東西。那獨幕劇是非常有力和生動，「在北平的一夜」中表演出一羣學生英雄地在日本佔據的土地上作着出版的地下工作。另一幕「保衛蘆溝橋」中，生動地描寫着戰事的爆發。學生們都明白這事情，他們都做過事實的旁觀者，當一個學生正在唱着農夫所喜歡的「大鼓」調時，日本飛機來了；這飛機降下聲，炸彈的爆發聲，以及高射炮的怒吼，使聽衆躍起，佈滿着恐怖，然而戲劇並沒有停止，學生繼續唱下去。「在蘆溝橋，我們聽見敵人的大炮，」一個炸彈在距離二百碼外的地方爆炸，震動着房屋。「但是我們並不怕，我們給××矮子以我們的回擊。」另一個炸彈又爆發了，可是學生繼續唱着：「現在我們可以聽見敵人的炸彈了，然而，不把他們逐出海外，我們決不停止戰爭。」聽衆現在聽唱歌比聽炸彈更注意，每一個人都留在原來的位子上，半小時後，轟炸停止了，那個青年學生停止了歌唱，放下了節目結束的告示，接着是聽衆的巨大歡呼聲。

這是中國戲劇藝術在戰爭的火焰劇烈地燒燃的時候。是怎樣的在生長，它怎樣地鼓舞着人民，這是一個接近人民的新方法。

那天，在聽衆中，不單是學生，同時，也有高級官員和首都的社會領袖們。在他們之中有邵力子（中宣部部长）和袁寶恆（新生活運動的祕書長）。他們的汽車都在外面預備把他們帶到水泥的防空壕裏去的，可是，他們也沒有離開，學生的有力的表演，用唱歌代替了武器在

國際戰爭中作戰，每一個人明瞭他自己的責任是戰士——並不是放棄武器，而是在敵人攻擊的時候，更勇敢的使用牠。「大鼓」調是單給工匠和農人們聽的，文明的中國人不十分注意「大鼓」調。但是，現在一個大學生放棄了他的所有而使之精通這「粗野」的技術，它的內容和歌聲喚起了人民的對於戰爭負起了同樣的責任。如此時代，如此環境。

在我離開之前，那個唱歌的學生給我一張他的卡片和電話號碼，他答應來看我。幾天以後，我想試試到他學校裏看他去，一個女孩子告訴我說：「你可以在憲兵營裏找到他。」在這些兵隊裏，平津的學生聯沒有正式註冊的，所以把領袖拘禁起來，在一星期之前他們都釋放

了。

南京是在轟炸之下。日本的挑戰，政治上的聯合，統一陣線的堅固的基礎，以及開始生長的人民統一陣線的運動，使中國社會的各部份自覺到在戰爭的團結中取得了力量；同時，中止了政府的老而傲慢的警察觀念。一方面，承認了大眾的力量；另一方面，保存了對於不公關運動的疑慮和機械主義的壓迫。但是，大眾是開始覺悟了，那些老的機械主義的壓迫，在屈辱時期使人民投降的主義，現在也取消了。一年前，被拘禁的學生，或者失蹤的學生，現在，在幾天之內，經過了一個憲兵隊長「像父親般的」訓話之後，也被釋放了。

日本企圖想用可怕的空襲，毀滅廣東，漢口和南京數千條的生命，破壞政府的抵抗的計劃是失敗了。在九月二十五日，當九十六架敵機在首都投下數噸的高度爆炸物，殺死了六百個居

民的時候，蔣介石將軍給外國報館記者的訪問記中向列強呼籲，凡是在九國公約和國際公約中簽字的國家，誰都不能保守中立。他說：

「日本空襲南京，並不影響軍事地位。」

「日本封鎖我們的海岸線（註八），也不能停止我們的戰爭，雖然，這是對列強商業上的打擊，他們未能阻止遠東的侵略者。無論在這裏和在別的城市的人民被屠殺，是否使我們屈服，你們可以從你們所看見的去判斷。她所做的是明白地告訴了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一個十足的××野蠻主義。我們的抵抗是不能挫折的，中國堅持到底，不管這戰爭會延長到怎樣地步，因為她有無窮的潛勢力和寶藏。」還有，就是在七七的時候，蔣委員長會屢次的召告國人我們爲了被逼迫才執戈而戰，如果不得到最後勝利，是絕不中途停止的。中國更有着用無窮盡的富源和大量的人力，還沒有利用過，在山西的北部，平型關的一役，已經可以將這事證明了。事實是這樣的，在九月廿五日，八路軍得到蔣委員長長的命令，向山西增援。不料在平型關遇到三千敵軍，他們以游擊的戰術，將敵軍全部殲滅。但此次勝利，並非八路軍單獨的功效，因爲在作戰的前夜，八路軍的政治部，組織了附近的農民，分發來福鎗給他們。在敵軍來到的時候，他們以極敏捷的活動，幫助了八路軍來毀滅敵軍。這便是中華民族敵愾同仇的一個明證。在東面的戰場上，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在南京政府領導之下，建設起強有力的新軍，平型關之戰證明了中國偉大的人民力量。現在，中國的人民，都明瞭侵略者的野心，而羣起反抗了。

當我向上海美聯社，用電話報導我和蔣委員長長的會面，以及後來平型關的捷報時，我在上海的同事們，可以聽到震動着首都的轟炸和在空中飛裂的高射砲的吼聲。在電線的另一端我也清楚地聽到日軍阻在上海不能攻破的中國戰線上的槍炮聲。

在九月底的時候，上海的戰事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從八一三到現在，戰事始終在三里長的市中心區（閘北）進行着。日軍的大炮和炸彈，已使閘北江灣成爲一片焦土了，除了炮彈還有機關鎗，手榴彈，飛機的炸彈，一切的一切，都是與中國軍隊的血肉疆持着。雙方都用了巷戰時最有效的武器——火炬。在敵陣營裏，房屋建築物是全被毀了，冒着黑煙，並形成了火牆以掩避或保護側擊。當火在適當時候逐漸消滅前，雙方士兵極勇敢的向前衝鋒，以佔據火後的荒地。中國的軍隊，是喜歡這樣的肉搏。在上海他們發現，如果用肉搏，敵軍非其對手。在這樣相持之下，日軍終於不支，被中國軍隊壓迫着退入虹口區他們的老巢中，因爲有着較好的工事，便可以暫時安逸了。

在八廿七日日方海軍陸戰隊因爲得到陸軍的增援，又想做克服上海的迷夢了，陸軍的計畫，是在黃浦或長江的沿岸站着一個腳，以便與城區的陸戰隊互相呼應，但中國半圓形的陣線，強大的火力，是不允許日軍超越雷池一步的。

在九月十五號，在這一月來的狼狽中，日本的陸軍，奪得了立脚地。華軍因爲在日海軍射程之內，爲避免無爲犧牲起見，將戰線略爲整理，佈置在離開日海軍射程較遠處的北火車站，



成功一個四十里長的半圓形的陣線，仍時時刻刻監視着敵人的活動。但是，不幸得很，新陣線依舊沒有脫離日海軍的射程，他們日夜的用排炮連珠般的向中國陣線打擊，中國軍士的犧牲，當然不可避免的了！

中國的軍隊，以忠勇奇特的成績，在上海與日軍相持着。在背後，他們有三百萬的愛國同胞，軍民聯合的呼聲，已經達到華北和揚子江下流了。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全體人民，都不約而同的互相合作着，舞場，戲院，和大的建築，都已改成了傷兵醫院。許多女人，都做了義務的看護。忠勇的童子軍，冒着生命去前線，救護受傷的兵士回來。所有社會團體，商會等等，都捐出大量的金錢物品，來慰勞這羣忠勇爲國的戰士。總的戰時工作委員會，供給着軍隊每一樣的需要。司令部有一次要八千只粗麻布袋，作爲沙袋之用，這團體立刻用電話揭示和無線電來發動捐助，三小時內，便捐到了比需要更多的數目。孩子們聚集着香烟罐和食品罐，那些是可以用來做手榴彈的。肥皂，毛巾，衣服，鉛筆紙張，書和雜誌——這些都是前線所需要的，也千百件的同時由團體派代表送到了前線。幾萬人民是和在戰壕中的兵士合作着，在傷兵和已經痊癒的兵士中開設了娛樂班和教育班。學生們都自願到醫院裏去替未受教育的士兵寫信。

在時工作委員會內（上海抗敵後援會）最活動的是救國會，現在又叫做文化工作者民族抗戰聯盟。這聯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統一戰線組織；這是從一九三五年北平的學生運動以後組織成的，直到戰爭爆發後依舊是半正式地存在着。在西安事變之後，聯合各階級人民來參加抗

日運動是歷史上的破天荒。七君子的被捕造成了這運動，他們是被判爲「危害民國」的罪名——一個重大的罪名——而被關在牢獄中的，那裏，還經過了幾次未決的審判。滬戰爆發不久，廣大的統一戰線組織了起來，才釋放了他們。在政府釋放他們不久後，新的組織成立起來，使他們又熱烈參加戰時工作了。

一個月之內，該會在本城產生了數百個支部，加入者有十萬人。全上海的愛國者按區域，街道，和團體單位組織起來，由中央委員會直接集中指揮。牠與在上海前線各軍事機關接觸而和他們商議他們的需要。每星期，他們發出新的指令，以制定下星期的具體工作計劃。每人對這計劃供獻他的能力，例如；當招募背心的時候，每一個團體單位在他們的部份中和居民商議。富有的人民捐助物料，同時，可能範圍之內，租借織衣機；工作人員的妻子做縫紉的工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戶都在趕製寒衣，數萬件和暖的制服是從上海算不清的弄堂中送出來，當招募替兵士寫信者的時候，無數的人擁了進來，無論什麼招募，都立刻引起全城的響應。

爲了兵士和人民希望改進他們在戰爭中的價值，該會又請人講解民族危機各方面的問題，從中日的相對財富說到游擊戰的戰術。作者，教員，和新聞家繼續他們的工作，每夜有幾小時的特別演講班。軍隊常需要教育的和宣傳的工作人員派給他們，許多團體是組織了起來，後來有的變成他們派入的分遣隊的政治部，或是當上海陷落後在上海四周生長的游擊隊。沒有一個人放棄他自己的工作，宣傳員直接在火線後工作着，日夜的失蹤。錢亦石，最可愛而活潑的領

袖，他領導了二十個青年去幫助張發奎的軍隊保守浦東，幾星期後，他因工作積勞而死了。兵士和人民，男子和女子，傷民和難民都在做着宣傳工作。

幾個在這時候組織起來的宣傳團體是繼續在各地的前線工作着，而獲得了全世界的聞名。胡蘭畦女士的婦女劇團，主要的紡織女工組成的，是和沿江的游擊隊聯合在一起。另一個團體，由戲劇家洪深領導的，在漢口和重慶，組織成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的戲劇部的中心。在上海陷落以後，有兩個團體加入了八路軍到了西北，他們之一是丁玲的有名的戰時服務團。另一個是海關職員的團體，他們拋棄了職業，到南方的廣東與農夫和漁夫一同工作。劉良模，他教數百萬人唱歌，領導了二十個青年到蘇州，南京，和長沙去。上海的文化界也組織起戰鬥軍以幫助保衛上海。當上海陷落的時候，這組織分散成許多部份到各處去，那是使中國文化復興的支柱。許多上海的教授到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去教書了。杜重遠，救國會派，上海偉大的生活週刊的出版人，爲了攻擊日本而被拘禁過兩年的，現在領導了許多人到新疆去開辦學校和出版報紙了。

許多印刷所是被毀滅，而紙張也非常的缺少，但是，上海的進步的新聞家却十倍地增加出產。的確，在這偉大的戰爭中，教育兵士和人民，使他們明瞭事實的每一點的真相是急不容緩的事情。工人，兵士和學生擁擠在教室內要求着閱讀書報，那些，從前因爲是反日色彩的文化而被禁止出版的。爲了解決這問題，好幾張報紙和定期出版物發行了。郭沫若，他是亡命了十

年而回來的中國作者，出版了救亡日報，它成了文化工作協會的機關報。上海陷落之後，郭氏成爲漢口及重慶的政治部的宣傳廳長；他的報紙，由夏衍主編——高爾基作品的譯者，先搬到廣東，後來又到桂林。許多小的定期刊物多合併到戰時聯合出版物裏去鄒韜奮，七君子之一，他主編的「抵抗」惟廣到十萬份。另一種在漢口出版的刊物，是用飛機傳播着。比較有歷史的進步雜誌，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和全民週報加速地增進內容而得到極快的傳播。這許多刊物現在依舊存在于中國各處。救國會者的「生活書店」出版了二萬份四冊的「救亡文叢」，專供未受教育和半受教育者閱讀，實價是二角或三角一本。從戰爭剛開始直到上海陷落，出版了六本救亡叢書，包括蔣委員長的演辭，孫夫人的「中國不亡論」和胡愈之的「抗戰與外交」；八路軍的代表潘漢年的「全面抗戰論」，李公樸，另一個最近被釋放的領袖的「在北方前線二月」，以及錢俊瑞所著的「白魯賽爾的青年會議」，他是中國出席該會議的代表；這許多書是被上海民衆一版再版地讀着。羣衆文庫出版了社會主義的經典：普列哈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以及其他種種也是好幾千份的出版着。還有從蘇聯大百科辭典中譯出來的小冊子：哲學，形式邏輯，歷史科學，和社會組織。幾個月內譯成的都德的「世界政治」也出了第二版。一本關於老紅軍的政治工作的書，由著名的大公報戰時記者長江所收集的，和一本描寫北方游擊戰的「游擊生活素描」，也數萬份地出版着。在黑龍江——從黑河——黑龍江——到在滿洲的吉林的長白山——，告訴着在失地中的抗日

運動。

繪畫藝術也暴風雨似的增長着。招貼，木刻，和漫畫，在中國反帝戰爭的歷史上包含了整個戰線。這「戰線」的發展會是无止境的努力，困苦和鎮壓的紀錄。即使中國的藝術家能够賣掉他的作品，他也只收到很低的代價，要能維持，就得在一兩天之間，至少完成一張作品。但是，藝術家現在却願意爲人民服務，很少出賣他的作品。以前他們必得在夜裏暗中工作，是在免發現。幾年來，迫害是他們的命運。奇怪地，當戰事爆發，解開了圍在他們四周的枷鎖時，他們却放棄了他們的事業，跳進了爲民族自由戰爭的工作的漩渦中去了。新的藝術家起來了，技術繼續地進步着；但是，從蘆溝橋第一點火星爆發之後，繪畫藝術家就是單爲戰爭工作着。每一張愛國報紙中滿是漫畫，每一個大城也貼滿了圖畫，宣傳機關裏也有着很多的木刻。在上海藝術家出版的漫畫是代表了全部繪畫藝術的中心的一個戰鬥的週刊。

第一個月的戰爭，充份地證明了那張幾年來爭辯着的唯有抗日戰爭能够使中國覺醒，自由，和生長。並不是以前所預料的破壞，而是伴着統一的中國在保衛獨立戰爭的一擊中而來的新生。在上海戰時三個月內的進步，是比三年更多。

上海人民不單看護傷兵，供給軍隊，同時教導給他們民族戰爭的意義：在許多情形之下，他們給他們的隊伍軍事上的幫助，同時，也參加戰爭。

在工人，工匠和店夥，中央政府的代表之間，組織了狙擊隊和間諜機關，作狙擊及偵探日人運動的工作。隊中也有日本所僱用的苦力，和公共租界警察局的職員，他們在日本佔領區域內工作着。當上海作戰時，三千個人在蔣委員長的特務機關的領袖戴笠管理之下。爲了受了漢奸的報告，五百個人是被一個日本的炸彈炸斃了。他們在一所屋子中準備着天黑時行動，可是日本的炸彈毀滅了他們的一切。

自動地參加戰爭有數百種情形，有些是很出名的。

在戰鬥初期，當八十八師衝破日軍防綫迫近匯山碼頭時有一個機會。在這一成功進襲中，一羣虹口工人領導着他們。當工人來提議攻擊日軍的時候，軍官很懷疑地不肯有何舉動；工人爲了證明他們的忠實，自動地攻擊日軍，結果帶回來成功的消息和他們得到的二百枝來福鎗，最後，他們也加入了軍隊。

上海的工業區楊梅浦是在戰線中，工廠全關閉了，造成了無數的遊民，這些人也參加了戰時工作，幫助軍隊的搬運和掘戰壕。

當日軍初次企圖從浦東——從上海過黃浦江——登陸時，數千隻舢板船上的船夫商議着一個計劃供獻給軍隊，他們和軍士掉換了服裝，兵士像從前一樣地划着船，在幾小時內，把在浦東的日軍全部肅清了。

在浦東也有一個例子，那是日本工人給予中國軍隊有價值的幫助。他是日華紗廠的僱員，

年老的貨棧底看門人。在戰事前，日本早已有大量的軍械和彈藥藏在那裏。在八月裏，這老人到張發奎的司令部去，供獻他願意引導中國軍隊到這軍火的儲藏處去。他說他是早已同情中國而想這樣做了，可是這很難着手，所以他反覆地思慮過好幾次。後來，他聽見了他的一個孫兒幾天前在上海戰死的消息，這是一個殘暴有打擊，他知道打倒那些耗費日本青年的鮮血的軍國主義者是他的責任。這日人是留在張發奎的司令部裏，當牠離開浦東時，也一同撤退。取得該城的日軍，採取了右翼大包圍的形式，包括在黃浦江與長江兩岸登陸的兵力。進攻動作很慢，同時很困難。二月之後，僅僅進取約十里的地方，因為每一步驟，都給中國軍隊所破壞，他們顯示了對抗優勢者英勇的奇跡。中國軍隊堅守的標準行動就是寶山守兵的故事。在這裏一整旅的軍隊拚命的作後衛戰，結果牠是完全被消滅了，只有一個唯一的倖存者告訴了我們這個悲壯圍城的故事。

中國軍隊在九月十五日起築的防線，直至十月初方始完工，在這三星期中，日本軍也沒有發覺有很多處地方原是容易攻入的。這樣，市中心——這是一個野心的計劃，要在歐洲及日本的租界之外，建立一個大上海中心——有幾次曾經被中國軍隊奪過來，直到十月中依然毫無變動。兩方面都在計劃着一個爭奪上海的巨大戰爭。

在十月十九日，日本聚集着十五萬大軍開始了他們長久呼喊的總攻擊。目的是最後圍攻上海，新的總攻擊的直接目標是佔據離上海西北角大約六里的小市鎮大場，普通稱作鷄村，因為

牠是城內雞的主要供給地。變成攻擊的目的物，日本以爲這一次的戰爭是決定了上海的命運，希望消滅中國軍力，最好在九國公約開會前完成他使命，以免西洋各國幫助中國，但是，他們失敗了，日本希望在歐洲面前掩飾戰事的真相，以阻止他們的譏嘲。

因此日本集中火力，約七百尊大砲，一百五十架轟炸機，攻擊中國在大場與他們間八里長的陣線。在十月廿四日，一百五十架飛機集中在這小鎮中實行軍事史上最野蠻的轟炸，西班牙所有的也不能越過。十月廿六日，當七天的休戰之後，日本右翼前進了約五里。十月廿七日，大場失陷。但他們所希望藉包圍上海線內的中國陣地，而陷落與消滅的十五萬軍隊，却已開始有秩序的撤退。十月三十日，中國軍隊退出閘北及火車站，那裏他們會一直當作陣地的中心的。在他們離開之後，接着是閘北開始焚燒，而爲世界歷史上最奇特的大火。五百個有名的孤軍壯士藏在鋼骨水泥的棧房裏，四整天抗禦該處全部日軍的集中炮火。這「孤軍」的故事，和一個青年女子如何經過彈裂的無人的地區，送給他們一面中國的國旗，而在閘北飄揚了數天，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中國軍隊在一種很有秩序的狀態下從上海撤退了，在西郊方面爲了防止日本部隊完成他們的包圍形勢，和他們作了一星期多的掩護戰。這時，日本軍隊爲了要完全肅清上海方面的中國軍隊，已在乍浦旁邊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登陸了。這一次的登陸，事實上沒有遭遇抵抗，在十一月八日，日本軍隊已沿着這一個方向前進，而予中國軍隊的右翼以嚴重的威脅，所以另一撤



退又進行了。

上海，中國最大的都會，工商之中心，已經陷落在敵人的手中了。在日本佔領以後，他便開始實施他的政策，那是許多年來他要籍以控制中國政府咽喉的政策。

經濟合作？日本軍隊有計劃的掠奪每個仍立在佔領區域內的建築。在作戰的時候，他們的轟炸特別努力消滅工廠，因而摧毀了中國獨立的工業。在現在，所有毀壞了的機器都被拆下當作廢鐵裝運到日本去，假使中國的資本家有意接受日本的軍事聲明，即稱他不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僅是對國民黨政府政治路線作戰，那麼，在上海被佔領後的一星期內，看到日本軍隊如清道夫式的以及游牧部落一般地在沙漠中遨遊，那一定會很快地使他們放棄這一種的幻想。

每一個反對日本的人，事實上，都被稱為是「共產黨」，這並不是單指農工階級，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凡是經過一度考慮之後，毅然拒絕為日本軍閥做政客與買辦的人都是。

從自由帝國主義下解放亞洲民族？對於列強日本又會唱另一種不同的高調，她說她是為防衛一切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推翻「排外的」中國政府，但是中國和西方列強就是要相信也不能相信，沒有一件事是可以阻止日本人為他們自身在太陽下找一塊地方而大舉進攻的本質。這一進攻的目標是使中國在兇暴與恐怖之下變為日本工業的奴隸和農業附庸。對於西方人的權利，因為他們在歐洲早已佔有得太多，遂用一種恐嚇與勒索的手段來，把他們從中國趕出去，這便是日本作戰的任務。又為了想重分世界，他便與法亞斯強盜國家合作，成立了防共協定。在中

國軍隊從上海撤退以後，「事變」的巨大收穫隨即開始，這具體的說明了這種政策的每一方面。同時，日本人的目標很顯明的是暴露甚至在是最遲鈍的觀察者之前。

在日本佔領上海以後，實際上所有的中國人都留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在戰時，兩租界早就有難民所的設立。雖然這地方是在外國的管理下，但現在她却成了戰時中國的「孤島」，脫離了中國的本體，在日人的壓力下，並遵照正式中立的需要。英法當局遂進行禁止愛國活動，上海的報館除有外人保護者外，全已封閉了。中央通訊社也不能繼續。但是在炮火中該處三百萬中國市民聯合陣線建立的抗戰工作網，是不可摧毀的。在各種不同的方法之下，他們仍繼續為國家鬥爭盡職，為政府與前線戰士募捐，從未中斷。青年人都走向內地去鬥爭，做游擊隊的宣傳者，及中國新工業中的工人和工程師。當日本軍隊作勝利的遊行而經過租界街道時，便會遇到炸彈。為日人服務的漢奸都為愛國恐怖團體所殺，而暗殺者又常常會脫離逮捕的，因為他們為引起人民和租界捕房裏中國職員的同情。抗日文學繼續出版和傳佈，祕密地然而却是普遍的。直到今天，上海在抗戰中，還是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英勇的上海之戰使世界對中國及其軍隊有新的尊敬，同時又眼見到日軍的弱點。他們在絕對優勢的戰略情勢下，要以三個月來解決佔該處這一相當簡單的問題。在政治方面看來，上海之戰是中國之大勝利。牠給與甚至於國內的動搖者一種信心與他們力量的自覺。假如長江如北方一樣的撤退，他們就永不會得到這些。人民已經很清楚，牠給與時間使因戰爭而發生的內部變動得以穩定，並訓練大量的

後備軍。在國際方面當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在歐洲時，使她能得到大量信用以購買軍火，他是在十月回來的。牠使列強相信日本的勝利不僅使他們在中國的利益無從保障，中國也不是一隻太弱的馬而不足以好好支持。當他們不能決定具體的幫助的辦法時，他們通過國聯，和在白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及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有力宣言，在形式上責罰日本的侵略。上海也幫助中國取得各國人民的同情與關心，他們完全知道中日的第一次大戰是在全世界視線下的國際大商埠上發生的。然而從軍事方面看來，上海的戰爭是太浪費了。南京最好的軍隊，如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及有着上等訓練及配備的鹽稅隊是完全消滅了。上海之戰，華軍損失的總數約為三十萬人。中國的戰略是起初在上海迎擊日軍，而使他們在北方更難前進。但是在戰爭過程中的，中國也從全國各部調來訓練很好的軍隊，以補充牠所受的重大損失。在華北日本的攻擊在十月開始。十一月八號上海最後撤退之日，板垣軍已進佔了太原，山西的省城，華北各省的自然堡壘。因華軍的集中上海而使日軍得到機會在杭州灣登陸，比次杭州灣的突然登陸加速了華軍的撤退。日軍有一切在自由處置下的軍隊，助以猛烈的轟炸，進行追擊，不使退軍有一刻的休息，牠在膏泥的麥田中及大雨淋淋下，力救自身及軍需品。在南京時一個疲乏了的軍官告訴我：「他們在空中飛，我們在泥裏爬」。以這些方竭的隊伍，不可能振作有着堅固工事的蘇州崑山間的「興登堡」線，早應在這裏的新隊伍，（讓這疲弊之師通過他們的陣線到後方休息），因為退得意外的快，沒有能到時支持他們的陣地。在德國軍事顧問主張下，南京建立的偉大堡壘也

從未防守。間諜已把仍在建築中的地圖告訴日本以及那一處是駐守較次的軍隊。十一月，敵人及首都之間，盡是全部撤退的中國軍隊，很快的失了作爲戰鬥機構的價值。在認識了南京是直接的受着威脅，而沒有阻止日軍前進的希望時，中國政府乃將軍事大本營移到漢口，政府官員到遼遠的重慶。

對於日本人，這是不安的。他們會希望中國認識他們的計劃是完成了，而留給南京來談判和平。他們相信，他們打勝了仗，因上海長期防守而使中國得到的新信心，當他們進攻首都時就會消滅。外國政府，受了日本在海岸城市進步緩慢的印象，也沒有準備有何後果。現在歐美報紙說着在上海中國軍隊所發揮出來的巨大力量，而認爲在這種努力中她已擴張了他的一切力量，而現在剩下的沒有別的，只是「榮譽的和平」。

這是第二次「上海戰爭」的結果嗎？中國鬥爭的力量已經用盡了嗎？南京政府仍就是六年來日本單獨以恐嚇威脅的政府，他以巨大的信心開始抗戰，但現在牠的軍隊是懸在空中。牠將努力保存第二次上海停戰協定所留下的一切，而回到過去的政治的發展嗎？

東京政府及其「反共」同盟顯然這樣想。當日本的海陸軍向南京推進時，他們展開了他們第一次巨大的政治進攻以達到「東亞的和平」。

(註一)：人們奇怪在西方世界有多少城市，法西斯紳士們(無疑的有專家的幫助)是同樣建築的並且儲藏着，爲了他們的「一天」。

(註二)：在第一次飛行中發生了兩個悲劇，八月廿四，中國註炸彈不經意的炸死了公共租界街上約二千中國人及幾個外國人。一個落在華懋飯店，是要炸停在附近的日本巡洋艦的。另一是從中國飛機損壞了的炸彈架上落下的，據官方考察那是爲日本高射炮擊中的。必需注意的是，日旗艦出雲號以及別的船都靠近德國蘇聯及英國使館。依照中立者的意見，危害租界的責任是在日方，她利用牠的根據。在對租界市政當局的抗議中，俞鴻鈞市長指出，日本的高射機關槍架在日本銀行的屋頂上，甚至在

不是戰區範圍的中區其他建築上。

(註三)：八月廿九日在南京及莫斯科正式宣佈。

(註四)：如林伯渠(林祖涵)所言，他與蔣介石將軍談判了這點，這是邊區政府年報所載(他是主席)。我把他的三點分爲四點。

(註五)：托派的觀點。

(註六)：中國共產主義實況，由湯良禮(譯音)作序，他是汪精衛的主要宣傳者，並曾做過每日呼聲的中國通訊員。這小冊子的作者真是很顯赫的，他更進一步的說：「可以確定的說，他們(共產黨)將被吸收到政治團體裏，正如他們在德意的同伴一樣。……德國以前有職工運動，僅次於英國，是世界上最强的；共產黨的力量僅次於俄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最富有工人的黨……一切這些有力的活動的政治團體在納粹政府下，完全被吸收了。當中國不再像現在樣的受外部的威脅時，牠將發現，改變的共產黨將同樣忠誠的有力的與國民黨合作……假如德國政府」，他繼續說「知道之後(新的共黨的政策)，牠將不如此容易的被誘惑……反共協定(與日本)。」這些明顯的大文是寫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即希特勒承認「滿洲國」後。幸運的，汪精衛是不能再在重慶來發展這些觀點了。他的公認的追隨者，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第五隊」的會員，已經停止寫中國的外國人所共見之事了。

(註七)：從這裏不要以爲中國共產黨想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企圖來取得民衆，相反地，他們是在政府會議裏繼續主張減輕人民的負擔。實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裏土地改革及減租的計劃，同時，鼓勵用人民的力量來把戰時物質供給的負擔移到富人身上。

(註八)：在八月二十六日，日本海軍部發言人在上海宣佈，把中國的全部海岸從秦皇島到北海加以封鎖。

(註九)：板垣第五師團的一部份，

(註十)：孔祥熙的借款數目如下(中國元)：從英國借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從瑞典和丹麥借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從捷克的斯哥達工廠借來。

## 第六章 決定

十一月十五日，南京開始疏散了。新的和舊的南京，傾注着一個不可區別的浪潮，在首都的大街上和通達長江的北門底狹路上。精緻的汽車，牛車，公務員太太們護送着的鋼琴和家具以及苦力們挑着的担——一邊裝着鋪蓋，一邊裝着小孩，都匆忙地離開着這個恐怖之城。和這一浪潮相反的是一師一師身體短胖的，闊臉的，穿着草鞋的農民軍隊，正沿着長江開赴到前線去。在軍服的上面，他們帶着圓而大的染着鮮明的黃綠保護色底笠帽，在他們健壯的胸前雜亂地掛滿了重的手榴彈。他們在廣場上設營，馬路上閃爍着的地灘青都給壕溝和坦克車陷阱破壞了。在軍隊中間，隨處走動着一羣羣穿着長袍帶了來福槍的老百姓——他們是一支新的軍隊，未來的游擊隊。

巨大的政府建築物，新的「銀行區」和大旅館以及高聳在紫金山上藍色屋頂的中山陵，全都失却了新的氣象，而變成了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孤立着的，遠離了這些非常行動的東西。

數十萬窮苦而沒有去處的人們仍然留剩在此地，擁擠地帶着他們的行李走進了新的「安全地帶」——避難所。當日本軍隊佔領之後，他們一個個被驅逐出來，男的遭着殺戮，女的被強姦着。

我乘的往漢口上水的船是政府徵用來撤退公務人員的，這船規定是乘數百人的，但現在已載了三千。每間雙舖的官艙中擠着四五位高級官吏。房艙和甲板全給書記和逃難的人們佔據着。在統艙和貨艙中，負傷的士兵狼藉地堆積着。他們感到相互鄰近的慰安，而在發熱，痛楚和寒冷中間談着。在人叢間，那些穿白衣的茶役擠着向官艙中去，他們托了全菜的食盤，帶着和平時一樣的那付神情呼斥着，看去似乎也屬於「先生」階級的人。

他們已離開了空襲的懼怕，在這逃亡的四天中，密雲緊蓋在長江的上空，並且時常下着雪珠，在冰凍的凄苦中，人們幾乎是願意冒了轟炸的險，祈求着一個和暖的太陽。

我睡在船上狹小的一間郵室中。郵政書記是一個愛好自然界的人。他所剩下的財產是——六只金絲雀在床架上排列地掛着的鳥籠中，幾塊吃完了桑葉而餓着的蠶，以及在小格子筐中啾啾地叫着的蟋蟀。

明顯地，對於那些在晚上爬過我和我同伴的臉上的老鼠，他也表示了他的優待。我的同伴，一個是馬達加斯加島安坦那那利佛中國團體的國民黨代表，他曾在海外部担任職務；一個是船上廚師的小女兒，她在白天總是帶着笑容與高彩烈地跑來跑去，用力地唱着那支空前最普通的「義勇軍進行曲」。

當我們到達漢口時，我們看到那些從南京沿江而來的疏散人羣正充滿在江的堤岸上。同樣的險，同樣混雜的典型和同樣多的行李。旅館幾乎是不可能找到了，在一所臨時築起的

旅館內，我得到了一間如同宿舍式的房間，並且還是搶奪來的，新到的一羣人付着荒謬的時價。過了一天，我被一個公務人員說服了，而將我的宿舍讓給了他，據他說這是爲汪精衛先生租的。

南京已變成了官僚的象牙之塔，一個新的禁城，傲慢地遠隔在地球之外。武漢三鎮，華中商業的，工業的，同時是行政的中心，並沒有如此炫耀。它是多污穢的，實際的，和不可思議地擁擠的。在街道上，本地的市民混雜着從上海，南京和北方淪陷區集中到武漢來的千百萬難民侵入者。這些「難民」中包含了許多中國人各階層的積極反×戰士，他們來到此地是因爲他們希望它是一個抗戰的中心地。在南京，公務人員可以在莊嚴的建築物中工作着，似乎在這個世界上祇有他們是存在的。在漢口，他們却不得不在陋巷，角落，公寓和簡陋的走廊中的臥室裏進行他們的事務了。他們本來是高居在人民之上的，現在却爲這城市的廣大羣衆所減色了，它正是未來十一月中國事實上的首都。

在南京，我們看到那些長期精密訓練的中央的優良軍隊逐漸減少，他們穿着漂亮的軍服，雖然是不適宜地背着重量的軍備，但每個士兵的配備却和任何其他軍隊一樣地完善。在漢口的街上，從早晨四點鐘起便有那些粗魯的長江中流口音的合唱，喊着「一，二，三，四」，調整着數千穿布底鞋的輕聲的步伐。這些口音和步伐聲是屬於工人，學徒和農民的，他們背着來福槍，穿着粗劣的藍棉軍服。這些正是中國的新軍人，武裝了的人民的力量，不久已證實了他們



和職業軍隊是可以打得一樣好的。

中國有一句很老的諺語，率直和殘酷地說：「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但現在，在「抗戰到底」的信念下，宣傳者已用很大的字體寫成了「好男必當兵」，張貼在漢口的牆上。

當飛機出現在南京上空的時候，它往往是敵人的飛機。在漢口，整天二十四小時內都可以聽到飛機的低沈的聲音。美國製造的寇的斯——霍克斯（Curtis-Hawks）飛機從漢口飛到武昌，在長江上空演習着使人屏息的絕技。在早先的那些日子，全城的市民時常伸了頸項觀望着在頭上隆隆然作聲的尖翼的，裝着四只發動機的灰色的巨型飛機，或是在不可想像的速率下，掠過的那些奇特的急速向前推進驅逐機。這些新的飛機是從蘇聯來的，它是國聯中唯一切實的接受了日內瓦勸告它的會員國去個別援助中國抵抗侵略的一個國家。

在漢口的街上，可以看到許多志願兵，及援助中國空軍駕駛員而飛着他們新的航空機的外國飛機師。有些帶了一付高傲的神情走着，它們是從全世界來的幸運的人們。別的，健壯的，頭髮蓬鬆的和穿着皮短衫的，在街上一羣羣的走着，如同工廠中回來的工人。他們是蘇聯的志願兵——無產階級的空軍人員。蘇聯，美國和法國的志願兵在被威脅着的南京開始了他們的第一次戰爭，在那裏日本的轟炸員滿以為決不會遭到中國貧弱的空軍的會戰的，但突然的却遭到了一支新的空軍的堅強抵抗而死亡了。

在日本來破上海——南京的陣線和漢口準備着新的抵抗的時候，反共集團的中心國家正在

發動一個中日「和平」運動。這一運動，並不是外國發動的第一次「和平運動」，要理解它，必須簡單地考察一下西方列強對於遠東衝突的態度。

中國抗戰在國際戰場上的反響是非常有趣的，去了解它，對於中國是十二分的重要。當盧溝橋的戰爭序幕就要開始時，西方列強自動地定了一個和一九三二年以來它們個別政策發展相適應的態度。英國，在政治上的策略是早就忽視了華北，而集中在加強她和中央政府的經濟聯繫，在華南與長江投下了大量的資本。她希望華北的衝突得到一個「和平的」解決，因為這一妥協是地方性的而並不包含着廣泛的中日經濟集團的任何形式。美國官方對於中國的態度是一種普通的同情，但實際上的旨趣可以用一句話歸納它：「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上海開戰之後情形轉變了。在上海，英國的投資有一萬萬八千萬磅，其中一萬萬磅是投在公共租界的工業區楊樹浦的，它被日本當作了根據地，而在開始的時候，就變成了上海戰場的一部分。在三個月上海戰役剛爆發之初，東京政府和它的軍部宣布它們不顧英國的利益和決定打下南方使它全部屈服——那便是說，將攔除西方參加在中國的發展。爲了這，英國在華的商業團體，它在一九三二年是相當親日的，在一九三七年忠實地親華了。上海發出第一響槍聲時，美國重復確定了它孤立主義的地位。在遭受威脅的區域中的美僑被要求着撤退（他們憤怒的拒絕了），據說，美國準備撤退在華的全部軍力（天津的駐防軍最後終於是移動了），而「中立法」在令詹森大使離開南京的時候，到達了它的最高峯。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

的演詞，和次日國務院的宣告日本爲九國公約的破壞者和侵略者，報道了這一政策的修正。美國在華的投資祇有英國的五分之一（註一），但是她傳統地堅持着「門戶開放」，已表明了她對於中國市場有決定的重要性，而戰爭未開始前數月內，中美商業上的發展更使她堅強了這一信念。並且，實際上，在她本國領土之外，它並沒有像英國那樣的軍事使者，可是她可能，如同她曾經採用的政策一樣，將她雄厚的力量作爲她的後盾。

在歐洲的「反共」列強中，德國在華的利益至今是最大的。大戰後，它最爲中國政府所賞識，因爲考慮到帝國主義的侵入，去跟一個戰敗的和軍事上衰弱的工業國家發生經濟的關係，似乎比較是沒有危險性的。德國公司供給了偏遠省份的機器，同時在那裏設立了辦事處。歐亞航空公司的路線，從北到南和從東到西橫跨了該國，德國的軍事顧問重行編制了中國的軍隊，做了德國軍事必需品的經紀人和管理者，並且在中國整個同時代的官吏中，留下了他們意識形態上的標誌，它逐漸成長爲反共的運動。墨索里尼在南昌有一位空軍使者，並且有一次曾經私人送給蔣介石將軍一架飛機，但是意國的活動（他們逗留在中国的數年間，航空技師祇配置了幾架機器）和影響都依然是微小的，而德國在中日戰爭之前却已成爲國民黨中國的「友人」了。

日本向中國的進攻已使德國困惱。第一，它威脅了德國在華的商業。更重要的是，她預見到日本牽累在中國的大批軍隊，將減弱了日本在反蘇同盟中的效力。基于這些事實，德國發

現在這一時期是可能申辯，她和日本的公約是專指對「共產主義」（意思是蘇聯）的，而並沒有絲毫意味去阻止日本繼續爲中國「忠誠的」友人。在汪精衛投降主義的黨羽和其他團體中反蘇與反統一戰線的份子的援助下，她進行着她的三重政策，離開中蘇，分裂國共的合作以及在雙方信任的「可靠中間人」的地位上進行着去保存她同盟國的力量，爲了羅馬——柏林——東京軸心的更大的目標。

意大利的利益是更直接和日本平行的。她希望遠東的戰事繼續下去，希望英國艦隊的注意力因此而從地中海轉移開去。假如如此，則英國爲了她的艦隊到東蘇彝士行程的安全起見，她必須在梅拉諾斯缺姆（Mare Nostrum）支付極大讓步的代價。

戰爭的爆發，對於歷年來德意日聯合壓迫蔣介石參加反共陣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它粉碎了它們過去的策略，強迫在中國政府的代言人禁止他們公開活動，而同時又暴露了東京與柏林之間的明顯的嚴重的矛盾。在這當兒，它們正到達了一個新的在遠東共同行動的基礎，開始建立「和平」的工作，但他們非常憤怒地，是却爲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首先發動了九國公約簽字國的白魯塞爾會議。

國際間商議中日衝突的形式已成爲日內瓦爭論的中心問題，蘇聯，法國和新西蘭希望在國聯的機構中採取行動。假如列強在第十四條條款之下商討的話，一個抵抗日本的結論將使國聯的會員國負擔對侵略者實施制裁的義務。這一行動將有美國的支持（它最近正式譴責日本爲條

約的破壞者），是一個合理的假定。

英國不希望制裁日本。她的目的是要在第三國的調停下造成一個命令的停戰，如同她曾經在上海所實行的一樣。和平對英國是依然可以滿意的，假如日本軍隊撤退到華北和中國的讓步不影響到英國的勢力範圍。要達到這一種和平，九國公約簽字國的磋商是一個最適宜的工具。磋商國的名單中將不包括蘇聯在內，它將包含日本，使一個全體同意的決議成爲不可能。它將以九國公約的發起者美國爲首，它必然要爭取到一個勝利。一個九國公約的磋商，不會使磋商國担負任何特殊反對侵略者的行動，而倒是一種欺騙雙方的調停。在企圖擴展磋商的基础而邀請蘇聯與德國參加之後，會議開始迂緩地進行了，日本和德國並沒有出席。中國堅決地表示着她繼續戰爭的決心，除非基于無條件的歸還被佔領的土地和完全尊重她的主權底和平解決。在上海失陷的沮喪的數星期內，她並不動搖她的決定，這是爲顧維鈞博士在白魯塞爾和蔣介石將軍在南京所一再強調的。結果，在意大利的極力反對之下，它在會議中始終是陳述着日本的特殊情形的，會議通過了一個脆弱的推進「和平解決」的決議而暫時閉幕了（註二）。

在反共國家努力去破壞對遠東爭戰的一切國際的磋商和攔住了爲它們自己而「解決」的勳力之下，牠們分配了它們的工作。東京，羅馬和柏林各自担負了她的一份，那是和它們的利益與願望完全一致的。一個精明的中國觀察家總括了它們在當時的活動說：「三個法西斯國家，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各自有一個任務去完成。日本將加強它對中國的侵略。意大利將成爲

九國公約會議中日本的廣佈者。德國將發動一個和平運動去抵消它的影響」。(註三)

這果然發生了。九國公約會議的失敗之後，立即來了三個法西斯國家及其在華的暗中代理人的明顯的活動。謠言製造廠必須在世界開始其工作，預言着蔣介石將軍的迅速投降。日本的軍隊急切地向南京推進着。安全地在漢口的汪精衛，發表着失望的言論，在中國反抗難于抵禦的日本的侵略，而單獨抗戰到底的鬥爭中散佈着沮喪的氣氛。德國在漢口與東京的大使迅速地往復着投降的條件。德國的新聞記者私語他們的外國同事說：「請注意汪精衛，他是中國未來的人物」。他們空前熱烈地去拜訪在漢口與南京的每一個負責的中國官員，要求着每個人發表關於和平的可能性的意見，而把這一協定的陰謀用好聽的字眼掩蔽着。

在德國大使陶德曼從漢口飛到圍攻下的南京，呈獻給蔣介石將軍本人日本的要求以前，新聞記者的探詢和探訪，表現了納粹的澈底。十一月底，有整打德國與意大利的新聞記者在該兩處沒命地奔走着。十二月一日，意大利的雜誌下了一個攻擊令，而汪精衛的隨從之一，陳公博(註四)，正帶着「好意的」使命到達了。在米蘭的意大利人民報上，有一篇用着墨索里尼浮誇的文體寫的文章，勸告中國訴諸和平。

十二月二日，陶德曼博士從漢口飛往首都呈獻他的東京同僚狄克遜先生轉遞來的日本的和平條件。在這時候，爲了中國內外的樸素的右派份子的利益發出的煙幕，說明了它的條件是：

(一) 確信日本在華北並無領土的野心而僅僅要求經濟合作；

(二) 中國應加入反共公約；

(三) 日本軍隊從中國領土上撤退(註五)。

非常奇怪的，陶德曼博士却不能說服委員長去接受這些很明顯的「客氣的」條件而失望地飛回漢口了。蔣介石將軍的拒絕考慮是非常堅決的，它是如此的堅決致使四天之後，連汪精衛也採取了同一的步調，接着在漢口（依舊是在不屈不撓的海通社）宣布中國決無和平談判的可能，而將準備着長期抗戰。

六個月之後，中國政府公布了日本真正的要求它的條件是：在成立和平之前，中國必須承認「滿州國」，鎮壓抗日運動和共產黨，加入反共集團，准許建立在傀儡管理下的「必要地帶的非武裝區域」，最後是與日本和「滿州國」簽訂經濟協定以及向東京支付賠償。關於日本軍隊的撤退却一句未提及。

日本繼續向南京推進中。每推進數公里的時候，東京就宣佈着各種新的威脅，而漢口的德國新聞記者就一再探詢着投降的可能性。「中國將繼續抵抗嗎？」「蔣委員長會辭職？」「首都陷落後，中國繼續抗戰有什麼希望呢？」這些問題的回答却不能使軸心國家感覺到滿意。各方面都表示着在未來的新的戰鬥中最大努力的保證。政府加強了各線上的軍事力量。全國的青年被動員着參加軍事訓練。廣東一省就公佈了三十萬軍隊的應募。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軍隊攻破南京。退却的抵抗者在企圖渡過急流的長江時損失了數千。

有許多簡直已無從撤退了。南京巨大的城牆，爲防禦而築的，變成了一個死的陷阱，有些城門爲敵人的軍械堵塞着而別的却爲堆積着的羣衆，衣箱，戴貨車，馬匹和死屍所阻塞了。×軍進城之後，槍殺了數千解除武裝的中國兵士，劫掠避難所，在那裏，強姦，酷刑，搶劫，殺戮，用着違背現代歷史的殘酷的毀滅（註六）。手段在南京市民的身上他們對中國的拒絕屈服爲殖民地的奴隸施行報復。對全世界，它們暴露了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道德上的醜惡和它們軍隊紀律的腐敗。

在南京佔領的同時，發生了瓢虫號和潘納號事件，英國的軍艦被損壞而美國的炸沉了。這些任意的挑撥，在英美一切團體面前，顯示着它們對於日本威脅它們在華利益的退讓的必然結果。

十二月十六日，蔣介石將軍在漢口司令部對全國廣播，分析中國目前的使命並保證他自己繼續抗戰：

「自從我們的抗戰開始以來」他說，「我們在前線死傷的將士，總額已超過了三十萬。這一種損失在中國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歷史上是空前的。

「中國在長期抗戰中，其最後勝利的基礎，並不在南京，也不在各大都市，而是在全國的村落和人民堅決的信念中。在日本繼續侵略之下，父親們要教育着他們的子女去抵抗，兄弟間相互鼓勵着起來參戰。假如全國民衆都能準備着反抗狄人，那末狄人必然將歸于消滅的。」



「我們決不可被暫時的勝利或挫折所影響。相反的，我們應當把握着抗戰的真正意義並堅決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念。」

「在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武裝抵抗日本是不可避免的。對外，中國需要獨立。對內，她要一個沒有壓迫的生存。所以我們的抗戰是一個爲民主的戰爭，正如總理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所闡明的。這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暴力的戰爭，一個爲生存與自由的戰爭。沒有一個國家會經得到自由而不償付着重大的代價的。這種苦難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不能拒絕的，假如一個國家要生存的話。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覺悟，要完成國民革命，中國非繼續抗戰到底不可。不論現在的情形如何的變化，我們決不可退縮而祇有向前邁進。繼續抗戰必能得到迅速的勝利，但妥協却便是滅亡。」

「中國是爲了國際的和平與正義而戰」他終結着說。「雖然制裁還沒有充分發揮，但是國際間的輿論已公認日本爲一個侵略者。無論國際的局勢如何變動，我們決不會喊出失望的。我們必須拋棄任何依賴他人的傾向。我們已接受了戰爭，而我們必須堅信戰爭的目標是不會成爲泡影的。」

自從七月間中國第一次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戰以來，這一時期是最艱苦的，這一演講也是最重要的。在南京的軍事災難後，在九國公約會議和法西斯國家「製造和平」的陰謀努力失望後，這一次重申中國立場的演講，已引導了一種新的信念，一支新生的中國人民的

戰鬥力量。蔣氏在七月中的演講，已引起了全國一致擁護的新的表示。

國民政府對日抗戰使中國統一了。目前，中國人民堅決地和全力地從事抗戰以達最後勝利的再肯定，促使這統一更進一步地團結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一個新的宣言，以響應蔣介石將軍的演講詞。

這宣言說明了南京陷落前六個月戰爭的損失和收獲。並宣稱完全同意蔣氏堅持繼續抗戰的主張，那和共產黨對抗戰的政策全部符合。基于主張的統一，宣言要求國民黨和共產黨間應擴大行動的統一性。

中國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它的決定底因素，決不是暫時的損失，或者是中國領土的任何據點或任何部分的淪陷，更不是軍事問題和資源問題。決定的因素是「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的堅固團結，與他們對艱苦的長期抗戰的毅力與信賴」。威脅中國人民生存的，不僅是日本的軍事力量，並且還有足以促進日本政治戰略的任何和所有的一切傾向。她的政治戰略是：「以華制華」……「利用漢好的陰謀，敵方的間諜，和托匪，以造成國內磨擦……和破壞我們民族力量的團結，特別在這團結尚未到達全部成熟的時候」。

于是就來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政策宣言：

「在此國難嚴重的時候，全民族抗日力量的進一步團結，是挽救局勢所必須的主要因素。團結這些力量的基本方法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實現和擴大。而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實現和擴

大底基本要件是鞏固國共兩黨的密切合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可向全國同胞引以為喜訊的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不僅把進一步團結的必需條件實現了，並且決定繼續他們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已不僅在戰時和國民黨握手救國，並且在獲得最後勝利後，也決定和國民黨和諧地合作建國。

宣言結束時，建議國民黨，共產黨和其餘抗日力量合作完成「六項急切和重要的工作」，動員「軍隊，文化，財政，和全民族物力，以完成長期抗戰」；在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加強現有的軍隊，組織新軍，統一紀律，配備，待遇，和戰略，統一切在團結的指揮下；以一切抗日分子的民主代表鞏固和加強統一的中國的國民政府，改善行政機構和肅清腐化分子；建設適當的戰時工業以實施「國防經濟政策」；動員和武裝未淪陷的中國和敵人後方的民衆，肅清漢奸，動員華僑；和擴大國際宣傳，以爭取友邦的更大底援助。

最後以如下的信念作結束：「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具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和世界民主力量的同情與支持，一定能够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為日本人民大眾所憎恨，和被外國列強所嫉視的」。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將軍，「鐵軍」軍長張發奎將軍，和其餘軍事領袖們曾一度反對過南京，發表一個相同的宣言，同意抗戰中全民族最大團結的力量，和表示最後勝利的全部信仰。

在中國各處前線上，中國各地調來的新軍都佔着地位，全國劃分成幾個戰區，都有精悍的將軍們在指揮着。當日軍立刻沿長江西侵漢口的計劃失敗後，一個佳妙的平靜時期便被充分利用着。水雷埋置着封鎖長江，新局勢形成了。東北戰線的虛弱狀態繼續着，日軍跨過黃河進佔濟南。在東南，漢口陷落于敵手，在那邊又重演了南京的殘殺。但在山西和河北西部，中國軍隊又重整過了，遊擊隊聯絡了第八路軍已開始反攻。在各戰線上，軍隊已重新分配和加強着以應付新的戰役。

工業是在軍事管理下工作着，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在從事建設由中國通蘇聯的新的軍事公路。

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到蘇聯，英國，和法國去，爭取她們對中國長期抗戰的援助。

打擊日本在華經濟利益最英勇最直接的，要算中國軍隊在青島打擊敵方價值三〇〇，〇〇〇元的工業設備。

在新的戰時首都——漢口，一切抗日黨派的代表提供了一個共同行動的方針，商業城市變成了活動的政治中心，她有着南京一樣的行政重要性和戰時上海一樣的緊張底文化生命。各處，主要的情調是準備決鬥。

中國已遭受着火的鍛鍊。她已下了決心。

她一定繼續抗戰——她一定得到勝利！

註一：一九三五年，外國資本在中國本部的投資是：英國十萬萬美金；日本五萬萬美金；美國二萬萬美金。故英國的投資是二倍于日本、五倍于美國。

一九三六年中國國外貿易(百分比)

	出 口	進 口	商業週轉率
英帝國.....	三〇·八	二一·二	二五·一

總額——

(聯合王國).....(九·二) (一一·七) (一〇·六)

(香港——主要是

轉載的).....(一五·四) (一·九) (七·五)

美國.....二六·四 一七·六 二二·五

日本.....一六·二 一六·六 一六·〇

德國.....五·五 一五·九 一一·五

上海是英國在華投資的中心，同時又是它對外貿易的最大的口岸。

註二：在執筆時(一九三九年四月)，復活九國公約的會議正被熱烈地努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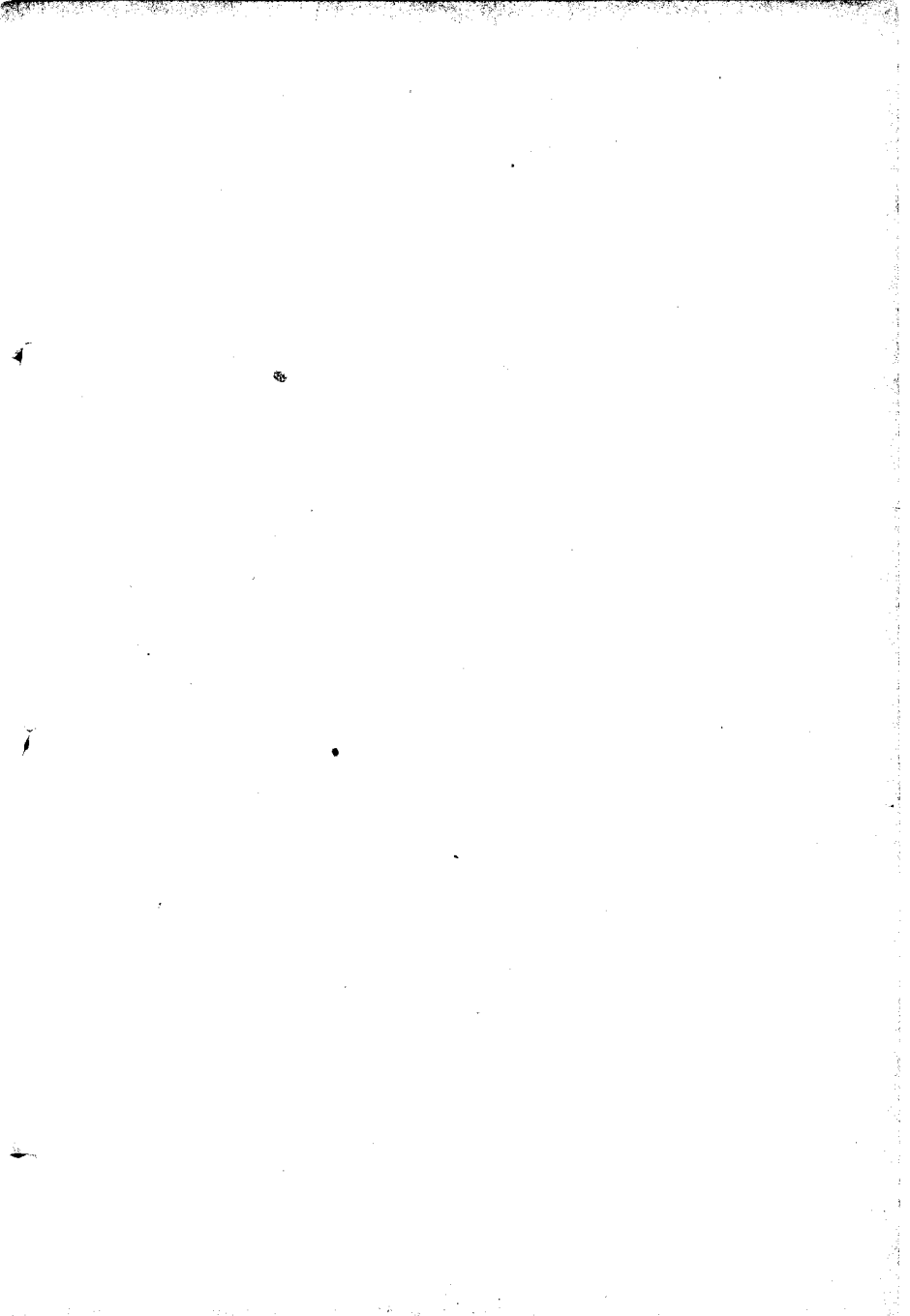
註三：章乃器，銀行家與救亡運動的領袖，在上海申報上的言論(錄自太平洋文摘)。

註四：陳氏在歐遊的期間，大部分時間是逗留在德國和意大利的。以中國政府代表的資格，他企圖去誘勸他們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實際上，墨索里尼採取了一個肯定的親日立場，羅馬承認了「滿州國」，而東

京却在他抵歐不久後，承認了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陳氏跟着汪出走了，他在以前曾經是被派遣爲勸導汪氏回國的。

註五：參看密勒士評論報：日本在中國之戰爭。

註六：關於南京的恐怖請參看，一個可靠的外國目睹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的册子「戰爭是什麼」(一本好書，但書名是壞極了)。一切戰爭意思是苦難。但祇有掠奪的帝國主義如日本的侵略中國，却是指着野蠻的與無差別的恐怖。中國人民爲民族解放的戰爭，如同歷史上一切反抗壓迫的戰爭一樣，却完全沒有這些。有許多許多的戰爭——有野蠻的戰爭，也有進步的戰爭。



## 第七章 代價的估計

第一期的軍事行動在新年間結束了。在三條戰線上，日本的軍隊，都已完成了他們地理上的目的而休息着。在北戰場，日軍的一部已超過了黃河而進攻濟南。在西方，他們佔領了內蒙古平原上的包頭和山西的首邑太原。在中國的東中部，他們更據有一個以上海，南京，杭州為邊界的三角形區域。運用着軍事學上的各種原則，他們已控制了整個的中國北部大平原——他們日夜所夢想着的，那豐美的五省所組成的天堂。並且，他們更佔領了，懲罰了（用各種巧妙的恐怖手段）那胆敢抗拒他們征服軍的進行的中國首都，中國商務上最大的門戶，政治的中心，和那條使京都成爲不能摧毀的興登堡防禦線，都已陷落在敵軍的掌握中了。

確實，這些勝利決非用輕微的代價得來的。日本長久地夢想着一個在三個月內使中國屈膝的短期戰爭，可是，僅上海一處，在他們最猛烈的攻擊之下，竟支持了三個月之久；目下，六個月已過去了。她計劃着徵發十五個師團來完成她的目的，有許多軍事領袖，更以爲一師團就足够了；不過，在事實上，她已運用了約合百萬之衆的，二十八（註）個師團的兵力。然而，這些代價依舊是合算的，因爲皇軍是勝利了，敵人終將投降，而日本將無疑地成爲東亞的主。



可是中國政府並不投降。從各種的原則估計起來，中國失掉了她那紛纏中心的北部各省，又失掉了她的武力源泉的首都是必然會求和的了，而中國政府却破壞了這些原則，繼續地向日本激戰着。蔣介石在南京陷落後的一星期宣稱，無論目前環境如何轉變，我們決不投降，決再繼續前進。投降將招來民族最大的災禍，這些語句顯非一個失敗了的軍隊的領袖所發出的。

尤其，這些話更不是一個失敗了的民族的領袖所說出的。「戰爭」，老年的克勞斯惹茲，普洛士的軍略學鼻宗寫着，「不過是外交手段中，較為強烈的繼續方式而已」。日本向以恫嚇為她的外交方針，以威脅的手段使中國成爲一忠誠的被保護國，這失敗了，「他種的策略」也試用過了，但結果所造成的，却不是屈服而是日益增強的抵抗，於是，再將那些策略更普遍化，更尖銳化起來。目下，日軍已控制了中國現代發展中的兩大中心，和古文化的老家，可是中國還是繼續抵抗；「他種策略」，也不能完成日本的期望目的。

日本侵略中國，因爲日本已不能用煽動或他種外交上的低賤手段來屈服中國。日本的毅然採用武力措置，正是中國的力量增強的一種反映。日本承認此種力量的存在，乃決心在牠尙未充分擴大前消滅之。「我們必須在現在擊敗中國使其屈膝，直至失掉她的勇氣」，東京外交部長廣田說過。這是一句很動聽的話，但其真實的意義是，過去日本用恫嚇所能辦到的，目下非依賴其全部軍備的威力不可了。

假如新中國僅是由上海都市的繁華，海岸邊的新興工業和商京的紀念型建築物所組成的，

那日本早已達到她的目標了，日本的必勝信念和中國的動搖份子都是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觀念造成的。可是日本和那些失敗論者忘却估計到那蘊藏在中國的擴大的領土和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的巨大力量。政治上的統一，使中央政府可能利用這些動力作為全民抗戰的原料。目下，政府的堅決主戰鼓動起全民的含有充分信念的擁護，而政府自身，因為那些在戰鬥中起着指導作用的自動的參戰士兵的增加，使對於抗戰，得到了新的力量；對於勝利，得到了更堅定的信念。

漢口，在一九三八年初，是一個進步的，具有自我批判力的城市。在這城市中，一方面估計着過去的錯誤，一方面準備着將來的計劃。顯然地，在元旦那天，日本的和平提議終於被拒絕，德國的調解也終於失敗了。中國政府宣佈改組。蔣介石辭去了政治上的職位而集其全力於軍事，中國的交通，實行了軍事管理，國防會議的會員自三十增至七十五，在新會員中，有救國運動中德高望重的沈鈞儒和主張以持久戰致勝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總參謀部因動搖份子的清除而更行鞏固了。緊接戰線前後的各省都在軍事管理下。

十五天後，日本帝國會議在東京開會時，認識了日軍擊敗中國中央政府的失敗。一月十六日，近衛首相宣讀了下列的決議案：「日本政府拒絕承認國民黨政府為磋商調整中日關係的對方，但將繼續軍事行動至有談判和議對象的新政府產生時至」。中國政府宣佈了在十二月被拒絕了的日本和平條件，而以反覆重申了的繼續抗戰決心作為答覆。

同時，中國召回了那六個月來常在東京寫着條在日本港灣內扣留副領行李等類破壞外交特權的「強硬抗議」的駐日大使。兩國「正常關係」中最後的外表形式被掃除了。這，不論在事實上，或象徵方面，都像把甲板沖洗乾淨一樣。大使的繼續留駐東京，不但是外交上一種過份拘泥於形式的禮節，不但是日本認其侵略為「偶然事件」，然後以中國的道歉為結束的可恥時代的遺跡，更是迷信着「外交解決方式」議和為可能的躊躇心理的反映。目下，顯然地，這種「解決方式」即是投降，但中國絕無投降的意念。於是，符合着中國人民的要求，與日本直接關連的最後管道被取消了（註二）。

在國內，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擁護繼續抗戰的政黨，迅速地形成了真正的統一。國民政府證實了牠繼續抗戰的決心。在六個月的苦鬥中，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國人前顯示了在全心全力的「抗戰第一」前提下所能得到的巨大的成績。當悠久的讎恨和障礙漸次消失時，就體驗到各黨間的自由提案權乃是發動有效的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

國共及其他黨派在總參謀部的新政治部內共同工作，那是政府重新組織時成立的。這一部的設立，是使中國能充分利用她抗戰的革命性。每一個誠實的中國人支持戰爭。政治部的工作是組織這種支持，並使牠生效。通過軍，師，團的政治部，告訴中國的兵士戰爭的目的。在後方，工農學商智力工作者及職業人——都要參加救國協會幫助戰爭。全世界每一個忠誠而進步的人同情中國的作戰，憎惡日本的侵略。擴張及改進中國的國際宣傳是提出了。在日本的殖民

地朝鮮及台灣，不安在醞釀中。日本人民本身在戰爭中無賭注，也要準備向他們宣傳。

政治部部长陳誠將軍，他是軍政次長，以前在打紅軍戰役中是主要的司令官之一。他的助手是章力生，顯著的國民黨政治家；黃琪翔，「第三黨」（社會民主黨）的一員，曾為國民政府所放逐。宣傳廳廳長是郭沫若，有名的中國左翼作家，放逐在日本十年。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時，郭曾領導全國軍的政治部。所有才士皆集中在部裏。寫「義勇軍進行曲」歌的田漢是宣傳廳的藝術科長。另一戲劇家洪深監視愛國劇的創作。活躍的現代中國漫畫學校的教務長葉淺予，負責漫畫工作。曾在日本住了很久的浪漫作家郁達夫，是對敵宣傳科的副科長。中國年青的電影事業，其最好的演員，導演及攝影人員現在在政治部研究室工作，創造引起中國人民參加抗戰的片子。

一月九日，漢口第一個共產黨日報新華日報舉行開創典禮，我是到會的。雖然該報自認為黨的機關報，而演說者却包抱許多非共產黨員及國民黨份子。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代表都歡迎該報的出現。「我們希望牠批評政府的缺點，以切實的提議幫助牠進行抗戰」，這是六十歲的老法律家沈鈞儒說的，他是救國會「七君子」中最老的，去年被捕，現在是國防會議的一員。「我們將看到你們的報紙來解釋戰爭的社會意義，暴露每一個妥協的趨向。」廣西大學教授唐其民（譯音）說的。立法院委員張海門（譯音）說：「我是一個老國民黨，我坦白的說，我們沒有能實現中山先生的意志。今天我們需要共產黨的幫助，重新抓着一九二五年國民革命的精神

。共產黨知道如何組織人民。假使我們沒有羣衆組織，就不能擊敗北方軍閥，那麼在打擊日本侵略時，我們更是如何的需要他們的幫助。」

王明（陳紹禹），中國共產黨政治局之一員，曾爲中國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坦白的說及新報的性質及目的：「我們的編輯，潘梓年同志，是共產黨，我們希望他在各方面依從黨的政策。但這並不需任何人苦腦。今天黨的政策就是中國人民的政策。牠的問題是他們的。該報將討論到有關抗戰組織的一切困難問題。牠將坦白的指出中國的缺點與危機趨勢。中國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存在了。形成牠的各團體間一些磨擦的仍就存在，也無用否認。藉了坦白的討論，我們的報紙將幫助取銷誤解，加強各黨的團結，爲新的復興的中國鬥爭。」

新華日報的創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後數月，有許多次，國共間爭論之點都是他們機關報裏爭論之點。自由討論代替了武裝鬥爭與警察恐怖。以錢買人來打報館職員的企圖爲全中國輿論一致的責罰。

民主還沒有來到中國。在政治部裏，策略及工作分配的爭論早就束縛着主動力及阻礙了真正的工作。報紙的新自由仍就遭到攻擊。但是重要的事情是在動員民衆方面已經開始，這在以前是沒有做過的。一個自由的報紙是出現了，這是以前沒有的。統一戰線遇着困難。那是因爲，牠是從紙上的協定轉變到人事，自然在這種情形下，在牠前面的阻礙也要採取具體的形式，但是中國人民的團結比那些要阻礙牠的人的更強。這時候，正月似乎是盛衰不定之時。從一

年的遠景中我們能看到，步伐是必然的向前。

正如後方是國民政府領導下走向各黨的自由合作，前方在統一指揮下，軍隊間有更大的合作。在戰爭的起初六個月，因為有些將官不認識彼此的權力而獨立行動的結果，許多地方失去了。現在用嚴密辦法使服從命令，並抑止軍閥「自治」的殘餘。在十二月李服膺將軍在山西槍斃，因為命令他守的一點他退了。現在公佈了命令，獎賞有功將領，處罪失職的文武官員。有許多處死刑或監禁。十三個師長因無能而撤職。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將軍早就當任日本與中央政府間半獨立的緩衝器。這在屈辱的時期，是很適當的。但是現在在民族戰爭中，他仍試着維持這種地位。他從濟南退出，讓日本人不失一彈的取得省城。他立即被捕，受到軍法裁判並執行了。

公衆宣傳韓復榘的罪狀是：他曾犯了五條罪。（一）他不服從長官的命令。（二）他販賣鴉片給人民。（三）他以武力強徵該省人民不當之稅。（四）以公財濟私用。（五）沒收人民自衛的武器。換句話說韓復榘將軍是一個標準的舊式的省軍閥。現在他受過審而槍斃了，這是現代中國因如此罪惡而執行的第一個將官。兩年前，他的行爲是認爲「正常的」。有許多人同他一樣。但是在全中國爲民主與民族解放而作戰時，他仍繼續老的錯誤。殺死他的一排槍報道了軍閥時代的完結。牠在民族聯合戰線的意義下劃了一條線。在這一條線上，甚至舊式省軍閥也不除外。假如他們作爲一個兵士與中國人而盡他們的責任，他們將第一次的欣賞到人民的擁

護。假如他們不能完成這一責任，韓復榘的命運是一個警告。當中國人民起來防衛他們國家的獨立時，過去的仇恨忘記了，過去的罪狀原諒了。但是誰要是企圖妨礙戰爭，那是沒有憐惜的。國家的生命是在危險中。

軍事的一致不僅是處罰的事情。假如在某些情形下，必需用強硬的手段，則在別些情形下，牠就要通過自願的合作而完成，這並已顯示了重要的結果。從全中國來的軍隊曾在上海山西作戰，沒有一個人不服從命令從千里外跑到前線。軍閥組織軍隊是作為地方徵稅及防衛獨佔的機構，現在是他們的基礎以勇敢的打擊民族的敵人。在山西，太原陷落後，日本人的前進，因中央軍，地方軍八路軍及武裝人民（註三）的合作而給與有效的阻礙。在民族戰爭中，每一個人都有地位，大家在一齊作戰。中國年來軍閥的內戰中常雜以背棄與出賣。在反日戰爭中，沒有一個軍官同他的軍隊跑到敵人方面。另一方面，老騎牆派像石友三，他曾一度與日本非常接近，張自忠對平津的失守要負一部份責任；現在都與日本作戰——並戰得很好。日本本身所訓練的東北助手丟給了中國方面，只要他們有機會。

現在軍隊的統一僅是中國人民的新軍隊產生的一方面。正月裏，在集中的統制下，通過全國性徵兵的政策。全國分為九個徵兵區。抽籤徵兵制是採用了。強徵農民，通常省軍產生的方法是絕對的禁止了（註四）。在人民方面，行政院發出命令規定全國各縣委員會的產生，以照顧在前線作戰士兵的家屬。兵士家免付附加稅，不向他們徵工，在貧窮及疾病時可請求救濟，死

亡時請求出喪費。在戰場傷亡的家屬更定有特別津貼。這些條文實行起來並不一致。甚至於實行了，也是不夠的。中國前線戰士應得的比政府規定的多。但是算已經有了開頭。

當後方在重新組織中，前方也準備軍事行動的新方面。日本既佔了濟南，乃向津浦路下移，同時另一支軍隊在南京從鐵路的另一端開始北移。日本的目標是兩軍在徐州會合。這一連接完成後，他們計劃利用牠們的聯合力量沿隴海路西進，該路大致是在黃河南岸。在潼關他們希望這時與在晉南活動的日軍有新的連接。這將完成戰略的包圍黃河北岸的一切中國軍隊，包含可厭的八路軍。

在徐州戰役(註五)開頭，日本的目的是四重的。第一他希望連接南北戰線，第二他要消滅黃河北岸的中國軍隊。第三通過華南的侵佔阻止中國軍隊由海道運進。第四，西進切斷中蘇交通。除了第一個目標外，其餘都要失敗。在九個月後，她才能攻廣州。中國通西方路線有許多條，一條也沒有切斷(一九三九年四月)。很可以說，黃河北岸中國軍隊永不會消滅。這迫由於中國鬥爭的新策略。我們已說到中國政治的復生。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軍隊的新戰略，那是在戰爭中挫敗日本的。

一月十五，蔣介石將軍對華北前線作普遍的考察。在洛陽，他與八路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及彭德懷會談。八路軍在山西活動；而山西在過去二月第一個顯示出擊敗的軍隊如何能重振旗鼓困擾及反攻侵略者。在南京區日本停止着。沿津浦路，韓復榘擊敗的軍隊很少抵抗。在山西，



日本已在防守中，並且失掉了他們最初勝利的大部份，八路軍並不把這一發展全歸功於自己。太原陷落後，在山西作戰的三軍司令聚在一齊並發誓不退過黃河，而依舊留在該省阻止及反攻侵略者。他們忠誠的合作，就因為他們的聯合力量而使日本的進攻停止。他們歸功他們的成功於聯合運用運動戰及游擊戰，而那是以前紅軍的戰略，這一支軍隊領頭表現他們如何善於利用這些戰略。

十年來，蔣介石已知道紅軍是一個可怕的敵人。經過六個月的人民抗戰，他已開始知道八路軍是忠實的可依靠的抗日同盟。經過十年之久的內戰，紅軍在武裝完善數量衆多的敵人前，維持了並加強了牠的力量。現在整個中國軍隊遇到同樣情形。若教牠採取正確的戰略誰能比八路軍更好？紅軍抗戰勝利的根源是因為無論牠到何處，牠都得到人民的完全支持。在反日民族鬭爭中，整個中國軍隊是爲人民作戰。這需要牠學習如何取得他們的幫助。此地，八路軍的經驗也是有價值的。

洛陽會談一定對於正月最後一星期在武昌舉行的參謀會議的進程有很大影響。蔣委員長相信，要確保構成國軍的各軍之合作，需要提高參謀人員的權力，給與他們一般的行動計劃，因而這些官吏在徐州戰役的問題上必使之有強烈的教導。

武昌會議對於以前的錯誤及中國軍隊的新工作，有具體的成熟的估計。牠指出正如民族解放戰爭帶來了中國兵士的戰鬥力，所以牠也提高了中國軍官的思想水準。

會議中，充分的認識是得之於這一事實，即戰爭現在已成爲打到底的鬥爭。不僅是有效的軍隊，中日的所有國力都用來相拚了。中國有廣大的土地，自然財富與人民。政治上他有着民族革命戰爭的廣大利益，政府一定可以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支持。但工業上及軍事上——一切使一個國家有顯然凌越權力的東西——日本是遠勝於中國。她的財源發展到了頂點，而中國雖如蔣介石言「不可計算的，用不盡的」，但大都潛伏着。日本以六十年工業發展的結果參加鬥爭。但是這些發展主要依靠了同時期聚集的進口原料。牠不能再生產牠。日本所費只有她得到了她的目的物時才能調整，至少也要很快的有效的統制新的來源，使她可以補充她已消費的。這一辦法是失敗了。

政治上日本也需要很快的勝利。她的人民決不明白作戰的需要。這使他們生活水準降低，損失了十萬以上的父親，丈夫及兒子，甚至犧牲了一些他們以前所有的似乎是民主的政治權利。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完全認識，他們是爲他們的生存作戰。戰爭給與他們的死亡與痛苦，他們可以完全歸罪於日帝國主義的軍隊。在他們自己政府下，甚至當他們鬥爭時，他們也有所得。他們的軍隊，曾被認爲是鄉鄰的禍害，現在顯然是保護他們對抗日本的侵略與剝削——詳情任何農人皆能從過路的難民聽到。兵士對待人民比以前任何時好。當自由的最後殘餘在日本消失時，中國人民是得到了早已否認的言論出版及組織的自由。在以前的蘇區及北方已收復的土地上，民衆已自覺的施行民主政治，他們的經濟負擔也大大的減輕了。

策略是社會及經濟事實的反映。日本的優越工業力量的反映，是使她軍閥相信能給與中國「致命的一擊」。她的基礎的貧困的反映是使他們找尋致命的方法以儘可能快與儘可能便當的加上這一擊。日本人民在戰爭中沒有利益。因而在國內軍閥用侵略主義的宣傳來喂養他們，同時無情的壓制他們開始爲他們自己作想的每一趨勢。當他們穿上制服，加入軍隊時，叫他們忘去關於戰爭最後目標的問題，只要在姦淫，屠殺及搶掠中找尋片時的「快樂」與利益，軍隊的不忠受到猛烈的處罰。雖然如此，勇敢者及較進步者仍進行反戰宣傳，而在兵士中集體自殺的「奇事」，對於皇軍的官方觀念，即每個人爲了日本神聖的使命滿懷着熱忱，是相矛盾的。

在中國參謀部手裏的文書證據，指明日本原來計劃利用五十師團軍隊來擊敗兩個假定的敵人，中國及蘇聯。他們以爲對中國只要十五師團即够了。其餘三十五師團用來對付蘇聯。

戰爭開始時，日本有二十五師團常備軍。十六師團派到中國參加上海及山西戰役。這已經超過原來的計劃，但在上海之後，甚至發現這一力量還是不足的可憐。所以日本被迫動員十五師團後備軍，其中十師團派到前線。因此在第一期軍事行動之末，日本已超過計劃有十一師團。她在戰爭開始時，計劃中的對她假想敵聯合力量的「勝利」，多出十一師團。另外她受了十五萬的傷亡（註六）。

日本人失敗的軍事原因何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傲慢的誤計了中國的力量。當中國動員她的一切力量抗戰時，日本決定放棄她只在華北作戰的計劃，而進攻長江下流，中國軍政中心。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牠分裂了日本的軍隊，迫她派比原有計劃更多的軍隊到中國，使她消費了如此多的人，錢及供給，使她從列強的第一位走到第二位。中國知道她的有限的力量，試着誘她作更大的消耗。日本要保持她的資源，對於派送必需的後援是很吝嗇。所以隨時隨地她的軍力都不足毀滅任何中國軍隊。她側擊的戰略，以不適當的軍力進行，使中國放棄他們的陣地是有效的，但是不能包圍他們，破壞他們的力量。在日本虛偽的軍事法西斯主義手裏，康納，色當及但能堡正統的戰略是用來消滅敵人的，但却只不過成了驅逐及追擊的方法。

在軍事行動的第一階段，中國犯了錯誤而使日方充分的利用了他們的力量。這些錯誤現在在參謀會議中很坦白的討論着。蔣介石在一次演說裏總括的說明如下：

第一，中國仍就希望九國公約所保證的國家，保持她的獨立與領土完整將能阻止日本，因而她的軍隊限於防守的戰略。一支裝備缺乏的軍隊，要想守着固定的陣線是有害的。牠使武裝優良的敵人有機會窺視弱點，而用牠一切優越的軍備力擊之。因為需要大量的人在防守線各點維持足夠的力量，以抵禦如此的攻擊，守軍迫而失去一切主動，無法反攻。牠只能緊張的等着，而忍受着槍子炸彈，上海的中國軍就是這樣。中國步兵比日本步兵更急需與敵人接觸，更適於肉搏。在上海的情形下，牠迫而處於被動地位，而敵人則能充分利用他飛機槍砲的優越力量。

中國的第二個錯誤是缺乏調和。當日本攻上海時，其他各線大部份仍是被動的。他們的責

任顯然是反攻，因而盡可能的移動及牽制大量敵軍，減輕他在上海戰線上的壓力，因此地中國軍是在嚴重的戰略不利的情形下力拚。

第三個錯誤是缺乏指揮的統一，韓復榘的出賣以及對根本上正確的策略一般的誤用。誘敵深入以擴大他的戰線而增加他的易損性是中國良好的戰略。但是在津浦路的中國軍隊，並不防守沿線指定的各點並屯軍在敵軍側翼以反攻，而在許多情形下簡單的退下來。這不是戰略；牠倒更像是士氣沮喪。

最後的一個錯誤是最重要的，中國軍隊沒有足夠利用人民的同情。牠沒有動員民力——牠可能是最重要的助力。為人民利益作戰的軍隊，受人民的支持是最無價的軍事利益；因為這種利益，侵略的敵人是不能夠複製或有效的對抗的。然而在這方面，確幾乎沒有做什麼。只有在山西戰線上，利用了人民的力量。結果：日本是大大的挫敗了。

中國政府軍隊戰前所受的戰術訓練，是德國軍事顧問及退休的白俄將軍教的，他們在軍官學校講授。這種戰術適合於軍隊做警察及為懲罰他自家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為民族解放戰爭作戰。聚在武昌的軍官還有許多事不知道怎樣做，但是大多數都了解新形勢的需要——而很勇敢的著手。

一位參加武昌會議的軍官後來告訴我中國軍隊採取的新策略。這些戰略是游擊戰，運動戰及陣地戰的結合。

他問「什麼是游擊戰？」「游擊戰是利用我們人民的力量對抗敵人的方法。最好由武裝的人民進行，以正規隊伍，特別是從軍隊中分出來做這種工作的，強化之。游擊隊必需到處襲擊敵人，使他怕離開他的隊伍，看中他的弱處消滅之，攻擊他的交通線，切斷他的退路。日本人愈是深入我土，他們的交通線愈是長，他們更易遭受游擊戰術的損害。假如他們在某處只有少量駐兵，游擊隊將把牠消滅。他們要每一點都很強是不可能的。爲了有效的防守他們的交通，他們將要從前線撤下軍隊，那裏他們的戰鬥力將削弱了。」

游擊隊要不斷的騷擾敵人。每天他們要叫他損失。此地殺死一百人，那裏二百人；此地一架坦克炸裂了，那裏一座橋毀壞了，火車出軌了。蔣介石曾說：「最後，我們將集每一個小勝而爲大成。」

在這時候，我與八路軍領導之一周恩來的會見中，曾指出日本人發現了自己在困境中。他說：「日本在華北的軍力是十師團。假如他們每一城市只駐一百人的一連，他們就要用盡他們的軍力。但是我們很容易毀滅這些駐軍。假如日本人每城駐一營，他們就需要三十師團。」

游擊隊的重要是如此，但是牠只是幫助中國主力軍的活動，那是在戰爭第一階段日本人沒有能毀滅或嚴重的削弱的。這軍隊將以運動戰代替陣地戰以作行動之主型。牠的戰略從防守的變到進攻的。

一個軍官說：「當我們守着一線時，敵人可以用他的炸彈及大砲在一點突破之。我們只能

坐守，這在戰略上心理上都是不好的。一個人老是逃避而不回擊，就要懷疑他們進攻能力。他只看到敵人的力量，而不看到他的缺點。但是當我們用我們的力量常常調遣與攻擊，是敵人而不是我們，經常在恐懼中。我們確實知道在何時何處作戰，敵人不曉得。」

這並不是說完全放棄陣地戰，牠可用來阻止敵人在某幾處的前進，使流動軍有機會打他的側面。這樣，關鍵點是防守着。該軍官說：「例如徐州是兩條重要鐵路的交點。因此我們必需守着牠。但牠不像上海，是國際視線的焦點，牠的防衛對我們有政治上的重要。我們要常記着，我們不是如此的防守徐州，而是要阻止敵軍的聯絡。因此假如我們失了徐州，而在別處反攻來阻止這種聯絡，我們也將完成我們的目標。當不得不放棄一地時，我們要在四週留下足夠的軍隊，困擾敵人永不讓他們在所得之處感到平安。我們也許失掉許多城市；但是我們決不放棄我們國土的任何一部份。甚至遠在敵人的後方，他也感到我們軍力的壓迫。」

決定了所有士兵要授以新的戰略及其意義。告訴每一個戰士，中國現在才開始應用她的力量。人們已經相信於中國的根據。現在要使他們相信她挫敗敵人計劃的軍力。

該軍官說：「每個人了解我們為什麼打××，我們作戰是因為我們的家受毀滅的威脅，我們的婦女受污辱的威脅，而整個中華民族受奴化的威脅。不需要告訴我們去作戰。沒有人能阻止我們打回去。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如何做得最有效。」

武昌會議解釋了如何。

到會的參謀人員回到國軍的二百〇二師中，不僅帶了新的觀念，也帶了新的力量。他們不直接對他們的長官負責，而對國家參謀部負責。他們的策略的決議是東約握有執行權的司令官的。

爲了運動戰及游擊戰，規定了三支新軍的產生。第一，是在江浙皖三省邊境日本佔領的土地上，它以共產黨的游擊隊作中心幹部而組織的，這些游擊隊當中國紅軍開始向西北作偉大的「長征」時留在長江以南的，這支軍隊就變成著名的新四軍了。第二是在蘇魯豫三省邊境，第三是由八路軍，國軍，和地方軍隊組成的，以它阻止日軍在冀，豫，晉三省山地的進攻，（註七）這些軍隊是人民戰爭的後進，他們是統一戰線的軍隊，而他們的作用在利用根據於團結和中國人民戰鬥主動力的新戰略開始反攻。

在晉察冀邊區，一個偉大的新的游擊隊早已成長，它已自敵手克服了總數約四十多縣，重置于中國人的統治之下。在正月一日，由國民政府批准，在克服的區域中，建立了第一個地方行政機關——晉察冀邊區政府。這是中國在統一戰線下第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底實驗。這是新中國的模範政府，這種政府將在全中國肅清了侵略底敵軍的時候出現。

同時，在後方，羣衆的團結和動力正在繼續生長中。

在全國各地，動員委員會都已成立了。他們的作用在招募和訓練民團，目的在保衛家鄉，進行抗戰宣傳，募集捐款，和調節本鄉的工業手工業，以生產前線的供應物品。這些委員會不



僅在全國各地開始設立，有幾省特別是山西，廣東和河南並且已實行普遍的軍事訓練。處置成千成萬來自長江下游而到華中各地的難民底步驟，已不僅是救濟，並且組織了和利用了他們的人力。在冀西，已成立了一個吸收五萬人的拓殖計劃，拓殖者須受軍事訓練，他們裏面的熟練工人已被僱用于生產企業中，學生宣傳隊到那裏講述國難的意義，並告訴他們假如要奪回故鄉，必須戰鬥。

在正月十五日，二十個以上的國民教育團體的代表齊集漢口，成立了一個「戰時國民教育籌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目的，在製出戰時教育的課程，介紹給全國各地學校採用。同時，逃難的學生送到遙遠的後方——甘肅，四川，貴州，和雲南，繼續求學（註八）。

從北平和天津來的學生在長沙建立了臨時大學，為避免轟炸和戰爭的威脅，現已命令遷至雲南。他們中五百個學生拒絕到雲南，他們說「戰時教育並不是指把學校常常遷移到後方，我們的責任是留在這裏準備敵人來時和他們決戰」。他們繼續組織民衆和作抗戰宣傳。他們同伴中願意遷移的人，步行了千餘里路到達他們的新校址。他們是耐苦的人羣。新中國的子女。

樸素的商業城市——漢口開始以不同的容顏出現。在擁擠的街道上，可遇見從上海，南京和北方淪陷省裏來的為中國解放而努力的活潑的工作人員。在牆壁上，貼滿了無數的招紙，壁報，和佈告，它們每天更換着，反映着中國和世界的事件。漢口的牆壁是民衆的講台，一有妥協和賣國的謠言，他們就貼着振奮人民抗敵意志的標語。當中國空軍獲得一次勝利，生動的招

貼便把這事實宣告給民衆，當希特勒說了徧袒日本的話，牆壁上就貼着他兇惡面容的諷刺畫。當澳洲碼頭工拒絕運煤至日，漢口海員聯合會便簽字發出宣言，對他們表示感謝。中國著名的作家並不輕視那『文化人抗敵同盟』所辦的壁報底寫作，這種壁報貼滿了全城的牆壁，每三天換一次，他們吸引着大量的忠實讀者羣，從不失敗。中國最優秀的美術家，畫了奇大的壁畫，在每一條街的角落裏張露着。

早在二月裏，已舉行着一連串的羣衆示威運動和羣衆會議，爲倫敦國際和平運動會議的後援。在二月七日，成千的婦女配着軍樂在城裏街道上遊行，她們中間有中國領袖們的太太，紡織廠的女工，新受訓的紅十字會看護，和帶着手槍的一大羣前線服務團體的女士們。

二月八日是青年日，五千人集合在中山公園舉行羣衆會議。恰當他們集會的時候，日本飛機出現在上空了，該集團的領袖有組織地，把那羣年青人領到比較平安的地方，當飛機飛過了，集會繼續舉行，他們呼喊着：「法西斯侵略是世界青年之敵！」「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空軍萬歲！」

二月九日是工人日，幾千人再一度地遊行着，他們是金屬工業和兵工廠的工人們，他們是爲中國抗戰而製造兵器的，還有織造工人，海員，郵政人員，和貨車車夫，鐵路工人，後二種工人，會運輸着軍隊和供應品到前線，經過了縱橫交錯的不便的道路，遭遇着日機殘忍的和不斷的轟炸和幾乎是超人的困難，宣讀着標語「外國的工友們，我們和你們聯合起來，可以終止

對侵略的援助」，「我們去打擊××」，「世界工友們，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

在二月十二日，文化人遊行抗議日本對學校和大學的破壞，特定為那天寫的戲劇完成了，標語和傳單上叫人相信抗戰的必須，及中國勝利的必然。

中國人民動員已開始了，統一戰線一天天地在新國地裏具體化。但仍舊有許多團體不了解統一戰線的真義及各政黨自由發展對中國抗戰有何貢獻。統一戰線的競爭常常是爭權，不是藉努力為國工作的有效果，而表現出領導的適合。一個有力的羣衆運動是一般地認為必須的，但問題仍舊常常不是「怎樣去發展」牠，而是「怎樣去統制牠」，領導民衆運動的人抱有這種態度，會自食其果的。為黨派競爭而建立工具的努力失敗了，真實地為抗日戰爭而從事羣衆組織的努力發展了。

在那幾天裏，漢口的生命過程中最感動人的特色之一，是一般的對活動，政治，和八路軍領袖都發生興趣。山西軍隊的戰績大家全知道了，以前的蘇區已變做了成功的民主羣衆動員的模範，牠的首都在延安，從前是晉北山區的窮僻的城市，現在改為偉大的文化中心——從全國各地去的成千成萬的青年，在抗日大學，軍事政治學校，和以中國最偉大的近代作者為名的魯迅藝術學院裏讀書。漢口各另書店裏都攤着進百種關於紅軍，共產黨，和特區的歷史和成就底書籍，有幾種書籍和小冊子是以他們為主題的優秀的描述和分析，其餘却是由不學無術的賣文者所創作。但關於八路軍的任何出版物都有銷路，書店渴望着多一些出版，因此貧苦的作家為

了賺錢。便開夜車趕寫新東西。

對於這種報告的渴望，並無奇異和驚奇之處。這並不是說八路軍犧牲國民黨渴望改變宗旨，也不是讀這些書的人都「要做共產黨員」，因為十年來，關於這種絕端有意義和中國近代史上的新情勢，也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上的絕端重要的傾向，從未公開的出版過，現在，環繞這一度會被禁止的主題的高牆已拆去了。每一個人讀着關於八路軍的書，正像遠東西部每一學生都會讀着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

這情形，和民主的自覺的別的特点，使有幾個國民黨的團體深深地回憶着從前警察壓迫「危險思想」的日子。統一戰線的敵人，從萬惡的汪××起一直到托匪（中國也有托匪）為止，開始向共產黨作新的進攻。

在正月十七日，一隊武備堅強的人，搗毀了新華日報的辦公室。賣報童被打傷流血回來，說着他們怎樣被打和報紙也被搶去了。下一天，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又一度出現對共產黨，他們的出版物，和八路軍的攻擊。一篇社論指出納粹德國是中國的最好朋友，和第三帝國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模範。另一個要求重行一黨獨裁，和「統制思想」，他們辯論着在蘇聯也是只有一黨，而報紙也只表示一種主張。因此，中國共產黨怎能對國民黨在中國的政治獨占表示反抗呢？假如中國共產黨要求出版自由，爲什麼不要求蘇聯去修改出版法呢？

在二月十日，新華日報對這些非難，用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訪問記的形式發表答覆。在

那訪問記裏，他指出蘇聯已經過了工人革命而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蘇聯今天只有一個階級——勞苦大眾——和一個政黨，去發展其事業。在中國，却不止一階級的存在，在這樣的情形下，一黨獨裁是表示一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獨裁，爲了各階級合作以對抗共同敵人的民族統一戰線計，唯一可實行的政治基礎是各黨派有利于抗戰的民主合作。

關於統制思想，他說：「統制的原則，在中國，已歷史地證明爲錯誤」，這個原則曾被試過，它引起了十年的內戰，給予日人加緊侵略的機會，和實施她的侵犯。

毛澤東說：「在另一方面，統一戰綫的原則，已團結了全國，與侵略者作戰」。他譴責報界反對新華日報的運動，這種運動是想顛覆共產黨的合法身分和分裂統一戰綫。這種企圖不但破壞中國人的團結，他結論說：「牠們且將妨礙民族抗日戰爭。」

另一個反對八路軍的進攻開始了。「八路軍游而不擊」統一戰綫的敵人這樣寫着。「津貼八路軍的軍事費用，八路軍把它用在宣傳上」。對他們的這樣攻擊，朱德——八路軍總指揮——寫下八路軍在最初五月中的戰績——包括七次大戰和廣大區域中的游擊戰，以作回答。戰鬥的結果是敵後方全省重新樹立了中國的權威。這份報告裏沒有提起八路軍遭受譴議的事，僅簡單地題着「抗戰六月來八路軍所得的經驗與教訓」，只在最末一段裏，他寫着：

「最後，我要指出民族統一戰綫的重大意義。在山西省東北前線上各方的團結，已粉碎了敵人以華攻華的陰謀，這無疑是重大的政治成就。這是一定會覺察的：如非團結統一

是普遍地成功和鞏固地支持着，敵人仍舊能找出破綻來一試詭計以分裂我們的戰鬥隊伍。民族的團結統一，先自軍隊的團結統一做起，這是勝利的祕密。」

這種明晰的宣言暴露了和鎮定了那些攻擊者，同時蔣介石自己也表示對他們的行爲不滿意，而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合作却無從發生不滿意。再者，沒有誰比他更知道八路軍究竟打了多少仗，也沒有誰比他更知道中央政府撥給八路軍的費用究竟怎樣不充分。據說他曾發怒地說：「我不管他們把那些錢作爲何用，我會以十倍的錢給予別種人用，而他們不能做八路軍所完成的工作之一小部份」。

攻擊統一戰線的是國民黨中到目前還親德意的那般人，也是日本希望他們要求接受日本屢次提議的賣國條約的那般人。在二月十八日，不是毛澤東，或朱德，或甚至蔣介石，而是希特勒自己也給予那般人一個打擊，使他們一蹶不振。在那天，希特勒宣告德國承認「滿洲國」，和對日侵華表示同情。在特別侮辱的演說詞裏，他宣布：「我不承認中國在精神上物質上能抵抗布爾希維克的侵略」，這些演詞的反響是所有中國輿論界的萬分地激憤。強烈的反響不但存在於進步人羣中，他們早已預見了這個發展，並且存在於多少保守的團體中。喪失工廠於日本的資本家，從事於維持中國幣價的銀行家，好幾年來從事於剿共的官僚們，開始了解和中國的生存戰爭有關的法西斯「反共」的真義。

中山（孫逸仙）研究協會是國民黨重要的黨內組織，目的在理論地分析和討論政策，發表

宣言，要求在民族戰爭中作更大的團結。它發表宣言要求在民族戰爭中作更大的團結。「我們必須鞏固和擴大統一陣線，一定要製出一個救亡的共同綱領。凡願服從這綱領的，不論黨籍一定要給他工作做。羣衆運動一定要發展，一切國民黨員和一切忠誠于抗敵的工作人員，一定要爲羣衆工作而動員起來。」

中國人民的新團體底動員向前邁進着，而統一戰線繼續擴大它的力量，全國作家與讀者協會舉行了，周恩來擔任了政治部的副部長。

三月一日，朝鮮革命紀念日，漢口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朝鮮人民要求獨立標語的。在華的朝鮮革命分子發表宣言，誓爲反對××帝國主義與中國合作從事共同的戰鬥。三月廿七日，在全國作家協會會議上，日本作家鹿地亘在歡呼聲中，走上了講台。他和他的妻子曾冒了最大的危險來華援助中國作反抗他國家中的軍閥底鬥爭。隔了不多幾天，他在演講裏說：「當中國在一九二五——七民族大革命運動遍佈全國的時候，日本民衆以驚服和歡愉之意祝賀它。他們組織了不干涉中國聯盟，反抗干涉中國革命運動的日本軍部……在滿洲事變和第一次上海戰爭的時候，日本民衆激憤地呼喊「離開滿洲」「離開中國」。你們在中國聽見這些呼聲麼？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怕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接觸。……利用一個反對另一個，他們的希望是壓迫他們一雙。」

鹿地亘談到了日本人民反戰運動，談到了日本重工業中心長崎和東京近郊某地被徵工人的二月暴動。他談到了在某地的農民和礦工示威遊行所遭的流血底鎮壓，談到了神戶碼頭工人的

遭受搶擊。

不久，鹿地亘和他的妻子在政治部担任了職位，寫作對日軍用的宣傳材料和向日俘演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統一戰線；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也是朝鮮和台灣（註九）人民，更也是日本被壓迫人民爭取自由的戰爭。

在軍事方面，正月和二月是中國佔優勢的月份，最顯著的發展是增援的及重新組織的中國空軍活動的增加。在正月五日，中國轟炸燕湖，炸毀停在機場上的日機多架。在正月十一日，更飛往燕湖，炸毀長江中的日本砲艦。正月十五日，官方宣佈正月以來，中國空軍在十四次轟炸中，炸毀二十四架日本飛機和擊沉十四艘軍艦。正月二十六日，中國空軍轟炸南京機場。同樣，在二月，中國空軍獲得無數重大的勝利。二月三日，中國轟炸機第一次輔助了陸軍反攻，轟炸津浦線上日本根據地蚌埠。十八日，轟炸漢口的日機，在激烈的空戰後，漢口每個人都目擊到十八架敵機被擊落十二架。二月二十三日，中國空軍第一次攻擊敵軍後方根據地。在突然的襲擊台灣中，中國空軍破壞了發電廠和許多停在機場的日機。發電廠的損失由事實證實了，即香港有三天之久不能和台灣的國際無線電台通報。二月以後，中國空軍參加了北線幾次的攻擊。

正月梢，津浦路前線因韓復榘的賣國而陷入于潰奔狀態，于是在李宗仁指揮下，增補十萬以上的廣西軍隊。這些軍隊在日軍南北合圍中，形成了堅強的楔子，這二枝從容進攻的日軍已



突然的被阻止了。英勇地戰鬥的韓復榘軍隊，目前已信任他們的領袖，反攻濟甯城，挫敗了日軍南攻隴海路上歸德的計劃。在南線，廣西軍隊英勇地防守着黃河線，使日軍足有三月之久不能衝破。中國空軍第一次協助陸軍于安徽。同時，根據新戰略，中國軍隊開始在東線漢口，和在西線平漢路，及山西開始反攻。日軍掃蕩八路軍的企圖完全失敗，遊擊戰遍佈全國。從山西方面，閻錫山報告日軍僅佔全省一百另五縣中的十二縣。正月十三日游擊隊的奇襲，克服了冀南的曲周，永年，肥鄉和廣平。正月十七日離上海二十哩的浦東川沙克服了，二月二日山西游擊隊克復太原東北七十里的定襄。

二月七日，日方造成廣東「獨立區」的計劃暴露了，很容易地被中國警察清算了。日方會面會廣東的封建老軍閥李福林將軍進行這個陰謀，他們贈給他二十萬元，李將軍雖會是封建軍閥，但他也是愛國的國民，他電詢中央政府：「我應當怎樣做？」政府覆電說「錢收下，我們正需要錢」，于是李福林收下了錢並繼續和陰謀家往來，當他積得了他們計謀的充分證據後，中國警察即猝然來捕了。珠江交通封鎖，頒布了戒嚴法，日艦齊集虎門砲台附近，到廣東作勝利的巡行時，全部計謀揭穿和破壞了。這是日方第一次企圖征服華南的結果。

早在二月裏，一枝堅強的日軍由平漢路直下新鄉——隴海路和黃河之北四十哩。中國軍隊成功地運用新戰略牽制着他們的進攻，他們破壞了日軍進攻路上三十里的鐵路，和遣派大量軍隊到太行山去。太行山位于晉豫邊界，在那邊他們經常地攻擊着日軍的側翼。

在二月十八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林彪指揮下，閃電似的克服了保定和冀南的石家莊間的四站，割斷日軍平漢路的後方，奪獲五百枝來福槍，三十枝輕機關槍，和一百匹以上的馬。在定縣三百個日兵被殺死，在新樂軍貨車出軌了。游擊隊破壞了鐵道和割斷了電線。

因為中國軍隊對他們側翼威脅，平漢路上的日軍西調至晉南。在晉豫邊界的靈石曾展開了一個重要的戰鬥，敵軍佔領該省備都臨汾，衝破了中國軍隊的防線。中國軍隊留在他們的側翼，整頓隊伍準備反攻。在以下二個月中，他們圍鎖了日軍進攻的前哨，把該省更大部份的地方克服了。

但，正當其時，日軍貫徹了目的。他們的側翼保全了，他們急速的移其注意于津浦路前線，在那裏展開了許多生死的戰爭，這裏，他們想擊潰中國的主力而獲得勝利。但是他們發現着事實絕對相反。

(註一)：漢口的中立軍事觀察者認為中國的估計是正確的。

(註二)：然而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個屬員還在那裏照顧大使的家屬。

(註三)：山西省軍及整個戰場是在閻錫山統治下，他是多年的省主人。中央軍由衛立煌指揮，八路軍是朱德。

(註四)：這種禁止在近前綫區域是有效的，但是拉夫法(是中國農民最怕的)仍存在四川及其他邊遠省份。從這些區域裏來的隊伍常是中國軍隊中最壞的最不可靠的，直到這種行為改正後。

(註五)：此地所用的「徐州戰役」，不僅包含直接爭奪該城的行動，而是指以徐州為鬥爭中心的一切敵對行

動。

(註六)：中國對日本兵士被殺，受傷或傷者家庭的估計。

(註七)：有許多「邊區」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省份常常藉自然邊界互相區分——最常用的是高山脈。所以交界處是山及不能通過的鄉鎮，易於防守，在戰略上指揮着周圍的平原。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些邊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註八)：金陵大學，政府的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及天津遭炸的南開大學，現在都在四川上謀。北平的清華及北大在昆明，其他許多有名的學校也移向西。

(註九)：戰爭初期，台灣革命同盟就要求幫助中國作戰。

## 第八章 反攻

南京陷落後的三個月內，中國政府以及人民依舊表示着繼續抗戰。政府堅決的反對任何日本所提出的和平建議，軍隊也表現出有能力去擊破日本的軍事計劃。民衆——尤其是在敵後方的——活躍地獻身抗戰，游擊戰術逐漸發展，逐漸影響到軍事活動。

三月初，日軍決定放棄陣線四散的戰略，一勞永逸地集中軍力，包圍徐州。他要打通南北兩條陣線，要消滅，掃蕩中國軍隊的精銳，要接通從山海關到海州的海岸線，要組織一個統治全中國的傀儡政府，更要擴張他的統治勢力到漢口附近。南京的陷落并不能消沉中國的抗戰，但是徐州的敗北也許可以使中國政府追求和平，雖然他還統治着華中和華南。『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這是日軍的野心。各戰線同時進行着陣地戰運動戰及游擊戰，『一個致命的打擊』顯然不能得到理想中的效果。得到了幾次陣線四散的經驗以後，日軍決定要在徐州來控制牠。三十萬的中國精銳軍隊當時集中在徐州附近。巨大的鉗式戰略——使南北兩軍同趨一點，同時在徐州以西，截斷隴海線——也許可以消滅三十萬的軍隊。的確，這可以成爲致命的一擊，就此中國永遠不會恢復過來。『徐州是但能堡』，這成爲日軍當時的一句口頭禪（註一）。

徐州並不是但能堡。發動進攻的一個月後，日軍非但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同時那把大鉗的

北端的入口也遭受着破壞。直到五月中旬，那把鉄鉗不能併合。當他們還不會包圍成功，中國軍隊早已退却了。那時候日軍吃了二次大敗仗，一次是驚動了全世界。那些在日軍進佔北平天津時退却的被輕視的北方軍隊，這次在臨沂消滅了四千日軍。一支大部份由新兵組成的軍隊在台兒莊及其附近殺死了七千日軍。不是在徐州，是在台兒莊，日軍找到了但能堡；可是他們——並不是中國軍隊——却成爲戰敗者了。

三月初，戰爭的主要區域是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沿着黃河的北岸。跟着日軍迅速的進展而來的，便是中國劇烈的抗戰。蔣委員長個人就住在黃河南岸，平漢線上的鄭州指揮。日軍的偷渡黃河，無論在鄭州或是山西西部，都不能成功。在山西，八路軍洞悉當地的情形，把日軍趕了出去。

三月的第二個星期，中日兩軍沿着黃河的兩岸，向東方津浦路的陣地作競走比賽，每一個有關的人都明瞭徐州大會戰正在開始。

三月十五日，日軍沿着津浦路的北端長驅直入，很少逢着抵抗。他們分兵三路：中路沿鐵路進攻嶧縣——在徐州北約五十英里，右翼沿着運河前進，攻鐵路以西，左翼則進攻鐵路以東，直向沂州（臨沂）。左翼目的是在徐州連雲港中間截斷海路而攻擊守徐州之右翼。

中國軍隊的全線總指揮是李宗仁將軍，他是使廣西成爲堅固軍事堡壘的二個領袖之一；他的同僚，白崇禧將軍——中國軍隊的參謀長，也在徐州。他備計劃消滅日軍的前鋒，他們正確

的預計到中路之日軍不會直接進攻徐州，祇不過企圖由經過廣大原野而到隴海路的支鐵路趨近牠。他們計劃讓日軍沿着鐵路進至距離徐州北面三十英里的台兒莊，然後把他包圍；一俟日軍到達台兒莊，左右翼包圍上來，把日軍凸出的部隊全部殲滅。

計劃是一回事，執行牠們又是一回事。自從戰事爆發以後，中國軍隊祇得到一次重大的勝利——平型關之役。在那次，八路軍消滅了板垣第五師團的三千人在山西北部的山嶺要道（註二）。中國士兵已經表現出他們能够戰鬥，並且成績很好。但是中國將領還不能表現出他們能够在複雜的戰爭中，把不同訓練，不同指揮的各省省軍在行動上合一起來。而這正是台兒莊計劃中所需要的。

台兒莊的勝利，建立了中國國家及其軍隊的一個新時期；因為它表現出軍備簡陋，缺少制服，組織和訓練的國家的武力，也能够出人意外的，在一個標準的戰爭中，能够以戰略獲勝，擊敗日本軍隊。這一點更被另外一件事顯得意義還要重大，那就是在這次戰爭中，出力最大的，原來是一向脆弱的吃敗仗的二十九軍。二十九軍當這次戰爭的要衝，同時牠給與最後的打擊；它現在不再是僱傭兵的結合，而是從城鄉裏來的戰時新兵。最後，這次勝利大部份倒還是由于旁的陣線的活動，和游擊隊的生長。在戰爭危急的時候，它們集中破壞狄人的交通線，牽制狄人的兵力。

臨沂的獲得勝利，是台兒莊勝利的準備工作。三月十五日，日本的板垣師團同磯谷師團，

從青島趕到該城的郊外。中國最高當局決定那是遏制日軍左翼前進的時候了。爲了進攻正向臨沂前進的二萬日軍和僞軍(註三)，他們派了相等的數目的華北軍隊，在龐炳勛和張自忠將軍(註四)的指揮之下，讓日軍佔領城鎮，但却把四圍的鄉村都付之一炬，然後再把日軍趕出去。爲了鄉村都已經變成焦土，日軍也沒有地方可以休息，因此再攻臨沂，而在三月十五日到十九日，三次變更他們的方向。當龐炳勛牽制在城廓附近的狄軍時，張自忠却向北開拔，進攻狄人的左翼。日軍經過苦戰以後，被迫退後十哩而到湯頭鎮。這一役，日軍損失了四千人，及三個團長，那是大佐，中村和中野。中國軍隊俘獲了六百個日軍，大批戰利品，如野戰砲和裝甲汽車。他們也不顧到他們的損失已等於日軍的事實，還是勇往直前的追擊，因此他們克復湯頭鎮，在那裏，日軍正在休息。這次勝利幾乎使日軍的左翼，在二個月左右毫無進展，因此政府公開諒解張自忠當時的留居北平，並獎勵之，而板垣也得到一個稱呼，那就是「X本的常敗將軍」。

一個中國戰略家就在當時告訴我說：「這並不像坦能堡或是馬恩河那樣大的戰爭，這只不過是抗戰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的勝利的開始，這是我們軍力的第一次的表現，證明了它不但會抵抗，也會在惡劣環境中進攻；不單會進攻，同時也會追擊敵人。在臨沂擊破日軍以後，我們可能再來一次全面的擊敗敵人。在上海陣地戰的當兒，我們已經表現我們可以支持；現在，開始運動戰的時候，我們也已經表現我們正在實施正確的策略，開始繼續不斷的反攻計劃。」

同時你要注意，我們在臨沂作戰的軍隊並不是我們最優秀的隊伍，可是板垣同磯谷却都是日本頂出名的將領。」

臨沂的勝利是全線合作的結果。在這三天的戰爭中，日本的中堅和右翼，在嶧縣同濟甯，被中國的反攻弄得混亂異常。在河南的中國軍隊，那是渡過黃河，克復許多城鎮的，已經做到使日軍不敢分調一兵一卒到山東；在河北，游擊隊在日軍後方，不斷的襲擊平漢路，北甯路和津浦路。在綏遠，在內蒙古，那勇猛的老年人的滿洲英雄馬占山領導一個騎兵隊，克復陶縣城。在山西的西北部，八路軍在河曲消滅了許多日軍。這許多事實的結果，使日軍忽視了對於主要陣線的增兵，這對於中國在徐州軍隊有着極大的便利。

現在要轉到戰事的第二個局面——在台兒莊消滅日軍。三月二十三日，日軍急速向台兒莊——那是引誘物——推進。那時候，中國最高當局緊張地等待着中國反攻的結果。爲了要觀察台兒莊之戰，我在三月下旬，離開漢口到徐州。

漢口是充滿着興奮，日軍的嘗試偷渡黃河，會使那裏煩悶過。但，現在他們是在密切地注意着凶猛的徐州會戰。到前線去，我覺着恐懼在生長。在隴海鐵路上的整個旅途中，這恐懼還是存在着。鄭州，在黃河的南岸，一個月前遭受着野蠻的轟炸，現在還是一片磚礫。開封——河南的省城，被日軍的砲火轟得不成樣子了。在黃沙中乘着火車前進，穿過河北平原，旅客們都提心吊胆的在防着日機的空襲，火車從對方來的都載滿着傷兵，無數難民像屋面的磚頭一樣



，推砌在火車裏。

當火車到達徐州的時候，我們就能聽到遠遠的砲聲。距離前線祇有三十哩了，在月台上聽着不少將死的兵士，已把他們盡可能的帶到車廂來，但旅途還是太遠了。因為他們僅有數小時的生命，他們不再被運入擁擠的醫院中去了。他們都是不知不覺的。車站上祇是一片荒涼。

但那城市，奇怪的，却是充滿着生氣；商店都在開門營業，城牆上都是些活潑的愛國招貼。兵士，義勇隊和民衆都在擁擠的街上，匆促的從事於他們的買賣。報童到處在喊賣報，伙夫們也是同樣地忙着。婦女們還在游玩城中的兩個公園，男女中學生們，穿着整潔的藍色制服，在散發傳單。他們拿着一面旗——一面第五戰區勛員委員會的旗。鄭州在一次劇烈轟炸以後，差不多完了。牠是爲恐懼和失望所麻痺了。徐州早經受着許多次數的轟炸，比較接近前線，假如日軍衝破台兒莊，那末在一二天內，就要淪陷了。但是，那裏却是充滿着比較鄭州活潑、興奮得多的空氣，充滿着比遙遠的漢口堅強得多的自信力。對於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在漢口，他們希望日本不能攻破這戰線。但，在徐州，他們却在準備擊破距城很近的胆大的狄人。在徐州，距離前線祇有三十哩，他們一刻也不想到了失敗的可能。

當我去會見李宗仁將軍的時候，我看見別的拜訪者先我走向司令部。三個農民趕着一羣黑而大的豬走過面露笑容的衛兵，直向擁有三十萬軍隊的第五戰區總司令部的院子走去。「他們是幹什麼的」？我問着陪我的一個年青官員。「這是農民送給我們軍隊的禮物」，他回答着，

「在他們走後，你就可以會見總司令了」。

李宗仁將軍是一個短小，方肩，圓臉，不時曇眼的農夫型的人。他是一個中年人，他的短而粗的頭髮現着灰色，但是他像鋼彈簍樣的充滿着精神，一個喜歡攻擊的戰鬥員，他的態度處處表現着溫和。

「保衛徐州，爲什麼這樣重要」？我問着他。

「徐州是第二期軍事活動的轉捩點；它是隴海路、平漢路安全的保障，甚至是漢口安全的保障。現階段我們的戰區（註五）是頂重要的。日軍將集中一切兵力來肅清津浦鐵路。他們對我們的打擊，現在是不算什麼。他們也許再有許多次數的進攻，假如他們想把我們從城裏驅逐出去。但，他們將遭受着滅亡。在這戰區的軍隊，可以說他們不會回去了。這並不是表示我們集中大部的軍隊，讓他們來屠殺。我們要散佈開來，在廣大的領土上挑戰。我們在訓練人民，所以在相當時間以後，我們可以發動廣大的民衆力量，用來對付我們的敵人」。

我告訴他，徐州的空氣，怎樣使我驚訝。

「你在徐州覺得神奇的，却是頂平常的。當我來這戰區的時候，日軍正在迅速的進展，全體的民衆皆在失望的情況中。這爲什麼呢？那答案就可以在韓復榘——從前山東省的主席，身上找出來。你還能記得他是被執行了死刑，爲了違背命令、向人民搜括錢財、掠奪鄉村中人民用以自衛的武器。但在過去二個月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們向民衆保證，我們的軍隊，足

以把狄人驅逐出境。我們也向我們保證，軍民合作的口號，並不是表示民衆應該把任何東西貢獻給軍隊，而軍隊却毫無貢獻』。

我問李將軍：『你怎樣做到如此地步呢？』

『成立了一個總動員委員會，包括民衆的代表，軍隊的領袖和當地的政府。我發出七條命令規定民衆和軍隊互相的責任，把它張貼各處，讓每一個人都能讀到。沒有最高當局特殊的文告，當地的軍政領袖都沒有權力向民衆徵取原料，食糧，和勞役。徵兵入伍是根據人民執戈保衛社稷的職任；不然的話，也要有所貢獻於自衛。這是嚴格的規定着，任何惡習，例如富人賄賂免除兵役，將受軍法處置；壯丁的入伍是以抽籤來決定的；我們不允許任何政府或是軍事機關沒收人民用以自衛的武器。相反的，地方機關的責任却是在訓練和組織武裝民衆，供給他們軍火，教練他們保衛自己的家鄉的最適當的方法。總動員委員會的責任却是在展開和調整人民的活動，以及改正以前的錯誤和惡習。爲了便於行事，戰區內的全體民衆，除掉漢奸——他是破壞抗戰的——以外，都有着言論，出版，集會，請願之自由。政治和軍事機關都禁止用任何方法破壞他們的自由。我會經命令過，凡軍隊不得不加以相當補充時，應該和氣的向城鎮徵取，不能勒索窮苦的農民。農民在勞工服役的時候，一定要得到跟軍隊一樣的食糧和居住。強制的徵發，是絕對禁止的。』

『徐州的民衆大胆着，因爲他們明瞭怎樣去保衛他們的家鄉，因此大家參加着工作。假如

他們有什麼不滿，可以向高級機關告發；他們開始能够自由活動，這可以加強我們的力量。就軍事而言，日本是比我們稍爲強些，他們有着比較精良的武器，穩固和堅韌。當民衆還沒有組織的時候，他們想以野蠻的殘殺，嚇退我們的抗戰。我們要求我們的士氣和體格都像這樣的力量。以對付他們的攻擊。假如我們利用我們的軍事力量幫助和鼓勵人民，或是人民能够盡他們的力量來增強我們的軍事力量，那末我們一定可以這樣做的。」

『現在前線的情形怎樣？』

『在臨沂，日軍的人力，軍火，都受到很大的損失。游擊隊在佔領區的活動，阻止他們作新的補充，所以日軍在台兒莊被包圍了。他們雖然還有軍火，但並不很多。一師團以上的日軍被切斷了，因此他們的戰鬥好像在柵柙中的老虎。我們俘獲了許多他們的機械化設備，因此他們不能衝出重圍，我懷疑假如有着增援的話，現在他們是否可以被救出來』。

四月二日的晚上，我們的集團向台兒莊（註六）出發。火車開得很慢，燈九全部熄滅，週圍都是漆黑的。鎗炮聲愈來愈密。在我們離開徐州數小時後，地平線上飄着一股血紅的火焰，「那就是台兒莊」，我們的副官說着，「已經燒了三天了」。我們在圍城南十哩停車，步行到司令部去。我們在漆黑的麥地裏走了二小時，我們的嚮導是一個農民。「沒有農民的話」，一個軍官說着，「我們就不能在這領土上自由行動。我們的軍隊開到此地，祇有二個星期，對於這裏的地勢，根本是不很熟悉。每一個村莊看上去跟別的村莊沒有分別，但是民衆給我們很大的

幫助，他們當嚮導，他們去偵察日軍的動靜，他們更替我們看護傷兵，即是在大火之下，他們還不肯離開他們的崗位。有許多已經背起戰死者身上的來福鎗，直接參加這抗戰工作。」那農民，老而有癭，走在我們的前面，抽着他的板烟。

當晚，我們住在鄉村倉庫的稻草裏。炮彈的炸裂聲，伴着天明一同到來，它擊破了華北春季的明靜的日出時的空閒。我們的村莊是方而矮小，圍以城牆，四角都砌着像立方形的灰石堡壘。在山東南部，村莊和堡壘是不時可以看見的。有許多還是曾經留居該地的西藏旗人所建築的，那好像世襲的封地，有着像他們本鄉高原上所有的壯大的長方形的建築物。

孫連仲將軍，第二集團的司令官，在陽光照耀的庭子裏，請我們早餐。那裏有一個農婦趕着一只蒙着眼的驢子兜圈子，去轉動一只簡陋的磨麥石器，包括着一塊圓而平的石塊對別一塊轉動（註七）。孫將軍有着高高的身材，親密的態度、粗的聲音，疲倦而帶着紅的眼睛。他簡單的告訴我們當地的重要，要用它來引誘日軍中計：

『台兒莊扼着到徐州去的鐵道，運河的要道。我們明瞭狄人試圖佔領這村莊。他們佔領以後，就可以當作進攻的根據地；同時假如敗挫，還可以退回來。但是一旦失去了台兒莊，我們也不易支持。對於日軍的進攻徐州，我們一定要給他一個打擊。不光是如此，我們還要利用它作為總反攻的基礎。』

『我們不是爲「防禦」着想。狄人的前哨，目前正落在我們的手中。游擊隊已切斷了他們

的交通線，阻擾他們的增援。X軍的殘酷已經引起了農民的憎惡，因此各地的農民都已經拿起他們的武器，十分之八的河北和山東還是飄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一個傳令兵走進來帶了一束信。

孫將軍轉身到村莊的廟宇中去，那裏是他的司令部。「當民衆已經做到了這些的時候」，他說着，「軍隊怎樣會滿意他們的守勢的戰略呢？僅僅抵抗是不够的，現在我們一定要做到比驅逐狄人出境還要進一步，我們要殲滅他們」。

此地，好像在徐州一樣，自信力是非常之高，在日軍礮火射程以內，即使在雙方礮兵對峙的中間，高大的農夫還是繼續在綠的麥田裏工作。在我們的村莊裏，和許多其他的村莊一樣，有着教練官在訓練一羣藍布衫的農民們怎樣去使用來福鎗和駕駛機關槍。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農民們都已在自衛團中登過記。這些農民在距離兩軍劇烈作戰三四哩處的山嶺中，進退着作爲疑兵。新的村長們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學生，他們一身兼村長、民團司令和小學校校長之職。這些學校的主要工作是在實施民衆教育，激發民衆愛國思想和組織羣衆。因之，古老的鄉村的牆壁上，滿貼着標語和佈告。不時有排成長列的民團運送食物和軍用品到前線去，在前線運回許多受傷的健兒們。農民在田中工作的時候，隨身都帶着鎗。

中國的參謀長告訴我：「保衛台兒莊的成功，就在於週圍的村莊的鬥爭。當我們控制這些村莊的時候，城中的日軍感覺得處處受着牽制和不安寧，那好像一個愚笨的人找不到什麼地方

去安放他的手足。等到適當的時候，我們可以從村莊中發動進攻，甚至消滅日軍。」

有二個星期，雙方爲了爭奪一個鐵路線上的小鎮而發生爭奪戰。三月二十三日，日本第五師團由板垣將軍指揮二團步兵，二團礮兵，再有幾十輛坦克車和裝甲汽車，發動第一次的進攻。中國三十一師的師長吉方城將軍，奉命把日軍圍在城中。這一師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就和板垣的軍隊在河北的房山作戰，冬季也會在山西的娘子關作戰，這二次，他們損失了原有力量百分之七十，所以現在的隊伍大部是新兵，他們並不是僱傭兵，而却是鄉村的農夫，工廠中的工人和大城市中商店，貨棧的職員。在台兒莊的前線，日軍時常這樣問着三十一師的弟兄們：『你們還活着多少？聽說在山西，我們把你們擊潰。』中國軍隊這樣的答覆着：『在此地，我們是足夠殲滅你們的。』

三月二十三日是一個惡戰的日子。最初，二十輛日軍的坦克車向着台兒莊的城北前進，當時中國軍隊在城外的，祇有四十個人和一輛裝有平射炮的裝甲車。人是躲在濠溝裏，裝甲車在等待着。當坦克車距離祇有二三百碼的時候，橫截通路的裝甲車便向着每一輛開始射擊。躲在濠溝裏的兵士，等待坦克車駛近的時候，才跳出來向着車輪和車身拋擲手榴彈。四輛是被炸毀了，九輛給平射炮轟壞，躲在坦克後面的日軍，立刻向後逃走；中國軍隊傾全鎮兵力跟着進擊，結果俘獲二門野戰砲，五門過山炮和許多平射炮，日本的第六十三團受到了重大的損失，他們的司令官也死於亂軍之中。在鎮上，一架飛機也被擊落。經過這次會戰以後，日軍的坦克以

後不敢再大胆地開近中國軍隊的陣地。中國軍隊不再懼怕這坦克車，他們已經明瞭怎樣致這怪物的死命。

三月二十六日，發動了第二次的台兒莊戰爭。在過去三日內，他們在肅清週圍的村莊。雙方都增加兵力，日本第十師團和中國的二十七師，三十師都駐紮在城的附近。重砲也在發動，一場殘酷的炮轟隨即開始，日軍有着四十門十五·六生的口徑的大炮，五十六門八·八生的口徑，和「七十五」的大炮；中國軍隊的大炮；十五·五和七·五生的，也許祇有日軍的一半。日軍是無目標的轟擊，而中國軍隊，一定要找到目標以後，才肯加以轟擊。很有趣的，中國軍隊發現日軍的炮火百分之三十是不能炸裂的（註八）。那些不能炸裂的，他們叫做「日本漢奸」，他們也說着：他們的朋友——日本工人，却在援助我們。

日軍猛烈的大炮，轟破了台兒莊城牆的一角，在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們開始從缺口中進攻，企圖佔領台兒莊。但是三十一師衝入佔據，日軍是被趕入陷穽中去。他們必不能通過牠。

三十日，日軍在台兒莊得到了一個立足點，逐漸擴展它的武力到全城的三分之二。他們的大炮向着城中的中國軍隊猛烈攻擊，中國軍隊用着機關鎗向日軍佔領的地帶瘋狂地掃射着。雙方的飛機不斷的轟炸，雙方拿起了鎗，刺刀，和手榴彈展開巷戰。每隔十碼或是二十碼，有一個障物，大量的屍首在那裏堆積起來。



當時，中國的二十七師和三十師準備去截斷日軍的兩翼。白天，當日軍炮火不斷射擊的時候，軍隊很難行動，因此中國軍隊就此延擱着。不久，他們知道，敵人的交通線將要被切斷。就讓日軍猛烈的射擊吧！在最後攻擊的時候，會減少他們的軍火的。二十七師特別再巧妙地引誘日軍的射擊，他們從全村莊裏搜集轆轤，四個一組，穿過它們的柄，插在地上，讓日軍當作野戰炮的陣地，去引起日軍的注意，真正的野戰炮是躲在這些木質大炮的後面，很快的，他們向日軍發過了幾炮，隨即移到別的地方。日軍的軍官用着望遠鏡，在觀察這陣地：中國人是多麼的愚笨！他們讓砲兵陣地全部暴露出來。日本的七十個五生的大炮，在砲火掩護之下，開始活動了。中國軍隊却並不還擊。『很好！日本軍官在這樣想，『我們可以消滅他們了』。但在半小時後，真的野戰炮又在射擊了，偽裝的陣地開始顯現生命的象徵。日軍是撤底的，他們的掩護炮火，比上一次更爲猛烈，他們在浪費無數的彈藥。一個中國砲兵軍官後來笑着告訴我：『他們連一只轆轤都沒有擊中』。

『夜是我們的機會』，中國軍官重覆地說着。在白天，日本的飛機，野戰炮，控制着整個戰場；但是這些在夜裏都完了，當鎗炮失去瞄準目標的時候，中國軍隊就發動對於日軍兩翼的進攻。他們很隱祕的移動，但是却勇猛地進攻。日軍根本不知道進攻就在那時開始，一小時一小時的，他們繼續從他們的各陣線發射機關鎗。但，這是沒有用的。每日早晨，總是可以看見新的陣線在中國手裏。

四月一日的晚上，二十七師襲擊台兒莊北面的一個日軍的團部。他們殺死了日軍的團長，俘獲了許多文件，在許多文件中有一首是日本軍官做成的詩：

「四小時的進攻，我們佔領了天津，

六小時以內，天津是我們的了。

這微小的村莊——台兒莊，

爲什麼還不能佔領？」

就在這許多文件裏，他們找出了一個下級軍官的日記和一道命令，「我們究竟是爲什麼而戰」？軍官的日記上寫着。「中國人正遭受着魔王們的酷刑，可是我們也是在受苦，在死去。那裏是我們的死地？那一個來葬我們呢？這祇有上帝才明瞭。」

四月二日，台兒莊又成爲劇烈的戰場。日軍增加他們在城內的兵力，嘗試着要把中國軍隊驅逐出去，要渡過運河。在巷戰裏，三十一師的弟兄們比敵人還要勇敢。在日軍猛烈的轟炸，炮擊的時候，他們蹲伏在沙袋的後面，或是躲進他們沿着城牆而掘的防空壕裏。即使頂激烈的轟炸，還是不能把他們趕出去。吉將軍告訴我們這是什麼原因。他說：「當他們利用飛機來轟炸的時候，日本兵，同中國兵一樣也要立刻離開陣地，那彈片有着二千度的高溫，在它鄰近的任何東西，都要燒起來。當飛機離開時，日軍要等待火焰熄滅，可是我們的弟兄們却早已回到原來的崗位，而他們還是照樣地困擾，甚至燃燒得很強烈。我們一向趕了先，日軍不能利用這

種武器來得到勝利反而受損」。同日——四月二日，日軍用了催淚氣和噴嚏氣，那些使黏液的鼻膜出血而受傷，但，這還不能把防守者趕出去。

由于豐富的作戰經驗，中國軍隊很知道彼此軍器的威力。于是在軍隊中就有這樣的一句話：「日軍的炸彈沒有步鎗來得利害，他們的步鎗不及機關鎗，他們的機關鎗又比不上我們的手溜彈，我們認爲大刀是我們唯一的利器」。三十一師的健兒用了種種方法，接近敵人，以便利用他們唯一的利器——大刀和手溜彈。祇要越過他們認爲最困難的機關鎗火網，那完全是我們的世界了。在巷戰中，他們認識了戰壕白砲的價值。他們也就利用戰壕白砲把藏在最堅固工事中的日本兵一起趕出來。「戰壕白砲是我們的百寶鎗」，中國兵這樣說。

四月三日是戰事最激烈的一天。日軍已佔領了全鎮的五分之四。前線不斷的發生衝突，日軍企圖包抄精疲力盡的三十一師的後路，以截斷其城外中國軍隊的接濟。全鎮活像個屠場，沒有一所屋子是完整的，多數都在燃燒中，濃厚的黑烟遮住了視線，三十一師的實力已不及原來的一半，但那些初嘗戰場風味的新兵們，不但充分的發揮他們的力量，並且努力的向前衝殺。他們那位年才三十四歲的師長吉方城，穿着一件皮衣和一雙馬靴，在人羣中活躍着，看他的模樣，與其說他像一個軍官，到不如說像一個學生。三十一師中的那些久戰沙場的兵士，現在差不多都已升爲軍官了，他們就指導新來的弟兄們作戰。在這師中或死或傷已先後的失去了二十四個下級軍官。那些少年軍官的士氣却比那班中年兵士高，這種成績祇能在指揮得當的勁旅中

才能得到的。

日軍漸漸的受不住他們的壓力。二十七師和三十師，靠着生力軍的補充，不斷的向日軍進襲，就引起了日軍對他們自己的兩翼的注意，但，他們得不時調遣人馬，用以支持最受威脅的陣地。

在過去兩天的砲戰中，我和中國砲隊駐紮在日軍的右翼。四日，日軍仍猛烈的發砲轟擊，砲彈有時落在離開我們的砲位一百碼以內，那裏我們口徑十五·五生的的大礮隱匿在灰色牆的村落後發炮。中國砲隊每發一砲，日軍一定還上五砲。但在那天，中國砲彈尤其利害，在一個曲折的望遠鏡中，我看見有一個砲彈落在台兒莊外面正在行進間的一列日軍中部。

五日的早晨，我坐在一座小山的旁邊，這裏離開中國輕野戰砲隊很近。從後面遙望的重砲發出的砲彈在頭上噓噓的響着——爆炸過去。沒有人住的土地，好像是一個巨大的棋盤，在蔚藍色的天空下面，現出棕色或鮮綠色的方格——荒蕪的，種着植物的田地；灰色的，整方的村落蹲踞着排列在路的兩旁，怪像棋局上幾個主要的棋子；高高的，陰氣陣陣的墳山旁圍着許多大樹，更像守門的「兵」和「卒」。村莊中隱匿着許多砲兵部隊。在樹葉的蔭蔽下，運輸軍火和糧食的車子避去了敵機的襲擊。每座草屋，每堆黃草都隱藏着死神。在我的山上，鋪滿了彈壳的碎片。昨天，一個炸彈把一邊的植物都炸去了，留下黃的焦地。今天比較沉着。在砲兵隊間的農夫，却不顧砲彈會從他們頭上飛過，依舊在田中工作。在一條生滿青草的溝中（這溝從前是

一個河床)，農婦安然的放着牛。沿着這溝的遠處是一羣難民的露天營幕，年青的母親正抱着孩子吃奶，年老的人坐在被褥堆上吸煙，爐子上的水正在沸騰。難民忙於探聽戰事的消息，這因為他們的前途是由戰事如何發展而決定；回到他們的鄉村——還是向着這苦難的流浪之路走？

我們聽得軋軋的飛機聲，難民就立刻的伏在溝中，我們也在找尋躲避的地方，二十二架銀色轟炸機在頭上出現了，我那位中國朋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他指着飛機翼上的標記說着，「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

飛機在開始轟炸台兒莊，迫得日軍向北撤退，那時台兒莊滿天瀰漫着煙火。我們後來知道日軍的軍火庫已被炸中，日軍起了極度的混亂，他們不得不全部退出那個鄉鎮。

在日軍陣地的上空，發現了一架飛機在搖曳着，似乎已經受了傷，好像牠已離開了隊伍，開始向下降落，使人掛念牠能否安全地降落？是否能降落在自己的陣地裏？

這架飛機向下滑而落在與我們的山背相距半里的一個村莊後開田上，兵士和農夫都向這目的地奔去，我們也下山去看個究竟。

十分鐘後我們到了那邊，一個年輕力壯富有經驗的駕駛員站立在機旁，他吩咐一百個人將稻草和高梁遮蓋這架飛機，使敵人不會發現。那個駕駛員立刻身靠着機翼，寫了一篇報告，送到就近的司令部去。

這架飛機停留的地方，是在敵人機關槍的射程以內。無疑地，日軍是看見牠降落的。爲了

敵人慣於不惜子彈，所以他們一定要找尋這架飛機的。

在我們的村上，礮火已經停止了，但在別個村上，砲火仍是繼續不停的響着；我們聽得一個中國砲兵開一排砲，但是日軍祇回了二响，不像他們以前的慣例，以十回一。後來這個兵士又放一炮，可是日軍並沒有回。

半小時內，那一百個人在留意地看守着這架飛機，他們都說着：「敵人的子彈完了，他們的軍隊開始退却了。」

當我們走到駐紮司令部的村莊上，祇能看見農民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員，軍用電話，步哨，和我們的行李早已全部搬走。我們正在驚異的時候，一個兵士走進來對我們說：「司令部已經前進六哩了，長官命我引導你們到那邊去」。

在路上，我們看見一隊隊的兵士和運着軍需品的車子，都在前進。我們從沒有見過這種肩章的軍隊，從他們回答我們的問題裏，才知道是從雲南來的。他們經過了步行，車船而從三千里外緬甸安南的邊界開來的。以前，從沒有省軍爲了抵抗國家的敵人，開到這樣遠的地方作戰。這班雲南兵士正在唱着義勇軍進行曲——那是冰天雪地中滿洲游擊隊的軍歌。一個山東的農夫領導他們前進。

到了司令部，我們看見軍官們正在討論着說：「我們必須截斷日軍的後路，迫使他們撤退，今夜我們一定要把包圍在台兒莊東北的八百個敵軍全數殲滅」。一位年輕的軍官，剛從武昌

參謀會議來，會中蔣委員長曾經演說。他詳細的告訴我們，中日相對的戰鬥力，他更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消息；「總司令已經准你們到鎮上去，明天一早和你們一同去」。

那天晚上，英勇的三十一師把日軍全部消滅，到了次日早上六點鐘，台兒莊毫無敵人的踪跡，同時在台兒莊的北面，中國軍隊已經克復三個重要據點——山立莊，袁莊，和劉家湖，劉家湖曾經作爲日軍的司令部。在右翼，二十七師克復了柳莊，插花廟，平莊。剛從昨天開來的援軍，也同時克復了通嶧縣的三個據點——南洛，北洛，和犂山。在清晨的時候，台兒莊附近十哩以內，毫無日軍，祇有二十七師仍舊在追逐那潰退的日軍，其餘的都已無力去追逐了。

六日的早晨，我們向台兒莊前進。當我們離開司令部的時候，我們看到一架飛機在空中。年青的駕駛員就是前天被迫降落的。整個的一夜，他在修理機械，兵士和農夫們都在掘這土地。他費了二小時，試着從軟地裏拿出來，拋開泥土並幾乎翻轉來。最後他得到成功。

台兒莊還是在燃燒，一片悽慘的景象，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台兒莊祇剩了斷垣殘壁，滿地是屍首和彈殼；一條兩旁植有楊柳的小溪，也堆滿了屍首，每顆楊柳都給機關鎗削斷了。街上，三十一師正在忙着清理戰場，把日軍委棄無數的機槍，來復鎗，劍，防毒面具，旗幟，文件和罐頭食品送到司令部去。斷牆殘壁貼滿了標語和漫畫，「驅逐敵人！」「打回老家去！」「打倒××帝國主義！」

城中多數中國兵士戴上了獲得的敵盔，他們把日本的黃星換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章（註九）

。不當責的兵在進餐，睡覺或是洗澡；他們躺在地上消閒，他們多數脫下污着血泥的制服，他們半裸的坐着，在太陽裏洒着，兩脚擱在運河裏。三十一師的弟兄們是年青的，有幾位已經厭惡那不活動，所以，他們在拋着網球，在奔着笑着。

響亮的口號聲從鎮上的一角傳來，我們小心地踏着晨間激戰的遺跡，走向那邊。中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已經在鎮的東北飄揚了。旗的下面，一個穿着制服的女學生，正熱情的向這班士兵演說，說了幾句，她總是把烏黑的頭髮送到後面，因為這也許妨礙她的視線，「三十一師的同志們」，她用着有力，清脆的聲音說着：「我們已經和日本打了三次大戰，第二次戰爭的時候，我們犧牲了半數以上的同志；第一次，我們是完全勝利的。同志們：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我們已經確定了我們要擊敗他們，我們還要繼續的抵抗，我們現在已經把他們趕出台兒莊，但要把他們趕出濟南，趕出華北，打出滿洲，打出中國，才是我們休息的時候。」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兵士們怒吼着。

「將敵人趕出去！」

「將敵人趕出去！」

「中央政府萬歲！」



『中央政府萬歲！』

『中華民族萬歲！』

『中華民族萬歲！』

千百個拳頭向天空伸出去。

在鎮上的司令部裏，我們遇到師長吉方城將軍，他坐在一間堆滿戰利品的房中，旁邊都是穿着制服的中國的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臀部都掛着一支手鎗。他們當昨夜激戰的時候，也都在鎮上。其中有中國規模最大經費最足的大公報通訊記者長江，新華日報記者陸怡，還有中央政治部電影委員會的攝影記者。吉將軍挽着那個先前演說過的女學生的手，每個人都充滿着笑容，在閒談着。

我問徐將軍：『你們一師中有多少學生？』

他對着那個女學生笑，一邊回答說：『我們共有九十位，三十個女學生和六十個男學生，分別在師部，旅部和團部担任政治工作，他們都是在去年八月裏，當我們正在房山抵抗日軍的時候來的，他們來的時候都說：『別的隊伍都在退却，祇有你們仍在戰鬥，所以我們到此地來，給我們工作』！我不知道教他們做什麼，但是我却不能教他們離開，所以我就發給制服和口糧，請他們留在這裏』。

『你喜歡讓他們停留在這裏嗎？』

「現在要是沒有了他們，我不知道要怎樣辦理。他們組織軍民共同的活動，表演戲劇和娛樂，教他們唱、讀、寫以及使他們明瞭抗戰的意義，和激動人民去幫助軍隊。他們什麼都不怕，有幾個——包括一個女孩，受傷，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在前線工作」。

「政治工作人員在師部中，算是什麼等級呢？」

「學生們自由的發言，自由的與師部中每一個人，從苦力到師長在一齊。但是，現在我們是依照最高軍事當局所制定的規則改組政治部，因此政治工作人員，將有規定的等級和薪金，不過他們的責任是不改變的」。

他告訴我政治部工作的某些結果。當戰爭發生時，民衆攜帶傷兵離開市鎮。他們帶給兵士食物與水。年青的鄉村自衛團取得死者的武器，直接參與戰爭。當日軍移動的時候，農民報告消息到師部。在內戰時發生很大困難的是運輸，給養及士氣等問題，在這次民族抗戰過程裏解決了。軍隊成了覺醒的人民之手。至於敵人，這些問題日趨複雜。

吉將軍講着：「一個農婦，每天在鎮上進去。她進出時走日本人所守衛的城門，她帶了素菜和蛋，他們歡迎她。隨後她出來，經過我們守着的城門，她告訴我們一切日軍的動靜。在最後一天，她報告說，日人在城市的東北角互相擁抱着哭泣着及寫信，我們知道他們的紀律寬弛異常，因此立即加以攻擊。她隨即回去想再探些消息。早晨，我們看見她已經死在城牆的外面了。顯明的，這是日軍已經發覺她所做的事，所以便把手榴彈將她炸死了」。

三十一師的福星是一個十歲的男孩，三天前，當大轟炸的時候，他便哭着到司令部來，告訴三十一師的軍官說：『日軍教我去發現中國軍火的所在地，我是中國人，怎樣能將真相洩露呢？因此當我知道軍火在東面，我便說在西；假如我知道在西面，我便說在東』，因此那天，在瞎指之下，耗費了一萬只砲彈炸在空地上。日本人不知道是他在欺騙他們？還是所在地已經移動？所以再教他去指示的時候，便威脅他說，『假如你再欺騙，我們要殺死你』。因此這孩子祇能到師部裏來，不能再回到日人那裏。因為他們已經決定在發生第二次欺騙的時候要打死他，他害怕的訴着他的苦况，他們就留着他了。現在他在師部裏也是高談闊步，很神氣的戴上了他們所給他的軍帽和綁腿布。

中午，我們經過市鎮，向北沿日人撤退的路線走。在台兒莊北面城外，四輛坦克車整齊的排列着；那是當日軍進攻的時候，被中國的砲彈擊壞的，現在是擱立在這兒。坦克車是中等重量，二人駕駛的：一個司機同時運用一架機關鎗；一個砲兵，他站立着運用88口徑的砲和另一架裝在旋轉的砲塔上的機關鎗。

在鎮北二里的辛莊，我們看見二十輛笨重的貨車，幾個毛蟲似的車頭，三百只死馬，他們是完全被中國的砲兵所毀滅的，週圍每件事情都指示出日軍撤退時的匆忙。數百具赤裸的屍體，躺在近鄉村的集體墳墓裏；四五條木牌，標記着尉官以上的軍官安息處。日軍沒有相當時間去實施他們平常的火葬程序。然而如有一部份火葬的屍體所指示，他們已開始如此做。

滿地都是熱氣的炮彈和整千燃燒過的銅彈匣。日本缺少金屬，所以已經射出的彈殼也要嚴格的保存起來，預備再來應用。但是現在從牠們的委棄無其數和在極度的混亂中，可以反映出日軍潰逃時的匆促。我在濠溝裏尋到幾張日本的報紙，上面都是些對於蔣介石以及中國政府別的領袖毒辣的諷刺畫。在他的背後有一個兵士，在空中或者死掉，一本很好的郵寄的書「怎樣跳這難跳之舞」，再加以註解。

我們在回台兒莊的路中，遇見一個日軍的落伍者。他隱藏在礮彈洞中，當他被我們哨兵發見後，他開始從他的肩上向我們射擊，我們的衛兵把他打下。在他的身上，我們找到了一本機關鎗教練法的袖珍本，和戰地儲蓄銀行的存款紀錄。一星期他儲入了一元，第二星期便是五十錢了。他是一個窮人。台兒莊戰役二星期前，他儲入已有二十元，這也許是掠奪中國平民的。被捕以後，爲了沒有投降的表示，因此他被殺了。日軍是從來不肯赦免中國軍隊的，有人說：『假如我們懂得些日文，也許可以收容他。這和城裏的日人是一樣，他們不會投降的。』

近晚，我們回到台兒莊。一隊單行的無盡的軍隊經過運河的浮橋前進。我們看了他們幾個鐘頭，長行的人及供給如長蛇般的蜿蜒着伸向地平線，那是第四十二軍的第三十師，第二十一師和三十二軍的礮兵。差不多有二星期之久，台兒莊成了地獄，在那裏，人是在戰鬥，在死亡。祇在今天的早晨，聽見了最後一次的鎗聲，戰爭現在是停止了。台兒莊成爲進逐敵軍的後隊所在地。陸軍司令部重行喬遷，現在是在距城一哩以內。當我們飢倦回來的時候，我們便慶祝

這勝利的捷報。

在北二十哩的洪山鎮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將軍曾經俘獲數百個俘虜和許多野戰礮。

在德州和濟南二地的中間，遠離日本的後方，劉汝明將軍指揮着一師騎兵隊，切斷津浦鐵路，這就是爲什麼沒有敵人的援兵到達台兒莊的原因。敵人後方的游擊隊和中國中央當局都有着無綫電的聯絡，猛烈的發動破壞鐵路和公路。孫桐萱和曹福林的游擊隊曾經衝入濟南，膠濟鐵路沿線都有戰爭。

在南京到上海的一帶，活動的游擊隊再克服泗涇。

四月五日，在上海的西區可以聽得到機關鎗聲，這是遊擊隊在京滬鐵路一帶的活動。

北方，晉察冀邊區的游擊隊，不時的攻擊平綏鐵路的南口，懷萊及宣化。當日本軍隊集中的時候，他們圍住二師狄軍。

在日本減少守兵以增援前綫的地方，中國政府的軍隊和人民就衝進來，像通過水槽的洪流一般。

全中國是得到了台兒莊的勝利。

第二天台兒莊的民衆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們在殘餘的戰跡裏發掘自己的財產。他們把防禦物集合，恢復了私人的店舖，從毀壞的屋子裏整頓住所。郵政和電報機關，在半毀掉的屋中，重行經營業務。一輛火車開到戰後的北站，現在鎗炮聲遠遠的很難聽得清楚。

我們回到了徐州。

徐州，跟漢口，重慶，廣東和中國別的都市一樣地在慶祝勝利，他們的精神比從前更加活潑，更有自信力。兵士和民衆們抬着頭走着，對於參加這次行動，覺得很是榮幸。

總動員委員會向全體負責組織和宣傳的人員發出如下的訓令（註十）：「在訪問民衆的時候，向他們解釋此次戰爭的重要。告訴他們我們此次粉碎敵人對於徐州的攻擊是造成了以後反攻的基礎。在這抗戰第二階段，我們應該偏重于充實和增強我們自己。說明此次勝利中其他各戰線的友軍如何幫助我們。同時說明此次勝利對於各線友軍們的影響，我們抗戰的精神是在繼續增強中，而同時反戰思想，却已散佈到全體日本的人民中間去了。」

「向人民講述戰爭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現在我們的戰略已由被動的變爲主動的了。由正面的抵抗變爲包圍敵人和殲滅敵人的戰略了。同時李宗仁將軍的卓越的指示，各線軍隊和民衆的合作，這些都是我們勝利的主觀原因。要很清楚地解釋一部分軍隊的犧牲精神和人民的堅決意志，都是由于中央政府領導的得宜。我們各種機械化設備正在逐漸改良之中。在此次戰役中，我們的機械化部隊使敵人蒙受到極大的損害。」

「同樣的，使人民明瞭我們勝利的客觀原因。敵人在經濟困難中。他要勝得便宜，用了不足的人力和物力。敵人的運輸線是不穩固的，我們的軍事力量足以破壞「黃河鉄橋」。我們的游擊隊時常將「濟南到臨清」的一段鉄路線截斷，使他們感到極大的煩惱。我們的戰略是在

使敵人消耗資源，現在敵人已經受到很嚴重的痛苦，日本的人民已經厭惡戰爭了。他們知道他們所受的種種痛苦，僅僅抬高了幾個軍閥和財閥的地位罷了。從俘虜們的日記上，就可以看到這些問題，的確是日本的致命傷。

「台兒莊的勝利僅僅是軍事上初步的反攻，我們要認識清楚，我們爲了獲得這初步的勝利，我們完成了許多困難的工作，並且犧牲了許多兵士的生命。我們需要慶祝，但是不可自滿。這次勝利是九個月的艱辛奮鬥的結果。我們在獲得最後勝利之前，應當更認真的工作，和忍受更大的犧牲。」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認識了軍民合作的重要，爲了要順利地繼續保衛我們的領土起見，我們必需動員戰區內全體的人民，使他們明瞭必需需要克服軍民間團結大道上的一切障礙。」

全城都散布着那些鼓勵人民去完成他們職責的傳單。

「親愛的同胞！敵人的大砲已經在轟我們的大門了。我們已驅逐他們，但是他們仍然要來的！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可以供我們消耗了。組織起來！到前線的野戰醫院服務去，或是扭任將給養運送到前線去和保衛電話網，公路，鐵道等的工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最重要的我們要武裝起來，組成自衛的團體！如果敵人進來的話，我們要給他們些教訓，爲戰鬥而死，總是不自衛的被屠殺來得好呀！團結起來！把××強盜趕走！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註十一）

我搭了軍政部的第五號救護車，回到漢口。這是以前京滬路上最好的一輛快車。在戰事的初期就被指定運送傷兵之用，它在各線工作着，在六個月之內受到了三十次以上的轟炸。窗子炸毀了，邊上點綴着五顏六色的片條。在這次會戰結束之後，它在開往台兒莊的路上，又受到了兩次轟炸，二個車員是殉難了。全車工作人員是包括着一個長官，五個醫師和看護人員，一個藥劑師，一個助手，一個軍需官和三十個工人。這一隊人員自從開始他們的工作以後，永遠在這輛車上，有幾個是光榮的殉難了。在任何時期，實際上，他們都是被轟炸碎片所擦傷的受害者。車上是具備着運送三百個傷兵的設備，現在它載着九百個人，六百個傷兵；並沒有帆布牀，僅僅躺在座位上破舊的行李上，和車子的地板上。

中國兵士堅忍耐苦的精神幾乎令人難信，受着重傷的默然的熬着痛苦，一聲不響的死去了。在車上，我們差不多失去了三十個可憐的同伴。比較輕一些的，在車箱中爬着，將他們自己牀上的稻草鋪好。對於車上的人員，一些也不要什麼。我坐了整整的一夜，和十二個傷兵談過話。他們全是轉戰全國的勇士，他們全部都自信有控制敵人的能力。他們咒咀敵人的重兵器，談論日本兵在肉搏時的無用。他們都明瞭軍事行動第二期的戰略，他們問我爲什麼國際聯盟不給予中國切實的援助？爲什麼美國裝運許多碎鉄到日本去？「如果各國在各種設施方面，像蘇聯在空軍方面那樣幫助我們，」他們說：「我們一定可以把敵人很快的趕出去，無論如何，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如果我們在設備方面和敵人一樣的好，那麼勝利一定可以很快的降臨」。



除了迫切的補充軍士和軍火車輛之外，救護車在交通上是占有優先權的。在車上，每隔極短的時間，我們就替傷兵更換繃帶。代表民衆組織的紅十字會和外國教會的醫院，預備着熱茶，食物，昇牀和新繃帶在大站上候着，他們總是依着火車時刻表，很早的守候着。有時候費去了一二個鐘點，等候那救護車的到達。在開封建立了近乎二十個的「繃帶站」，都是蘆葦蓋成的，散佈在車站月台的兩旁，日本飛機時常把這些設施炸得毫無所存，但是人民立刻重新建造起來了。當我們停在開封的時候，九百個傷兵，一共費去了三個鐘點，又重行換了一次繃帶。

羅其德醫師（譯音）——軍醫處的主任——他告訴我在徐州前線，有同樣的八輛救護車服務着。在徐州，開封，鄭州，信陽，和漢口都有繃帶站和掩埋站的設立。在徐州有二個藉着卡車流動的外科醫官的團體，各具有X光的設備。這些都在戰爭開始後極端困難的情形之下成立起來的，雖然有着這些值得讚許的工作，但是爲了傷兵數目的浩大，藥物設備與救護組織仍然是非常的可憐。服務人員和簡單的藥物設備是感到非常的缺乏。傷兵在到達車站時的運送，都是由人民自願担任。靠近鐵路線的傷兵，是比較幸運的，較遠的，爲了運送的費時，就陷入危殆的狀態。「傷勢的輕重，是與受傷者由火線上運到救護站的時間成正比例的」。陸醫師這樣的說着：「當傷兵運送到後方的時候，那些在前線所完成的草率的包裹，早已移動或鬆解了」。他告訴我，當有些傷兵的四肢失去了效用的時候，我們因爲防止腐爛，就毅然將它截去，雖然這些受苦者，是不願意的」。

在以前，各縣的村鎮，并沒有一些醫藥的設備。當地居民對於疾病，也全然漠不關心的。可是現在是做到了。這不是在歐洲，這些醫生得專心工作，而是在戰神蹂躪的中國後方的心臟，甚至在這窮國家平常的「荒涼區」。沒有一個人安於既得的一切。和我交談過的人，都對於他們自己的或別人的工作感到不滿，一般的呼聲是：「我們需要更努力的幹！幹！幹！」他們明白污穢、疏忽和無知的可怕。他們并不隨便放過他們自己的缺點，只是在考慮如何克服它們。這不僅那些抱着決心在前綫與可恨的敵人作殊死戰的武士是這樣。同時那些缺點造成的可怕的結果，也不僅在前線上開始顯露着。

當我回到漢口的時候，全市正快活地浸沉在勝利消息之中。

當我離開的時候，曾舉行了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會議中重新肯定政府抗戰的決心。宣言上是這樣說的：「在這掙扎中間，我們應當加倍的努力，來完成復興民族的艱辛工作」。在抗戰的過程中，中國一方面是耗費了許多金錢；但是一方面，自然資源是迅速地發展着。由于戰事的開展，中國比以前強大得多了。「最後勝利之獲得，不但可以保證國家主權與領土之完整，還可以在國際間得到平等和自由的地位」。蔣介石上將是被舉為黨的總裁。

該會最先正式承認中國民主政治的誕生，它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會議——一個代表各黨各派的組織。確實的，這個參政會議僅是一個以備諮詢的機關，並非一個立法的團體。但是這的確是由一黨專政變為數黨合作的必需步驟。大會決定了對外和對內政策的原則，外交上是決定聯

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列強。

中國的士兵并非是具有步鎗的自動機，而是一個爲謀祖國解放的忠勇戰士。大會決定強化軍隊中的政治訓練。牠表現着對人民抵抗侵略能力的信任。議決案中有一條是「增強人民的抗戰力量：和正規軍合作抗敵」，根據該會另一個決議「在敵人的後方，開始擴大游擊戰爭。」這確立了敵後方許多順利的游擊活動的基礎。前綫的士兵，保持着更大的信心而作戰，大會決定「給予出征軍人家屬的優待辦法」(註十二)。官場上的種種惡習是被補救了，政府方面又制定了「嚴厲懲戒貪污官吏」的辦法。

大會確定了人民對於戰時實業發展的權益，并且決定了一面鞏固各線的軍事防禦，同時改進人民的生計」。這離開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堅持的平均地權和實業計劃還很遠。然而甚至這些議決案也表現了堅實的前進，顯出了國民黨中前進份子的勝利。不過在汪精衛領導下的那些反動派和失敗主義者，堅持着在抗戰過程之中，人民的生活狀況，談不到什麼改善的言論。「戰爭是須要犧牲的，我們是爲了後一代而奮鬥呀！他們眼眶內充滿着熱淚，很詳細的訴說着：「每個中國人不僅很願意的放棄他們物質上的享受，即使犧牲他們的生命，也是毫無怨言的」。但是不管這些紳士怎樣，大會已通過決議把救國重任托付于那一班確能犧牲不尙空談的勇士了。不管汪派的頹喪言論及精神的怠工，大會不把中國的解放戰爭看做美麗的高貴的徒然的姿態，而是着重抗戰的建設方面，和牠應允的給中國人民新的生活與尊嚴。

因而中國的統治黨使人民明晰的正式的了解抗戰建國的客觀需要。它認可了九個月戰爭的革命的進展。人民要求的及在民族鬥爭過程中實行的許多改革，都編入綱領中。全國的人民團體都擁護大會的決議，並且視它是國民抗戰力量重要的增援。

國民黨以外，各黨各派的存在被批准了。四月二十日，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正式成立，同樣的在四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中國青年黨。因此中國政治上一黨專政的原則已經過去了，而讓位於各黨的自由合作，供獻他們的力量於附合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

爲了增加國家財政的力量，在四月二十二日，又發行了萬五萬的救國公債（註十三）。在全國生活的各方面，台兒莊的勝利刺激了人民作新的努力；對於最後勝利的必然，給予了他們新的信任。

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勢的親德派和親義派，雖然他們完全缺乏大眾的擁護，在汪精衛的精神領導之下，仍舊在政府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仍希望中國參加反共集團。國民黨大會已經確立了中國需要與全世界友邦外交合作。但是牠沒有說明與日本聯盟的法西斯蒂國家，和那些對中國表同情而加以援助的民主國家的區別，這是汪精衛和他的扈從活動的結果。他們否認中國的抗戰是爲着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蒂帝國主義而奮鬥，他們用自已以爲有理的辯論，來阻撓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而希望中國傾向于反共集團。他們說：在原則上，中國的戰爭是一國的事，和歐洲方面的衝突，是毫無關係的。從這個起點，他們進行着破壞統一戰線及聯俄的政策，

而最後希望同日本妥協。

因爲他們沒有公開他們的漢奸陰謀，並且因爲全部國民黨員沒有充分了解此次抗戰的廣泛的含義，所以汪精衛一派仍能在該黨中保持着重要的地位。汪精衛，他自己是一個老革命黨員，又是黨內的一員重要政治人物，所以他的地位僅次于蔣介石先生，而做到副總裁。在南京淪陷後，這些失敗主義者和叛徒們的心理，是爲中國太弱了，不能再戰下去。一定要『和平了』。現在他們切切私語着說：『我們已經有一個大勝利了，當我們把握了有利的地位，可以開始談判時，我們就休戰吧！』但是這些主和派是受着大眾的譴責，甚至素來同謀的老黨員，也同樣地責備他們。台兒莊的勝利，不僅是給日本軍閥一個嚴重的打擊，而且那些東京認爲唯一可靠足以使中國向他投降的走狗的心理，也受着致命的挫折。

台兒莊之役，給與日軍誇大的威望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從前在上海時，外國軍事觀察家已驚奇的認識了他們對日軍力的過分估計。南京之役時使世人相信日軍無紀律。在台兒莊和臨沂二次戰役中，可以證明日軍的戰鬥力，不但可以被中國的正規軍擊破，并且可以被中國自己認爲配備最壞，訓練毫無的省軍或新兵所擊破，這是因爲中國士兵是爲祖國求生存而戰，而日軍乃是爲他們軍閥的野心而戰。無論是對中國，對日本，對全世界這都是一個很好的教訓。（註十四）

在台兒莊戰後，中國軍隊繼續的向北追逐日軍，可是他們因爲運輸方法和組織的不健全，

不能得到迅速和足量的軍需供給，去佈置或分配大量的軍力，儘量來追擊潰退的敵軍。所以日軍有很充分的時間，在沂縣休息，重新整理和組織他們的殘軍。就在這很不幸的鎮上，帝國主義者爲報復戰場上失敗的仇恨，成千成百的無辜居民被屠殺了，房屋也全被燒去了。

雖然日軍是需要急速的奪還他們的地位，和滯雪他們的恥辱。但他們在這十二天內，是不能夠恢復他們的攻擊力量。在這個時期內，他們用別種的活動，來證明他們的「威力」。四月十日，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日機在長沙轟炸湖南大學，炸死了許多正在山上海地上消遣的男女學生；在廣州，日人向一羣正在慶祝勝利的人民，投下了一顆炸彈。在日軍的後方，中國人民是反攻着。四月十一日，游擊隊在天津四郊，極趨活躍；上海近郊的閱行，七千餘游擊隊，和日方守備隊，發生猛烈的鬥爭，就是遠在上海，也能聽見很明晰的鎗砲聲。在南京一帶，因爲游擊隊襲擊了××哨兵（註十五），×軍發揮他們的獸性，焚殺人民，無所不至。在綏遠內蒙古一帶，馬占山將軍的滿洲騎兵隊，克復了和林，涼城，和清水河三城。同時北平南四十里的平漢路，也被游擊隊所截斷。琉璃河鉄橋是被炸斷了。日軍被這許多事情，簡直弄得手足無所措。

四月十九日，日軍再度準備攻擊臨沂。在山東南部集合了二十萬的軍隊，內中包括十師團之多——第二，五，六，七，八，十，十三，十四，一〇一，及一〇五。這大量的軍隊，實際上是從其他的幾個佔領區內抽調而來的。中國人乘此良機，克復了許多揚子江南岸以及黃河北岸的城鎮，及山西的全部區域。徐州北部戰綫延長達五十哩之遠，在那裏的城鎮村莊，都被重

砲及飛機的轟炸所摧毀，變成了灰燼。從遙遠的雲南來的兵士，表現了偉大的英雄氣概。在一次反攻中，他們衝破了在台兒莊東北部的日軍陣線；在臨沂四週，敵人的交通路線都被中國流動部隊所破壞。五月四日，日軍的新攻勢已告停止。五月五日游擊隊發揮了他們神奇的突擊。戰爭的發祥地——蘆溝橋及被日人第一次轟炸的宛平城，都被他們克復。趙倜游擊隊也克復了距離北平二十二里，在平綏路上的昌平。截斷了日人來往于山西的孔道，其他的游擊隊也將津浦路上天津以下九哩的地方截斷，以阻止日人向徐州增援。

五月十日，日海軍佔據了差不多毫無防禦工事的廈門。日人的報紙上大事宣傳，視為莫大的勝利，以期轉移民衆的目光，掩飾他們在徐州的一無進展。

最後在五月的第三個星期，日軍的『雙鉗』突趨活動，在徐州南部採取了新攻勢。土匪原將軍——陰謀的主腦，在徐州西北部渡過了黃河。徐州是被野蠻的××飛機繼續不斷地轟炸着，一天之中，三千另四所房屋都化成了灰燼。在這次嚴重的戰事中，日本軍隊截斷了隴海路，他們的機械化部隊，衝過了平坦而多塵的河南平原。

五月十九日，徐州是失陷了。那時日本的三個縱隊，向着徐州推進；他們想包圍和消滅那幾十萬的中國軍隊，但是他們毫無所獲。所發見的只有幾百個受傷的兵士，這許多受傷者都被他們野蠻地刺死了（註十六）。在這次徐州撤退中，死傷的只有一二千人，湯恩伯將軍的十三軍，在三月十八日，穿過了津浦路撤退到安徽的西北部。天幸的濃霧和暴風雨，隱藏了他們的行

動，防止了敵人的轟炸。凱旋于台兒莊的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包含三十一，三十，二十一，及二十二四師——在掩護友軍退却以後，衝過了日本的哨兵線，安全的向西南移動。李宗仁將軍，白崇禧將軍和幾師廣西軍突出了重圍，機械化部隊和重兵器也安全的撤退了（註十七）。韓德勤將軍等所統率的四師，向着東方的海邊撤退，這是根據第五戰區繼續抗戰的計劃。直到今天，他們仍舊保持了日軍後方的江蘇北部。他們和李明揚——前徐州動員委員會主席——所統率的強有力的游擊隊，保持了密切的聯絡。在第五戰區的「喚醒民衆工作」，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區域內日本人所能保持的，只有幾條交通線而已，腹地仍舊是中國人的。

五月二十日，正當日本報紙上登載着中國軍隊潰敗消息的時候，中國飛機突然第一次出現在日本都市的上空，它並沒有投下炸彈，僅僅擲下了許多暴露日本軍事家說語的宣傳品。

土肥原的第十四師團，是被包圍着，受着猛烈的攻擊。日軍大胆的衝到了隴海路上的蘭封，但立即被南面衝過來的廣東軍隊三面包圍了。第四面呢？却是臨着黃河，他們搭着浮橋，想渡過去。可是被中國飛機不斷的轟炸。在北平的日本官方發言人，也承認土肥原部二萬人，正在拚命突圍，避免全軍覆沒，最後他受了嚴重的犧牲，才逃出了重圍。

在抗戰第二階段的末期，中國軍隊在山西克復了許多的領土，比較他們在山東所失去的更多。在山西的日本軍隊，大部都抽調到徐州前線增援去了。在交通線上的日本軍隊，從此也失去了聯絡，他們的防禦線變成了幾點。糧食和軍需，靠着飛機的接濟。中國軍隊有系統的把那



守衛隊各個的解決，他們的抵抗力顯得非常的渺小。一件指揮在關封的日本第二十師團的命令，被日機誤擲到了中國軍方的陣地，在這裏邊載着：「在將來我們將一星期一次用飛機輸送給你們軍需，你們要自己決定何時何地去襲擊敵人。在現狀況之下，談不到增援」。在三月七日到五月十日之間，中國軍隊在山西克復了三十四個城市，他們宣布駐在這省內的日軍四個師團，受到了二萬七千七百八十人的死傷（註十八）。「山西實際上仍舊是我們的了！」中國發言人這樣的狂喜着。在山西，從事戰爭的軍隊，是由閻錫山將軍——山西軍，衛立煌將軍——中央軍及朱德將軍——八路軍——所指揮。他們合成了一個堅強的統一陣線，共產黨的軍隊在閻錫山指揮之下，從事戰爭。閻氏和衛氏亦借給朱德九個足師，由朱德去統轄。

在抗戰第二階段的末期，日本在中國有三十一師團，牠是開始以十五個師團來征服中國的。自從戰爭爆發以後，在中國的日軍，共達一百十萬名，其中死傷者，已達二十五萬名。餘下來的七十五萬名，每天都指明是不够分配于他們已經占有的土地上，因為一方面在前線還要和中國軍隊作戰。這可以證明中國以廣泛的游擊戰配備着陣地戰的策略的成功。

日軍以政治手段征服中國的野心是完了。和平因素在漢口不再取公開工作，他們幾乎永遠不敢活動了。在東京，近衛首相聲言日軍將繼續進攻，「直到」蔣介石政權推翻為止。不撤兵，也不能做出什麼。但這是長遠而可懷疑的「直到」。日本的戰事預算已經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外交部長廣田在議會中叫喊着：「即使蔣介石政府不能償付，日本一定要從

中國得到賠償」。這「即使」是不須要的，而「得到」是含糊不明的。在戰事發生九個月後，日本還不能從「佔領」區域中勒索出它的軍費，因為事實上，「佔領」區域並不受日軍的控制。

南京淪陷以後，日本通過德國的關係，提出和平條件。德國在複雜的戰爭中演着雙簧戲，但在二月裏，希特勒受了日人的奉承，已經公開的支持日軍的侵略。在徐州淪陷以後，德國召回全部軍事顧問。五月二十一日，德國的軍事顧問，他們幫助蔣介石將軍在剿共的戰爭中建立新的軍隊，受到柏林的命令，不能不離開中國。中國覺得她不只是單純的抗戰，而已經牽入複雜的國際中去了。

在徐州會戰以後，中國政府的基礎絲毫不受影響；相反的，却是日本政府受到打擊。不是中國政府，却是日本內閣在改組；不是中國，却是日本在大規模的徵取戰事實源。在中國，民主政治却日漸增長。人民的精神，物質，構成了新中國的新力量。在日本，「政治控制」的新策略又來了。

不再有「致命的打擊」了，日本所期待着的勝利，比侵略開始時的希望，還是遼遠得多。這些就是徐州戰役的結果。

(註一)：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二十六日，奧登堡將軍在但能堡包圍和殲滅帝俄的第三軍，死傷十萬，俘九萬六千人，當時俄軍已經深入東普魯士。

(註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八日，第一百十五師林彪得到勝利。

(註三)：偽滿州國的軍隊在漢奸長官劉桂堂指揮之下，參與這次戰爭。他們是日軍的先鋒，但在主力接觸以前，他們早已被消滅了。

(註四)：張自忠是蘆溝橋事變時的天津市長。他有助於日軍的佔領北平，但是後來逃出重圍，重復獻身於中央政府。近數月來，他是將功贖罪；他的軍隊，沒有一般兵士的徽章，却都有一條臂章，上面寫着『打倒日本』。

(註五)：李宗仁將軍當時是第五戰區的總司令，這戰區包括着山東，江蘇，安徽黃河以北的一部份和河南的東南部。

(註六)：同車者有伊凡 (Joris Ivens)，約翰飛諾 (John Ferno)，他在完成偉大的影片『西班牙大地』(Sgash Earth)以後，到中國來。還有最著名的攝影家克派 (Robert Capa)，他曾經陪着他們在西班牙游歷。還有英國海軍副隨待武官和大批的中國軍隊。

(註七)：事實是這樣的，雖然房屋做了司令部，但農民還是不肯逃散，這種新的精神，在中國已經普遍地發展開來。

(註八)：根據外國軍事觀察家的意見，這比例差不多同上海作戰時一樣。

(註九)：日軍制服的記號，並不是『太陽在升起』，而是一顆黃色的五角星。

(註十)：四月八日，動員委員會在徐州，發出用複寫紙縮短的『給在前線的慶祝我們的勝利的宣傳人員』。我保存了一份。

(註十一)：動員委員會公告的式樣，總是『致戰區同胞書』。

(註十二)：我得到從會議決議中的特別引語，是在韜奮著的『國民黨代表大會的成果』一文上——原文見抗戰(漢口出版)；轉載及節譯於太平洋文摘，一九三七年五月。對於會議的估計是我個人根據在那時與政治領袖和民衆組織負責者的談話。

(註十三)：第一次公佈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註十四)：最初，日軍發言人聲言台兒莊祇有很小的接觸，否認他們的失敗。直到四月十四日，他們還是頑固的堅持着台兒莊是在他們的手中。就在那一天，上海的日軍發言人在外國通訊記者窮詰之下，才說：『也許中國人現在克服了台兒莊』。後來，他立刻以嘲笑的口吻暴露出：『徐州從來不是日軍的目標』。不。

(註十五)：四月十四日，上海外人看到十四輛載重汽車滿載傷兵運往楊樹浦。查爾斯，瓦斯 (Mr. Charles Worth) —— 一個江陰的美國教士說着：日軍是不敢衝出該鎮，除非有着機關鎗的掩護，集體衝出。日本的軍閥把江灣的居民從六萬減少到五千。四月十九日，二千五百日軍從日本開到上海，用來征服游擊隊。這是一個例子用來說明戰鬥的民衆怎樣壓迫狄人，教他們放棄搜括富源的政策，和放棄在華日軍的工作。

(註十六)：五月二十日，日本時報寫着：『無疑的，日本民衆是怎樣的驚異，當他們知道他們的軍力到達徐州城牆的時候，祇有一千個中國軍隊在抵抗』：那『徐州的城牆』僅是個虛空的幻想。日軍的文告描寫在城郊附近的惡戰，北平的日軍發言人用了一張圖來表示當地的情形。事實上，徐州的城牆早已拆去，那古老的城牆在二十年前拆毀了。一個通訊記者寫着：像 Vericho 的城牆一樣，徐州的城牆

是在發言人的第一次誇詞中傾覆了。

紐西蘭的新聞記者威克生 (Miss Iris Wilkinson) 描寫傷兵的大屠殺，她當時是在城裏。

(註十七)：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的日軍發言人部份的承認進攻和殲滅徐州的中國軍隊遭到失敗。『三四師中國軍隊，衝破日軍的哨兵線，向徐州的東南面的山中四散』。一個在山凹裏的『哨兵線』，被四師的軍隊衝破。

(註十八)：日軍死傷率，從各方面的軍隊報告，可以分爲如下各種：正太鐵路，九八〇；同蒲鐵路的北段，一九七〇；同蒲鐵路的南段，四三三〇；鄉寧到曲沃區域，三六八〇；離石到隰縣區域，四九九〇；吳區，一一三三〇。總計二七七八〇。

## 第九章 人民之戰

我們已經談過華北戰事的開端，談過上海山西英勇的抵抗，談過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抗戰下去的決心的增強，以及在軍事行動第二階段裏，中國對於她的力量的新的證明。

「但是華北怎麼樣了呢？」讀者們要發問了。「日本後方的廣大面積怎麼樣了呢？侵略者能够控制得使華北對他們有利嗎？那兒的民衆抵抗他們的壓迫嗎？他們又是怎樣的抵抗呢？自然我們知道游擊隊的活躍。我們已經聽過產生一個游擊隊的浪漫的故事。但是這些不是太弱了嗎？當日本在佔領區域裏真正開始鞏固她的統治地位時，它能經得起日本的軍事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壓力嗎？」

這許多問題都是合理的。他們都是重要的而又嚴肅的。因為雖然在九個月的戰爭過程裏，日本遭遇到不少的困難，她的軍隊却已經前進了。她佔據了幾處中國最富裕，生產力最大的土地，而她的商人和實業家正緊跟在她的軍旗的後頭。游擊隊？趙侗的流動隊伍是民衆對於侵略者憎恨的明證。但是這種隊伍很可能像在妙峯山一樣的再吃敗仗，他們能够存在也許僅是因爲日軍主力的無暇顧及。第一人民抗日軍在阜平的建樹指明游擊戰爭正在調整着，計劃着。但是，即使如此，這些足夠反抗日軍嗎？而且即使這些游擊隊並不騷擾民衆，即使民衆真的用不共

鐵天的仇恨來仇視日本人，難道他們能够永遠答應把他們的耕田變成了戰場，把他們的村莊燒成廢墟嗎？不管在怎樣的政權的壓迫之下，對於他們，收穫糧食和到市場上去出賣穀物，難道不是重要的嗎？有市場的城鎮不是都在日本人的統制之下嗎？秩序繼續不安，等於使農民飢餓。到後來農民豈不要情願找尋秩序？即使是用奴隸的身分去交換。總之，中國人民已經受了幾世紀的壓迫。他們曾經在比日本皇軍差得遠的武力下馴服過。至於日本經濟的衰弱？在她能够利用佔領下的土地時，不是馬上就要想法來救濟嗎？她不是能够很容易得到國外借款來發掘她已經奪到的財富嗎？

在漢口，一九三八年開始，我們外國新聞記者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作為中國政府發言人美國留學生們也不知道。倘若有人問他們中國在怎樣的抵抗，他們將指出軍隊的新戰略，指出人民總動員法規，指出淪陷區中國人民對於壓迫者的仇恨，並且指出各地游擊隊對於敵人交通線的襲擊。旁人很容易看出他們對於游擊戰及人民自覺的力量沒有真實的信仰。他們以為自己在打一場勇敢的冒險的戰爭，一種機會的遊戲，用日本的精疲力盡作賭注。如何來支撐中國，使她比日本慢點崩潰呢？更多的軍火，更多的軍隊，更多的國外援助——這是他們所想到的。『日本生逢其辰』，一個外交部裏的長官在艾登辭職及希特勒對「滿洲國」加以承認後，垂頭喪氣的對我說。

三月裏，美國海軍情報處的官員伊文斯·卡爾遜(Evans F. Carlson)艦長從華北調查了游

擊戰事回到漢口來。卡爾遜艦長是一個非常有耐性的人，能下決心專力去作他的事。他曾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跟第八路軍和別的軍隊在一起過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裏面，他曾和游擊部隊作過一千多里的行軍，曾經深入日軍的後方，而且也到過離北平一百五十里的地方。他所看見的一切都是以一個軍人和一個平常人的地位來觀察的。卡爾遜艦長是一個老兵，他在尼加拉瓜打過游擊隊（過去他一直稱他們作匪盜），現在，他第一次看到了武裝的民衆。他把他所得到印象帶回漢口來，有豐富的事實更附有照片作說明。他不能把他所見到的祕而不宣。他已經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人民打回淪陷了的家裏去；他以為所有的從事于報告和解釋中國抗戰的人們都有知道他的發現的必要。

讓卡爾遜艦長來說他的故事吧（註一）：

「三個月以前我到山西去，因為，作爲一個軍人，我對於那種異乎尋常的戰術感到興趣。我也想研究一下它所領導下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情形。中國人是否有效的騷擾了日本對於淪陷區的統治，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究竟「赤化」到怎樣的程度——這些似乎就是卡爾遜艦長所亟欲得到解答的問題。」

因此，得到蔣介石將軍的許可和那邊第八路軍領袖們的歡迎，卡爾遜艦長開始了他的北行。『我看出八路軍長官們對於中央政府不變的忠心。我很驚奇統一戰綫會如此的完美的進行，八路軍山西軍和中央軍會如此的竭誠合作。』



朱德告訴卡爾遜艦長，有力的中國政權正在日本後方發生作用，於是艦長立刻要求去看一下，他簽了一張證明書說明任何危險發生都不需八路軍負責，便得到進行的許可。

『Time雜誌聲述日本的統治不能超過離北平七百里區域』，他告訴我們。「但是我走到離北平只有一百五十里的地方却仍然在中國的範圍以內。我穿過了兩條日本佔據下的鐵路——同蒲路和正太路。我相信在事實上，所有同蒲，正太，平漢，平綏四大鐵路之間的地方，都在中國人的手裏，此外游擊隊控制了平漢路東的十七個河北縣城。在五臺山我看到很多的學校，醫院，商店以及和政治中心的漢口交通着的幾處無線電臺。

『隨便在那裏』，卡爾遜艦長說，『人民都照常經營他們本來的事業。所有的壯丁都受了軍事訓練，加入了正規軍，游擊部隊或是人民自衛團。每一縣有一個在縣長領導下的動員委員會。穿制服的正規軍和游擊隊經常的攻擊日本軍。不穿制服的人民自衛團巡察他們的村莊和城市，檢驗每一個新到的人的證件。田裏的農人會突然的要看過路人們的文書。沒有一個偵探和漢奸能够混進這個區域去。』

在河北，包頭，艦長看到人民和游擊隊怎樣的一起殺敵。一個日本縱隊開向城裏來，游擊隊去監視他們的行動，同時人民搬走了所有的當地的糧食。當日軍到了的時候，他們甚至找不到一把穀來吃。這時，游擊隊包圍了這城池。饑餓的日軍必須打回他們的根據地平山去，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這表示出軍民合作的效果』，卡爾遜艦長說。

華北的游擊戰爭不僅是對於日軍偶然的襲擊，而是一個由面積四十二縣人口五百萬的根據地指揮下的有計劃的行動。一月十日，卡爾遜艦長參加了設在五臺山上的冀察晉邊區行政機關的正式成立會。這個行政機關是在統一戰綫的原則上建立的。它包括國民黨員以及共產黨員，八路軍以及其他各軍隊的長官。它的作用是「用軍事上的力量來打擊敵人而在經濟上政治上和他們競爭」。食物生產已經增加了，而棉花的種植——那是爲日本的工業預備的——則嚴厲的加以限制。一個完備的以自給自足爲目的的經濟計劃，正在實行着。地租，利率和賦稅都已經減低了。這行政機關的組織是民主的。人民的抗日不僅是因爲「任何事業都比作奴隸好」，而是因爲現在他們所享受的境遇比過去他們的理想都要好。他們不僅在保衛戰爭開始時候他們自己所有的，並且在保衛戰鬥的過程中，他們已經得到了的。即使日方行政機關答應他們可以像戰前一樣的過活，仍然不會能使這些人民滿足的。在邊區行政機關指導之下，他們建立下更美好的生活了，這就是「政治上經濟上的競爭」的意義及軍事抵抗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一個人民的武力建立起來了，一種新的軍事現象使卡爾遜艦長感到驚奇，感到感動，而最後感到歡喜。「所有的軍事服務全都出于純粹的自願」。他告訴我們。「紀律是由於個人的決斷，由常識而來的責任心和對抗戰及每一個軍事行動的目的之認識。官兵之間沒有隔閡。根本就沒有什麼「官和兵」這稱呼，而叫做「領袖和戰士」。人們打仗是因爲他們已經澈底的教育過而知道他們是在保衛他們的共同幸福。上峯和兵士都能完全的互相信任。每

一場戰事以前都先舉行會議。那時這次行動的目的和性質，每一個人的職責，以及進攻的要點都經過徹底的解釋和討論。和敵人遭遇以後，勝利或者失敗的原因，以及他們和普遍的抗戰目的之關係也都充分的加以分析。能幹的戰鬥員都送到五臺山的游擊隊軍官學校裏去，現在那邊已有四百三十個學生在學習着。」

感動卡爾遜艦長最深的要算這個制度的軍事效果。他告訴我們，受過強烈的體格訓練的人們，怎樣在自覺到個人的努力的必要以後，完成了那簡直似乎不可能的事業。有一天，和他有關的那一隊，行軍四十三里，爬了八座山。每個人帶有三十五磅的必需品。而最奇怪的事是他們戰勝的方法，死傷並不超過敵人的十分之一。一月六日，卡爾遜艦長親眼看到三十輛日軍貨車的破壞以及大量必需品的獲得。在步槍和手榴彈底下，日軍死傷了四十名。游擊隊方面僅只死傷四名。許多游擊戰爭，採用突擊的戰略而且預先從老百姓那裏得到敵人情形的充分報告，結果華方都是簡直毫無損失的得了勝利。在五台山，艦長看到許多倉庫充滿從日軍俘獲來的軍火，必需品和糧食。「我在那邊一直吃日本的商品來過活」，他說。

這並不是宣傳而是有訓練的軍事觀察者的正確的統計，「我看過工作着的游擊組織，可以斷言日本割據了的土地對於中國並不是損失，」卡爾遜艦長宣稱。「晉察冀邊區的新根據地已經證明它有抵抗大規模侵略的能力。十二月日本派去的八個縱隊都被迫後撤了。日本不能征服這樣的民衆。他們很像一個想填平大海的蠢蛋。」

不久以後，美聯社的海爾多漢森先生 (Haldore Hanson) 初次到河北中部的游擊區裏去訪問。在亞細亞雜誌「註二」的一篇文章裏，他說起他見過一個游擊縱隊「一里長四人一排」。在河北省邊區行政機關執行委員呂正超軍隊的防區內，他看到許多製造軍火，手榴彈，刺刀，劍以及迫擊砲的軍械局。汽車間裏有着奪過來的汽車和運貨車，無線電臺仍舊和五台山漢口保持着聯絡。十七隊游擊隊之一，自己出了份報紙。這報紙張貼在一千五百個村落裏的佈告板上。漢森先生也證明上述種種都是在大眾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各游擊隊已經使人民相信反日抗戰就是改善生活鬥爭的同義字，「所有的地租倘超過二分五厘就爲法律所不許了，」他寫道。「所有的借貸都可以緩付三年。所有的從戰區逃到紅區的難民都能得到土地和食物的供給。這些土地本來都屬於避難在北平的地主。紅軍保障這種土地的所有權，但是有權在戰爭期內來利用。」從擔驚受怕，垂頭喪氣而且餓着肚皮的逃得來的逃難者中，游擊軍隊找到好多勇敢的自願的戰士。

漢森先生所用的「紅軍」「紅區」等字樣是不正確的。在他這一篇以及以後的文章裏，他已經證明無論這游擊隊的軍事或者政治領袖們都是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 and 北平的學生們，東北的義勇軍，八路軍以及人民的新領袖，一致合作着。呂正超，冀中總司令，從前是一個東北軍將領。官吏都是經普選選定的。國共兩黨各有自己的公開組織，而兩黨在各方面聯合行動。宣傳工作是着重于統一戰線。卡爾遜艦長的估計，邊區的人口有五百萬。漢森先生在兩三個月以

後所寫，指明爲七百萬。他引用了一個政治組織者的話說，這其中的二百萬在一次短期的宣傳運動以後是活躍于宣傳或者自衛工作上的。羣衆運動能產生自己的領袖。預計在一九三八年底，每一個村落都可以組織起來了。

漢森先生(註三)也報告了班驚人的事實，即游擊隊打敗日軍而只遭到敵人死傷的十分之一。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對他解釋說，這是因爲游擊隊員們對於當地情形的熟悉和人民對於他們的擁護，這些使得他們能夠知道敵人的蹤跡，直到時機絕對與他們有利時才實行攻擊，而且盡量的發揮了突擊的功能。「我們的希望是使自己的損失不會超過敵人的十分之一……博野之戰，我們損失了十七個人，但只殺掉六十幾個日本兵。一位長官因此受到參謀部嚴重的非難。」他說。漢森先生很懷疑。但是在呂正超司令部裏看見了幾屋子的日本軍火而且知道一大半的游擊隊員都是用日本的步槍武裝起來時，他才相信這話是真實的了。

這裏所提到的兩位美國視察者都記述說，華北游擊隊運動已經成爲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的進步因素。在反日抗戰過程中一個民主政體建立起來了。在淪陷區裏，在侵略者的後方，一個新的中國行政機關出現了。她一直是在統一戰線的立場上存在的，實行着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裏的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人民生活改良的政綱。

在戰爭的烽火中，邊區人民不僅有抗日的辦法，他們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個堅強的軍事根據地，從那裏戰爭能夠擴張到別的區域去。這根據地在事實上自從建立以來無日不在向外擴展。

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個堅強的軍事根據地，而且他們更已得到而且在行使着民主的自治權，使幾世紀來行政上的腐敗告一結束。這個民主的民衆的政府不但是更大的軍事力量的來源，而且已經用來減輕了那種可怕的經濟負擔。在這種負擔下，山西，河北和察哈爾的農民簡直被壓榨成了奴隸和赤貧。從前受虐待的男女，現在以獨立新中國的生氣勃勃的戰士的資格，來爲自己創造一個新的豐裕的生活。同時他們又盡力的以他們的全部力量貢獻給衛國及恢復國土，和維持及增強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的權威。今天冀察晉邊區是中國統治權在北方各省的一個戰爭要塞。明天，它將成爲中國軍隊的根據地，從那裏大軍出發，克復北平 and 天津，收復華北的失地和東北的富源。

但是這些都是怎樣出現的呢？這個驚人的新民主政治是怎樣造成的呢？它的權力的來源在那裏？有什麼担保可使它能在下次的殲滅戰役裏不會消滅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讓我們簡單的考察一下現在包有七十個以上的縣份人口一千二百萬的冀察晉邊區的歷史和組織。

當中日戰事的第一顆子彈在蘆溝橋畔飛出鎗鏗時，現在已經改名爲中國人民抗日國民革命軍的中國紅軍，是駐紮在山西西部的雲陽。在接到這新的日軍侵略的消息以後，戰士們和領袖們動員了。應付當前的環境，軍隊立刻改編過。對於用什麼戰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敵軍這問題，曾經有過了一番長久的討論。在八月底，軍隊改名八路軍，派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關錫山

的指揮下，命令立刻向西邊開去。該軍的主力進到山西的東北，而它的前鋒却已伸進察哈爾和河北的西部。朱德，八路軍的總司令在五台山上設立了他的臨時司令部（註四）。

八路軍的領袖們知道不久以後他們必須調到別處去。他們也知道五台山以及整個山西東北的山脈地帶在軍事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在戰略上比周圍的平原佔優勢。倘若日軍得到了這個區域而且能夠守住牠，那麼他們想在山西和河北穩固他們的統治便要容易得多了。反過來說，假如這山地繼續在中國人手裏，便可以作爲一個展開游擊活動的根據地，最後對於驅逐華北日軍出境也能生很大的作用。

想到這幾點，政治部便着手建築一個堅實的反日根據地。他們並不築什麼馬其諾防線——不是因爲他們不喜歡，而是因爲中國是一個窮國，沒有這種力量。他們不架什麼大砲，因爲他們一尊都沒有。「我們的血和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聶耳，中國的鬥爭的歌唱者，在他的「義勇歌進行曲」裏這樣寫着。他是對的。在革命的鬥爭裏，人民的力量能成爲一個不會打破的堡壘。在一個有經驗的老組織家聶榮臻的領導下，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開始去建築這堡壘了。

第一他們改組了各縣政府。當九月間戰爭達到山西東北時，許多縣長棄職潛逃。此外大都是年邁的，無能的而且不宜作戰時的服務。所有這些都用新的進步的人來代替了。但是有一些，像五台山的縣長孫曉文是有力的而又活躍的抗日者，這些都繼續他們的職位，最後都變成邊區政府裏的重要人物。當這個政府組成後，孫曉文，他是一個國民黨員，當選了主席。

凡是能分出身來的工作人員都派到民間去宣傳。這是一件艱難困苦的工作。山西北部的人民或竟竟是華北人民中的被壓迫最厲害而且最落後的，在饑瘠的不好的土地上求生活，而且不得不把得到的有限的收成送一大半給封建地主和高利貸者。他們都是被壓迫的無精神的而且多疑的。政治工作者召集他們開會，鼓勵他們講出他們的悲苦和要求，他們戰抖的立起來先問一聲：『倘若我們說錯了，會不會受罰？』任何一個穿制服的人他們都畏怯的稱做『老總』或是『老爺』。這種沒有人性的抑壓氣氛竟是這樣的壞，以致過去在此的每一個自認為革新者的努力，都被毀壞了。政治工作人員在一個村莊裏找到了一位地主的兒子，他會在一九三五活動于北平學生偉大的反日示威運動。他們試用他作為一個宣傳員。但是兩年的家居生活毀了他而使他成爲一個死水般的被動者。然而這是那建造不能攻陷的根據地的地方。這些人就是那些民衆，他們必須喚起來去抵擋日本戰車對於這垂涎已久的戰略區域連續不斷的攻擊。

工作。工作。工作。這些組織者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召集了一個會議又召集了一個會議，演講，說明，從農夫的嘴脣裏擠出勉強的話來，逼着他們站起來說他們心裏面的話。新的縣長們並不大模大樣的坐在他們的分署裏；他們跑到民間去，說話，組織。

一個漢奸捉到了。他從這裏牽到那裏，沿途講敘着他的故事。公共審判舉行着。這樣，教會了農民們知道了偵探這個字的意義，知道了當漢奸的危險。民衆也參與這種審判。他們開始查考自己的周圍，與發敵人派到他們中間工作的走狗。



遣散了兵士和逃兵成羣的從這個區域經過。組織者們召集他們到一起，說服他們，問他們：『倘若你們繼續流蕩，搶劫而且躲避敵人，你們要得到怎樣的結局？』民衆也參加了這種大會。他們開始對於軍人的職責有了新的認識。兵士們在民衆面前感到羞恥。敗下來的和遣散了兵士組成了新的隊伍。

新縣長選出來了。這是人民初次去決定誰應該管理他們的事情。他們開始看出民主政治的意義，及他們自己以後應該負起佈置公共生活的責任的事實。他們想了又想，了解着這新權力的重要而非常鄭重的投了票。

民衆害怕日本人到來時將發什麼事。所以很有必要向他們證明日本人并不可怕。照樣能給我們打敗。在平型關，八路軍已經發槍給農民，而幫着打了大勝仗。於是派了幾分隊去和敵人交戰，讓人民知道這是辦得到的。一小組戰士把日本軍打出了繁峙并且帶回了好多紀念品。幾個胆大一點的農民自願參加了這次襲擊，回來後告訴他們的伙伴。懼日心理便消滅了。

組織村莊時，次序是這樣：第一，政治工作者調查人民的生活情形。接着他們鼓勵農民聚集起來要求減低地租和利率，所有地租都減百分之二十五。在山西東北邪惡的高利貸制度盛行着，在這制度下，借款一年以後要還本錢兩倍，兩年以後要還三倍，其餘類推，因此許多辛苦工作着的人們變成債務的奴隸。即使他們每年都付出當初借來的那麼多的錢，他們仍然漸漸的沉下去，沉下去，變成了奴隸。現在有明文規定年利不得超過一分。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這

種把新法律推行出去的技巧也是革命的。雖然上峯下令減輕地租和利率，而推行這種命令的權力却并不交給官吏們而交給新近成立的農民組織。他們的職務就是監視地主和放債的人不准討索高于法定的數目。倘若他們反抗便強迫他們就制。這是第一次，政府歸他們所有，在更好的生活要求的背後，立着政治權威作後盾。並沒有發生過土地革命，地主在享用自己的產業上也受到保障，放債者也保留着他們的金錢。但是這是第一次，他們超人的財富並不能使他們多得到權利。他們由財產得來的作威作福的地位已經失效了。過去作為他們的犧牲品的農民們，現在成為觀察有沒有這種行為發現的檢查員。

只有在第八路軍這樣的實際上表示出和人民的精誠團結以後，只有在人民自己組織起來減去了自己的負擔而且覺出只有組織起來才能發揮這種力量以後——只有這時，八路軍才能要求人民組織起來去抗戰。而且人民了解他們保衛祖國也就是保衛一片這樣的土地，在那裏他們終於建立了他們的權力，在那裏他們初次能夠過着一個人的而且是公民的生活。他們會集在八路軍新設的軍事組織裏面。他們帶了最近從附近的戰場上拿來的武裝，謹慎的保存在自己的家裏。每一個村裏，都組織了一個自衛團，人數自二十五到四十五。十八歲到廿五的壯丁受着游擊隊員的訓練。他們跟自衛團同樣，能夠調到外邊去服務。最能幹而最熱心的游擊隊員可以自願加入正規軍。這是一個莫大的光榮，好多人爲了這個而競爭。

從前縣政府前面的佈告板，以及村公所前面的佈告板，都是用來公布關於新的賦稅的法律

條文的，以及尋人的佈告。沒有人去看他們。但是現在人羣擁擠在板前面。他們閱讀或者靜聽他們中識字的人朗誦的對於怎樣改造他們自己生活的提示，軍事活動的新聞，和動員會議的佈告。山西東北的民衆初次學會了說『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和『我們邊區』。

十月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八路軍在山西東北僅僅駐紮了一個月，便接到命令南下援救太原。他們開走了，留在五台山的只有聶榮臻和少數的政治員，整個的區域裏只剩下一支有限的兵力，包括一團零一營步兵，一個預備團和一營騎兵。『這是我們創業的資本。』一個當時在那邊的中國報記者這樣寫，『而我們的事業却是偉大的——在敵人後方創造一個龐大的持久的根據地。』

十月廿七日，得到中國山西最高將領的允許，冀察晉邊區支戰區的司令部在五台山上設立了。聶榮臻被派為司令。

十二天以後，在十一月八日，日軍沿正太路攻下來，強佔了省城。新的支戰區和其他中國軍隊的聯絡便被切斷了。這個區域現在真正的處在敵人的後方了。更要緊的，日軍發言人說他們現在要來『掃蕩』所有的這省內的游擊隊根據地。他們重整了他們的隊伍，來進行這個殲滅的戰爭。

八路軍在這區域內只駐過一個多月。過去已有成就的人民組織的巨大工作，全部在這個短時間內完成了。人民把這軍隊看成不能征服的力量。但是現在這軍隊調開了，民衆只剩下了他

們自己。對於日軍攻擊的恐懼，像一朵烏雲懸在半空裏。

這是一個對於聶榮臻和他的政治員們的一個挑戰。在這種空前困難的情形下，他們必須組成一個有機體，以便能够抵擋日本所準備的打擊。區裏的人民已經嚇怕了。『我們一個兵都沒有』，他們說。『我們赤手空拳能幹什麼呢』？區裏的司令部有一個好答案。『你們自己組織起來去抵抗』！但是現在誰來教他們。聶的參謀處的政治部小得可憐，而這個工作却必須在幾百個村子裏進行着。因此每個留在這裏的八路軍戰士都改成宣傳員，和組織者。從司令到驛夫一起跑到村裏去。他們的工作并不是停在那裏做過份的工作。他們不能使自己辛勞過度。當日軍來到時，他們還得拿起他們的鎗。他們應該激起人民自己的創造力，使他們組織他們自己的防衛。八路軍裏的人們知道假使人們能够這樣做，這場戰爭便能取勝。當人民開始動作的時候，事情進行就充滿了能力，創造力和真誠，上峯主動下的組織運動裏從來沒有這種成績的；因爲在命令下產生的組織，工作只有少數人去作。而一個真正大眾的運動，則聯合了幾十萬個人最大的力量。『只要能得到人民的信任而且了解他們的需要，沒有不可能的事情，』八路軍的戰士們說。他們知道，這是使他們能够在十年的長時間內抵抗過了幾次的『圍剿』。

組織者們必須在行政機關已經整個的逃開的縣份裏工作。一個新的政府機關必須倉卒成立。它與邊區司令部一同長大起來。孫曉文和吳運魁，兩個本來沒逃的縣長主持這件事。

電報局電話局的職員都跑開了。交通斷絕了。

漢奸和喪心者傳佈這種話：『爲什麼我們要被殺戮？假如我們投降日本，我們可以照常的過日子。不錯，我們的生活現在要好一點了，但是倘若我們死了，那又會有什麼好處呢？』在五台山和定襄，有兩個新成立的游擊隊因此而分解。這也是組織者所應該克服的。

在這些事情之中，邊區司令部發出一個口號以決定工作的性質。『加強和擴大冀察晉邊區』。擴大？現在所有的尚且沒有兵士保衛呢？『是的，擴大，』政治工作人員們回答疑難者。『游擊動作像一條魚：它需要一個廣大的面積和一個廣大的人民之海。從那裏找到食物，在那裏自由的發展它的活動。』組織者們派到河北去。從開始，他們就報告有鼓勵作用的成績。這裏人民不像山西一樣在一個黑暗的封建壓迫的傳統之下勞動着。相反的，却有着一個農民革命的遺風。十年以前的大革命時代，在國內，這裏的農民運動已經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已經有很多游擊部隊自然的長成了。

恰巧在八路軍離開山西東北一月以後，日軍發動了他們的攻擊。在蘆溝橋「事變」以前，他們用了八千人統治了整個的華北。現在他們派了兩萬大兵來對付這個新的邊區。精銳的縱隊從八方而集中到這個區域來，附帶了馬隊，砲隊，飛機和坦克。這個偉大的日本侵略繼續了兩個月，後來終於打了敗仗而被迫後撤。一月間，當戰事逼近結束的時候，朱德分析這場戰爭，他寫着：（註五）

『很多的仗打過了，雖然敵人得了些成功，但這個區域大部份的城市和村莊仍然在我們手

裏。這次戰爭，日軍損失不會在三千人以下。我們的游擊部隊在易縣俘獲大量的戰具和很多戰地無線電台。我們沒有受嚴重的損失。該區的人民，碰到了日本人，看見他們的野蠻行爲，起來用最大的決心來抗戰……在所有這些戰事裏，我們勇敢的戰士們是以孤立的小組在一個廣大的面積上進行這種鬥爭的。但是他們在引起大部分敵軍的注意因而整個的分化了日軍的戰鬥力上獲得了成功。而且，在戰爭的過程裏，我們能夠統一各部隊的活動。在這鬥爭的過程中，在邊區的中國行政機關更加團結。而人民對牠的堅強信念也大大的增加。最後，這些舉動證明游擊戰爭也能在平原上（不僅在山區裏）獲勝，總之，一個軍隊，即使孤立了，倘若它知道怎樣和人民衆合作，它是不會毀滅的。

「在這鬥爭的過程裏，我們能夠統一各部隊的活動……在邊區的中國行政機關更加團結而人民對牠的堅強信念也大大的增加了」。

這是怎樣造成的？新華日報特約通訊員在一篇很好的邊區報告裏，這樣表示邊區的領袖和人民從日本戰役裏得到的結果：「我們受到一個教訓。我們知道敵人永不會使我們清閑，倘若我們不好好的準備，我們就要毀滅了。」

十二月廿六日，在日軍攻擊猛烈時，支戰區司令部裏召集了一個會議。議決這區域將來的安全第一點要靠武裝保衛者的增加，第二點要靠已經組織完善的軍事單位之訓練和加強。一月初，在戰事初次平靜的時候，所有的游擊部隊都集中在河北西部的阜平受訓練。將近九月，八

路軍的神行縱隊第一次出現。他們組織了幾個游擊單位，沿着平漢路騷擾日軍。現在這些單位都召集在一道，而獨立部隊也都調到阜平改編和加強他們自己，在三個領袖之下進行着改組。各部隊被鼓勵着從他們的行列中澈底肅清匪的因素（我們會看到戰鬥的進程強迫着像趙侗的隊伍爲了自己這樣做，倘若他們預備繼續存在）。強度的教育在戰士中開始了，這樣，他們可以澈底知道，他們這次抗戰是爲了什麼以及如何他們才能打得最有效果。鍛鍊加強了。政治部建立起來了。或者可以說，他們早已存在可是現在因爲八路軍有經驗的組織者的參加而堅強了。在邊區每個縣份裏，一個軍事部和一個除奸部建立起來了。依照法律，地方行政機關和軍事單位的賬簿經常的交給人民和兵士的代表去審查。

會議的工作口號，不僅要求團結，而也爲了區域的擴展。各司令部都堅持擴展的重要。倘若根據地擴大了，人民的對它的信念便會增高。在軍事上，一個大的區域比起一角之地是容易保衛得多了（用機動和突擊的戰略）。

邊區司令部根據中央的命令有權統一活動于日軍後方的反日武力。

請東發給所有別的河北省內的游擊隊，請他們到阜平。第一個來的是呂正超，一個從前東北的官吏，他在河北中部津浦平漢兩路中間組織了一個民衆自衛軍。呂正超掌握十七個縣分，（註六）他是能幹而且愛國的，但是他遭到了許多很大的困難——不僅從日本那裏來的，還有一個內部政治性質的難題。很多的盜匪和漢奸在河北中部活動。鄉紳們已經組織了一個聯防會，

在各鄉村都有支隊（老民黨或是地主的民團的殘餘）。他們的口號不是反日防禦，而是保護他們的村莊，不讓任何侵犯者入內。客觀的說起來，這是排斥游擊隊的意思，倘使日本人來了他們自然絕不能用他們散漫的力量去抵抗，這聯防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反日抗戰大路上的障礙物。呂正超對於盜匪已經採取了有效的軍事行動。但是對於這班地主的自衛武裝，却感到很困難。邊區司令部借給他一些政治組織者。當他們回到河北中部去以後，他們介紹了先前在山西實行過的經濟改革。這種改革，像在山西一樣教農民自己去厲行。河北中部的人民在忠于抗日鬥爭忠於邊區行政機關的立場上團結起來，鄉紳們的離間宣傳和實行漸漸的死去。鄉紳們自己看到秩序的加強和一個有效的反日自衛武力的生長，也變得和新的環境和解了。而且他們中的許多給予抗日軍隊很大的幫忙。

第二個來的是趙侗，帶着他的一千五百名第一人民抗日聯軍。這個部隊的長成，他們從前故事我們已經很熟悉，那是和這個區域裏的新的人民隊伍有點兩樣的。它是很堅苦的訓練過而且和日軍鬥爭過的。在政治上，它已經成功的是肅清了它的從盜匪營棍出身的分子。但是牠還沒有高超的政治鬥爭的技術。因此它和日軍的接觸並不太成功，而且因為它沒有和民衆確實接近，所以沒能建設一個根據地。像呂正超的軍隊一樣，它在阜平的受訓，使他們知道去克服這些缺點。趙侗的部隊變成邊界軍事區的軍隊的一部分。經過改編以後，指定去防守北平西面的六縣——河北及察哈爾省的昌平，宛平（蘆溝橋就在這裏），房山，宣化，涿鹿和懷來。



游擊隊在阜平受訓的某些方面，在別一章上已經描寫過。現在讓我們來注意一下游擊軍隊給養的方法，及他們和他們駐紮地方的民衆關係的具體表現。

阜平會議以後直到一九三八年夏天，任何一個地方的軍隊都是由那裏的縣政府和民衆組織來維持的。當地行政機關預備下食物和一部分稅收。當地婦女做制服和鞋子（在河北中部的一縣裏婦女救國協會在六個月內出產了一萬七千雙布鞋）。不准有別的要求。自從去年（一九三八年——譯者按）六月這個制度變更了。中央權力加強了以後，凡是有關於軍隊給養的問題，都由邊區政府的一個特別的部份去辦理。這個部買下當地出產的棉布，制服都交給特別的工廠染製，政府用一定的價格收買人民的軍火軍械和於軍事有用的碎銅破鐵。每個部隊把他們需要的物品開下清單交到部裏去，便接到他們所要的東西了。

駐在村裏的游擊隊員必須合于下列的規定：

一 到達村莊時，部隊官長或代表須往謁村長取得入境許可。並報告希望該村供養之人馬總數。此等事項未經完滿磋商前，部隊不得徑入。然苟無特殊理由，村長不應拒絕軍隊之給養。

二 游擊隊員須特別注意避免驚擾家居之民衆。苟事實允許，彼等宜居留于公共建築內如廟宇學校等。村莊應負責使此項公共建築宜于居住。倘游擊隊員必須直接駐于民房，應指定于固定之數家，彼等不得駐入未經指定之人家。

三 游擊隊員不得強迫村民出賣食物與布匹。

四 馬料須依邊區政府所定之價值收買。游擊隊員不得私自更動。

這個條文給了人民新的權利。在從前有鬪兵士的事情他們是不能過問的。

倘若村莊裏工作過多，譬如在收穫季裏，游擊隊員應該去幫忙。

在各方面都是要告訴民衆抗日游擊運動的生長不但不會加重他們的負擔而且將要減輕或者除去他們已經肩當着的。

爲了滿足經常的新游擊司令和組織者的需要，一個「軍政工作人員專科學校」在五台山上建立了。每三個月有五百個人畢業出來。第一期的登記大部是中學和大學學生。其中很多都是從北平天津流亡下來的。也有游擊隊的戰士，因爲有特別的技能而提拔進來的。這學校是在軍事標準上組織的。學生分成若干的小組，包括高級和低級。一個固定的工作計劃交給他們，那些能够很快的熟習它的原則的人幫助那些受到困難的人。每天有四小時的課程，此後學生把學過的做一遍並且在小組裏加以討論。最重要的功課是：游擊隊裏的政治工作，中國民族革命問題，游擊戰術，軍事學基礎。軍事學習和戶外運動合而爲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一目的。一種新的教授法發展着。講授之後馬上就去實習學到的東西。於是指出了錯誤而繼續重作。

。「學習——實踐，學習——實踐，學習——實踐」直到沒有一點小錯誤，得到了澈底的了解爲止。這是一個教授對這個制度的描寫。第三個月的課程差不多全體用于實習工作上。這個期

間，學生們出來露營，並學習破壞敵人交通線的戰術，迅速的進兵和後退，聯絡方法以及夜襲。學生們掌握了參謀工作及司令，並儘一切可能的使這種練習逼真於戰事情景。在政治組織上也有很多野外工作。在學生的生活上，健康，信仰，自我批判，和合作生活的維持是加緊努力着。三個月的課程完了後，學生立刻加入前線的游擊隊。

前線是以往所做了的和建設了的工作的試金石。日本人並沒有停止他那毀滅抗戰新根據地的企圖。邊區容受了這試驗；它不僅是把進攻擊退，還經常的加以反攻。它的防禦的方法就是經常向敵人的弱點處施以突擊。時光不絕的前駛，組織方面改善了，等到情勢需要將大量的日軍束縛在後方時，牠就要發動這種攻擊了。

在第一次的殲滅戰裏，游擊隊沿正太鐵路反攻。鐵路沿線的多處軌道被他們和農民們破壞了，是在夜裏面行動的。富魯嶺的鐵橋被拆了。十二月裏有兩次，那著名的中德合辦的井陘礦工把日人逐出他們的城鎮，宣示了全世界礦工游擊隊員的艱苦精神和英雄氣概，像蘇全斯克的礦工跟蘇聯遠東的日本干涉者鬥爭，和阿斯吐黑亞的造炸藥者跟西班牙的法西斯干涉鬥爭一樣。武裝了的農民屢次在公路上俘獲或毀滅日本的軍用汽車。十二月廿三號一個想把平漢正太鐵路交叉點周圍的游擊隊肅清的日本師團在二天的苦鬥後把洪子店奪去，但是他們所得的僅是一座放棄了的空城，每所房子的窗戶全被拆去了。當那些哨兵在空城裏往來巡邏時，游擊隊就從山巔直衝下來，出其不備的全俘虜來了。他們（指日兵）感覺到在步入陷阱時，隨即退了回去，

他們掌握它僅是短短的二個鐘點。未離開之前他們想把房子縱火燒去，但是看見建築物裏的木料全被掩藏在礮石底下時，他們覺得縱火這回事是難以辦到了。祇有一二個儲藏棉毛物的庫房被燬。據目睹者說，幾天之後，居民回來了如舊的生活着。同時游擊隊緊追着敵人，到石家莊城門口，那兒，是日本人的主要的據點和聯絡站。

二月初，當大隊的中日軍隊在河南北部平漢路上激戰的時候山西，南部的中國武力，向敵人的右翼作大規模的反攻。游擊隊參加了八路軍的行動，把沿路四個重要的車站佔領了，切斷了日人魯莽行進的首尾。二月九號，新樂、定縣、清風店和望都奪了回來，日本的守備隊不是被殲即為俘虜。二十哩長的一段鐵路被擄了軌。保定，河北南部的大城，被包圍了。這種活動的結果，使日本兵沿主要陣地而前進的企圖被阻遏了好些時候，他們被逼不得不輸來大量的軍隊從事抗禦游擊隊和獲取交通線的安全。游擊隊的活躍對於敵人已經不僅成爲騷擾和消耗的因案，他們現在開始成爲他的侵略計劃的威脅。

爲了要消除這威脅，日軍在保定和石家莊集中了一萬兩千大兵，使游擊隊離開這兩個交接站。三月四日他們對邊區發動了一個新的總攻擊，使用着機械化部隊和飛機。他們由四路進兵：從易縣到紫荆關，從滿城到倒馬關，再由兩方面——定縣和曲陽進兵阜平。他們打到了而且得到阜平，但是他們沒有一直守住牠。邊區的游擊隊證實了只要有了人民的幫助，而且採用適宜的戰術，游擊戰爭，無論是攻和守都能得到勝利，即使在這平坦的冀西平原上。逼迫着日軍

退出了阜平以後，他們繼續的煩擾他們。

三月三日克復代縣時，游擊隊捉到一個出案的犯徒，傀儡省政府的委員王懷。這個漢奸經過審判並定了死罪。

日軍重佔涞源以及沿易縣涞源公路創造一個有防舍有砲隊和飛機根據地的堡壘地帶，以把邊區割成爲兩的企圖是失敗了。

這一次的戰役是在謹慎的準備之後發生的，爲了使得他們能够保有並鞏固他們所奪得的任何地方起見，日本人已經建立了許多強固的據點和食物與日常必需品的根據地。六天之中打了四次仗。敵人衝破了並且按計劃地奪取了涞源。但是游擊隊員經常的猛烈地攻擊他們的側面，使日本人不得安靜。在兩個星期之內他們已經損失了一千人，而在四月十四日涞源是又在游擊隊的手裏了。

在三月底和四月初，臨沂和台兒莊大戰的時候，游擊隊開始了一個普遍的攻擊，以破壞敵人的交通和儘可能地牽制他的軍隊，以減弱在徐州前線上他的戰鬥力爲目的。他們迫使日本人退出他們所持有的察堡浮頭鎮間的一線，驅逐他們出涞源，在這裏他們在三月底會付了大的代價樹立了他們自己。同時呂正超的軍隊進展到河間，高陽，安國，大城，獻縣日軍駐守地，牠保衛着在河北省中部和南部的平漢鐵路。在四月八日，他們奪回了安國。從此安國便一直在中國人手裏了（註八）。已經安置在那裏的日本機械化部隊退回到定縣。四月九日，高陽攻陷了。

四月十一日大城和獻縣被奪得。河間是在二十四日克服的，顯示出這次行動的成功結果。幾百枝的來福槍，機關槍和幾尊大炮在這一次的行動裏被奪到了。

同時，在北平的西部，趙侗的重行組織的軍隊獲得勝利的全部光榮。這個部隊完成了涞源的奪回。在四月六日，他們襲擊在滹沱河的四百個日本人的一縱隊，當有山在他們的側面而有水在他們的背部的時候攻擊他們。除了兩個被擄爲囚徒而外，日本人是全部被消滅了。游擊隊奪得了四十車的日用必需品，幾百枝來福槍和三架機關槍。他們自己死傷了七十個人。一架日本的飛機來偵察了，游擊隊打落了它。四月十日，他們毀滅了在孟崗池的一個日本前哨。在平漢鐵路上的坨里，幾百個僞軍殺了他們的日本官。加入游擊隊。在早期失敗的地點妙峯山——他們再次地樹立了他們自己。所有到北平的路徑現在是難免游擊隊員的攻擊。城門是關閉了而戒嚴令是頒佈了。

五月五日，游擊隊在蘆溝橋上掛着中國的國旗。日本人害怕了，撤去他們的較小的步哨集中較大的城鎮裏。這整個區域，僞軍等待着追隨他們在坨里的同志的榜樣。在游擊隊到達之前，叛變了的許多人出去迎他們。在五月十三日，游擊隊奪取了昌平。他們所做的只是派少數幾個人爬過城牆，驚跑電話間的衛隊而用電話告訴僞軍司令。『我們完全包圍了這個城，快點把日本人捉起來並且解除你們的武裝。』三百枝來福槍被帶走了，而十一個日本人和高麗人被綁了。日本人中間的一個是一個醫生，仍然留在這個部隊裏工作着。其他的人是被送到後方。

一羣偽組織的憲警加入了游擊隊。鐵路口的小鎮子良鄉，涿州和冰水被奪並且保守了一個短的時期。各種的游擊部隊開始圍繞着北平而自由行動。並且第八路軍的正規部隊到達了這個區域。他們在北平天津的公路上打擊日本人，並且散佈到冀東——華北偽組織的發祥地。

四月二十八日，當部隊之一靠近漢張興（譯音）——在綏遠——的時候，牠被駐在這個鎮子上的「滿州國」軍隊的代表們碰到。當他們邀請游擊隊進去的時候，他們報告着：『我們已經殺死了我們的官員！』

從北平，外國通訊機關報告日本敗於游擊隊之手，偽縣長們的省會議的故事，他們中沒有一個敢於落在他的縣城裏，以及，更常聽到，日本人訓練過的軍隊跑到游擊隊裏來。這些報告證實了在漢口我們現在開始聽到的。在偽軍中間私逃已經成爲一件普遍的現象，他們組織了「連」，「團」，有時一次竟發動一萬多人。

很容易看出爲什麼那些中國的漢奸軍隊——他們間的許多是被壓迫着做的——不希望打他們的中國兄弟，很容易瞭解爲什麼他們痛恨日本人。但是驚奇的是，按照各方的報告，在大部分的狀態下他們不是瓦解而歸家；相反的，他們保留着他們的團結和戰鬥力並且差不多立刻就成爲游擊部隊的強有力的部隊。

如何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問博古，第八路軍在漢口的代表，關於邊區的事情他是知道得很多的。

「那是因爲游擊隊應用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他說。「當一個部隊轉變的時候，他們不解散牠，而個別地邀請牠的份子加進他們自己的部隊裏；這個將加速個人的政治教育，不過，如知道了這種辦法後將使得別的傀儡司令官不讓他們的人過來。的確，這些人到他們那裏去無須任何的畏憚，他們接管全部的部隊——中國官員和全體——送他們到後方給一個短時期的訓練——而以他們的原來的組織派他們到戰場上去。當然，是希望他們遵守邊區的規定，他們已經成爲牠的軍隊的一部份了。這，正如和其他部隊的接觸及合作一樣，是由從第八路軍和五台山訓練處派的一個委員或者政治指導員來保證。

「試想立刻在這些人身上強輸以新的觀念或組織，一定將有害於我們的運動，」他結論着。「他們已經轉變的事實，本身已是一個重大政治的進步。反日鬥爭將更深一層地教育他們。這種程序的正確，是被北方幾省所達到的成功證實了。當作這些方法的一個結果是河北迅速地成爲第二個山西，偽軍正瓦解着，敵人的後方受着嚴重地威脅，並且兩次殲滅戰的唯一的结果是邊區——以往被限制在一個很小的土地上——的軍隊現在是能在北平城周活動了」。

日軍向徐州的進攻是得了動力。游擊部隊以更加倍的精神工作着和鬥爭着。以戰場上奪得的無線電，他們彼此之間保持聯絡和調整行動。他們獲得的日用必需品，在今日不僅來自邊區的根據地，並且來自北平和天津，那裏，他們的密使和地下活動的同志有接觸——這些人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祕密工作者。整個華北被佔領的地方，日本的計劃是失敗了。日本的軍隊是



被毀滅了，而日本的供給，因時常的受迅速的攻擊和不息的阻礙而喪失了。

漢森（註九）先生已經給我們關於人民怠工之程度的印象，牠有什麼意義，所有的中國人民都已經合作這樣做。他說從前是物理和化學的教授們，現在坐在中部河北總司令部裏，設計種種使農人和游擊隊能够毀滅日本火車的方法。猛烈炸藥的缺乏是游擊隊的最的不幸！即使他們拿到一段鐵軌好些時候，但他們不能毀壞重要的建築如橋樑和隧道。所以教授們研求新的方法。他們教導游擊隊把鐵道彎曲地方的軌釘起出來。當重的火車越過這些彎曲處的時候，鐵軌就展開——而火車越過了堤！修理是須要幾天的。所以日本人嘗試以狡計勝他們，在載重車前面裝以輕便火車，慢慢地走並且尋求缺少的釘。爲對付這，游擊隊開始用適宜地塗過顏色的木質栓塞代替了他們已經移去的鐵釘，放到他們移動過鐵釘的地方。輕便的火車無困難地越過鐵軌而爲塞載得住牠們的重。但當重車子來的時候，栓塞裂開了——而有另外的破壞要修理了。漢森先生報告說，在三個月的期間裏，在北平南部的平漢鐵路上火車出軌了三十次。

在保定的附近，漢森先生寫着，幾百個農人每星期兩夜去進行毀壞鐵道的工作。在一夜裏，他們能够弄斷十根枕木並且砍倒二十八根電話桿。要恢復這條路線，日本人不得不重行裝置，漢森先生估計，他們損失四千七百八十元——勞働的所費在外。這種每週兩次的破壞一年——損失該是五十萬元。這是一個拆毀團體的工作。在中部河北的呂正超總司令部裏，有人告訴漢森先生說，政治的工作者計劃的村民中組織幾百個，他們在日間是勞苦工作的農人而夜間

是戰鬥的游擊隊這類的團體，在早晨一次襲擊後，其唯一的痕跡是這裏那裏一點破損物和在帝國的日本之損失方面的一堆圖形。他們要儘可能便宜的作戰。

日本人嘗試以恐怖來阻止火車毀損。如在滿洲，每一個鄉莊必須負責路綫的某一部份。農人被命令着在夜間巡邏堤防。他們出外，幫助毀壞團體劈開枕木，然後跑到日本防區報告說游擊隊已經驅逐了他們。當日本人到達的時候，那是太遲了。日本人知道了。他們放火燒了許多村莊，並且用野蠻人報復的方法鎗斃了幾百個農人。但是鐵軌的各部份繼續失去，火車繼續出軌，而每一個「太平」區域興起了十個新的艱難中心！

中國人是在家裏。他們有幾百萬，而他們有信心地在他們自己的土地裏走着。這幾百萬人中的一個如何能說另一個是單純的農夫，還是偽裝的游擊隊？日本人如何知道是否鄉間是安穩的？或者正計劃着在明天對他們的防區有一個襲擊？沒有一個人會告訴他們，因為誰知道小村莊裏成千的農民在吸他們的烟管的時候談些什麼？日本人是少數。他們是生人和仇敵。他們造成的每一個運動被人民看見了並且報告了。這些無名的高身材的河北農夫——全體看起來相像——日本人當作家畜而在瘋狂的絕望中用機關槍擊斃了。這些人民現在有他們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軍隊——並且他們自己就是政府和軍隊。什麼地方事情是最平靜的——什麼地方困難是被希望着最少的——迅速的報復降落到分散的日本步哨的頭上。日本派遣推行他們命令的偽官們暴卒了。日本希望用武力屈服的這些不可捉摸的羣衆，已經變成組織和鬥爭的堅強的典型。在

日本人眼裏，他們依然是跟從前一樣的不可捉摸的羣衆，僅不過是更神祕更可怕，但是這些民衆自己却覺不出什麼神祕。他們在終身住着的農舍裏，學習怎樣爲了自己去鬥爭，低聲的討論着。他們的兵器白天藏在田裏或是樹林裏。中夜的輕襲，是在靜靜的命令下執行着的，這表示了百萬人的決心。日本人能够燒掉了村莊，用火或是用刀殺害了幾百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但是他們毀不掉華北的民衆和他們對新產生的權利的覺醒。民衆是在家裏，他們有幾百萬，他們信任地爲了土地而戰爭。那土地現在更加是他們自己的了。

在上一章的結尾，我們考慮到以徐州陷落爲結束的軍事活動的結果。這裏，我們可以多講一些。在整個淪陷區域，日軍的統治是動搖的。一部份的中國軍隊雖然退出了那些地方，但是存留的却還有許多單位；他們現在跟民衆們合作起來，明瞭鬥爭的技巧，更會把它灌輸到新的隊伍中去。日軍還是停留在黃河的兩岸，從澳多（譯音）直到濤。但是，在他們的後方，山西依舊是中國的，河北差不多也要變成這個樣子，中國軍隊向着舊的日本佔領地帶實施壓力，在察哈爾的南部，河北的東部——直到熱河——偽滿洲國。

七月，邊區政府決定以襲擊敵人而擴大邊境的地區，來慶祝戰爭爆發的一週紀念。我們已經講過趙侗的部隊怎樣對北平作政治的襲擊，佔據電力廠，使北平陷入黑暗中，給在城中的外國外交官和通訊記者證明，日軍在華北的統治是不穩固的，更通過他們的關係，可以使全世界都知道。但是，這不過是游擊隊總進攻的一部份。沿着平漢鐵路，他們衝到蘆溝橋，一度佔領

良鄉，易縣，滿城，徐水和保定的一部（西城）。他們也進攻石家莊——平漢鐵路和正太鐵路的交點。在正太鐵路上，他們佔領了平山城，呂正超的軍隊衝到天津四郊，佔領膝子固和易興。

七月攻勢的結果，邊境政府的權力擴張到河北，直到偽滿洲國的邊境。他們的游擊隊自事實上已經散佈在南偽滿洲國領土上。走出北平或天津二三里之遠，就已到游擊區域。日軍所統治的城市只不過是大地上的孤島，外國通訊記者把這些新聞散佈到全世界去。

七月二十九日，是南苑戰役和冀東通州保安隊反正的紀念日。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軍在天津殲滅了六百名警察，他們佔領了北平。通州事變是一個嚴重的警告——但是他們太為勝利所鼓舞了，對於這，不能加以正確的考慮。在華北，他們已經佔領了二個大城。他們想他們已經克服了華北本身——牠的富源。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合衆社從北平發出的報告說着：

「北平還是很嚴密的警衛着，城門不時關閉，進出的中國人都被搜查。今天是通州事變的紀念日。一個傳佈很廣的消息說許多游擊隊在城的附近，使人相信立刻要進攻。在北平的南城可以聽得到炸彈的爆炸聲音。」

「許多日軍開拔到通州去，那裏的城門是永遠關閉的。今天，各縣都紀念着被日軍屠殺的中國民衆，許多縣長都爲了游擊隊的活動，而離開他們的職位，這事實似乎打破了一致。」

日本所支持的傀儡報紙，大吹大雷的宣佈：『今年是華北興盛和得到和平的一年。日軍愛護人民，淪陷區是世界上的天堂。』

日軍在冀東，已經的向民衆徵取一，二〇〇，〇〇〇元的賠償（註十），用來補足去年的損失。然而，可以確言的，就是他們很難在精神上得到勝利。皇軍的收稅員和他們的縣長們已經放棄他們的職位了。所以，日軍侵略的命運，前途還有着嚴重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紀念日還是紀念日，所以那裏還有着紀念的舉動。舉一個例。我們可以看那天的另一外國報章的消息：

『七月二十九日合衆社北平電：北平東門外三哩，某村之最有錢的農民被綁二次，強盜要求贖回，他們竊請日軍保衛。日軍二十七人立即出發，利用迫擊砲轟炸該村，雖遭農民報告，謂盜匪早已逃走，然該村之三分之二已化爲烏有。他現在正懊喪請求保衛之舉。』

那一個北平東城三里外小村上的富農，現在準備參加普遍華北的貧富人民合作的抗日陣線。像他們一樣，他不再請求日軍保護，冀東的民衆已經受到日軍的『保護』五年了。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日軍覺得一定要去保衛——他們自己。『通州以東，在平津的通路上，六輛坦克車和許多野戰炮應用來對付游擊隊的戰事』。這是八月七日路透社外國目睹者的報告。再有一個路透社的報告，解釋着爲什麼坦克車和大砲還是在華北的『充滿着和平氣像的天堂』裏應用。『已經證實了，一萬五千個日軍訓練的中國兵，七月被派出鎮壓的時候，殺死了自己的長官，在

西山參加游擊隊」。合衆社報告：八路軍在冀東遼化開辦了一所抗日訓練學校。爲了游擊隊在大沽——天津的海口四圍的活動，北甯鐵路的大屠殺重復演出。德州以北，許多哩數的電話線都被割斷。

九月八日，路透社報告日軍有一個師團，由尉級將軍帶領，從日本開到中國，專爲肅清平津間的游擊隊。日本曾經誇口說：「旅日軍可以佔領華北，一師團可以克服全中國。但是現在是一個新師團；依照日軍發言人的言論，『這是一個包括年青的，活潑的，第一線的軍隊』。這是一個浪費的師團，它是爲了對付蘇聯的，無疑的；是不願意派遣出來的。但是這種增援的日軍在中國並不開到前線。揚子江附近的中國軍隊並不覺得他們有着被攻擊的可能，他們只不過在佔領區域和華北別的天堂裏游歷。『當時』，路透社報告着『從日本所雇用的保安隊的逃兵，增加了不少游擊隊的數目，北甯鐵路在秦皇島和山海關（那裏是長城的終點，它是在別一個天堂——偽滿洲國的邊境，——作者）之間被游擊隊切斷。確實的報告說在河北的中南部，大批偽軍在正定，保定，參加游擊隊。他們領了八月份的餉，然後反正』。聰敏的偽軍！不幸的，却是天皇的國庫。

皇軍軍官們祇想做一件事；要把成爲嚴重問題的盜，一舉而殲滅之。爲了振起軍心，派了許多新的師團來，但這不過使東京的藏相增加許多紅墨水。多增加中國人民的痛苦，可有利於天堂；但，不幸的——牠並不是可感謝的而是傾向於戰爭。進攻什麼地方呢？五台山，遼區政

府所在地，抗日學校的根據地（照他們的統計，日本方面總估計有五千個學生，可是一次，從不會超過五百人）。

那二個月，十月和十一月，五台山的戰爭沒有停止過，那是日軍苦戰的二個月。他們帶有機械化設備，可是他們找不到路。邊區的農民把路耕起來。種上農產品，把牠們完全遮沒。看上來，那是一條地圖上沒有的路，那是條通達的道路，特別爲了日軍而築的，日軍把它佔領了。在一個山的要道，『公路』突然沒有，那兒的路很狹，前進不可能，後退又很困難：就在這時候，游擊隊從山上衝下來，他們用機關鎗掃射。

這不過是一段插話，五台山二個月的攻擊，既不是這樣的簡單，也不是容易講述的。日軍決心要殲滅游擊隊的根據地，他們用了飛機和毒氣。他們佔領了五台山麓的五台鎮。但是最後，像別的戰役一樣，這兇猛的進攻給鐵樣的軍民合作擊敗了；給戰鬥員的巧妙的戰術擊敗了；他們在鬥爭中形成了新的生命，幾百萬民衆的意志與希望溶化爲一個戰鬥的「人民的拳頭」，人民之戰的戰略。

但在十一月中旬，日軍的總攻擊顯然遭受到失敗。五路進攻五台山的軍隊，二路全部被消滅。日軍死傷，共有一萬人以上。游擊隊俘獲二十輛坦克車，七門過山砲，二千枝來復鎗，和一萬個罐頭。第一次，中國軍隊俘了大批俘虜——不是單獨的而是團體的。這主要的原因却是游擊隊員能夠說幾句簡單的日語。像：『日本的弟兄們，放下你們的鎗砲』，『我們不但不傷害

你們，却要送你們回家！『中國人和日本的老百姓不應該互相攻擊』。一年前，在平型關之戰，日軍殘餘部隊抵抗到底，因為他們知道假如他們投降，也是一死。在殲滅這些四散的潰兵的時候，八路軍損失了比主要的戰役所犧牲的還要多。現在，政治工作漸漸建立起來，對於偽軍，有着強有力的反響；對於日軍，也慢慢的成功。

在這章開始的時候，我們提出幾個問題。日軍能不能控制在戰線後方的大量區域呢？民衆是在反抗嗎？他們怎樣反抗？他們經得起日軍的壓力嗎？讀者一定可以在上面的敘述裏，找出一個滿意的答覆。

但是，還有許多問題。收穫糧食和到市場上去出賣穀物，難道不是需要的嗎？他們經得起日軍在經濟上的壓力嗎？當然給農民許多新的權利以償還他們的血債，是很好的的一件事，但這些能補償他們在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嗎？可以補償他們在混亂，饑饉和燬滅中所受到的損失嗎？

我們已經指出邊區政府在它成立以後，立即認為不但要在軍事上抵抗侵略者，同時政治，經濟，也有同樣的重要。它給予傀儡政府的答覆是統一陣綫的民主性；給予侵略者的日軍的答覆，是人民生計的改善；給予日本要試圖把中國民衆淪為奴隸的答覆，是民衆的力量衝破包圍民衆的封鎖線，每個部隊的力量飛躍的擴大，軍民的合作和戰時民主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力量的建立。



但是這些是怎樣做成的呢？採取了怎樣的步驟？建立了什麼制度？我們必需關於抗戰初期的情形，統一陣線的成功，和新中國忠勇的戰爭有更多的息消。

下面一章就是在告訴我們這些事實。

(註一)：摘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在漢口對歐美記者的談話。在當時卡爾遜艦長要求不把姓名發表，後來他曾數次公開講到他的考察的經過。

(註二)：『日軍後方的游擊隊』亞細亞雜誌一九三八年八月號。

(註三)：卡爾遜艦長和漢森先生不會有機會互相談到他方的文章，或者互相比較得到的材料。卡爾遜從漢口直接到游擊區裏，漢森先生却是從北平穿過日軍防綫才到了那裏。他們所訪問的兵站也離開很遠，中間隔有幾百里。

(註四)：以下的文字，大部分的事實和人物，都取自新華日報五台山特約記者長篇的報告：「冀察晉邊區政 府——反日抗戰的模範根據地」，曾經在新華日報的月刊上連載。這篇報告，在中國各地都轉載過，據我所知，英文譯本也正在預備着。我對於此文之完全信任，是根據于外國觀察者的報告的證明——不僅是新聞記者，也有教士和商人。他們的文章登在華北的英文報紙上。

(註五)：朱德，經驗與教訓(見第七章)

(註六)：一九三八年七月，呂正超佔了廿五個完全的縣份(縣城在內)和另外四縣的一部份。那廿五縣是安國、博野、蠡縣、安平、深縣、武經、饒陽、安新、高陽、文安、新鎮、大城、霸縣、河間、獻縣、任邱、容城、無極、晉縣、肅寧、定興、雄縣、徐水、等未全佔的縣份有定縣、永清、清苑和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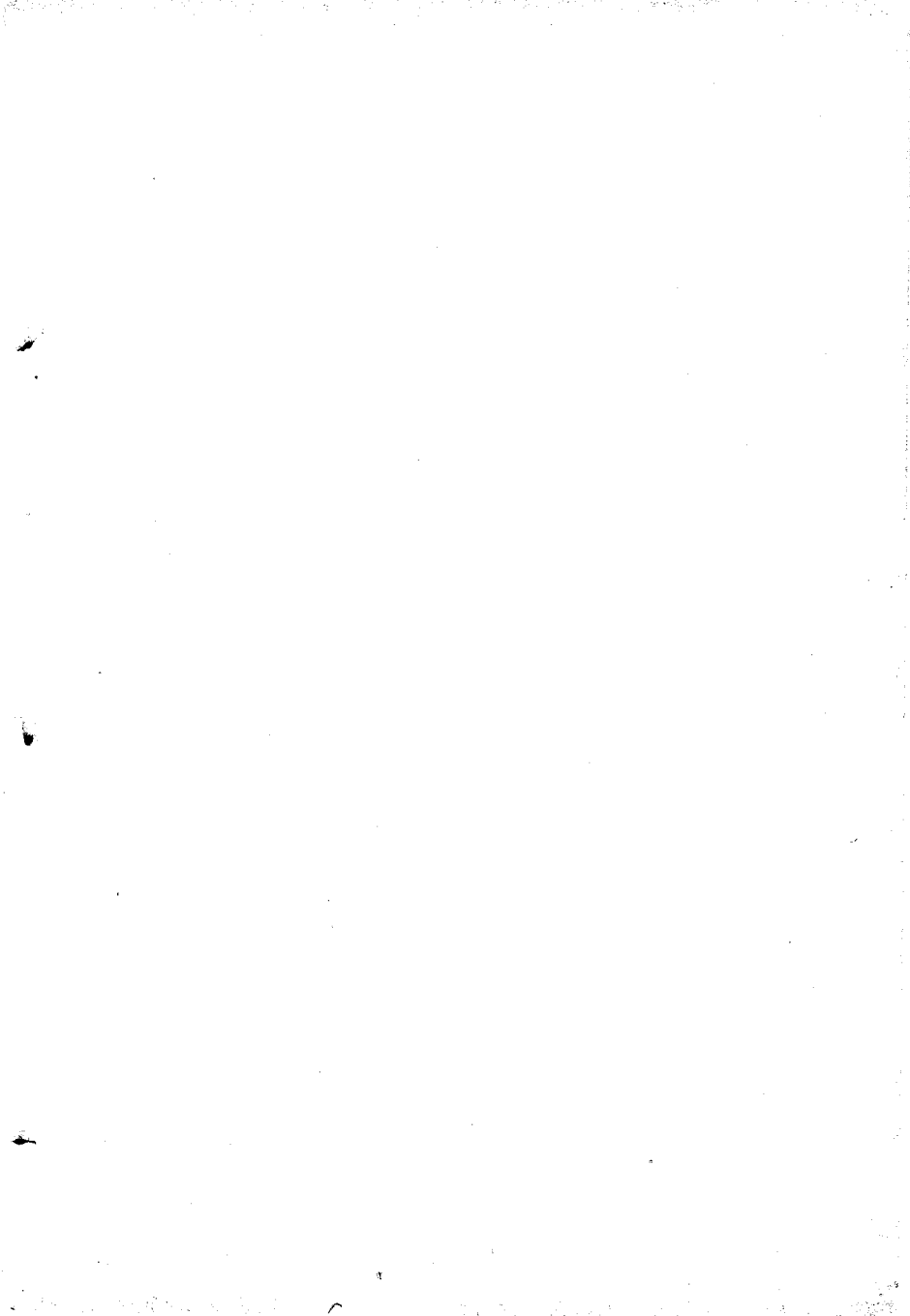
，離平漢路一里以外的村莊，都受邊區政府管理。見唐干先生：戰時的河北。唐先生與海爾多·漢森先生同行。這些事實都經漢森先生核對過。

(註七)：洪子店是平山縣境內游擊隊的縣城，當縣城(平山)在日軍手中時。

(註八)：日軍聲稱已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新的更大的殲滅戰爭內重佔了安國。

(註九)：見時代雜誌[日]。所引美聯社電文。

(註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密勒士評論報報告北平傀儡政府被迫付六九二，〇六三元的新的賠償，『抵補反正的損失』。這是日本戰時機關和希特勒的德國一樣的一種斂錢的手段，用來補償它的財產。爲了要徵取第一次的賠款，他們事前把殷汝耕禁錮起來，他是著名的漢奸，從前是冀東反共自治政府的領袖。這是一個例子，表明投降日本的中國民衆的作法自斃。



## 第十章 戰鬥的民主政治

晉察冀邊區包括山西察哈爾河北三省七十縣，面積約等於河北省全部。該區的土地不是零碎的，而是兩整片，日人控制的平漢鐵路居間把它們隔開。西邊的一片，境內多是崇山峻嶺，東隣平漢路，西界同蒲路，北靠平綏路，南接正太路。另一片在平漢路東面，位置同西邊的那片平行，它的東南北三面和北寧津浦滄石三鐵路線毗連。邊區的建立始於西邊，爲八路軍手創；邊區政府設在五台山。河北中部的游擊區是呂正超部隊建立起來的，後經擴充，形成晉察冀邊區的東部。

實際上，平漢路並沒有使邊區的兩片土地相互隔離，兩地不僅有信差和小組的游擊隊經常來往，並常有整批的軍隊穿過鐵路線。沿線各車站雖有日兵嚴緊防守，但是仍然不斷的遭遇着襲擊。各車站之間的路軌，只有當日人的軍用火車在上面行駛時，方能算是他們所有。在別的時候，這種路軌成爲游擊隊破壞組工作的對象，或是供給游擊區內兵工廠做適宜的鋼條，製造槍械和大刀。上面說過，當火車在路上行駛時，路軌方能算是日人所有。事實上，這種說法仍需加以限制，那就是說當火車能够在路上安全行駛時，才可以說這條路的路軌是屬於日人。日人的火車時常出軌，或是被炸藥炸毀，車身的殘骸成堆的遺棄在河北平原上——那時候不僅

是路軌，就是日人自身也屬於游擊隊所有了。這些游擊隊從來是等在離開鐵路不遠的地方，一旦有事，便能很迅速的在出事地點出現。有些外國觀察家對人們講，在一九三八年秋季的三個月，平漢路上，路軌被毀壞有三十次之多。圍繞這個區域的其他鐵路，也有同類的事情發生。

邊區的七十縣中，有五十三縣是「完整縣」——此乃指邊區的統治能夠達到全縣而言，包括鄉鎮在內。各縣均有縣政府，直接聽從五台山邊區政府的指令。五十三縣中的十二縣是在多山的晉東北，二縣在察哈爾，十五縣在冀西，其餘的二十四縣是在冀中平原。最近，冀東也變成邊區的一部分——那就是一度在日人羽翼下，組織過防共自治政府的冀東。在一九三八年秋季，此地的游擊隊已經佔有十五縣，其中有五個完整縣（註一）。游擊區軍事當局的權力，北邊現在能夠達到滿洲的游擊隊，東邊達到山東的游擊隊。

邊區的人口有一千二百萬。出產的主要農作物有小米，麥，高粱，最近有棉花。地下蘊藏着金礦和煤礦。全區最富庶的地方是河北中部，那裏出產梨桃及栗子（察哈爾也產這些）。還有巨額的牛羊，每年輸出大量的動物產品，如羊皮牛皮雞蛋等。較大的城鎮中，有造紙和棉布工廠。此外，也有一些鑄造機械的機器廠，和小型的兵工廠（註二）。

在被日軍圍困以前，這區域中的縣份，都各自隸屬於本省省政府治理。在軍事行動的過程，行政當局地方支部的大部分，均被日軍驅逐，它們的職權或是自動瓦解，或是移交給軍事

當局代為執行。有一時期，駐在五台山的邊區軍事指揮總部，是唯一的統治機關。以後，邊區漸漸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抗敵軍政根據地，而後各縣的縣政府，按着實際的需要，也依次恢復起來。凡是留在本地繼續鬥爭的縣長，他們的職權是被承認的。縣長被日人驅逐，或自行棄職潛逃的各縣，重新委派新縣長，他們都是進步的青年人，為民衆所愛戴，並且能力足以喚醒民衆，組織民衆。

統一游擊隊的工作，於阜平縣順利的完成。接着，就進行統一行政組織。軍隊負責戰鬥，行政機關應當採取各種政治和經濟的措施，以鞏固敵後方，並使之成爲中華民國行政機構和領土的一部分。結果，由西線總指揮閻錫山將軍向中央政府聲請，允准建立一個臨時的行政組織；當該區與中國領土其他部分的接壤處，恢復常態時，便行解體。此項聲請經允准後，邊區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正式成立，定名爲「晉察冀邊區臨時執行委員會」。是日參加成立典禮的代表有一百五十四人，代表四十二縣政府，國民黨，共產黨，游擊隊，以及少數民族，如蒙回藏各族。紅教和綠教喇嘛有九個代表。宋紹萬（譯音）和胡燕奎（譯音），兩個忠於職守的舊縣長當選爲政府的正副主席。劉天季（譯音）是該區國民黨的領袖，担任教育主任。執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有八路軍的聶榮臻，也是共產黨的黨代表；呂正超，河北中部游擊隊的首領；張殊（譯音），孫紀元，李介庸，及羅應顯等。成立大會的通電有如下的一段：

「邊區執行委員會，是全民族所建立的一種政權。該委員會包括各黨各派各階級和各

民族，其目的在進行抗日戰爭，實現民主政治。它是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並且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指令而組成的。」（註三）

新行政組織的第一件工作，是發動一種運動，使邊區所創立的各種民主團體，更深入，擴張，和系統化。戰時民治的第一要義，是教育民衆，動員民衆，以便完成自治自衛兩項艱巨的工作。爲了達到這種目的，通過了新的法律。今後所有的官吏概需民選，如不能稱職，則被罷免。賬目公開。同時派遣宣傳和組織人員，到各鄉村城鎮，教導民衆行使所得到的新權利。農，工，商，婦女，青年，文化工作者，士紳各種救國會，於各地紛紛成立。所有這些團體都是由下面上建立起來的。邊區政府並不命令民衆組織團體，而是派出工作人員領導民衆自動組織。當鄉村救國會的組織鞏固後，方使各代表聚在一起建立全縣的組織。又當這些全縣組織的工作能够有效進行時，方才產生全區委員會，協調全區的各项工作。每一個全區的組織，都是建築在數十萬民衆所造成的堅固基礎上。每一個地方單位不僅存在紙上，而且事實上也存在，在羣衆爲基礎的邊區政權政體中，它還是一個組成部分。若是一個地方暫時爲敵人佔領，或與總行政團體的聯繫被敵人切斷，但是這種基礎仍然繼續存在。因爲全體民衆都參加工作，也因爲民衆堅信，只要戰爭在他處進行着，敵人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這種以民衆做基礎的力量，是無法毀滅的。在一九三八年一月邊區政府在五台山成立的時候，日本人於同時在北平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是三個月後，臨時政府委派的官吏，只有十分之一敢在他們的縣區露面

——而邊區政府當局倒是工作着，甚至在有些場合，在偽都城內還是活動。

邊區政府的經濟政策，以自給自足爲目標。自給自足不僅是指不倚靠日人所統制的市場而言，而且更不怕受日人的經濟封鎖（註四）。一面進行戰鬥，一面推行各種經濟改革，改善民生，並且設法使游擊部隊能够經常得到食物和軍火的供給。根據軍政機構的基本精神，一切設施均以使有組織的民衆有主動性爲原則；並且各處均要顧慮到民衆的利益。棉花可以做爲日本工業原料，因而該區的種植數量大形削減。這並不是行政當局禁令的結果，而是擁有六十萬會員的農民救國會宣傳鼓勵的成績。因爲大部分農民的生活離飢饉不遠，所以仍就允准他們售賣已經收成的棉花。以後，大部的棉田改植穀類，解決邊區的食糧問題。

爲了增加生產力，同時改善缺少土地的農民的境况，乃鼓勵開墾荒地，和耕植未被利用的閒地。因爲地權的爭執，或是風水的說法，邊區中有大量的土地未被利用。在邊區政府成立以前，一般窮困而又無土地的農民，絕不敢耕種這類土地。因爲這樣做不但自己辛苦耕植的土地有被人奪去的可能，甚至會受到處分，理由是由他們沒有合法的權利利用這種荒地。後來邊區政府頒佈法令，規定無論公私土地，凡已二年未被耕植的，便認作荒地。五畝以下的被棄土地，得由隣地農民耕植。若在五畝以上，則由農救會組織的無土地的農民團體享用。這類農民團體以合作的原則共同工作。農民耕植的荒地如有收成，只需向政府登記，便能得到該地的所有權。抗日軍人和眷屬有優先權享用荒地。地主所有的未用土地，若能立即耕植，仍可保持土地所



有權。

該區內許多缺乏雨水的地方，都已加以灌溉。政府貸款予農民，作改進灌溉方法之用，並禁止壟斷水力，或勒索高價。如因戰事緣故，種子和農具遭毀壞，由政府供款重新購置，只需農救會一言担保便可。

一九三八年夏，第一次穀類收穫較上年（也就是戰爭爆發以前）增多百分之七十，這自然是以以上各種措施的效果。秋收尤佳。九月間日軍攻打該區，計劃破壞邊區秋收，並搶為己有。這種計劃經過區軍民聯合的奮鬥，卒告失敗。是年冬季的糧食，還是能够妥善儲藏起來。

復興小工業一項，也有極大成就，尤其是在河北中部。此外，禁止資金逃避，鼓勵投資地方工業。西人卡爾森（Cagrain Carlson）和韓森（Hanson）二君，曾參觀數處小兵工廠同機器工廠。唐康（譯音）在一篇關於冀中的文章內，提到製造肥皂紙和榨油的工廠。利用植物油取亮的試驗，也正在進行中。一向供給內地大部日用品的手工業，重被提倡，而且發展極速。

區內物貨交易當局極力提倡。與淪陷區的貿易，是受着嚴格的統制。邊區政府組織「裕民公司」，經營一切主要的進出口交易，各縣都有分所，但是並不和商人作物價競爭。嚴禁食物出口，偷運者如被捕，貨物充公，並科以物價十倍以上的罰金。自衛隊及地方的民衆軍事組織，負責監視與統制。他們也有盤查行人的任務，任何日貨都無法混入。能作軍用品的貨物，如金屬手電筒電池化學藥品醫藥等，可以自由輸入。其他能與區內產物競爭的貨物，則科以極高

的入口稅。該區貿易政策之一，是達到出超目的，以便從淪陷區吸收入法幣。

政府的財政基礎，仰仗累進土地稅，出入口稅，發行紙幣和救國公債等收入。邊區政府成立之初，曾豁免許多舊日的附加稅。現在在民衆間廣事宣傳，踴躍納付土地稅，方能鞏固敵後方的抗日力量。各地農救會組織鄉村間交納田賦比賽。現在已取消了各種斂稅的中間人。政府的收益不但增加，而且能够早日收到。

經過一番宣傳運動，結果售出了數百萬元公債。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劉錫山獨購十萬元，以作表率。士紳富農商賈也紛紛認購。一般農民以農作物購買公債，沒有土地的農民手工人以多作工的收入購買。老年的婦女們把耳環戒指等物獻給政府。他們都在擁護自己的政府，並且堅信，抗戰會繼續下去的，而且會得到最後勝利；在一九四二年政府會贖回各種債券的。各種救國協會派人至各城鄉宣傳推銷公債。甚至在平津也有秘密購買公債的事情。

邊區銀行能與日人設立的華北聯合準備銀行進行貨幣戰，而且能得到勝利，這是前者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發行了巨額的紙幣，並且經傀儡政府宣佈，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起，紙幣爲華北唯一合法貨幣。這事的目的是在吸取中國法幣，奪取外匯，以便削弱中國財政機構。在一開始，淪陷區中的人民便消極的破壞這種計劃，在日常交易中，拒絕使用「聯」，因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日人這種偉大的財政改革還未達到目的。強迫人民使用「聯」無效，日人便開始加印各中國銀行合法紙幣，因爲還有些製版於中國軍隊退出時，未能帶

除此之外，他們還贗造中國法幣。爲了應付日人這種「復興計劃」的陰謀，邊區政府明令禁止日人發行的新鈔票在區內流通，並且指示民衆如何辨識（註五）；絕對禁止法幣流出，偷運者如被發現，以漢奸治罪。同時，邊區銀行自己發行一種石印的紙幣，以法幣作準備金，每發行一元便有同數目的法幣作準備（註六）。在任何邊區銀行地方支行，都能持票兌現，因此人民對邊行票極有信仰，而該行紙幣遂能普通流通。尤其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民衆多不樂用傀儡紙幣，而法幣與邊區紙幣的比價則完全相等。甚至在日人統治的區域內，邊區票也能持票兌現。一般接受邊區的愛國商人，能和游擊隊的祕密代表接頭，得到贖回的保證。日人對邊區的經濟進攻不僅失敗，反而遭到邊區祕密工作者對「聯鈔」換取法幣各種計劃的破壞。邊區票能順利流通，而傀儡的使用並沒有大發展，這是最使日人和傀儡們難堪的事。

上述各種政治和經濟的設施，不僅存諸紙上，而是實際上已經在整個督察邊區內實行的事，這是許多的外國的目見者可以作證的。邊區政府的志願，能够在每一個鄉村內反映出來，這是以前任何行政當局作不到的。然而邊區政府並沒有大批的官吏，和堂皇而複雜的行政機構。它僅有拚命賣力的軍政工作人員，經常在鄉間奔跑，教導民衆如何解決自身迫切的問題。它還有明白道理的民衆，他們理解組織工作人員對他們講的話，同時也曉得，政府的指令並不僅是說：「應當奉行，不得有違」，而是講：「若是你們想要救自己，改善自己生活，這便是達到目的的方法」。邊區政府的法令不是由在上層的官吏擅自制定，強迫民衆遵行，而是由民衆自

己的組織來推行的。

現在用農救會及牠的幾十萬會員（註七）作例來解說。該會的工作包括選舉運動，推行政府的減租減息法令，舉派代表審查縣政府帳目。有幾次由於該會的力量，把幾個貪污和不稱職的官吏撤了職。它也負責提倡和監督把棉田改植穀類，組織貧農成立合作團體，開墾荒地，每組約有二三百人。組織義務工作隊，幫助出征軍人家屬耕植，也是農救會工作之一。它還成立了數百個信用合作社，貸助會員現款，種子，農具。農救會並在各鄉村推銷救國公債。它負責收集和儲藏收割的農作物；防止食物輸出；作區內各地方的中間人，使它們能夠相互交換產物，因而農民無需再去淪陷區尋找市場。在另一方面，如果需要在敵區購置貨物，或者遞送任何函件，政府就求助于農救會。因為它的會員們最熟悉境內的路途，無論去何處，他們都有辦法。自衛隊員是從農救會產生出來的。這種自衛隊每天有系統的破壞敵人的交通。當游擊隊在隣近作戰時，該地的自衛隊負責担架運輸，有時也側擊敵人，有時與地方農救會聯合行動，從事分散敵人注意力的行動。

即出動四千武裝農民參加。新中華日報的記者曾寫過這樣幾句話：「沒有農民運動，沒有邊區的出現。游擊隊是農民運動的產物」。無怪邊區當局以各種方法扶助農救會，壓迫救國運動，成了邊區政府官吏的最大罪狀。

青年救國會在那個區域中負着傳播進步的使命。它的二十四萬熱情的青年男女會員，是邊區的是供給各部分組織家，教育家，領袖，和軍事指揮的準備庫。韓森君談起過邊區中青年「熱誠」。甚至一個親日的刊物，也會引證過一位傳教士的下面幾句話：「這個區域是由（？）青年治理……在整頓和復興該區的工作上，有極好的成績」（註八）。許多有為的青年男女，在五台山的民族革命中學受訓完畢以後，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鄉，領導鄉人從事爭取一個新生命的鬥爭。

少年抗日先鋒隊，是十五至廿五歲的青年們的羣衆團體。他們有時編成隊，到田裏去幫助農民收割或是下種，對人民宣傳抗戰的意義，解釋政府各項政治或經濟的政策。此外還負責學校中的兒童教育，其中許多教員都是少年先鋒隊隊員，他們大多是從前的平津學生。先鋒隊隊員都必需受軍事訓練，時常參加游擊戰鬥。女子參加戰鬥以外的各種組織工作，看護傷兵，照顧兒童，組織鄉村婦女。除了青救會和少年抗日先鋒隊以外，每一個救國協會均各有自己的青年團體。

工人救國會是邊區另一個重要團體。雖然產業工人人數不多，但是他們起着極大的作用。他們在軍火工廠和被服工廠工作，製造火藥軍械軍用被服。根據韓森君的估計，邊區內約有二千英里長度的電話網，這完全是由他們建樹的。他們還在戰地建設無數的無線電台，這是游擊隊間彼此聯繫的主要工具。他們是破壞公路和鐵道的專家，他們能製造手榴彈，炸藥，地雷，

這些都是游擊戰中主要的武器。如果沒有這些機器工人和專門技術人員的幫助，游擊隊在軍事上的戰績，絕對不及現在之什一。許多的工人從淪陷區投到這裏工作。工救會不斷的進行各種增加生產運動。也算是一個總工會，代表工人向僱主進行各種交涉，維護工人利益。從這羣工人中，不但產生了勞工英雄，他們殫精竭力的工作，生產消滅敵人的武器，並且也訓練出來傑出的組織家和軍事領袖。正太路工人組織成的游擊隊伍，他們不僅是在邊區，甚至在全國都是馳名的。邊區的礦工部隊也有同樣的名聲。斯沫特萊在她所著的「打回老家去」一書中，關於這些礦工，有一篇極動人的記載。

在前章曾提及井陘煤礦（中德合辦）工人的英勇鬥爭。新中華日報記者曾把他們的事蹟記述下來，任何敘說華北游擊戰的記載，不應略去他們的故事。

當日軍進佔井陘煤礦後，就設法使該礦出產供給日軍用火車的需要。井陘煤礦有五千工人，他們大概可以算是世界上工資最低，最受壓迫的礦工。每天在礦坑工作十二小時，他們所賺的工資尚不足糊口，仍需到田裏工作。當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代，他們會組織起來，作改善生活的鬥爭，但是以後十年不斷的殘酷的鎮壓，終使他們屈服了。邊區的工人救國會決定阻止日人利用該礦，派去兩個原為工人的游擊隊員，把礦工組織起來，與敵人作戰。

一位姓姚的組織家先發現四個勇敢的工人，於是供給每人一柄手槍，把他們武裝起來。起初，他沒有入礦工作，只在外面活動。爲了證實日軍並非如何精銳，而游擊戰是有效的，遍地

皆是的，他領導其餘四人，時常夜襲護礦的日軍崗哨。有一次殺掉該地的一個漢奸，並在該人家中牆上，貼了一張具名鋤奸團的傳單。另外一次，他們把一段正太路軌弄散，使一節日軍用火車出軌，而致毀壞。蘇姓的組織家是在礦內工作。他先從事鼓動工人，而後組織成一隊武裝小隊。姚蘇二人的工作，如同兩隻巨掌，把五千名礦工鑄成一個戰鬥的隊伍。

一夜，日軍破獲一個礦工的祕密會議，逮捕了五個工人，其中三個被殺。然而工作依然繼續發展。工人與偽警建立了友善的關係，而且還爭取過來幾個。姚和蘇從游擊區中，帶來一部分日文宣傳品。有些日兵見到這類傳單，就拿起來念；一旦這類事情被發現，駐在該地的日軍，即行調防。

最後，攻打日軍活動開始了。這班工人白天是礦工，晚間便都變成游擊隊。每天早晨都發現有日哨兵被殺。礦工隱藏軍械的祕密地方，每天早晨來復槍的數目會有增加。不到兩個月，那裏已經有了七挺重機關槍，一挺輕機關槍，一百枝步槍，二萬六千發子彈，一千個手榴彈，這完全是在夜擊日軍時奪得的，或是由偽軍暗地交來的。在深夜的時候，這些礦工常時毀壞日人的軍用無線電。他們還能移去礦內工廠中連在機器上的板條，他們是有條理的進行這類工作。在煤礦上面的山上，建立起一個新兵工廠。許多年青工人離開了礦坑，到山裏去工作。他們在那裏一邊工作，一邊受訓，現在已能製造新步槍了。井陘礦工游擊支隊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日軍會進攻這個新根據地，但是被這班礦工的機關槍擊退，而且有許多的傷亡。有一天，

井陘城內日軍到城外舉行射擊比賽。山上的礦工突然攻打這羣競賽者，一部分人纏住敵人作戰，另一部分人乘機搶奪堆在旁邊的槍彈。

同時，他們還在偽軍中進行不斷的宣傳，鼓動他們反正。常時看偽軍攜械歸順游擊隊。以後日本人再不敢用偽軍看護礦窖了。

煤礦開採工作，時遭破壞。游擊隊每夜下山，聯合了礦工，共同攻打日軍。一次在二月間某夜，工人完工後，多潛入礦窖中的祕密地方。等到信號一作，他們把燈火關滅，電話線割斷，乘升降機下到礦坑底的入口處。在礦內駐紮着一部日軍，工人們向他們衝去，在黑暗中一邊喊嚷，一邊開火。因為事出突然，猝不及防，這些日兵大慌，有些亂竄，有些狂叫。乘着這個時候，礦工們有條理的斂起他們所需要的槍械，電話線，電話機，鋼條，和其他東西。在礦坑面上，也有他們的同志在與守兵作戰。這次襲擊順利完成，戰利品安全的帶到山中。次晨，礦內殘餘的日軍，仍然是很狼狽的躲在煤車下面。一部分前夜的襲擊者，早晨回來上工的時候，還能見到這般人的狼狽情狀。

日人不知道倒底是何人襲擊他們——是山間的游擊隊呢，還是那些外貌馴服的工人，他們仍然留在這裏工作。他們加強了駐軍的力量，槍斃了許多工人，不准工人在任何時候三人以上聚集在一起，夜間去工人家中監察，是否完全在家。但是工人的反應是使組織更加嚴密。夜擊仍然不斷發生，不過採取新的方式。在白天日人高視闊步，不可一世；一到晚間，便蟄伏在堅



固的碉堡中。致於誰可做煤礦的真實主人，是極易察覺出來的。漸漸的，全部機器都發生毛病了，工作停頓着（註九），因而日人無煤可得。反之，游擊戰運動是更加活躍了，因為增添了一支鐵的生力軍；在井陘的山嶺中，還多了一個堅強的根據地。這僅是邊區工救會抗日鬥爭中的一段軼事而已。

現在該談到婦女救國會了。晉東北是充滿了黑暗的封建勢力的，在那裏的婦女較男人遭受加倍的蹂躪。他們完全瀝足，當年近三十歲的時候，便不能行走了，只得跪着作事。他們殺掉自己的女孩子，因為一個女子不但不值錢，反而費錢。邊區的戎裝女子工作人員，她們是爽快，年青的，來到了這種環境裏。起初，這裏的山西婦女怕她們，關了門，不讓她們進門，彼此交頭接耳的講：「那裏來了一班可怕的女兵」？這些女工作人員並不放棄工作的希望，她們換上了農民衣服。她們想法接近農婦們，和她們作朋友，幫助她們收割糧食，還替她們照顧孩子。她們勸年青的女孩子把腳放了，鼓勵被威脅的青年的妻子不要忍受丈夫的欺侮，因為新法律規定，如果丈夫虐待妻子，妻子可以要求離異。她們發現，在許多場合年青夫妻不睦的主要原故，是由於與翁婆同住，新娘遭受婆婆的不可忍受的虐待。照着中國的習俗，婆婆有無上的權威。她們勸青年夫婦與父母分住，脫離他們的壓迫。她們會向晉東北的婦女說過這種話：「你們像男子一樣，也是工人。組織起來，爭取平等，並且要保衛你們的新自由」。

最後，婦女救國會是成立了。今日，它的會員們已經坦負了許多類的工作。她們組織成小

隊，替她們新世界的保衛者做布鞋，在某一縣，一個地方做成一萬七千雙鞋贈給軍隊。她們負責看護傷兵，供給過往軍隊茶水，還組織成許多洗衣組縫紉組，服務士兵。在一九三八年春季，男人們忙着在地內作工，無暇在村中放哨盤查行人，婦女們替代站崗。若是一個陌生人進到村中，一位坐在台階上做活計的老太太，會站起來講：「讓我看看你的通行證。讓我看看你不是帶了違禁品」。

婦女都學習識字寫字。有時也參加同樂會做各種表演。她們已經有選舉權，參加鄉村行政工作，在以前她們是沒有任何權利的。在唐縣有二十個女子，被選為村長；在阜平有十個女村長。這班解放了的婦女，對她們的新工作，慎重從事，而且具有極大的熱誠。有時她們在雪中步行數英里，去出席一個會。數百年以來，晉東北的婦女第一次抬起了她們的頭。她們已經是和男子平等的國民，一齊脫離了封建和壓迫勢力的桎梏。她們現在有了權利，她們也能無愧的担負責任。

商人救國會鼓勵會員做本區內產物的交易，到鄉村中販賣工業或手工業產品，而後把農產品帶回城鎮。區內貨物越是流通，越是不需仰仗淪陷區的貿易。商人和士紳都是忠誠擁護邊區政府，他們已經買了數十萬元的國防公債。

文化工人救國會包括教員藝術家和新聞記者。邊區內每一個村中的牆上，都能見到藝術家們畫的壁畫和漫畫。邊區政府認為報紙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前線的戰士必須經常得到後方的

消息，如此方能使他們感覺到，雖然遠在前方作戰，却並未和家鄉斷絕聯繫；並且能够了解他們自己的鬥爭，對全國其他各戰場所具的意義。藉了戰地無線電，這個目標完全實現了。

許多戰鬥部隊都有報紙，如火線，戰鬥報等。新聞紙在後方是作為政府和人民間的媒介。每週出版的邊政導報，刊載着決議法令以及政府對人民的呼籲。邊區中最老而又最通行的報紙叫做抗敵報，每期有二千五百份銷路。新近成立一個較大規模的新報紙，叫新華北日報。

每一家報紙都向各救國會和部隊約請通訊員，常有數百名之多。這些通訊員並不是流動的訪員，而是熟悉地方情形的男女，他們報導各部分民衆工作，或是批評地方行政。他們都是自己地方民衆的喉舌。把通訊員的通訊，和行政當局的報告，作一比較，當政的首領便能察出，何爲空言而非事實，何處組織尙不充實，並未完全顧及民衆利益。抗敵報中的通訊，促使當局改善了冀西行政機構中的許多弱點。

雖然日人把印刷材料列爲違禁品，認爲可以資敵作軍事用途，禁止輸出淪陷區。然而抗敵報仍能設法購得幾架印刷機，足用的鉛字，以及數用數月的報紙。除了每星期出版三次的抗敵報以外，最近冀中出版了一個半月刊。主持者多是平津新聞記者。新聞記者和印刷工人得到全邊區最高的薪水——每月二十元，政府人員僅支十八元，這是指明當局對新聞工作的重視。每期抗敵報和邊政導報均由信差迅速送到邊區的每一個角落，在那裏有許多讀者熱心的期待它們。平山距離五台一百哩，全是山路，那裏只要三天便能讀到導報。一般人都熱心的尋覓邊區報

紙，仔細閱讀，甚至翻印，送到淪陷區供給愛國者閱覽——大量的邊區報紙經常祕密運入淪陷區。

文化工人救國會和青年救國會負責教育工作，由邊區教育部指導，該部主任是劉天季，邊區國民黨的領導者。全區約有二萬初級小學校，數個高級小學，一個抗日訓練學校，和一個民族革命中學。這些鄉村小學中的教員，都是青年男女，他們把自己對孩童的工作當作民族鬥爭之一部分，並不認為僅是解決飯碗問題的手段。以鄉村中黑暗的茅舍當作學校教室，裏面的學生像鸚鵡般的反覆背誦經書，這種舊時的景象，現今已經不復存在。用鐵尺訓誡學生的那班腐敗學究，也不見了。不過，許多小學校的舊教員仍舊繼續工作。教育完全免費，最貧苦的人都能入學。因此，自從邊區政府成立以後，該區中的學童數目增加了一倍以上。

學校中的課程很簡單，包括讀書，寫字，算學，國難講話，國防常識等。教科書均是油印的，附有圖解，為文救會的藝術家們所繪。初級讀本的內容，已經不是「我是一個男孩，你是一個女孩」之類，而是一些短篇故事，如同「為什麼日本打中國」，「好人上前線」，「慰勞我們的受傷戰士」。上算術課時，孩子們並不算抽象的數字，而是東北四省加上華北五省等於九省為日人侵佔」。大部份功課在露天上課，與遊戲一同進行。當小學生上自衛課的時候，他們帶着小刀，到村口放哨。平時士兵駐紮在學校內，小學生們和他們做朋友，替他們拿手中打水，學習做「軍民合作」的工作。不是用抽象的演講來教導學生愛國，而是講給他們聽，抗日英雄的

故事，尤其是邊區自己的抗日英雄。學生作文的題目都是與具體問題有關係的，如「我們的戰士如何克復平山」，「爲什麼我們必需增加生產」。每當舉行下種和收穫運動的時候，教員們領導幼童在田內工作。如同他們的長者一樣，幼童對抗戰建國的工作，也供獻他們的一份力量。一個男孩子會在村口攔住生人，向他索閱通行證。

在邊區中，不僅是成人教授幼童，幼童也教授成人。小學學生教不識字的農民讀書。在午間常有數十個男女小孩，腋下夾着小塊黑板，口袋中裝着粉筆，到田裏去。這時候農夫們已經作完晨間的工作，正在休息。每一個孩子領導十個至十五個成人，先對他們講幾句話，再領着他們集體唱歌，最後教他們識字，每天只是幾個字。成人的學生和小先生們對講課都很注意。同時，其間也存在着一種親切的空氣，夾雜着很多談笑。大人們見到這些自己親眼看着長大的孩子們，覺得高興。這種「小先生制」已有極好的發展，使邊區文盲的數目減少許多。

邊區中的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也各爲自己的會員組成許多班。數十萬男女和幼童都在學習，並且把自己得到的智識傳給別人，認作是每一個人的義務。在五台成立了一所教師訓練學校。

邊區中的醫藥組織已較戰前進步。現在有幾個較大的傷兵醫院。當局採用各種方法，解決醫藥缺乏的問題，時常派人冒險去平津，購買所需的藥品。對待傷兵看護備至。民衆團體經常遣派代表去看望他們。婦女來看護他們，教師教育他們，青年團體演戲娛樂他們。每一個人必

帶完全痊癒後，方才出院。「爲了重上前線殺敵，我們必需耐心靜養，等着完全恢復健康，」這是五台山醫院的口號。拜修恩醫師（Dr. Norman Bethune）（註十），著名的加拿大外科醫生，便在這個醫院中同幾個中國醫生一起工作。他的輸血技術有世界的權威，來華以前，曾在西班牙戰場上救活了許多爲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們的生命。對負傷的游擊隊戰士，他供獻給他們全部的精神，還有自己大量的血。在這一點上他僅是效法邊區全部醫務人員自我犧牲的榜樣。邊區的戰士們確知，若是他們負了傷，不會被遺棄的。他們也知道：全體民衆都會關心他們，直到完全恢復健康。舊日軍閥部隊中的士兵，逃避戰鬥，搶掠人民，並不是因爲他們天生是懦夫，或者天生是盜匪。他這樣作，因爲他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個無所依歸的浪蕩者，每一個人鄙視他。他的官長搶掠他，他便搶掠人民。若是他不照顧自己，別人也並不過問。若是他受了傷，他只能夠等死。但是邊區的游擊隊是民衆的戰士。他們是爲自己的理想而戰鬥，這種理想是和全體民衆共同創造起來的。他們無庸担心自己的家庭，因爲即使自己犧牲了，他們的家不會被棄不顧的。他們保護全體民衆，因此他們確知，當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家需要照顧的時候，其他民衆定會盡他們應負的責任的。

在結束對邊區機構之檢討以前，可以一談民衆的軍事組織，這是游擊隊的準備軍，也是游擊隊的補助力量。

游擊隊最直接的準備軍，是各地方上的自衛隊。這些自衛隊是由本地最健壯最能幹的農民

工人學生組織成的。他們的全部時間都用在鍛鍊身體和軍事訓練上面。他們是一種地方軍隊的性質，担负防衛本地的責任，無需參加本地以外的戰鬥。

第二線準備軍是「人民自衛軍」，這是一種羣衆軍事團體，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子，均能參加。他們不穿制服，訓練以不妨害正常工作爲原則。他們担负一些補助性質的職務，學習使用武器，當家鄉被攻打時，也參加實際戰鬥。少年抗日先鋒隊，是年在十五與廿五之間的青年組織的，也受同樣的訓練。自然，他們較自衛軍更爲有生氣，鄉村中最活動的軍事和政治組織者，大多從這個組織產生出來的。

在這些補助性質的軍事團體中，最重要的當推「祕密游擊隊」。他們沒有制服，暗藏武器，都是以三五人組成的小組爲活動單位。他們潛入淪陷區，從事各項祕密工作，捕殺漢奸，恫嚇傀儡官吏，以事實向人民證明，抗戰仍在繼續進行。當游擊隊被迫退出一地時，留下這些小組，組織民衆從事反抗。當游擊隊將要重新奪回那個地方時，這些祕密游擊隊便頓趨活躍，用種種方法搔擾敵人後方。

參加上述各類軍事團體，全係人民自動，然而實際上包括了民衆的大部分。如果不加入任何一種，必會受到輿論的責難。這些組織幫助游擊隊工作的性質，已經在前面討論各救國會活動時提到。一般人多同時有兩種會籍。

邊區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均各有自己的地方組織，同時在各方面都能完全合作。

因爲鑒於邊區中國政權已經十分鞏固，去夏中央政府委派了一個新河北省主席，去到敵後方。新任主席叫鹿鍾麟，是一個慣戰的軍事指揮者。於委任令發表後，就從漢口出發，通過日人封鎖線，最後終於到達目的地。

於入河北省之先，鹿鍾麟偕着隨員，經過八路軍駐在區的晉東南。在八月廿日這裏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這次會場上的演說充分表現了統一戰線的真實性和它的力量。（註十一）

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當場對赴會的代表和游擊部隊講：「同志們，讓我們來歡迎鹿鍾麟，他是河北省主席，第八游擊戰區總司令，河北省國民黨書記長。讓我們也來歡迎河北省國民黨各委員，以及新政治部主任孫白興（譯音）。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代，鹿將軍是革命軍中的軍事指揮，那時候我們兩黨共同與北洋軍閥作戰。我們現在應當繼續發揮那時候的精神。」

「因爲日方的壓迫，多年以來，國民黨不能在河北省公開活動。共產黨被迫而從事地下工作，是有一個更長久的時期。現在我們兩黨已經團結起來，共同抗戰。唯有我們共同作戰，共同流血，我們才能建設起來一個強盛的民主的中國。」

「日本人曉得，統一戰線是日漸鞏固，這是實現他們計劃的最大障礙。因此，想用種種方法離開我們兩黨。我們絕對不要給敵人機會這樣作。讓我們認識清楚，今天誰是我們的友人，誰是我們的敵人。無論誰談論媾和，或者想要破壞團結，就是我們的敵人。」



「各級下層人們，有許多不明瞭統一戰線。他們認爲國民黨的進步有害於共產黨，或者我們共產黨的發展是對國民黨不利。然而事實上，兩黨對抗戰都有供獻，抗戰勝利是兩黨的勝利，失敗則兩黨都要滅亡。我熱誠盼望，河北省國民黨能夠擴大它的組織，吸收萬千的新黨員，以便能夠增加我們共同抗戰的力量。」

「讓我們切記，十五年前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議決案。現在我們能夠重新合作，來實現那些被忽略了十年的議決案。這件工作能夠真實完成，就已經足夠保障抗戰的勝利。」

「在河北我們必需共同工作，完成民主建設，動員民衆，實行真實的戰時教育，和改善民生。『抗日』是我們的中心口號，一切應當服從抗日。我們兩黨應當合作，互相幫助，彼此交換經驗，彼此作建設性的批評。」

「在敵後方建立華北防線，建設根據地，準備收復失地！我們歡迎鹿司令，歡迎國民黨河北省黨部黨員，新第八游擊戰區同志，和新河北保安隊同志。但是我們不應當在口頭歡迎，我們要拿行動來歡迎。讓我們繼續抗戰。讓我們加強華北抗日統一戰線」。

下面是鹿鍾麟的答辭。

「許多人仍然誤解統一戰線。他們對於共產黨合作懷有戒心。但是現在我們這批國民黨的官員，是去河北省任職，那裏是在共產黨指揮下奪回來的失土。我們見到他們得到人民的完全擁護。這證明他們的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從前對他們的疑懼是不對的。」

現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很明顯的，所有的人都應當共同參加驅逐敵人的鬥爭。這是實現最後勝利的唯一方法，今日我們已經完成團結。所有的黨派共同工作，共同作戰。這不是空言，這是一件事實。

敵人不僅用飛機坦克重砲攻打我們，他們還用各種方法破壞我們的團結，因為他們最怕我們團結。然而敵人徒然白費心機。我們不怕他們的武器，也不受他們的挑撥。我們的團結與日俱進。」

以後，河北國民黨官員韓梅信（譯音）代表河北省國民黨黨部講話。

「我們來到這裏，目睹國共兩黨同志，共同和諧的工作，為國家犧牲自我，我以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向共產黨的革命同志們致敬禮。

「假若中國滅亡，任何黨也不能存在。打敗日本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我們是同盟。在戰爭中，加強同盟的力量便是加強自己的力量。凡是忘記此點的人們，是在故意的或者無意的幫助人破壞統一戰線的陰謀，而使抗戰失敗。

「我同意彭司令的主張，我們應該本着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的精神，繼續合作。我們的責任不僅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也担负建設一個強盛的民主的新中國的責任。我們知道，在短期內尚不能實現抗戰勝利。在建設國家的鬥爭中，如要得到勝利，是需要更長久的時間。所以我說：國共兩黨合作應當是長期合作。」

「我們見到，國共兩黨在華北已經作到真誠合作。讓我們在一起忠誠的工作，糾正彼此的錯誤，把我們全部的精神，用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不久以後，鹿鍾麟就到達他的任所。同時，邊區政府的權力在繼續擴大。前面會提及，游擊隊的情緒極高。現在可以看看，在淪陷的天津（那裏日人的新聞檢查極為嚴格），一位英國的報紙編輯對邊區中情形的看法。在九月間潘尼爾先生（Mr. W. V. Pennell）曾寫道：

「照我的看法，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講，日人的地位較戰前惡劣……企圖用武力解決「北方問題」的計劃，可以說是全盤失敗。這點是十分明顯的。」

「親日的政府是成立了，但是使日人感覺極端失望。它們的威信毫不足道，一般普通民衆對它們完全置若罔聞……被人民談到的，只有紅軍，游擊隊，和省主席鹿鍾麟，後者的法令實際上通行全省，從黃河起一直到冀東長城各口。」

冀東長城各口可以通到滿洲。當一九三八年秋季的時候，游擊隊穿過這些長城口，進入滿洲，和那裏作戰七年的義勇軍，建立起聯繫來。在十一月間，在河北熱何遼寧毗連的地方，建立起來一個新的軍事區域。不久以後，一支大的游擊隊，由一部分八路軍領導，在瀋陽附近出現。當時曾有兩師日軍被遣出城，應付他們。

本年正月初旬，中央政府正式公認新收復的土地，並承認與滿洲失地已經重建聯繫。石友三被委為察哈爾主席，同時並恢復了熱遼吉黑四省省政府——該四省省政府自從一九三二年後

便不存在了。

晉察冀邊區已經有了十五個月的歷史。以上所述，便是它的戰鬥的民主政治，在這期間對中華民族解放鬥爭所作的供獻。

(註一)：所有的消息都是指的這一時期。然而却沒有理由相信該區的擴張已經停止。以下是在以上地域內游

擊隊統制下的全部地區：

晉東北：五台，定襄，繁峙，代縣，忻縣，陽曲，孟縣，陰山，應縣，渾源，靈邱，廣靈，大同，陽高，天鎮(有三個不完全縣)。

察南：陽原，蔚縣，「宣化」，「涿鹿」，「極來」(有括號各縣政府，組成聯合縣)。

冀西：井陘，獲鹿，平山，靈壽，行唐，曲陽，唐縣，阜平，「正定」，新樂，「定縣」，「望都」，易縣，滿城，房山，徐水，「良鄉」，昌平，「宛平」，涑水，「涿州」(有括號者是不完全縣)。

冀中：藁縣，深澤，安平，饒陽，安國，深縣，博野，任邱，河間，高陽，衡水，肅寧，文安，清苑，霸縣，安新，大城(深縣縣長唐干加了以下數縣：定興，束鹿，無枉，固安，安次。)

(註二)：H. G. S. [邊區及戰時的河北]

(註三)：在一般的組織下有許多職業組織。例如在工人救國會下，有礦工、木工、救國協會。

(註四)：十一月日本人正式加以封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份 Oriental Affairs 上，潘尼爾寫着：淪陷區一切流通的貨物，必須得傀儡當局的允准。運輸他們的人必需發誓，他們不把這些貨物帶到游擊區，假如毀言，則他們自己及他們的村長要受嚴重的處罰。一切可製造軍火的原料，電力機器，破壞性

的工具或(重要的)印刷材料不准離開淪陷區。商業部不能在一個時候發出五袋以上麵粉，一袋鹽，一箱火柴(危險的武器)等。這些規則也應用到鐵路的運輸。潘尼爾說，這「幾乎等於分離生產與分配。兩個人玩封鎖的遊戲，正如中日政府能在中國統制區域內統制商品的運輸，所以游擊隊能控制從這些區域到鐵路線的生產運動。誰能引起……商人(外國商出口)更大的關心還是問題」潘尼爾是英國平津時報的編輯，住在華北已有二十餘年。他在淪陷區有特別好的關係。Oriental Affairs 是保守黨死硬派的雜誌，牠是日本宣傳的中心，並有許多日本廣告。

(註五)：例如河北省銀行的鈔票，日本人是拿到了牠的鑄型，然這些鈔票只有包含六個數字的號碼才允許在邊區通行。這因為該銀行合法的發行，在淪陷區前達到九十萬(一元票)。所以有七個數字的票子是日人印的。

(註六)：「已經是很難找到滿意的媒介，使內地的購買有效進行，這不是因為對像天津這樣主要中心來的通貨輸出加以限制，而是因為在中國區的生產者不要聯華銀行鈔，而法幣的儲藏已使此地整個的情勢很危險」，潘尼爾從天津寫來的(Oriental Affairs, 1933, 12)。這是對淪陷區「被征服的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及他們對政府最後信心的證明。為完成這一幅畫，還必須記着除了在重慶外任何處法幣不能換外國幣，在重慶換也有限制(這是政府政策之一，以防止日本儘量吸收法幣)。在平津的中國人不能與重慶比——但是他們藏法幣，而不藏偽鈔甚至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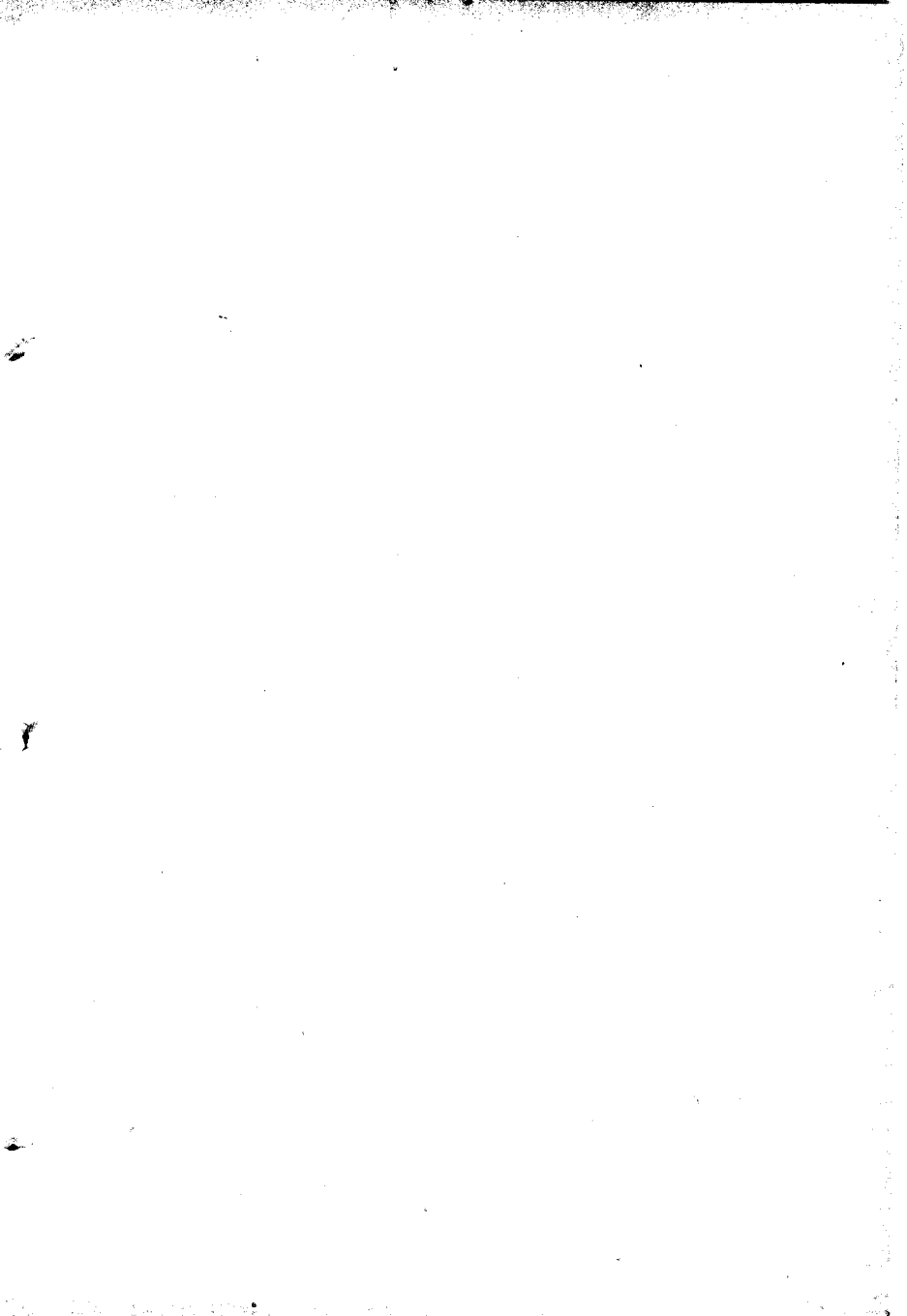
(註七)：依照關錫山頒布的命令：「凡種地者皆可參加農民救國會」。這裏包含貧農，中農及富農，地主除外——他們有自已的國民救國協會。

(註八)：潘尼爾在 Oriental Affairs。

(註九)：爲潘尼爾所證實。

(註十)：拜修恩及愛文小姐，美國加拿大和平民主醫藥團的護士。國際和平運動會在一九三九年初，認爲五台山的醫院是國際和平醫院，中國戰役委員會通過中國防衛聯盟，曾支持牠。

(註十一)：演詞是從匪黨一個眼見的報告者節來的，一九三八二月。



## 第十一章 新四軍

當中國紅軍開始她的從華南向遼遠的西北去的八千哩「長征」時，她遺留下來了一些部隊在福建，江西和安徽。這些部隊是小得不足以維持過去蘇維埃區域任何重要根據地的統治。他們的任務是造成一個新的運動的中心，以及繼續發揮人民的革命傳統。他們依靠了沿着省境的一些人跡稀到的山嶺地帶，而分散成許多小的游擊單位，這羣堅強的戰士保持着中國蘇維埃的旗幟，使它仍舊飄揚在東南和華中各省許多廣泛地分散着的據點上。

蘆溝橋「事變」引起了中日二國公開的戰爭。共產黨是被國民黨正式承認為抵抗侵略敵人的——一個聯盟者。中國紅軍，她多年來都曾要求和任何軍隊攜手而從事共同抗日，現在把她自己置放在所有中國軍隊的總司令官底指揮之下，而成爲中央政府的第八路國民革命軍。同時在東南和湖北南方的紅色游擊隊，也被命令參加在國家統一的軍事系統下。從他們的保壘上跑下來，他們聚在各處改組和受訓。

去集中這一萬五千個游擊隊員——他們曾經在揚子江流域的側面的山地裏分成許多小組作戰，是很困難的。有許多是找不着的，新的統一戰線的消息以及政府的命令達到他們，得費上好些時候。有幾次，當他們從山上跑下來準備被改組時，那些省的軍事當局却又突然的打擊他



們，不相信國內戰爭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而還是解除他們的武裝。有幾個游擊隊單位則已很久的和外面的世界隔絕，因此不能理解他們黨的新的路線。是在正月裏，當他們的武力最後地集中起來之前（註一），中華民國的軍事委員會宣佈了新四軍的成立。

葉挺將軍，是在一九二五到二七的國民革命之役中作戰的，著名鉄軍底特出領袖之一，被任爲新四軍的軍長。雖則他曾經參與那最後建立起來的一個紅軍的叛亂，但葉將軍本人却不是共產黨員。中日戰爭爆發之前的十年之間，他是隱居地生活着。另一方面，項英，一個工人，被任爲這軍隊的副軍長，他有着遠自一九二三年平漢鐵路大罷工便開始的爲黨活動的紀錄，曾經當過蘇維埃政府的副主席，而是紅軍向西北長征時遺留在華南的最重要的領袖。

一九三八年正月，我在漢口會到了葉挺將軍。是如此鐵一般的風度，他的司令部是駐在過去一個日本人的住所裏，地板上鋪着東洋草席，一隻炭碓并不能抵住長江冬季的潮濕的寒氣。他有着一張光滑的臉的，有生氣，豐滿的廣東人，顯現出他的獨特的英勇氣概，葉將軍在房裏踱來踱去，而描摹着這個新的軍事力量的重要和性質。

「我們的人都是一些老戰士，對艱苦已經習慣了。他們對於巨大的武裝衝突也是熟悉的。在過去的八年間他們常常得不到一點食物而生活着，有時候就一連好幾天住在荒草地上。可是不論在何種環境下，他們都懂得怎樣去保持和人民的密切聯繫，那便是他們得以活到今天的  
一個祕訣。

「新四軍是被組成爲一個流動的部隊，希望能在長江的沿岸進行游擊戰爭。在上戰線之前，這些人此刻是聚集在這裏訓練。作爲一個軍事部隊，新四軍和八路軍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他們都是在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是，這裏許多司令官和各級兵員當然是和八路軍的官兵們發生了聯繫，因爲大家都是共產黨員。」

在去年春天，我們可以偶然看到這個新軍的小部隊在漢口的街上行進，這些傢伙是冒着風雨，赤着腳，裸着膝，很快的跑着，用着這世界上勇士們搖搖擺擺的步子。他們的灰色的，襤褸的軍服，也沒有符號。當他們行進的時候，他們是大聲喊着口號或是歌唱着。

在五月的初頭，當日方集中在臺州，新四軍被指定在安徽的東部長江南北作戰。它是被限制在這個區域裏，那是東南戰場或是第三戰區的一小部分，在顧祝同將軍的指揮下。在江北的地域是多山的，因此很適宜打游擊，安徽的江南部分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大平原，湖沼水道交錯并列着。這是一個不容易打游擊的區域。它也有着一些天然的隱藏之所，但平原地帶總使日本的汽船，和陸上的機械化運輸部隊，可以運用自如。用了飛機，日軍可以偵察出并且炸毀每一個游擊隊的顯明的據點，偵察出他們的基礎，而不時的打擾他們。新四軍的百分之七十的精銳，却正是集中在這一個危險的區域裏。在這裏新四軍已經建立起她的主要根據地，訓練學校，以及醫院；并且在這裏，過去一年間她至少每天和敵人作戰一次，這經常的戰鬥常常把他們帶

到上海和南京等大都市的附近。

不像八路軍，擁有了千萬個戰士，并且大多在從日本人那裏奪回來的區域裏作戰，新四軍却必須限制在一個固定的被派定的區域裏活動，軍事和政治上都得受當他們還未上戰場之前便在這裏的當局指揮。在華北的許多地方，八路軍和游擊隊是在那裏單獨的作戰。新四軍則是東戰場的許多軍事力量中之一個。命令，經濟以及軍需，她都必須聽命于該戰區的總司令部。譬如關於兵額的補充，她就沒有像華北游擊隊一樣的自由，還有，在要民衆支持的戰役運動中，她也不能實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或是命令減租免稅，像邊區政府所做的一樣。新四軍用教育和榜樣來指示民衆，如何可以打倒××人，她又教他們怎樣去增進他們田地裏的收穫，并且給他們免費的醫藥服務。在那邊租稅和高利貸原是十分苛暴的，地主和借主們也拒絕減低，新四軍會鼓勵當地的農民抗日協會拒付地租（註二），理由是，富人並沒有在戰爭的災禍下盡了應盡的一份，但這戰爭却是應該對任何階級一視同仁的。

所以去訪問新四軍的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承認他們的做法已經贏得了老百姓的真心的支持。可是民主改革，羣衆組織，戰時教育，以及人民的參加戰鬥，則還趕不上晉察冀邊區政府那一區的成績，那是一個如何能得老百姓真心全力支持共同抗狄戰鬥的模範。

抗×民主羣衆組織在東戰場自然發展的限制，是由于一個嚴重問題的始終沒有解決，那便是盜匪的問題，這問題在華北是很早并且很成功地解決了。當主要的戰場已經西移之後，在揚

子江流域的下流遺下來許多半匪的『游擊隊』，他們常常是受日本人雇用，偶然也打日本人，但不可避免的却還是有求于老百姓。新四軍知道要贏得老百姓的信心，對這問題必須立刻有所作為。當新四軍開始作戰以後的幾個月，她時常需要同時和盜匪以及××人作戰。像華北的八路軍一樣，她開始也是企圖分散各股盜匪的力量，隨後用政治手段一個一個克服他們。可是新四軍在這個工作上成功得很小，主要的是由於沒有普遍的民衆組織，但也由於在揚子江下游的匪夥，常常并不單純只是敗兵散軍的大量集合，像在華北的那樣，而是爲一些從大城市裏來的流氓惡霸所統領的小組的，堅強的一羣。新四軍在自己的區域裏，已經很快的壓平或是驅逐出了這些匪羣。但是在東戰場的另外部分，匪勢却仍舊非常猖獗。

在這個區域裏，還有着許多別的困難。『我們最大的一個成功』葉挺將軍在我第一次會見他一年之後的重新會面裏這樣對我說，『便是把許多游擊隊伍聯合在一個統一的軍隊裏。我們的人幾年來一向慣于分組作戰，那是建立在一個純粹民主的基礎上。每一個人都知道另一個人，作戰的計劃大家一起討論，并且實際上一無形式上的紀律。在新四軍裏，游擊隊員必須認識在人民中間不同等級的權威，他們本來是不認識的，並需服從他們的命令。他們日常的生活都必須服從嚴格的軍事規律，那是他們過去所不習慣的。他們大多數是農民，對他們而言，大規模的組織的觀念是陌生的。在這些老戰士間，好一些都是不同情于這種「民主的違反」。

『爲了克服這個，我們在軍隊裏發動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宣傳和教育運動，我們的政治

工作人員對每一個戰士解釋，從過去內戰時代小規模的游擊隊發展到此刻大規模的抗X流動軍隊，是我們國民革命的跨進了一步，而使自己適合于這個新的組織形式，便是每一個人的革命任務。這個辦法是大大的成功了。我們的紀律并不是機械的和專制的。它是一種自動的紀律，基於我們的戰士底民族的自覺和階級的自覺。

『雖則如此，』他說，『這并不是說我們完全克服了他們在老的游擊時代的心理。我們還是有不少問題的。』

當我詢問關於這些問題的更詳細的情形，以及他們將如何解決時，斐挺望着我，并且笑了。

『你有沒有看過「夏伯陽」那片子？』他問我。『瞧，我們就正是那樣做的。』

新四軍在連以上的單位，便有着政治指導員或政治部。他們所採的制度是和八路軍以及華北游擊隊一樣的。政治指導員便是他所參加的一單位底組織者和教育者。這是他的責任，把那一單位造成一個自覺的和健全的戰鬥集團。他不但只有權管理士兵，同樣也有權管理長官，戰略的決定必須得到他的參加。他不只有巨大的威權，也有着巨大的責任。當一個計劃決定之後，即由軍事領袖頒發命令。政治指導員對於它的實現是要負責的，而必須在實現上處于領導地位。

傑克貝登 Jack Belden，一個出名的美國戰時通訊員，是這樣的描寫一個標準的新四軍底

進攻的開始：

「連長發出了命令：政治指導員拿出了他的口筒，呼喊着「跟我來」，隨後他用了最快速的衝向前去。兵士們也跟着他前進……」

爲什麼政治指導員須要參加軍事的決策呢？項英，他自己原不是一個軍人，而是一個工人和工會的組織者，告訴傑克貝登說：

「革命者在他們的工作裏學習戰術和戰略，正像在軍事行動中所用的戰術和戰略一樣。所是一個優秀的政治戰略家，也可以做一個優秀的軍事戰略家。在另一方面，技術家，只在一定的範圍內工作，並不能成爲真正的戰略家。但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可以很快的學習軍事戰略，雖然他必須從技術人員那裏學習怎樣應用步兵和砲隊。

「因爲我們是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領袖知道他們的責任，並且是非常迫切的去完成他們的任務，從而願意發揮所有他們的力量去爭取他們的工作。這是爲什麼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並不能像我們這樣的技巧。他們依照了計劃工作，而感覺到負責的應該是計劃，而不是他們自己。」

依照葉挺所說，在別的政治軍隊裏，百分之九十的長官，都來自小康之家和智識分子間，但新四軍的長官和政治指導員們，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工人和農人。這是主要的原因，爲什麼在新四軍裏，兵士和長官可以一無困難地生活在一起。軍隊裏的餉是每月一元五角到五元。

每個人每天拿一毛錢的伙食。拿五元的，除了最高級的長官外，便是一羣在新四軍宣傳部裏服務的日本俘虜。

新四軍在政府裏只拿到很少的經濟補助。『假使我們得到和別的軍隊平等的待遇，』葉挺說：『我們將得到二倍或三倍于現在的收穫。這完全因為我們的軍隊是以勞苦大眾做基礎，所以我們還能堅持下去。那些經費只够我們的伙食和一部分的設備之用。政治工作，前線和後方的醫院，以及教育等的預算，就得自己想辦法。』新四軍和地方行政當局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她也不能在稅收裏取得一部分，她的特別服務的基金只能從老百姓的自由捐募，以及國內國外的同情者底捐募裏產生。這些捐募的總數是很微小的。

他們并不強迫徵兵。去參加新四軍完全是自動的。不少請求都被拒絕了，由于他們是屬於別的軍隊，由于他們是來自別的得到政府容許徵募新兵的區域，或是由于新四軍不能確定他們的參加是否出於把狄人趕出中國去的真誠的願望。參加者在被容許參加之前，是須要經過一次嚴格的身體檢驗，假使發現他們不合格，那他們便派遣做一些他們的健康情形所能容許的工作。

每一個新四軍的戰士都被教育去理解抗×戰爭的目標以及從不忘却他們是為人民在作戰。傑克貝登曾經把新四軍的戰士所應該服從的原則和規律，翻譯成了英文，以他個人的觀察，他確信他們是遵守這些規則的。新四軍三大基本原則的第一個是：『抗×到底，絕不投降狄

人，絕不與狄人妥協。」第二個是要求對命令的服從。第三個是着重於所有新四軍的戰士，必須愛護人民并且尊重他們的利益，像他們自己的一樣。

六個規則說明了士兵們必須保衛并注意他們的武器，當心他們所借宿的民家的傢具器皿，以及應該活潑，守秩序，清潔和禮貌。

十個『行爲規範』，新四軍正和八路軍一樣，是從紅軍所繼承下來的，論到個人的行爲以及和民衆的關係。

(一) 當你離開平民的居所時，把板門(那是拿來當床用的)放還原處，把東西整理好，把稻草(當作被褥用的)紮成一網，還給原來借給你的人；

(二) 把地板打掃清潔；

(三) 和善地說話，不要大聲呼喊；

(四) 買東西的時候，給應給的價錢。不要爭論價格；

(五) 借老百姓任何東西，都當歸還；

(六) 假使你弄壞了借來的東西，你必須賠償；

(七) 大小便，必須上廁所；

(八) 洗澡的時候，避免給婦女們看到；

(九) 隨時隨地，參加宣傳工作；



## (十)不准殺害俘虜。

最後的一點是認爲十分重要的。那一個犯了這一點可能被槍斃。每一個戰士都教與日本語的口號，使可以向敵人說話而爭取他們投降。這些口號的內容是，中日的老百姓都是兄弟，日本軍閥是雙方的共同敵人，以及并不傷害俘虜等等。在新四軍裏有着不少日本俘虜。他們受着非常的優待，甚至較本軍的人拿着更多的錢和享有更多的特權，他們中有幾個是在製作用日本文寫的文字宣傳的材料以及書信，勸告他們的同胞不和中國人作戰。

我們已經簡略地談到新四軍的起源，組織，工作，困難以及訓練。現在讓我們來看新四軍是如何的作戰，以及作爲一個活躍的抗×游擊部隊，九個月來的事業有着怎樣的收穫。

訓練完畢之後，新四軍此刻依着性質所需而編成了四個支隊，團結支隊，前進支隊，搗敵支隊和抵抗支隊，他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離開他們的基礎安徽西部的穎上，而開到前方去。五月十日，他們到達了南陵。五月十六日，他們和××人作了第一次的會戰，他們分成了小組而通過沿着京蕪鐵路的戰線。長江的日本駐軍已經抽調去應付環繞徐州一帶的大會戰，所以他們只能佔據了幾個大城市，他們派遣了騎兵和鐵甲車去偵查在公路和鐵路之間的地帶。當新四軍深入南京的近郊時，日本人簡直沒有發覺他們的來到，一直等到新四軍的便衣隊深入了那已經陷落的首都，并且在牆上張貼起種種標語時，日本人才認識了他們已經面對着對他們的佔領區的一個新的頑強的威脅。

從五月十六之後，新四軍的戰績是一個經常的活動，他們的特色便是每天和敵人有着小接觸，以及在民衆中間不斷的政治工作。沿京蕪一帶，曾經遭遇過難以形容的蹂躪。人民是受着日本人最壞的暴行以及盜匪劫掠的痛苦，像豺狼一樣的屠害着他們。他們只要平靜地過活，看到穿制服的人，不論是那一種，對他們都是災禍。新四軍得費上好些時候去勸導人民，讓他們知道她的做法是不同的，她是來真正爲他們作戰以及教導他們如何爲自己作戰。她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用語言，使他們相信這。當任何部隊到達一個鄉村的時候，她們一點不聳鬧，不拿了軍器威脅，也不搜索食物，住所以及拉夫充勞役。她避免了一個悲劇性的矛盾，那是常常在中國的軍隊兵士之間發生的，他們力竭地，戰敗地，飢餓地進入了一個村莊，可是老百姓却把大門禁鎖起來不理他們，因爲他們自己也只有着極有限的食物，從而只能讓那些兵士飢餓地跑開以及自己挨餓之間任擇其一。當新四軍進入一個村莊的時候，她先遣派一個人去和那裏的老百姓商量，那個人是不穿武裝的，他允許要什麼東西都用付錢，並且選定了這個諾言。老百姓有時候送些豬鷄作爲禮物給長官們，驚奇地發現了長官們却謝絕這些禮物。相反的，新四軍却買了許多食物，而請老百姓一起來吃，在吃的時候長官們又垂問兵士的行爲有沒有使他們有任何的訴苦。這樣，老百姓們便是主人，新四軍對他們負責并且是忠于職守的。

在和日本人的小接觸戰中，新四軍發動了有系統的對於交通線的進攻以及敵方裝備的破壞

。在五月和十月之間，他們賦予自己的特殊底任務是，阻礙日本的大軍向漢口進攻。當我寫的時候，在我面前放着一本用米紙複寫的小冊子，封面上是黑白線條畫的一個游擊隊員。這是這幾個月間新四軍總司令部所出版的官方報告。在牠第一頁上，是一個總結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起至九月二十七日止的，新四軍軍事行動的統計表，是以各支隊的報告做根據的。

在這表上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新四軍的游擊隊員是無終止地也是無姑息的打擊着敵人。葉挺曾經告訴我新四軍實際上每天都打一仗。這個表證實了他。在所記載的一百三十天之中，他們和敵人接觸了一百零八次（註三）。

第二點是，當戰爭是局限于沿着鐵路線的小接觸戰時，雙方的死傷是相對的小。并且，由于新四軍用了埋伏和突擊的戰略，他自己的損失是遠較日方爲少。表上指出了在四個月中，日軍死亡八九二人，受傷五八三人。游擊隊員的死傷是較這數字的十分之一略多一些。

外國軍事觀察者曾經證明這個損失的比例，在華北的游擊戰爭中是真實的，我們似乎再沒有理由懷疑新四軍，他們用了同樣的戰略，當然可以收穫同樣的效果。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從敵方的物質損失的數字裏所得到的證明。這些數字大體上指明了，游擊戰爭對抗近代機械化部隊的效果，不只在它可能增加敵方的死傷之數，而更在他的能够毀壞敵人的重價的設備，破壞敵人可以用它的高度機械化力量的條件，以及阻撓每一個敵人在他佔領區域維持一個有效的統治底企圖。從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到九月，新四軍破壞了

二輛敵人的火車，一百二十輛貨車和公事車，以及六隻汽船。他們毀壞了六十四座橋樑，拆毀了五哩以上的鐵路軌道，以及破壞了五十哩公路。他們戰獲了一千二百八十一枝來福槍，四萬七千發的彈藥，大量的金錢，無數的軍需品，以及五百九十個日本和「傀儡」俘虜。十二月裏，傑克貝登報導新四軍司令部的長官宣稱在江北擊毀了一百五十輛汽車，而正月裏我碰到葉挺，他說已戰獲了三千枝來福槍。

各支隊的分別戰績是動人的，譬如團結支隊，在七月十一日至十六之間，在南京附近毀壞了九座橋樑。七月三十日，他們攻擊在高資的受日方雇用的一隊警察隊並且解除了他們底武裝，又炸毀了京滬鐵路的一段，以致鎮江和丹陽間的交通中止了十天。八月十二日，新四軍在直接對日本的堡壘進攻時，進入了句容，一個離南京極近的城市。八月二十四日，他更到達了金陵門，在南京城南三哩，直到敵方派遣了一個二十輛坦克車的部隊來應戰，才撤退了。跟着來的幾天先是破壞了一段公路，隨後又進攻并消滅了一小隊來修路的日本軍的工程人員。這一支隊以後的歷史，是不斷的同樣的活動。從五月到十月新四軍所作的一〇八次接觸中，團結支隊打了四十八仗。

在八月中，前進支隊叫一輛敵人的軍事火車出了軌，擊沉了好一些汽船，並且迫使一個有着二千兵員的征討部隊，沒有完成任務跑回根據地去了。在他作戰的區域內，日本人割去了在鐵路邊可以望得見的所有的收穫，并且縱火燒毀每一個村莊，爲了可以避免游擊隊進攻鐵路

線的任何可能。當實行這個「文明的」方法時，他們射死了好幾百個農民并且還強姦了他們的妻子。前進支隊幫助了這些激怒了的老百姓組織起自己來，以致可以予敵人以反打擊。到新四軍的外國訪問者報告農民們這樣告訴他們：「在過去，二三個××兵便可以到鄉下來，要這樣那樣，以及女人。現在他們是不敢隨便來了，除非是帶了機關槍的大隊人馬；即使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歡迎，他們的光臨也是遠較以前爲少了。當一小隊的日本兵臨近時，農民自衛團便用全力來圍困他們。假使敵人大隊地來，那麼農民游擊隊立即分散成了許多小羣，并且用盡方法使村民有機會逃避到安全的所在，帶走了他們所有的食物以及個人的財貨。」

抵抗支隊的一部分是在江北作戰。九月十五日，它在安慶合肥的公路上，炸毀了不少日軍的坦克車。第二天它又制止了一長隊的軍需貨車，毀壞了他們中間的四十輛。新四軍毀壞在安慶和合肥，以及合肥和黃梅之間陸上交通的成功，造成了日軍右翼進攻漢口的活動被拖延了好幾個星期的效果。

某一新四軍輔助機關的高級職員（註四）最近訪問香港，而是這樣的總結新四軍九閱月來在長江下游活動的成績：

「首先，一支準備打擊日軍任何防禦上弱點的，堅強和組織得很好的軍隊底出現，迫使侵略者在沿交通線以及無戰略價值的的地方，都得配紮重兵。這些武力不然是可以沿着浙贛鐵路西進的。其次，只要是新四軍活動的區域所及，當地的村民和城市裏的居民都被訓練和組織成自

衛的團體，實行戶口調查和別的方法以使敵探漢奸的潛入這些區域成爲不可能。還有，當民衆的意見表示着對抵抗侵略的鬥爭全心支持，那麼日軍佔領了的地方就有很大的困難去成立傀儡政府，理由很簡單，因爲假使那些地方豪紳或財主們墮入了敵人的圈套，他們便會失去了他們社會的領袖地位。這樣，敵人雖則可以佔據一個區域，政治上它却毫不不能有所建樹。第三，新四軍還担負起領導人民增進文化和健康的任務。各支隊的政治部都發現人民的文化水準是提高了。學校也建立起來了，和文盲的鬥爭也較之過去有巨大的勝利。新四軍的軍醫不只爲病人和傷者建立了醫院，而且還在人民間推動健康運動。

「一個游擊隊不能在容許人民保持一個無知和不抵抗的生存底區域中有效地作戰。提高民衆的文化水準，便是加強我們藉以獲取最後勝利的戰鬥力量。最後，我們戰士在漫長的艱苦環境之下支持鬥爭的勇氣，以及在敵人那裏取得勝利的能力，是贏取了在鄰近區域裏別支軍隊的巨大的讚仰，我們建立起來了一支模範的軍隊，而給別的軍隊以良好影響，并且促使他們戰鬥力的增進。這樣的「競爭」和比較底價值是不能計算的。」

新四軍，實實在在是一支統一戰線的軍隊。牠的戰鬥員大部分是過去的紅色游擊隊員。可是它的附屬的事業，那些可以表示出這一個軍隊底實力，以及足以使它改造它所在作戰的那個區域的，却是和新中国所有的有生氣的因素聯繫着。在這些附屬的事業之中，有四個是特別吸引我們底注意的。第一個是這個軍隊所建立起來的無數的小工業，那是由于一些來自上海的工

人和技術家的努力底結果，他們寧願搬到內地來，而不願留在那些會被迫出賣他們的技能給民族敵人的地方。第二是軍隊的訓練學校，他產生了指揮官，政治指導員，軍事工程師，以及別種軍隊工作者。這個學校不只由新四軍自己的許多長官，而同樣由來自全國各處的進步的教育家們支持着。第三是新四軍的政治服務隊，是對於民衆文化的負責者，是由年青的男女們組織起來的，他們間的大多數都會是中國大都市中的學生。第四是醫藥處，面對着許多困難，一羣專心的醫生建立起來了一個被描摹爲全中國最好的軍醫處。

新四軍的工業基礎的故事，是活的中國底一首史詩。它是在差不多什麼也沒有的情境下建立起來的。在許多場合，機器和原料都要就地造成。製造衣服，也只有粗糙的，短纖維的棉花，本來是不能爲織物之用的。金屬是必須在屑塊形式下收集或是從敵人處掠獲。可是新四軍的合作工廠，爲每一個工作者所共有的，却還是照樣工作。在這工廠裏，除了其他許多商品之外，新四軍還得到了槍彈，手榴彈和地雷，醫院裏也得到藥水棉花，氈子，包傷的布，以及別的醫藥用品。這小的機器工場能够製造出這些東西，實在是新四軍的光榮，它現在每天可以製出一支來福槍，醫師們。因爲急需凡士林（爲治療營養不足的戰士與難民的普通疾病疥癬所需的硫黃油膏所必需的），創立了一個「化學工廠」，它以臘樹的子實爲代替物而製造着。合作印刷所出版着宣傳材料，教科書，軍隊的報紙，「抵抗敵人」與「火線」以及人民的報紙救亡報，建造這些工廠的勞工，實在是工人中真正的英雄，他們到工廠中去正如同戰士上前線去一

樣，因為他們知道要和敵人優越的物力戰鬥必須有加速度的出品和創造力。他們的工作爲軍隊中的軍火供給，政治的和教育的活動以及醫藥服務打下了一個主要的基礎，他們是民族解放戰爭中新四軍前線兵士的真正的同志。

葉挺告訴我，戰地軍事政治學校委派到新四軍司令部的學生已有近千人（註五）。這些學生，軍隊中未來的司令官和政治工作人員，包括了在戰爭中有經歷的與正在學習理論修養的老兵和長江以南中國各省中招募的新兵，而登記總數的一半以上是上海的工人。訓練作軍事領袖的學生，百分之七十的時間是在戰略之研究和實際動員民衆的技巧，其餘的時間是政治訓練。那些希望走上政治活動的學生，受訓時間的分配恰好是相反的。他們大部分的努力在於獲得對於中國革命的目的，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際（註六）和國際政治局勢的澈底的理解。但他們百分之三十的時間也從事於嚴格的軍事訓練，該校的組織完全是軍事化的。它總共分成九連，軍事佔其五，政治聯隊佔二，工程訓練佔一，而其餘的一連是婦女與少年（「小鬼」）組成的，他們担负了看護衛生與宣傳等工作。

在第八路軍，祇有一小部分的教育工作是以正式學校的方式表現的。在新四軍裏面每一個人都學習着，不識字的人正在學習着讀和寫。那些已經得到初步知識的人正在繼續求深造。每一個人，不論識字與否，都聆聽政治演講和學習游擊戰略，並且每一個人都多多少少學習一些日語爲了對敵人的宣傳。教育工作不單在根據地，同時也在前線進行着。每在二次小的戰役的



中間，他們讀着最近的報紙，並且露天的上課和討論也在不斷的進行之中。

軍隊政治服務團包括了三百個青年男女和三十多個孩子。他們以話劇和集體歌唱活潑了軍隊中的生活。他們爲後方和開赴前線的軍隊寫着有力的標語和壁報，他們給醫院中約傷兵以教育和娛樂，並且以活躍的歌詠，敘事的歌劇和獨幕劇的形式帶給人民抗日戰鬥的消息。當這些宣傳的形式喚起了人民的興趣時，政治服務團就幫助農民，工人，商人，婦女和青年們創立起羣衆組織。這些歌詠和戲劇中包含了戰鬥和組織的方法，抗日戰士（通常是軍隊中的英雄戰士）的英勇，辨別漢奸的暗號，軍隊幫助人民的方法，和人民如何協助軍隊的辦法。政治服務團的技巧實在是一種藝術，它是接近於客觀的真實，當時的重要問題和人民的心理，它展開了一般的認識和引導走上行動之路。團裏面劇的作者，歌詠者，演員，藝術家和寫作者對於他們的工作感覺到非常的興趣，並且充分利用了他們的有技術條件，因爲他們深深的感覺到這些活動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環繞在他們周圍的整個戰鬥的一部分。

最後，游擊隊軍醫處的組織是比中國任何其他軍隊中的更完美。軍醫處的核心是由南京中央醫院來的八位富有經驗的醫師和若干合格的看護士組成的。這一小心心和八位醫師帶來的可憐的六百塊錢已創立了一個醫務組織，它包括一所司令部的基本醫院，一個醫學訓練學校，和幾所分醫院以及數百架病床，化驗室的設備，科學化的醫院廚房和同情者捐助的X光與外科用具。這一成果是由無限的犧牲工作，無限的機智和對於這一筆微小的基金之最大的運用所產生

使了這一服務工作的進行。這些醫院設立在破漏的古廟中，木板架在凳上便是病床，化驗設在茅屋中，那裏並沒有玻璃瓶——他們臨時用竹桿代替着，錫匠被動員着以原始的工具去製造蒸溜器，人工的卵器和消毒器具。

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它爲了人民，並且和人民一起戰鬥着，而它的醫藥服務，不單是爲了它們的需要，同時也爲了整個地方的需要。

現與新四軍在一齊的史沫脫萊女士這樣寫着：

「祇有一個醫院是住着傷兵的，因爲主要的問題還是「疾病」。當軍隊帶來了第一批醫藥設備到這個區域裏邊的時候，老百姓們老遠的帶着病人與傷者來。但是在軍隊本身，因爲常年的生活在過低的營養條件之下，已經留下了一個深深的記號。我在醫院裏邊發現底下幾種嚴重的疾病是非常普遍的，這幾種疾病就是：虐疾，肺結核，痢疾，天化，胃潰，腫瘤，氣管炎，癬瘡（軍隊裏邊十個有九個是患着癬瘡的），沙眼，跟腸胃病。」

一切的服務是在絕對貧乏的環境裏邊進行的。孫博士，新四軍裏的外科主任曾經這樣講過：

「我們的醫院是建設在那些古老和破敗的廟宇裏。在冬天，既缺衣服，又少被褥，許多傷兵們，往往缺少足夠抵禦酷寒的東西來保護他們的病體，在這種情形下面，醫生這個角色是不能發生多大作用的。由於短少必需的衣服，我們祇能絕望地守候着他們消磨掉生命，或者費去

許多時間才能恢復他們的健康。」(註七)

這種可怕的「貧乏」是普遍地存在於新四軍裏邊。三個鬥士祇能合有一條毛毯，一件大衣也很可能是一小隊士兵的公有財產，誰上哨的時候就輪給誰穿。食物自然也是非常低劣的。但是面對着這許多困難，新四軍不但祇要從事戰鬥，並且還得盡力改良他們所管轄的區域，使當地的居民發生一種新的信心，並且減低他們的租稅，開始一種集體的生產組織，這樣幹了就可以緩和許多必需品的不足。同時更得訓練所有的老百姓，使他們能夠適應於一種汗濺的政治，社會，教育跟服役的生活。

軍隊跟人民之間已經發生了一種密切不可分的聯繫，他們分担着戰鬥跟貧窮，也分担着民主跟復興的責任。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他們已經在揚子江邊攜起手來，而在每一個地方組織起老百姓爲自己作戰的不可摧毀的武力。

「你能不能爲我總述一下新四軍現在的狀況，以及游擊隊在京滬杭這一區域作戰的遠景？」我問葉挺。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改編工作，並且在努力補救我們內部的缺陷，」他說，「假使你喜歡比較我們和其他在這一區域裏作戰的部隊底境況，你將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他們有很好的軍火的供給，但在兵額補充上却有着困難。我們曾經教育了在我們的區域裏的老百姓，使他們相信他們應該保衛一些東西，並且這個保衛是可以成功的。每一個人都願意參加我們的軍

隊。可是我們却沒有足夠的武裝，收到一筆小得難以達到甚至是目前這樣程度的目的，並且還不容許我們向上海的方向進軍時超過比無錫更東的區域。雖則如是，我們還是成功地把自己造成對於敵人作戰計劃底一連串的阻礙。

『我們還有着許多需要克服的缺陷。但我們所得到的成功證明假使採取了和我們同樣的工作原則和組織原則，那麼所有在這區域裏的軍隊，他們將做到比現在更多的成績。譬如在這區域裏的某一個有着最好的經濟支持底軍隊，有着足夠的武裝和設備，但却只能聚合了二千個人。在別的不能和民衆生密切聯繫的軍隊也有着同樣的情形，而不幸這是在東戰場的一個普遍的現象。我必須說這裏有着不同的部隊。有一個姓劉的過去在南京監獄裏關了八年的政治犯，戰事爆發後他便被釋放了，他成功地組織了三萬到四萬的農民。可惜他們只有一千支槍，一部份是在上海和南京的戰場上收拾起來的，另一部則是從敵人那裏搶來的。他們，以及另一個相同的單位在長江之北海門一帶作戰，已經取了老百姓的信任和合作，並且打得很好。』

『在京滬杭這三角地帶的游擊戰爭底效果，還是較牠可能做到的爲小。但這是明顯的，即就目前的情形說，日本人也無法用他的武力使他駐兵的地方得到『治安』。我們可以希望一個決定的破壞運動將會來到，當我們控制了整個從南京到長沙的鐵路，這將是我們和別的在東戰場的游擊部隊底共同的巨大任務。』

由于進攻漢口和廣州的戰役底暫時的衰疲，以及需要無終止的尋求用以取得戰事勝利的勝

利，日軍在沿着鐵路繼續作戰之前等待了好幾個月。最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們佔據了南昌而割斷了內地和大海之間的最後一條中國鐵路綫。葉挺所說的『清算』運動現在是一個即時的威脅。目前，新四軍在繼續的作戰和工作，要在敵人的後方建立起一個人民抗戰的堅強中心。牠給與了一個有效地鬥爭的模範，而使所有的東戰場部隊都受到利益。同時牠是在建立起一個自動的民衆組織底堅強基礎，而作爲中國在未來對長江下游的反攻底一個根據。

(註一)：下面的武力是集合在新四軍裏面：從福建西部來的爲張鼎丞所統率的二千人；從江西南部來的爲陳毅所統率的一千五百人，陳是前江西地方蘇維埃的主席；湖南東部來的傅巧陶(譯音)所統率的一千二百人，傅是賀龍過去的助手；從浙閩邊境來的爲劉英所統率的二千人；從湖北北部來的爲高俊亭所統率的四千三百至五千人，高是過去皖鄂湘蘇維埃政府的主席。每個人都會維持過小的蘇維埃區(詢問葉挺的個人意見所得)

(註二)：傑克貝登，在Shanghai Evening Post報上所寫的關於新四軍的一些文字中，曾經說起過這樣一件事。

(註三)：在那年底之前，這個數目已經增加到一百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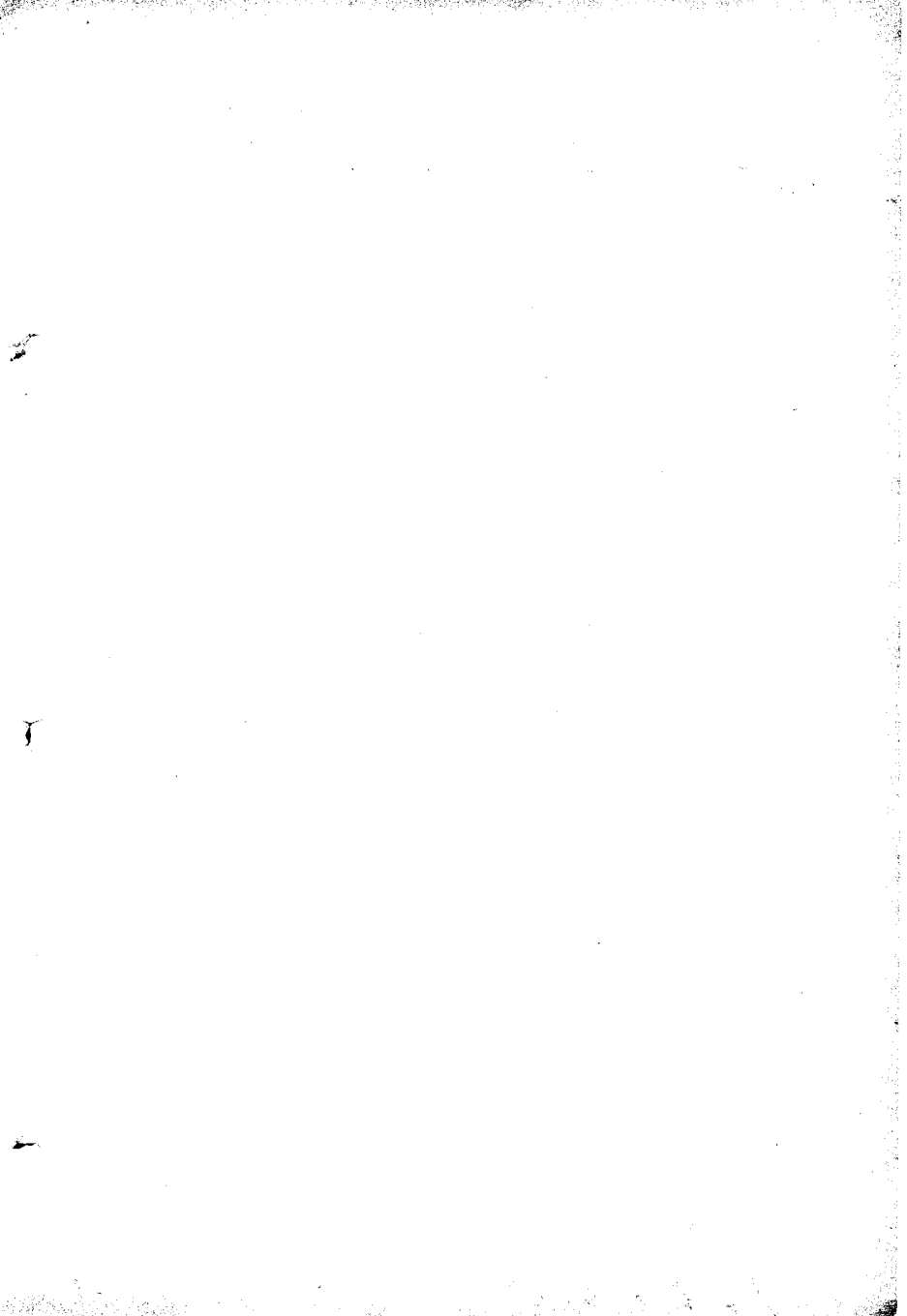
(註四)：獸醫長孫是醫藥部的負責人。

(註五)：貝登所得的確數是八百四十人。

(註六)：貝登：『通過了口號，報紙的社論，牆上的漫畫以及歌唱，新四軍在自己的區域裏推動了一個堅強的統一戰綫……他們是被這樣教導着，沒有政治的團結，中國就永不能取得勝利，必須有全民的抗

，光是共產黨是不能戰勝的，最後「我們不只希望自己進步，也盼望所有抗X軍隊的進步。」參加新四軍的資格本不限于任何信仰。國民黨的黨員以及甚至十足的資產階級也可以參加一起作戰。」

(註七)：香港的中國自衛聯盟收受給新四軍醫藥處的捐助。



## 第十二章 舉國的抗戰

我們用了不少篇幅描述邊區和新四軍，因為他們不單是表現中國人民抵抗的決心，他們是中國游擊隊的先銳，最有效果的一部份。他們的重要是不限於一時的，在敵人後方，他們已建立並擴張將來民主的中國的模型。

但並不是只有中國先知先覺的人們在抵抗日本，中國人民之戰及民族聯合戰線的意義和力量，目前戰鬥中勝利必屬於中國的保障，都在於沒有一個地方的軍隊投降敵人的事實，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甘願接受侵略者的統治。孤單的，與別的武裝部隊沒有緊密的聯絡的，或受命於中央而活動的中國流動部隊的經常的騷擾日軍後方。在整個淪陷區域中，中國鄉民通過傳統的祕密結社，鄉村保衛團，和新成立的武裝組織，實行反抗敵人的鬥爭。在敵人的統治下，正常的生活證明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日軍的侵入，會引起這愛好和平的人們深惡的憤恨和拚命的反抗？只要看過田伯烈（H. J. Timperley）的「戰爭是什麼」，和范士柏的「日本的間諜」的人就會明白。這些書給××的侵略恐怖，不道德，以一個生動的圖畫。殘殺和掠劫在××軍隊中是普遍的現象，這倒不是因爲××軍人都是獸類的原故，在相信帝國主義掠劫一個國家爲合理的人，這正是合於邏



韓的行動；正像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個人殘暴行爲，是整個德國法西斯理論邏輯的結果一樣。

××的掠劫也不是偶然的現象。對中國的進攻本來就宣稱是爲××畸形的工業爭取原料和貿易的；可是財政這樣衰弱，竟不能使她像正常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似的，佔領，投資，和開發一國，她必需立刻從中國奪取利源以補償軍事的消耗，所以在各佔領城鎮中有系統的掠取廢鐵和中國人民的私產以轉換爲現款；在鄉村徵收了農民的最後一粒米，還私下鼓勵軍官去搶奪中國人的財物。掠劫在××軍隊中並不是犯法的而是軍隊活動存在的理由。

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每個獨立的觀察中日戰爭的人都可以證明，××在中國的行動簡直是現代化的成吉思汗式的掠劫，他不但威脅中國的主權和國境的完整，更侵害了中國每個人——無論是舊式的，新式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商賈，和軍人——的安全，及個人和財產的權利。

有兩種情況使中國人民能抵禦降到他們身上的恐怖：第一是日本戰綫的延長，使侵略者可以處置的少數軍隊不能駐在離開交通線的地方。第二是各地方的中國人民差不多都有武裝有組織。舊的農民自衛團體，如「紅槍會」等在中部中國還留存着——河南一處就差不多有百五十萬人。多年的內戰，使到處都散佈着槍械。地方軍隊中的短期入伍，村莊和土匪的不斷戰爭，農民和地主的武裝衝突，使上萬的人習於使用武器。

抗戰後，這些鎗械和人都集成民團，在各地受着嚴格的訓練，再加上撤退後流落下來的

，或特地派遣來協助的正規軍，組成了各省游擊隊的主幹。而典型的游擊隊中最主要的成分還是政治宣傳人員，就是紅鎗會中也一樣。沒有一個部隊沒有演講和漫畫的人才，雖然也許不過是個說書的，用了古代的戰爭故事歌頌軍隊的功績。漸漸的現代的政治工作人員要尋找首期不可避免戰爭後尚能存在的部隊，或自己與組織中心已有接觸的部隊。

讓我們簡略的描述各重要部隊的歷史和實力。爲方便起見我們從滿洲開始，經過內蒙古到黃河的東南及華中，我們也要論及長江沿岸，上海鄰近，和廣州的淪陷區的游擊隊活動。

## 滿洲

在滿洲，中國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有組織的中國抗戰繼續着，直到馬占山將軍，蘇炳文，李杜，王德林最後的軍隊被迫退入蘇聯境地爲止。此後兩年也有無數的游擊隊發動反侵略者的戰爭，這些游擊隊是各式各樣的，有的是地主或舊軍人率領的，有的是工人佔大多數，而受有共產黨影響的，還有是由紅鎗會或紅鬍子組成的，還有農民的游擊隊，和滿洲傳統的騎馬的邊匪。日本已發動了無數次的剿匪運動，可是像後來在中國遭遇的一樣，只殘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民。他們爲要鞏固他們的統治，竟採用大規模的暴行——焚燒許多鄉村，迫使居民集中在一個「團結村」裏，這樣只要一小部隊就能看守着了。雖然如此，游擊隊還是發展着。配合着新中國的發展，他們也趨向政治的聯合戰線及指揮的統一，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之間，共產

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軍」，舊滿洲軍組成的「抗日聯軍」，謝文通（譯音）的「自衛軍」——他是一個地主率領他的佃農反抗日本的壓迫，「鉄血軍」和「救國軍」，都集合爲一抗日聯軍，由李杜將君率領，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政府正式任命。這聯軍共有百五十萬正式的游擊戰士，有中國人，蒙古人，滿洲人，高麗人，久留滿洲的日俄也轉向反抗日本，還有從日本軍隊逃亡的人。最近牠重新分爲十二軍，其中之一——第二軍大部份由高麗人組成，軍器用品都是虜自日方，也有由滿洲軍隊秘密送來的。他們的戰術是流動的。由於人民的同情，和七年的經驗，他們竟抵禦了千萬的日軍。他們也有政治部，有許多反日的知識份子，從城裏逃了出來，作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抗日聯軍的基本政策很簡單：收回失地，協助中國軍隊抵抗日本，沒收日本及漢奸的財產爲抗日之用。蘆溝橋事件後，由於聯席會議的決定，軍事行動分佈於四個地方，在每個地方都有許多的領土。第一區由從前第一軍司令楊靖宇領導，佔有遼寧東部。第二區由從前第四軍司令李延祿率領，佔有吉林哈爾濱之東。第三區在南吉林，是第五軍司令周保宗率領的第三軍司令趙尚志領導北黑龍江的第四區（註一）。

滿洲游擊部隊以前在趙侗指揮下，他們在北平附近的冒險已在前面說過了，現在在遼東活動。他們不屬於聯軍，但是彼此合作，現在是由趙侗夫人指揮；因爲他們的孤立政策，他們的人數，影響，已大減了。

一個日本作者在日本雜誌 *Seikai Shinsiki* (東京) 上稱述：

「據官方發表文件，滿洲事變後三年，日本軍隊和義勇軍發生一八五〇次戰爭，從報紙上的登載統計起來，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八的戰爭也一定超過這數目。」

滿洲的義勇軍是人民抗日的先鋒。在淪陷的這幾年中，他們高舉戰爭的火炬，揚起了中國青年的整個英雄時代。他們是中國軍隊中最先成立統一戰線的，中國抗戰中偉大的歌就是東北義勇軍進行曲。

日本人要對滿洲造成鐵的統治，他們叫全村莊的人民負責義勇軍的活。動鄉野裏新的路，鐵軌，堡壘像蜂窩似的密佈着，有四十萬守兵，圍剿運動從未停止，然而就是親日的作家也得承認人民是堅固的同情中國，並且可驚的英勇及決心時常打擊着日本權力的要害。

Mitchell 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份 *Oriental Affairs* 雜誌中記載著：關內的戰爭正如當地居民描寫中國其餘部份樣「深刻的影響了滿洲每個人民……如果有一個會說中國話的西方人在鄉村旅行，農民，商人，勞工，及各階層的人都要爭先問訊戰爭的情況……他們知道必需要把自己說成一個滿洲國的順民……然而很多次我們都發現他們是同情中央政府的……中國統一的精神已經很奇特的傳播到東北的人民了……」

Mitchell 先生並告訴我們，日軍也承認在一九三七年剿匪戰事他們損失了一千三百次，熟習日本軍事統計的人，總會明白實際情形是會超過許多倍的。

同雜誌中十二月份也有位作者寫着：

「在瀋陽日軍冬季用品，服裝等的被焚（放火的），無疑的影響到輸入滿洲的羊毛的禁止入口。」

滿洲人民也在負起他們的責任了！

在一九三八年尾，發生了一件充滿了人類及歷史的戲劇。

晉察冀邊區游擊隊和一部分八路軍的正規軍經過長城到熱河和遼寧，這是第一個踏進滿洲失地的中國國軍，並和義勇軍取得了聯絡。在那積雪的山嶺與大平原，揚起了歡呼，勇猛的戰士歡笑着跑向對方，十一月十四日成立了冀熱遼邊境軍區（註二）。

依照一九三九年初中央政府在重慶發表的命令，東北四省省政府正式成立了，這是自從日本進佔後就被擱置了的。雖然這還是一紙文件，不過這兩支鉄樣的游擊軍的相遇已為將來的實現鑄下基礎。他們最後超過了邊界，現在已使這邊界不再存在了！

### 內蒙古

在那有名的田中奏章中，日本帝國主義的「我的奮鬥」，把滿洲和蒙古聯帶的提及作為必須奪取過來作馳聘亞洲大陸的基礎。實際上她佔取了滿洲不久，就伸張她的勢力到蒙古了，像希特勒的德國的章魚臂一樣的慢慢的侵入到富庶的烏克蘭。一九三一滿洲事變後，一九三三就

到熱河，一九三五成立了察東六縣的傀儡政府，一九三五侵略受到阻止了，傅作義將軍在百靈廟摧毀了日蒙的自治政府，掀起了全國的熱忱！

當中國統治下的內蒙在最後奮起抵抗的時候，外蒙的自治政府早已起來阻止日本侵略的夢了。外蒙人民政府承認中央的主權，但和蘇聯成立軍事同盟，共同防衛他們境界的侵略。一九三五年日軍試圖侵入牠的土地時，新蒙古在貝爾湖給他們的一個教訓，似乎一時還不易忘懷。

所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只在內蒙古進行他們的征服戰。戰事初起，日軍即驅進至平綏路底的包頭鎮，但直到現在也沒有什麼進展。那曾經和他們在滿洲一度交歡過靈活的機智的善騎的馬占山將軍的游擊騎兵隊，不停的騷擾他們的交通線，清除駐屯軍，克復一城又一城。

一九三七年十月傅作義將軍離開內蒙至山西，領導太原的抗戰，其英勇就是敵人也稱讚的，現在他已經回來，他的軍隊又重復騷擾日軍狹長的戰線了。在鄰近的邊區，及陝北，甘肅東部和寧夏南部的舊蘇區，八路军和他附屬的游擊隊供獻他們的經驗於這一鬥爭。並且不只是中國戰士在這裏作戰，還有蒙古部隊，許多是受日人訓練的，現在也成爲抗戰的一員。在日本最遠的陣地包頭西幾里，有馬鴻逵將軍的半土耳其式的蒙古騎兵駐紮着。

在徐州戰役中，我們已指示過，怎樣馬占山將軍的騎兵的不斷進襲延緩了日軍的前進，還牽制他們許多部隊的移動。從那時起這種襲擊就從未間斷過，那勇敢的騎士竟侵入包頭歸化，搜取軍械大炮。漸漸地日本在內蒙的地位不是前進，而是怎樣保持她這艱難的佔領地了，其實

日本是怎樣的垂涎這地方啊！西南不遠，就是陝北與延安，中國蘇維埃的首都，抗日軍政大學的所在，一切日本軍閥厭恨的來源；從鞏夏向西，是蘇聯軍火的主要來路，也是地理上可取之地。但一年多了，日本仍只是依着鐵路而不能進展一步。

此外還有一樣事值得提及的。不但是在滿洲軍中的中國人，就是日人訓練的蒙古軍中，也不斷的有人逃亡到中國這面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張家口附近有一支蒙古軍隊反正，他們殺了他們的日本軍官，西向投誠馬占山。日本不但不能使中國人打中國人，就是蒙古人也不打，他們無疑的在中國舊軍閥錯誤統治的時代，受到許多種族間的壓迫，並且有一時頗聽信日本的主張。但現在不了，事實告訴內蒙古的游牧人，王公，喇嘛及平民們，只有全心全力的加入中國抗戰，才能避免全國作爲日本權力政治學賭博的質物，和個人做一個帶槍的日本人的奴隸。同時，在陝甘鞏特區和晉察冀邊區的代表團體中，他們體驗到一個光明的將來，在將來的民主共和國，他們是和中國人民有平等的權利的，他們並深知將來的到臨是繫於現在對日的抗戰。

## 山西

綏遠之南，日本在內蒙侵進的西綫，是山西。在別地方我們已提及這省在抗戰最初十八月的鬥爭了。山西高原儲有豐富的礦產，並且是統治華北平原的關鍵，很早就爲日本垂涎了。在

這裏中央，地方，和八路軍的統一戰線——應用後者所發展的策略——證明日本在山地作戰的不利，及他們對於游擊攻擊已受到損失。這些事件發生的省份中平日的田租是百分之七十五，高利貸的利息是一年百分之百。最典型的經濟組織是當店，最大的稅收是鴉片，而軍隊是羸弱，配備不全的烏合之徒，就在次等的地方軍中也算是無紀律的。甚至在抗戰爆發後，山西鄉民在他們自己的軍隊將到來時都逃亡一空，就和日兵來臨時一樣。現在人民和軍隊都變了。

太原陷落後，閻錫山將軍——廿年來山西的統治者，知道只有游擊戰才能阻止日軍的進展。他在臨汾建立了一個民族革命大學，中國各處前進的領袖都來執教抗戰的政策，而八路軍的長官教導着游擊戰術。學生，政治家，軍人，都聚集在這學校裏；同時有通令給各地長官，要求那些不能勝任的積極領導該地人民抗日的人立刻辭職。新的規則成立了，這成爲山西人民期望很久的權利法案，當叫他們與軍隊合作時，他們急切的要求禁止不付款的徵收，綁票式的拉夫入伍法，及未得同意而駐兵民家。

臨汾陷落後，軍隊並沒有退過黃河，却繞過西邊省界至日軍側翼。山西漸分爲七個游擊區——後來增爲九個，在省的東北面是五台山行政區。這我們已經知道。我們也看到在晉南的中國軍隊如何屢次的抵禦日軍的進擊，阻止敵人在潼關渡河。晉西所有的八路軍的一百廿師贊龍的軍隊，像長城似的防衛敵人的侵入陝西。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間，日本又無數次的進攻西安而受到打擊，現在「被征服」的山西



是中國而不是日本的了，太原失守一年零六月後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是在敵人手中，那都是在鐵路附近的。

## 太行山

在前面我們提到過天津教授楊秀林和他的學生游擊隊。經過一年半，在太行山脈中這一小隊已發展為幾萬人的軍隊了，他們和八路军及萬福麟的東北軍一同工作着。牠戰略上的地位是統制了河南北部平漢路的全部，和道清鐵路多煤的地帶；牠的工作是阻撓日軍交通的順利進行，和礦業的採取，這作得很成功。組織到工人游擊隊裏的鐵路技工進行破壞鐵路，煤礦工人不但拒絕為敵人作工，並且通過槍桿與他們玩凶猛的捉迷藏戲，像他們在新鄉的一樣。太行山是河南山西的邊界，正像五台山是河北察哈爾山西的邊界。從這裏游擊隊能襲擊河南平原，若遇到強大的敵人時，又可以再退回來。這裏存留着武器用品，又是文化政治的中心，在將來總反攻的時候，也是個重要的根據地。

## 豫北

河南佈滿了游擊隊，這乾燥多塵的省份是中國的中心，中國文化在此地經過幾世紀而發展下去的。牠也是古代中國和亞洲交通路的交點，居民大半是回教徒，還有一些猶太族人，原是

在我們早年時代，作爲羅馬貿易的運貨者而來的。

軍事上河南也是中國重要的戰場。整個的時代，敵對的軍隊在這平原上作過歷史上的決戰，這裏的人經歷了太多次的內戰了。他們的自衛組織傳統很強，單是紅槍會就有一百五十萬人，內戰還留下六十萬枝槍在這省裏。

有一位教會裏的人告訴我這裏被佔後的情形：「人民忍受了一切的殘殺，掠劫，但是當日軍拿他們選擇好的種子喂飼他們巨大的奧大利戰馬時，他們再也忍不住了，因爲這是關係他們明年的生存的。」他們強姦婦女，把種子給野獸——這句話火速的傳播到各地去，到處農民都暴動起來，沒有一天不攻擊某些日本守兵。沿路是拆毀的汽車及軍事運輸車。每次發生這事後，日軍就大量的焚燒鄉村，屠殺人民，可是沒有用，政治代表參加到反叛的農民中工作。現在組織了游擊運動，並且普遍起來。

好多世紀以來，河南就不斷的有土匪掠劫，內戰更加多了流動的匪羣。當日軍來的時候，他們招集他們編爲軍隊，並給他們領袖的稱呼。最後，他們想，他們發現了他們所尋找的忠實的中國隊伍了。他們快樂的說及「中國的弗蘭哥」，但這又是個空想的夢，他們白晝作夢的結果，爲華北一位英作家記載如下：

「這種隊伍不可靠的證據太多了，現政府（北平傀儡政府——著者）所供給的幾個半軍事消息之一，假如這不是唯一的，就是一個例子。李復和，直接在公安部之下的反共第

一軍的指揮，八月初當他剛從北平檢閱回來時，在豫北綏德村（譯音）被暗殺了。刺殺他的人是混入他隊伍中的一個游擊隊員，這計謀是難以阻止的。

日本人原是很器重他，當他從北平回來時，十分威武的走入豫南，在北平他的地位是正式承認了。地方上聞名他是東方的弗蘭哥。這一故事正流行時，一個意國軍官跑到河南，看到李復和的隊伍演習，而印影很深，所以給了他以上的描寫（註三）。

河南和別處一樣，漢奸漸漸消滅，而人民抗戰卻漸漸興盛了。在淪陷區中爲日本承認的官吏只有死，在現在中國，任何弗朗哥的光榮都不能長久的，不論是李復和或是汪精衛。

黃河北岸還有一個游擊區就是山東西部重新建立起中國行政的地方。這裏起初也是像河南那樣的，後來津浦路的工作工人和邊區的政治部使牠加強了，雖然這全省仍在日人手裏，可是省政府，在沈鴻烈治下，仍是存在的。

據可靠的調查，黃河北岸中國軍隊和游擊隊總數達六十萬，最大的隊伍是八路軍，有十萬人，閻錫山和傅作義的軍隊有七萬，山西南部衛立煌的中央軍有五萬，還有很多河南軍東北軍在太行山脈中。抗戰後組織的新軍隊最大的是邊區的十萬義勇軍，這數目還不包括游擊隊和地方自衛軍。

這些軍隊破壞了日傀儡政府在各地的統治，他們阻止日軍的統治只能在鐵路附近的據點，即使保障這些據點已需要十一師日軍，約三十萬人（註四）。他們花費帝國不少的錢財，然除

——掠劫外一點沒有什麼回報，軍事上他們作新的對華對蘇的進攻是無效果，而需要從日軍進攻的武裝力量總數中減去一些。

## 黃河南岸

### 豫東

黃河南沿隴海線的河南東部，在徐州陷落後，就開始作游擊戰的活動了。日軍到來之前已做了很多民衆組織的工作。在牠的中心歸德攻陷後的第二天，五月廿日，民團改組爲人民自衛軍。當日在夏邑縣長張某指揮之下，襲擊一部份日軍，毀壞兩輛坦克車。六月一日虞城縣長查某克復他的縣城，戰退侵入的二百日軍，這些和其他許多勝利的行動在鼓勵敵後方新單位的成立上，在精神力方面十分重要。

這是初夏的時光，田野裏滿是高大的禾麥，掩護着游擊隊的活動使不爲敵機發現。不論在何處，他們都進行突擊，日軍因爲人數不足分配，又施用故計，用硬橡皮作成的「哨兵」，大砲，沿他們以小部隊守着的城牆和鄉村駐扎着，直到一位游擊隊員看見一隻狗銜去那好像頗沉重的槍時，才引起驚奇，也許另一位勇敢者用針刺入一個「守兵」，他爆炸了，這消息和日軍掠奪婦女所引起的仇恨，引起豫東普遍的騷擾。到九月末已有廿餘縣克復，人民自衛軍發展到十萬

人，而正式爲省政府承認，這多半是由當地民團組成的，由一些軍隊裏人指導。

一九三八年冬季，中央政府起始遣派正規軍到敵人後方去活動，在河南也是一樣。在這大平原上，沒有一點遮蓋，唐克軍到處橫行，這種軍隊的潛入和活動都極困難，但河南也成爲不斷的游擊戰場。在一九三九年四月游擊隊聯合正規軍竟侵入開封車站，並且攻入省城內！

## 安 徽

安徽和河南省的交界區域，地形是很不同的，牠還伸入東方。這區域是山地，爲巨大的大別山脈所統制。漢口會戰中最火的場面之一是在這裏發生的。游擊隊，包含新四軍的部隊，發現這裏是他們活動的理想地帶，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大戰的時候和以後數月，他們不斷的給敵人騷擾——毀壞大道和山路的最難修理的部份，襲擊日駐紮地的交通線，他們造成一種襲擊輸送車隊的科學來，而他們應用這種計策擾亂敵人的成功，可以事實證明：去年初冬駐在最北部的新四軍會一次奪得十二輛汽車。

不只是地理上的關係，使皖北成爲日軍後方的重要抗戰區域，這大半要歸功於日軍來臨前的組織工作，迄今繼續的擴張着。

這工作是由李宗仁將軍的民衆動員委員會發動的，當他領導這第五戰區時也同時作安徽的政治長官。在關於台兒莊的一章中，我們已看到這種委員會的功績，牠保持了徐州及山東南鄰

前線人民的精神。在安徽也有這同樣自信自助的空氣。

全省的中學畢業生都登記註冊，有二千多人受訓担任鄉村中的三個地位：村長，民衆學校教師，和民團指揮，像廣西的制度似的。另外有幾千人組織成民衆動員小隊，每隊有十五到二十的青年男女，每個人有自己的任務，在動員委員會的指示之下，一切綱領都是由民主的表決決定，決定之後卻要用軍事紀律強迫施行，每人月薪十二元，還需包含食物及其他一切用費。

合肥陷後，這些小隊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很多人被捕被槍殺了，然而工作卻沒有停止。他們已經學得怎樣適應這新環境了，有些繼續作宣傳組織的工作，有些拿起武器組織新的游擊隊伍。

在鳳陽附近工作的一隊，在該城被佔後幾星期，努力組成了三千人的紅槍會。另外一隊的隊員自動減低個人的用費到每月三元，用餘下的錢來購買軍火。在和縣，即美國巴納號艦被擊後殘餘船員第一次避難的地方，一個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組織了一個部隊，用四十支舊式的火槍，擊退一隊侵入該地的日軍。在六安，一位廿五歲的陝北公學的畢業生組織了「青年聯合服務隊」，從日人手裏奪回該城，並成長為游擊隊，從長江到大別山脈在全省各處作戰。一個女學生組織了「婦女服務團」，跟隨該隊到敵人後方作宣傳工作。

安徽像其他以人民為抗戰基礎的地方一樣，統一戰線是很強的，舊的正規軍，新四軍和無數新的游擊部隊合作得很成功。

在安徽的抗戰中，有三位聞名的中國青年。

章乃器先生，一個上海的銀行家，是七位爲抗日活動被捕的救國會領袖之一，現在負責這一省的財政，對游擊隊的活動極努力。

胡蘭畦女士，一個年青的前進作家，留學德國時曾被捕入納粹的監獄。現在率領一隊上海女工，像西北丁玲的一隊那樣，是作宣傳，流動劇團，和旅行學校的工作。在史特朗女士的「爲自由而戰的中國」一書中，對這一隊婦女在軍隊人民中的工作描述得頗詳細，我自己對胡女士生動的印象，是在漢口會到她的時候取得的。矮小的身材，圓圓的快樂的臉，穿着制服戴着軍帽，她熱情的告訴我，在工作的初期，她的女工怎樣在長江對岸第一次望見抗日游擊隊，可是又沒有船渡過去，乃隔開河爲他們大聲的歌唱。現在是沒有河可以再分隔她們了。

最後是方紹成（譯音），七十二歲的老者，全國青年崇敬的英雄，一個廣大的游擊隊的領袖，在滿清時代會得過功名，一九一一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現在已退休很久了。鳳陽定遠的人都極欽佩他，很多人加入他的隊伍。「我們會開槍，我們熟悉家鄉的山川，爲什麼我們要在自己家鄉中作奴隸呢」？當隊伍增加到四千人時，方老先生曾領導着反攻那重要的鐵路城蚌埠，他們作過很多戰爭，給了敵人嚴重的打擊，自己也受到不少損傷。

在漢口失陷前，他的家屬即寄居在一個難民所裏，政府預備特別照顧他們些，但他拒絕了，就是軍人家屬慣例有的少許補助金也不肯接收。他的隊伍營養配備都極缺乏，受傷時也沒有

機會受到醫治，政府應當增加對游擊隊的資助，所以他特地到漢口去要求，當政府提出那補助金時他回答說：「我寧願你們用這錢財資助我們的游擊隊以最低的生存需要而可以鬥爭」。

這就是鳳陽及定遠的游擊隊的白髮領袖的精神，安徽偉大的老人。

## 江蘇

江蘇，是沿海的省份，包含上海南京並且向北伸長到徐州，除了她許多鐵路上的城鎮外，現仍是在中國的手中。省的北部，由近海的海州到隴海路東段的整個區域，是在徐州失守後爲六萬正規軍把守着。南方是願祝同將軍的第三戰區的中心，游擊隊和新四軍不斷的威脅被陷的首都和中國最大的商埠。

韓德勤將軍是保衛徐州的主力向西退走時仍留着的師長之一，現在是江蘇省主席，坐落在阜寧。李明揚將軍，徐州人民動員委員會成功的組織者，也與人民留着，他甚至在正規軍退出後，還奮起進行鬥爭。蘇北存在的一小部份中國正規軍，活動不下於南方的新四軍，常給日軍以騷擾，但直到今年年初，還沒有大的戰事，因爲敵人正忙在別方面，新四軍是仍就受到圍滅的，在一九三九的二三月間，蘇北的軍隊已受到一次，日本奪取了海洲，進軍到這一區域，宣佈戰勝後就又遷移他們的軍隊到別處去了，中國軍隊立刻回來克復所失的一切，到現在這地方仍和以前差不多。四月十四日日本宣說有八路軍的部隊來增援蘇北的游擊軍，八路軍在山東活



勳是事實，真否進入江蘇仍是疑問，無論怎樣，同盟社的消息可以證明一樣事：在日本看來，所有應用游擊戰術的軍隊都是八路軍。江蘇的游擊隊是頗符合這條條件的。

## 上海區域

新四軍佔據長江從南京到常州的地方，常州以南近上海是戴笠（註五）將軍的忠勇救國軍。這支軍隊在這大商埠的外圍及從城內渡過黃浦江的浦東，時常有游擊行動，這是由青紅幫組成的，中國兩個最大的祕密結社，從前聞名於上海市政學的，戰事發生後，他們也表現抗日了，雖然他們沒有組織的民衆為基礎，但他們的飛槍隊卻損傷了很多的日商，也是這些人，單獨的偷入城對傀儡官員間諜賣國賊施以恐怖行爲，在這方面他們做得極成功，只有少許人被捕，犧牲者卻已超過一百了。現在若接受上海大道市政府的委任，或陷入敵人的計劃中，都是在上海自尋死路，在淪陷區內對漢奸賣國賊的處罰反比中央政府治下迅速得多。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是上海戰事發生的一週年，忠勇軍侵入虹口日本飛機場，懸起中國國旗來。在上海附近及浦東不斷的發生游擊戰，大量軍隊，含有幾千人，輔以坦克車，飛機，炮隊，常常出發進襲游擊隊，但上海市民們唯一看到的結果卻是連續不斷的汽車運載傷兵回城市來。每次進攻，侵略者總宣說逃敵已全部殲滅，但一兩星期後，又需要新的進攻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浦東是中國在這次抗戰中看到在愛國部隊與中國叛軍中有小小「內鬪」的少數地方之一。在浦東這樣部隊的領袖有一時期竟被稱爲「中國的弗朗哥」，這表示着日方的希望，而並不是什麼已成的事實。

徐洪發，浦東的爾勒卡笛羅，原是一個匪徒，在戰事發生之前曾因持械搶劫被判徒刑十二年。某一次大赦時釋放了，加入上海附近的一個游擊隊，漸漸的成爲一時匪徒的領袖，待到有一千人的時候，就像過去的一樣投誠，與日方合作以爭取財勢。以傀儡的「自衛團」總團長的名義分發哀的美頓書給附近各游擊隊，迫使他們向自己投降。

這哀的美頓書被拒絕了，他引入日軍攻游擊隊總部，並指示日轟炸機方向。有了皇軍機械化部隊的援助，他開始殲滅舊日的同志，但這進攻失敗了，傀儡弗朗哥的軍隊四散，他自己也受了重創，今天浦東的大部份仍在中國手中，有正式的政府和一個游擊軍隊以阻止敵人。

## 華南

在華南，廣州失陷後立刻發動了游擊戰。在日軍登陸以前，就有三十萬人和槍枝的民團，從其中發展游擊隊沒有什麼困難的。有經驗的領袖如蔡廷楷，是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領導十九路軍英勇抗戰的，被指派負責這地方。各種作救國工作的人，從舊封建軍閥李福麟的部屬到新四軍的密使，都獻身爲發展游擊戰爭工作。

東江區域——在這一帶侵入的日軍從大亞灣南方進入廣州——很快的被克復了，這是一九二三年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的地方，中國蘇維埃最初也是在這裏，那革命的日子還很深刻的存在人民的記憶中。在幾次衝突後日軍感到保持這條交通線實在太困難了，他們可以直接由西江（珠江）得到供給，從此他們即致力擴張領地，沿着河岸向西推進，但中國軍隊和游擊隊堅強的阻止任何佔領廣九路的企圖，廣東的游擊活動所以不能發展到向廣大抗日基地的北部和長江下游的地方，唯一原因即是日本並未企圖佔領全省，只集中在廣州附近的小區域裏；由艦隊在海面指揮，又使他們避免了陸上交通線的受游擊隊的進攻。廣東的反攻需持正規軍和空軍的力量，這已經有些勝利的施行着了。

這就結束了淪陷區中的游擊運動，這已經够指示日本在中國人民中所遭遇的困難了，就是在多年受軍事壓抑的地方也不能免。

（註一）：另外一支大的軍隊在孫雲清領導下在熱河活動。日本方面承認牠有四萬人的力量。

（步二）：關於滿州義勇軍最近歷史的簡略記載，是從下列各處搜集來的：

「過去七年的滿州義勇軍」，星島日報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一八與反日聯軍」，為該軍領袖李杜將軍所寫，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東北聯軍的鬥爭」日文記載，譯於太平洋文摘。

「東北人民反日活動」。王一華，「反攻」（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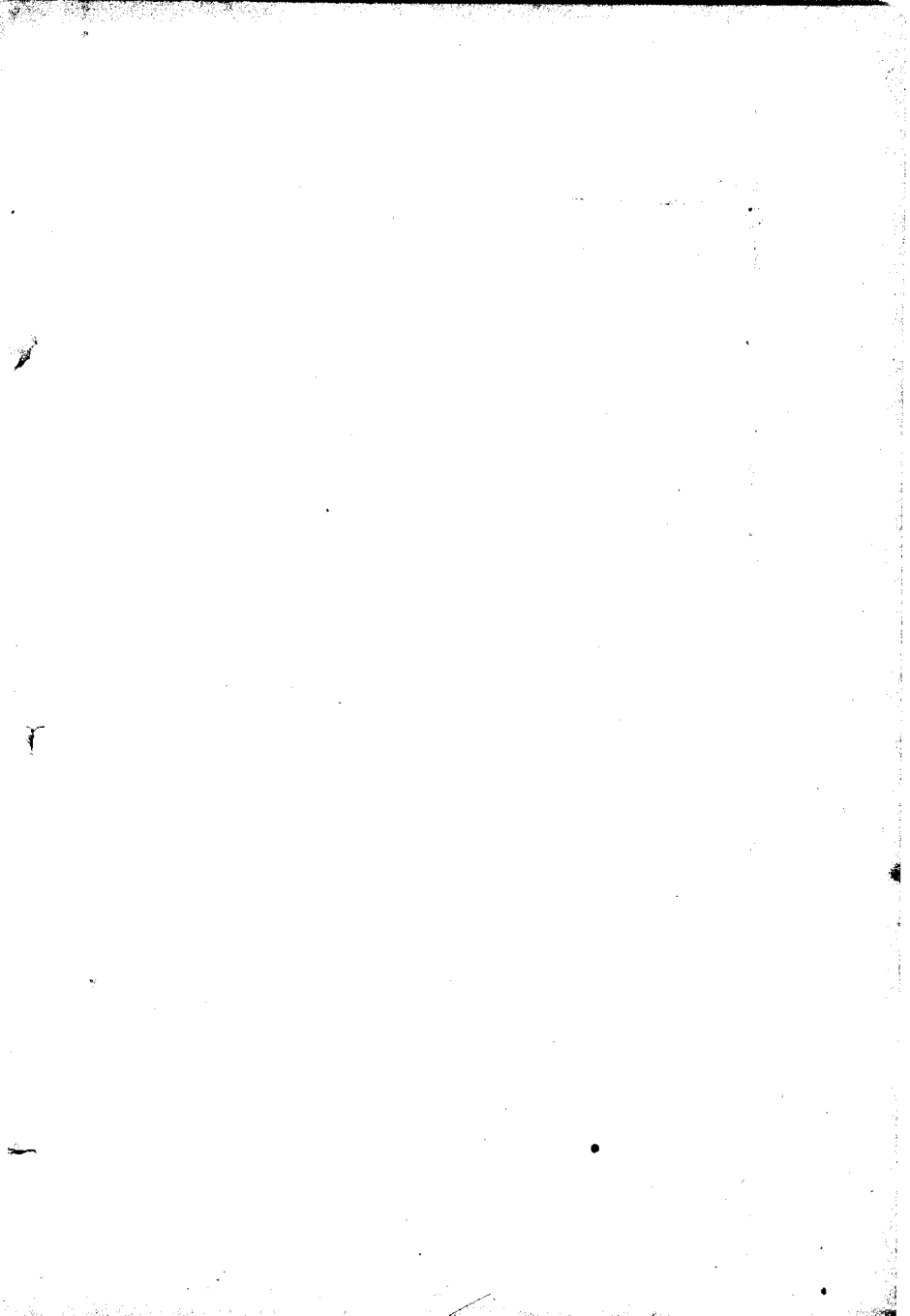
「從滿州及華北來的信」。在 *Oriental Affairs* 各期上，該刊在英國出版，牠的編輯方針是強烈的反華助日。

(註三)：W. V. Pennel 的「華北通訊」*Oriental Affairs* 一九三八年十月及十一月。

(註四)：葉劍英司令估計爲十一師，他是中國訓練正式軍官作游擊戰的新軍事學校的校長。

(註五)：這次勝利是孫東山部隊所成就的，是在敵後方工作的山東部隊，在台兒莊之役時，曾很勇敢的很成功的攻擊濟南。

(註六)：名義上的司令官。



## 第十三章 保衛大武漢

徐州陷落了，日本握着了一個差不多延續不斷的戰線，從杭州灣直到內蒙古。在長江以北的每一條鐵路上，無不有他們的足跡。從三方面——從開封沿隴海路西行；或從安徽省合肥至平漢路信陽的公路；從南京溯長江上行——都可以到漢口，這展開了再一次大進攻的舞台。

從軍事上看來，徐州失守後，日本的地位比南京陷落時更不利。上海退却使中國軍隊受到很大的動搖，日本的進佔南京，直可以說是乘勝追擊。不但日本和他的同盟國，就是英國和中國政府中贊同法西斯的份子也都以為戰爭將終結了。陶德曼大使的調停雖然沒有成功，可是也頗得國民黨領袖的重視。政府負責代言人也越出常軌表示他們對「陶大使建立公正和平的努力的欣賞」。但在徐州之後空氣都變了，中國軍隊仍是完美的，并且勝利的作着後衛戰。日本佔據了進攻漢口的重要據點，可是實際的距離還有幾百里而不是幾十里，到處散佈着非可輕視的中國的隊伍；并且，現在除開軍事行動已沒有別的方法了，政治談判的輕便的路已是阻塞，雖然那些政客還在努力着，但就是最希望牠成功的人也明白這是無用的了。

在南京既不能取得戰事的勝利，日本即在城內居民身上採用了最野蠻的恐怖行爲，而成爲現代史上的羞辱。南京的紀錄已具體的在徐州重複着。徐州陷落後十天，那高傲的大和族因爲

，大大戰敗中國的軍隊不能「使她屈膝」，（西園寺語），爲要「膺懲中國人民」，乃發動了大規模的屠殺：轟炸廣州無防衛的人民。

廣州是中國反帝運動的根據地。這兒一百年前林則徐總督焚燒了印度的鴉片，而引起中英第一次戰爭；這兒孫中山先生起始排除韃虜建設民國的運動，是國民黨的產生地，是第一次與共產黨聯合的地方，這聯合的復生保障了抗戰的可能和最後勝利的歸屬。中國進步的泉源廣東省雖每次淪入封建反動的手中，但是在他的子孫中，有國民革命傳統的，保持着廣州光榮不滅的生命。

消滅廣州人的精神是每個侵入中國的帝國主義的野心。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日軍閹手中，這夢想竟變成實際。但他們丟在粵漢路的幾千炸彈，并不能防礙中國前線的軍械供給，航空員的瞄準技術太差了，竟不能使他們毀滅一個重要的橋樑。（他們對鐵路及路綫的破壞，幾小時就爲那英勇的鐵路工人修好了，他們在中國國防運輸戰線上，每天對巨大的優勢者取得勝利。）他們要攻擊廣東的人民，以造成瘋狂的恐怖，迫使他們投降成立自治政府，這樣來防止軍械運輸到北方去，但這計畫的成功希望太少了，即日本人也知道這是絕望後一種瘋狂的忿怒，是最惡毒的野蠻——用中國最擁擠的城市作生疎的航空員的試航場所。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八日有六百人死亡，九百以上的人受傷，投射的目的好像是粵漢鐵路的終點黃沙車站（註一）。在這車站中有一輛客車被炸毀了，多半的炸彈落在幾百碼外鐵路工人的

住宅區，好幾百個小房子毀壞了；碎磚，灰泥，血肉，堆積到幾畝遠，救護工人及中學生受過急救訓練的馳向這面來，穿着藍制服，飄揚着紅十字會的旗子，他們匆忙的拯救受傷的人。日本飛機一轉回來了，飛得很低的用機關槍掃射這些學生和救護車，死亡四十，有五十多受傷，然這些孩子們還不停止工作。抬牀的人仍不放棄他們的重負，而把他們帶到安全之所，有些是成功了，有些和受傷的人同死了。同一日，日本炸毀了那偉大的中山紀念堂，有一個炸彈穿過屋頂落在講台上，當時堂中沒有人，可是日本在轟炸一個象徵，中國革命的國家主人的象徵。

五月廿九日日本兩次襲擊廣州，死亡二十五人，有四十五人受傷，傷亡的人多半是小孩，沒有一個兵丁。

五月三十日死亡一百人，受傷二百餘。

五月三十一日日本推測中國空軍一定南下保衛廣州了，所以有五十四架飛機進襲漢口，他們却遇到了意外，五十架中國驅逐機升起迎戰，在城市裏就可以看得見。有十五架被擊落，其餘的飛回去，來不及拋下一個炸彈。廣州人民也同樣的慶祝這次的勝利，他們知道中國空軍還不健強，要分散牠的力量來保衛每一個城是剛好落在敵人的圈套中。每個飛機都該在戰區中，漢口恰好是軸心，日本要煽起廣東對中央不滿的嘗試又失敗了。

對於驚恐了的國際的抗議，日本答覆是轟炸仍需進行。我們推測這種空襲的恐怖，恐怕是



大規模登陸的前序，所以合衆社令我由漢口轉到廣州來。

我是六月三日到達的，第二天就目睹一個新的血浴廣州經歷中最殘酷的一次。

受傷和死亡的有兩千多人，城裏每部份都受到轟炸。在上星期的恐怖中，人民感到河岸和商業區較爲安全，現在日本轟炸河岸和商業區了，這二千多人都是死亡在他所挑選爲安全的地方的。他們不知道陶赫的學說，不知道人羣，學校，醫院，燈光和水源都是轟炸時的「目標」。

我在南京漢口和許多別的地方都經過空襲，日本飛機飛來拋下炸彈即去了，他們的根據地較遠，不能停留過久的。在廣東即不然，飛機從海岸來不過廿分鐘，他們來丟下炸彈再飛回去裝載，同時別的飛機來擔負轟炸的工作，六月四日就連續轟炸了五小時。

六月六日又有五十架，傷亡千五百人。十天極度的恐慌是別的城市沒有經過的，街道上散滿了死屍。臘黃色的屍體，壓傷的犧牲者，沒有傷痕的躺著，可是青白的嘴唇旁有黑色的血的條紋。在爆炸處男人婦女和兒童都變成不可分辨的肉醬，堆積起來了成筐的運出去。壓置在沉重的木樑下的受傷者，戰抖的呻吟着，破碎的房屋裏斷的水管噴着水，就像受傷的人從破碎的血管裏流血一樣，大羣困乏的人們日夜站在圍繞沙面英法租界的水岸旁。（但是租界門却給印警和白俄看守着，不許難民過去）。在長日的殘殺後，連續五夜有日本飛機來騷擾這城市的安眠。在陰暗的黑夜他們不能襲擊什麼，只不停的旋繞着，發出刺人的聲音，這也是「膺懲廣州人民」計劃的一部份。

可是廣州人民並沒有慌亂，每次空襲紅十字會及救火人員自願的在轟炸之下英勇的工作。一切重要的工作都不停止，報紙仍照常的發行，在警報停息之間，茶室裏滿了人，電影院也不斷的開映那同一的影片，（因為從第一次空襲後，香港的影片商人就拒絕出租影片給廣州的戲院了）。六月六日藝術家陳傑克展覽美國書畫和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宣傳品，那地方的門口同一天就有許多人死了。正當規定市長行開幕禮的時候，日本飛機來了。市長來了，幾百人參加展覽，廣州人民的這種行動就保證了以復幾月城內所看到的人民組織的偉大成就。

在六月中空襲才停止了，地方和國際的注意都轉移到漢口前線的大進攻，在我們離開廣州人民之前，可先介紹一點廣東省政府發表的日本空襲該省的統計：

「市民死亡約一千五百餘」

「市民受傷者約五千五百餘」

下面的數字也發表了：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之間，廣東省共有千四百次空襲，廣州城有過八百次空襲警報，參與的日機總數共五千九百八十六架，拋下一〇二九二顆炸彈，全省毀壞五〇二七所房屋，死亡四五九八人，有八五五五人受傷。」

六月三日東京內閣改組的結果，平型關台兒莊的常敗「將軍」坂垣出任陸相。坂垣是最著名的急進人，和土肥原一樣也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參與日本的大陸政策的（註二）。他的入閣第一

就是說立刻進攻漢口，其次日本財閥——他們的代表十分安適的坐在政府裏，作為狂暴的「國社主義」的同黨也支持這一戰役在最積烈的狀態下展開，他們相信這可以使他們統制華中經濟的中心，而同時使戰事早日結束，開始他們軍隊佔領區域內的「和平建設」——其實就是獨佔的掠劫（註三）。

漢口會戰最初是從開封以西沿隴海路起始的，但在六月十日開封鄭州間的黃河堤岸決口了，日軍前進的平原變為廣大的湖澤，在這裏日軍損失不少器械，整個隴海進攻的龐大計畫也打消了。日本宣傳部對這「非人道的暴行」宣揚得很厲害，很長久，他們倒確實這樣，因為洪水使得他們變換了整個的行動計劃。

變更很快的就完成了，幾天之內這戰事的舞台即轉移到長江流域，在那裏繼續了四個月猛烈的爭戰。

六月十三日登岸陸軍佔領安慶，安徽的省城；是南京失守，十二月蕪湖陷落後，長江流域上第一個被陷的大城。在安慶並沒有嚴格的防守，因為那兒駐守兵不良——訓練得不好又沒有什麼配備。安慶在漢口東三百哩內。

次星期末，北方的洪水已使戰事更不能進行時，上海上游就充滿了各類的船隻，廿隻運輸艦，很多的軍艦，航空母艦——載飛機總數百五十架，作漢口大進攻。如日本的計劃，要配合海軍行動以進行長江戰役。十師人沿水路北岸推進，而登岸的軍隊佔據南岸的軍事重地，這聯

合起來成爲左翼。主力軍從合肥驅向平漢路上的信陽，右翼就是黃河洪水阻塞的一支，因爲左翼有海軍協助，並有水面交通線的保障，是較爲強盛的一支，又不像中路主力軍有大別山脈的險阻，所以成爲前進時的鋒首。

中國軍隊分散在漢口以北大別山山麓，和長江的兩岸。南岸軍隊由陳誠將軍總指揮——他是漢口政治部部長，我們會過的。該軍包含薛岳的廣東軍，他們在黃河南岸作戰。另外有曾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開名的「鐵軍」領袖張發奎的軍隊，北岸由李宗仁將軍指揮，他剛從徐州退卻的微創中恢復回來。他們實在仍是在津浦路作戰的同一軍隊——頂好的廣西軍，湯恩伯領導下的蔣介石自己的軍隊，還有台兒莊大勝的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

日軍有很強的砲隊，有海軍空軍的幫助，他們還有化學部隊，在長江兩岸，常常施放毒氣。

中國的砲隊很少，空軍比較好些，常活躍的給與日海軍以打擊，化學器械和防衛都沒有，就是最簡單的防毒面具也很缺乏。

像徐州進攻一樣，日本的目的不只是要達到及奪取這城市，而是要逼使中國軍隊作戰，殲滅其主力部份，以掃除將來抗戰的力量，而使戰事結束。

中國相反的最初即採取漢口可失戰事不能不繼續的態度，他們相信戰事的最後階段是，新而配備得完整的中國軍隊的總反攻。他們要保存軍隊的中心部份，只用一部份機械部隊保衛武

漢，把餘下的存在內地爲將來集聚力量開始最後的反攻，這要等到日本軍隊分散在一個極廣大的區域，游擊戰的活動又使這地方不能有效的佔領，他們士兵的鬥志開始崩潰，東京經濟困難增加到再有不能支持這大量人物的供給的時候。

漢口是要堅持的抵抗的，各地方都要發起反攻，使日本不能集中他的戰鬥力突破一個地方。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不戰放棄，可是也不可以再有第二個上海，在軍路上環境不良的時候，是不能再以中國整個的軍力冒險了。

長江北岸的太湖爆發了劇烈的戰爭，六月廿三日這戰線也像隴海區域一樣爲洪水阻礙了，那時看起來中國的兩大河流會使日本的一切計劃都流產了。

可是長江的高潮，在本年這時季不應有的，一方面阻止了日本可也同樣的幫助了他們，正常時除非在秋初水漲時才能移動的大船，現在可以直駛漢口，海軍總攻九江以下馬當的水關，一部份軍隊在東流登陸，攻擊水關兩岸的城堡。

這是一個機會，給中國空軍向國人證明，爲什麼牠要保存實力，而不同時在保衛漢口和殉難的廣州人民中，破壞牠們並使他們力竭了。六月廿五日他們很成功的轟炸集中在長江的日海軍，使他們分散，並燃燒幾隻運輸艦。廿六日有兩個軍艦被擊中，並打下幾隻飛機，廿七日又有三個軍艦宣稱沉毀，有十二架日本轟炸機剛剛抵達安慶，來不及逃避完全炸毀了，自由的中國到處歡慶者。

不幸中國空軍的勝利沒有和陸上并進，相反的陸上發生了中國老軍閥的缺陷之一，這只在幾年前是認爲當然的，但現在顯然不合法的民族抗戰見地。當日軍進攻馬當炮台時，司令官竟離開職守在九江宴會。這次進攻是突然的，故沒有人負責發令，當天炮台就喪失了。這位將軍已被正法，可是長江上堅固的防線又喪失了一個。

六月廿九日日軍軍艦穿過馬當水閘，那日證明建築得非常堅固。在馬當西的作戰幾天後，日本登陸軍侵入湖口西南數哩，在此他們又受到阻礙了，差不多過了一個月才抵達九江——這是使他們受到嚴重的損失的一個月，從九江沿南潯鐵路前進，遇到更大的阻礙，兩個月都不能克服。

中國空軍又繼續了上月的成議，在七月最初三天，牠擊沉或損傷日本的航空母艦和十艘以上的海上飛機。中國前幾年買來作海防的小而輕快的魚雷艇也發揮了功效，據稱在九江附近牠破壞了不少船隻。日本人堅決的否認這一切損失，雖然破碎的船拖回上海修理也被衆人目所共睹。

七月江南的地位，經過八月和九月的大部份實際上仍沒有變更，這幾個月是轉變的日子，無論在中國及在國際競技場上。

爲了增更多的兵到前線，以克服中國強烈的抵抗的必需，日本發覺不但不能調動華北和上海南京附近的軍隊，反而需要從武漢會戰中移兵應付各地的游擊隊，這使他們傷心。台兒莊之

役各地亦展開了游擊戰阻止敵人前進，但都沒有現在的游擊隊這樣有系統作阻止日兵進攻武漢的活動。

從內蒙古至廣東海岸外的海島，淪陷區內沒有一個地方不受到騷擾。利用這時期華北日駐屯軍的薄弱，邊區游擊隊以八路軍為主幹漸伸展他們的勢力到北平和天津的城外，更越過冀東各縣到滿洲邊界。在山西河南還存留有廿八師正規軍，也利用長江會戰的時期奪取許多城鎮，在山東省石友三的流動隊實際上侵入了濟南城，並佔領許多天。游擊隊奪得烟台時，正當美國遠東艦隊在那裏停泊，這使日人憤恨。徐州那麼近才佔領的，也時刻受着威脅。在長江下游，出現了舊紅軍的新勢力新四軍，在上海的外圍，就常聽見槍聲。由上海過江到浦東，游擊隊克服了許多鎮。在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的一週年，游擊隊竟在日本軍事飛機懸起中國國旗來。遠在南方，在南澳島，日本在六月末佔領的，現在又被那些粗壯的漁民奪回了，他們爲了伙伴的被殺，漁船漁網遭毀，婦女們被掠奪，而發狂了。軍隊從大陸開來援助，使日本耗廢了一月的時光來恢復他們的統制。

在七月末蘇滿邊界上發生「事件」了。當歐洲正忙亂着西班牙和捷克的紛爭時，日軍部以新任陸相坂垣爲首竟決定「試探」蘇聯對戰爭的準備，但蘇聯沒有退讓的表示，於是輪船軍隊都從長江擁向滿洲國來，到八月中旬一切又都安靜下來。從張鼓峯被逐後，日邊界司令官片面的告路透社記者說，他們「很驕傲，因日本軍隊能抗拒像蘇聯給與他們的那樣砲火」。這被動

的道德又給日本皇軍以誇耀的新材料了。即使滿足了這種好奇心，也喪失了很大的威嚴，日本迅速的退縮了，這敗退給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很大的驚恐，德國立即宣稱如果日本要發動對蘇聯的戰爭，德國是不預備履行盟約的，她又重對日本聲述禁止日本這樣在中國消耗更多的軍力，可是自己在西方卻盡力吞食弱小的國家。

在七八月時，遠東衝突的國際關係又出現了。早在夏天，日本侵入海南島時，即收到英法的警告（註五），認為是有礙邦交。爲對抗起見，法國佔領西沙羣島，日本提出嚴重的抗議，發起海軍示威游行，並且奪取了東京灣中的閩洲島，但因爲法國態度堅硬，日本正式同意西沙羣島的奇計，並退出閩洲。這是在慕尼黑會議之前，英法又頗具決心，所以日本是屈服了。中國政府也知道日本不敢於侵犯華南歐洲的勢力範圍，於是將廣東軍隊調至漢口前線，八月十六日美國務卿赫爾發表一長篇演講反對侵略國，他一再着重美國的利益即在於國際法的完整。這認爲是國際反日戰線更加强了，查禮王領頭的和平談判又出現了。

看起來這是出之於光明正大，實際上卻出之於克萊武登外交的污水裏。起初在下議院內發生了問題，而外交部祕書布特回答說，陛下政府將願意當担任遠東調解的工作。當漢口宣說英大使願竭全力助蔣委員長保衛武漢的時候，他的同僚正在東京和日外相宇垣（註六）極親密的談着，當議會提起借款給中國的時候，給張伯倫和西門完全破壞了！

「調停人！調停人！誰來作這個調停人呢？」未來的調解精神上已預示其端。在七月第一



次參政會議時，汪精衛給了一個答覆：「增進與德意的友誼」關係，於是德國代表——從一月來已安靜了很久——重又詢及蔣介石將軍的和平意見，但他回答說，在還有日軍停留在中國領土的時候，他是不預備考慮這問題的。

同時有種消息使中國政府極感到不安，據說英日預備平分中國，這不安竟迫使在的中國倫敦駐英大使要求英國保證——這他是得到的。

這都是在慕尼黑之前。蘇聯很明顯的——在張伯倫和軸心國家看起來當然也是很危險的——是預備給任何侵入他領土的野心者以打擊的，蘇聯在中國是很佔威嚴的，孫科先生最近參觀莫斯科回來，帶了很多滿意的印象，對倫敦卻很失望。自然，中國輿論是注意這一對照並由此而得結論的。英國人民對中國的同情中國很知道而是很感激的，寇爾先生更受到個個人的愛戴，他並不會取消他贊助中國的觀點。另一方面對張伯倫和西門的態度都深深的不滿。他們所表現的政策使那自由主義的英大使的人格與優勢誤解了，並且是危險的。當寇爾鼓勵漢口的抗戰時，他在東京的同僚克萊格正與日本外交部長宇垣將軍討論和解的可能性。

在這不安定的混亂中，卻存留着兩個堅固的信念，滇緬公路的完成引起英國對保衛中國西南的關心，甚至如果英國已與日談判了，這一談判一定包含日本不侵犯華南不割斷香港。在這種「原則」下，廣州是被認為有外交保障的，所以他的軍事設備大大減輕了，以供給長江新設備。那在日本的新進攻之下，是極需要的。

爭戰起始在八月廿二日，日軍中路由安徽中部向平漢路挺進，雖然中國軍隊極力抵抗，雖然在奪回宿松時也有過小勝利，可是就在這裏，二個月後漢口的命運終於決定了！

在長江受阻時，日軍轉向北面攻擊中國側翼。安徽的前進停頓了，他們開始作打通長江南岸的戰爭。

九月初在九江之南，發生了爭奪德安瑞昌的大戰，這是上海退却之後最劇烈的會戰，重砲，幾百架的飛機，毒氣，都應用了。在某一地方，一整個廣東軍聯隊受到毒氣的窒息。可是中國仍堅守着自己的防線，以砲隊空軍攻擊日本的軍艦，九月二日瑞昌之戰是中國在台兒莊後最大的勝利，日軍損失以千數計。

整個九月都在酣戰着，不論在敵人的前線或後方。

在一星期繼續不斷的戰爭後，九月十五日長江南岸漢口防線中又一重要據點碼頭鎮陷落了。北岸對時的田家鎮也在卅日失守。這兩地抵抗是極劇烈的，雙方損失都在萬數以上，中國對日本的比率是二與一，這在陣地戰中已是長足的進步了。

九月中旬日軍右翼，那是相當強的一支，經過安徽河南中部向平漢路推進，月末已抵達鐵路線。

可是在在漢口五十哩以內却没有敵人到來，也沒有穿過他的外圍防線。中國不但在前線抵抗着，還有劇烈的游擊進襲，阻止敵人前進，破壞他們的計劃。

最後決定漢口會戰有利於日方的因素，不在地方的進展，而是慕尼黑式的屈服。當英法出賣了歐洲的民主國時，日本不但加強前線的推進，遣派飛機去轟炸西南各根據地，還造成在華的一個新進攻。

九月廿九日當「和平」的實際意義明白了時，宇垣外相被迫辭職了，他是主張恢復在遠東英日同盟的人，他反對海軍的「向南擴張」政策，看到日本大陸政策的將來，當是分割中國的勢力範圍——北部給日本南部給英國，用倫敦的錢財來鞏固大和民族的統治。在他看來，長江是英國在中國利益的主要軸心。漢口陷落後日本將掌握河運的大部，可以允許第三國貿易為條件，迫使英承認在華北的統治，宇垣極力避免觸怒英國而使之更要反對日本的計劃，他希望誇揚——而不是實際應用——日本對英的威脅，同時提出「合理的條件」誘使英壓迫中國應允日在華北的要求。

據可靠消息，當局勢最緊張時，日本會駐屯大批軍隊於台灣，準備進攻香港。如果戰爭爆發，這軍隊以海軍協助乘機襲擊英法在南海的根據地，那幾乎是毫無防禦的。但東京也有一份強有力的意見——明顯的宇垣是在內的——是反對用武力的，而主張靈活的應用中立和要脅的方法，至少也要等待歐洲的結果有點確定的看到之後才能進行。這種「惡意的中立」，如某旁觀者所稱呼的，也許至少會使英法完全收回如過去一樣的對中央政府的支持的。

然而張伯倫先生在革登堡和慕尼黑的行為，證明是日軍關所滿意的。英國是不足敬的，可

以毫無憂患的逼迫的（註七），在台灣集中的船隻軍隊軍用品等，本來是預備為香港的，現在轉用到廣州來，這對英帝國商業和威嚴的打擊幾乎和香港本身被佔是一樣的。

正在這時中國的力量已為世界所週知，而對他的弱點已忘卻了一半時，卻又有一個大城，像北平天津那樣未經有效的抗戰而失陷了，像北方的幾個城一樣，廣州迅速的失守是由于繼承內部分裂和對外妥協的弱點。所不同的，在抗戰初起時這是顯然的普遍的現象，現在這些是很快的消滅了，也許廣州是中國最末一次為這數十年的不幸——與蘆溝橋一同結束——而付的代價。

中國的弱點即在沒有及早組織及應用她最大的主力——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只有中國人民能抵禦日本的侵略，只有中國人民能保證中國成為自由獨立的國家，如果中國政府將抵抗只依仗於與第三國的經濟外交的關係上，而壓抑人民的抗日運動，敵人是仍要前進的，但到忍無可忍而揚起抗戰的旗幟，而派軍隊防守南口及上海時，就是這些軍隊的失敗也沒有改變全國對最後勝利的信任。中國以民主的武裝人民組織為抗戰基礎，可以利用別國的援助，不能信任自己的力量，不論有多少援助也不會逃脫奴隸的地位。

廣東是已經一步步的組織並武裝人民了。據官方統計，有三十萬市民是有槍和受過訓練的，但這力量卻沒有計劃在華南的抗戰中，喚醒人民的政治工作雖然在熱忱的執行着，但並沒有與軍事準備有效的連接起來，以排斥侵略者，結果力竭的省防軍，寡不敵衆，而不能防衛廣州。

。民團是召集了，可是沒有人指揮，廣東政府動員了人民，可是在危急時又擱棄了他們，但訓練和組織並沒有空廢，現在這民團是游擊戰中的主幹，人民對自己的信任比這些領袖還嚴重的，他們是知道自己的抗戰力量的。

在侵略來到時廣東還是實行着三頭政治的，從一九三六年軍閥陳濟棠逃亡之後，中央政府即決定廣東不能讓任何一個人統治，所以軍事方面是在余漢謀手裏，一個舊式封建色彩的廣東將領，曾協助逐出陳濟棠的。政治是屬於吳鐵城，前上海市長，一個中央政府得力的人物。經濟是由曾養甫，他是廣州市長和財政的管理人。這三人的職權並沒有分割清楚，更糟的每人都有些軍隊，余漢謀是統領第四軍的，吳鐵城有很多保安隊，曾養甫是指揮三十萬民團的。這在平時使廣東處於一種均勢中，調合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但在戰時只是拖延和怠工的因素，中央政府有任何決定時，立刻就發生問題，——誰來執行？如果三人同時，將來的責任功勳又怎樣分派呢？過度的倚賴英國，對戰鬥動力利用的失敗，和行政組織的紛亂，都與廣州失陷有關，最重要的是政府與人民太不接近，和缺乏對人民為抗戰基礎的信仰。如果在較民主的設施中，這些過失都不會存在的，我只記得在游擊區域內，軍隊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是可信任的。

我在廣州消耗了五個月，目睹的空襲恐怖，和各種人民抗戰的組織，及最後城市的撤空及失守。在戰事之前，我到廣東各部去旅行，日軍登岸後，我到前線去考查這勝利的軍事原因，被佔後我再到各鄉村去觀察日軍的暴行及農民的戰爭，我還訪問許多目睹這次進攻及佔領的西

洋人和中國人。

這些觀察都使我確信廣州的迅速失守，並不能證明廣州人民抗戰的崩潰，也不能抹殺以步三月的組織工作的功績，我們已分析了使廣東軍出於意外的被更有組織，更活動的，數量上也更超過的配備着有可怕戰鬥力的器械的日軍，所襲擊的原因了。當撤退已是不可免時，因幾個月轟炸使廣州人民受了很強的政治訓練，撤退是很成功的執行了，這訓練的另一結果即是使游擊隊和民團產生極迅速，並且沒有一個軍隊是肯於投降日本的。

如果這戰爭是在去年五月，六月，七月大轟炸之前，廣州失守一定比過去一切更會是全省抗戰的嚴重打擊。從軍事觀點看來，日本的空襲恐怖廣州人民是失敗的，但在政治上卻有極大的意義，牠不但沒有使廣州人民恐懼，反而引起熱烈的愛國情緒和組織來。

爲五月末空襲的震撼所驚演，廣州很快的給予轟炸以答覆。起初人民對每次大空襲來了就逃避，不久他們而遇到經濟上困難的事實，所以堅決的回來執行他們日常的工作，對於以後發生的空襲的恐怖漸減，仇恨卻越來越加增了。

七月十五日第四戰區（廣東福建和廣西的一部份）（註八）的政治部成立了，牠政治組織的工作立刻引起世人的注意。一連串的巨大示威，也在中國別處從未見過。誰也不會忘記在上海抗戰紀念日的獻金運動，九一八的十五萬有組織的部份武裝的廣州人民的遊行，和其他各種的示威及直到陷落的前日六十萬義勇隊的火炬遊行，這時達到了最高峯。當時顯示的廣州人民

力量到現在還存在，就是這力量阻止了日軍的侵入華南的中心。

此外還有許多活動以引起更多的人參加抗戰，七月中有十萬人受軍事訓練，千萬民衆集台來唱救亡歌曲，很多的學生的服務團離開廣州到長江前線，市黨部和政府都指示人民敵人侵入時的行動，一方面禁止社會組織的負責人離開職守，一方面勸說市民撤退，免遭日軍殘殺，或被迫參加傀儡組織。

八月有七千高中學生和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奉招受軍訓，有十萬人簽名致書坡啓普息（*Pop Keppie*）的世界青年會議，要求他們反抗日本在遠東的侵略。八一三開始一星期的獻金運動，決定了全體市民激動的挑戰示威。「這是我們對轟炸的回答」衝動的演說者大叫着，在轟炸機來時，街上集合的市民，有紀律的唱着救亡歌曲，壓蓋了警報的聲音，機聲，和炸彈的尖聲。

八月廿日檢閱廣州所有的軍隊。中蘇文化協會的廣州支會也成立了。印刷工人，報童，旅館，侍役，郵差，油坊工人，洋車夫，都集合在戰時教育團受政治和軍事訓練。舉發漢奸的新規則成立了，八月末孫中山夫人來廣州，這是十年中的第一次來臨，她給予愛國的女集團很大的興奮，不久都聯合起來形成全市的一個組織。

九月有三個重大的運動，「致書前線」的運動發動了廿五萬封信件給長江前線的軍隊，九一八東北淪陷紀念日起始了衣食燃料的節約運動，九月九日國聯會議的日子有一百零一個民衆

團體，總數超過十萬人，大示威游行。

九月十六日孫中山夫人回到廣州開華僑動員會議，有全世界中國團體代表幾百個。和她同來的還有趙太太，遊擊隊的母親，六十歲的鄉村婦女，她在滿洲和華北諸省的遊擊隊戰中的工作，竟成爲現代中國的傳奇了。她多次在公衆集會中出現，引起普遍的對游擊戰的興趣，討論到引用這戰術到日本侵略的華南來。

廣東人民參加抗戰的增進，和該省各種社會政治活動的普遍發展，在智識份子和藝術界也反映出來。九月中旬有個流動的抗戰書畫展覽，吸引了幾千人。愛國劇興盛起來，每夜在城中各處燈光明亮的戶外舞台上表演。大衆歌唱運動發展到如此程度，走到廣州街上，沒有一個時候不聽到這種擾人的普遍的戰歌聲。

無疑的，在這種活動中很多人認識了中國人及廣州人當擔負的責任了。幾星期之間，沉靜的小店夥，汽車夫，變爲天才的演說家或組織者，每次遊行都產生新的團體，新的人物，和新的領袖來。在緘默的接受無理轟炸的一年後，廣州人民終予呼喊出，組織起來，並預備防衛自己了。這夏天三個月活動是極動人的！

省軍政當局可遠遠的落在人民後面。過遲的發動羣衆運動，不能利用人民力量來保衛城市，都該由他們來負責。

因爲世界報紙濫用「崩潰」及「出賣」等字句，我覺得應當簡約的描術我在城內外的見聞



和與各重要人物的談說日軍佔領廣州的軍事情形。

日軍於十月十二日晨在下涌登陸，沒有受到抵抗，因為下涌的海濱很淺，面對高山，距離任何大路都很遠，想不到會被侵入的。二件事幫助了日本的在此登陸，一是日本利用一種新式的有推進器的配備的淺水拖船（這種船當英國認識了牠的存在時，使英國改變了香港海防的整個計劃）。二是利用漢奸，下涌到淡水——在距海濱十里的公路上，是沒有路的，但有一條走私人用的的小路，日軍即利用這路，幾小時內意想不到的擊退了在淡水的少數中國守軍（註九），因而在到海的大道上得到了一據點。在淡水失守後，日軍的坦克車重軍械在這路的海岸終點澳頭登陸了。

在登陸的當時日本飛機就有系統的偵察轟炸和掃射中國援軍的交通綫。十月十二日空襲偵察台報告有一三八架海上飛機在廣東省飛過，惠州正當日軍前進的路上，被連續轟炸了十二小時。當時在那兒的英國工程師告訴我：「無數的飛機縱橫在惠州上空，整整十二小時，使全城變為廢墟，在中午到下午兩點之間，每十秒鐘就可以聽到一聲轟炸，難民擁擠在大路上，日本飛機低飛在他們頭上，以機關槍掃射」。在大道上或山面移動的任何東西，任何人類的集合，無論軍隊人民，都受襲擊。很多集合的難民或參加市集的鄉民受到無情的殺害，軍隊不幸在路上被發現的就遭到殲滅。日空軍在這一次活動，是戰爭中最劇烈的，也許是歷史上最劇烈的。當空軍阻止微少的中國軍隊進到沿海的時候，日坦克軍隊卻沿公路推進，在中國沒有機會

遣派援軍之前，達到惠州西面的防線。沿路都有中國部隊英勇的抵抗，可是沒有一個地方有足夠的人數阻止日軍前進。日機械部隊向廣州挺進，守軍不能保持這路線了，他們沒有退回城中，卻隱藏在兩旁的羣山裏。在東江流域，中國軍隊的數目是遠遜於日本，他們大多集中在廣九鐵路上，猜想日軍主要目標就是切斷這條路。但日軍卻繞過這裏直驅廣州。

城市裏是命令撤退，先是婦女兒童，再則全體人民，軍隊退卻沒有經過廣州。在日軍入城的前夜，廣東的砲隊機械運輸車等已成功的由火車運往別處了，這是很緊張的，因為日本已恐嚇要截斷城北的鐵路了。

廣州的撤退也許是歷史中罕見的，在幾天之內六十萬人的城市（平時廣州人幾超過一百萬的）變成了磚石的廢墟，在日軍入城的一天（十月廿一日），城中不過只一萬人。

這整個的撤空；這廣州人民自願的離開家鄉不肯屈服敵人；和被佔領幾個月還沒有大規模的返家的事實（日軍也許是有意的開放了幾條近路）；都證明廣州人民的精神，他們寧願選取艱難扎掙的生活。他們堅信日人的勝利不是確定的，戰事是仍要繼續的。

十月廿一日清晨街上是空漠的，後衛軍卻忙著折毀城市的重要中心。兩小時內，珠江橋附近的磨電廠，自來水廠，無線電台和很多的工廠——這些日本幾月來不能擊中的——完全毀壞了。當日軍侵入時，他們發現廣州不是如理想中的豪富的城市，卻是荒涼的房屋，沒有燈，水，人民，和食物，一片荒野。

第二天晚上，荒野變成了火焰的海，可怖的爆炸聲震搖着廣州好像軍火庫的炸裂一樣。有兩天城裏空曠不見一人，中國人已走了，日軍也恐慌的退至郊外等待這大火的熄滅，一星期後他們才重新開始巡邏，作他們平日的恐怖工作；收集金屬，販賣毒品，賭博，妓院和組織傀儡政府。現在廣州失陷六個月了，仍只是一個空城。

廣州的失守加速了漢口計劃很久的撤退，南京以後，整個的中央政府再一度的移向西方。大路上，鐵軌上和河面又擁滿了無數難民，但因為這次撤退是在雙方的主力軍還在距城很遠的地方，所以市民軍隊都退得從容，日飛機也沒有來騷擾過。

漢口退却是很成功的，軍械，大部份的工業機器，大宗商品都很早的運出了，可能為敵人利用的房屋都毀去了，日租界被拆為平地，費了無數的力量奪得的首都，只給於敵人極少的物質利益。

日本不能立即鞏固他所得的利益，這需要佔領貫轍這兩城的粵漢路才行。如果他們以足夠的力量推進，也許能不太困難的達到目的——這像他們很可能提早佔領漢口，如果他們攻陷南京之後立即溯江而上；但他們和南京以後同樣的展緩軍事行動，而贊成新的和平陰謀，所以中國軍隊可以在廣東北部和湖南南部山地裏建立起堅固的防線，這樣，貫通粵漢路開始成爲日本人的——一個問題，比在徐州接連平浦路還困難。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漢口陷後的六個月，日本還沒有能够沿平漢路開始大規模的活動。

十一月初他們進行得很快——然而又引起了一個新災難——長沙的毀滅，這湖南的省會是給昏庸的官吏焚燒了的，那時日軍還在幾百里以外，一點沒有通知給人民，幾千人其中有很多傷兵被焚斃了。值得注意的是這行動的負責人就是過去中國進步的敵人，就在戰時也是百般的阻難湖南省的統一戰線；更可注意的是在蔣介石手裏，給他們以迅速公正的處罰，他趕到長沙來，下令立即將他們正法，雖然他們其中有些是多年跟隨他的人，並曾以「忠於領袖」的旗幟掩避背棄國人的許多罪行。

漢口廣州的撤退使中日戰爭大的轉變了。漢口是中國的中心，西方和南北都有極好的交通線，這地位使他在南京失守後成爲全國軍政及商業的中心。漢口陷落後沒有別的地方能代替這位置的，現在中國自由的部份——西南，西北，負着抗戰的責任的，只能藉着曲折的道路交通着，以重慶爲中心直到遠處的西方，所以吉林重慶西安需得分別担负漢口的軍事了。

粵漢鐵路是重要的通海外的重要交通道，現在是由滇越鐵路，和安南涼山至廣西龍州的公路，及最新建築的雲南緬甸間的公路代替了。海防仰光西貢是中國貨物的入口，但安南政府禁止運輸軍火，並加重稅在普通用品上，即紅十字會的救護車也不能免。滇緬公路還不能担负重量的運輸，只有蘇聯通新疆的路是開放的，但這也極難適用。

怎樣在新情形下繼續抗戰是當前的問題。要打下去否是沒有人問的問題。如果南京漢口陷落的這一時期，指示在表面上戰事是利於日本的，但也指示中國軍隊能勝利的堅持，有時也能

有效的反攻，中國的戰鬥力仍完整，並且迅速的加強新的軍器新的訓練，最重要的還是武裝人民的游擊戰爭已使日本不能有效的統治淪陷區。在中國報紙中「淪陷區」的名詞已漸漸的改爲「游擊區」了，這並不是虛空的誇張，是事實，日本也得承認而發起廣大的一「剿匪」運動。差不多用了漢口會戰時同樣多的軍隊，但不像漢口那樣，即在幾個月之後也一點沒有成績出來。

軍隊本質上還沒有擊敗，游擊運動積極的阻礙着日本在淪陷區的統治。內部交通工業和國際間路線的空前發展，全國的統一戰線雖然還不是怎樣強，卻比以前更堅決的要求抗戰直到最後勝利。這樣經過了十五月的戰爭，雖然很多大城市失陷了，中國顯示給世界仍是有力的。

(註一)：大受轟炸的黃沙站，決非是一個重要的軍事目標，牠是終點，而不是交接點。從香港到漢口的軍火，沿聯接粵漢路廣九路東北數里的一環形而經過黃沙。這正好指明日本之集中於黃沙正因為牠是在城的中心。他們擊中牠的時候相當少，最後牠的被毀倒不是因爲日本的炸彈，而是在廣州城撤退時，中國工兵炸襲附近的軍火庫所毀。

(註二)：自此以後，板垣很快的向政治軍事的保守主義方向發展，幾乎與金融界無甚分別。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五月間，他有幾次演說，主張強化佔領區，及在主線上更進一步前進要小心。

(註三)：六月十三板垣將軍及近衛首相討論「充分利用日本在中國的勝利」，這是當前的緊急問題。六月十八財相池田，大金融家利益的代表，宣稱開始全國經濟運動以充實新戰役的財政。他們所希望的自然是把日本人民「經濟化」，他們已是在嚴重的商品缺乏下工作，以及特別在惡性通貨膨脹的開頭物價急速上漲下工作。六月廿一日日本預算發表了。總數超過六十萬萬日元，其中四十八萬五千萬是特

別爲軍事費用的，自在中國的冒險開始以來，一共用了八十萬萬日元以上了。

(註四)：八月廿五日，朱德紀念八路軍週年時說，在過去一年，該軍作戰六百次，敵人損失三萬四千人，俘獲二千人。

(註五)：日本人民比他們的軍閥少血性，一開頭就爲邊境的衝突而大大受驚。從東京來的未受檢查的沒有日期的合衆社郵電說：「假如日本政府要發現，關於與蘇俄的可能的戰爭事日本人怎樣想，他們在張鼓峯事件上選擇了一個很好的試驗氣球。答案是：在日本人手裏戰爭已是夠多了，不要再多了……一個對蘇的戰爭要增加更多負擔的想頭是不樂意的……商人延緩了未決定的交易……交易所暴跌。」

(註六)：在五月三號，當英日關稅協定在上海簽字時（規定英國債券所有者與日本在被佔區中國海關收入的分配），中國政府——因爲，最難堪的，牠仍就合法存在——也請來對於這友好協定形式上的同意。漢口不是接受而是抗議；然而爲了保持債券所有者的好感，約定在牠仍有的數少收入中借債以付被佔領的關站。

(註七)：冠爾先生是公開的忠誠的贊助中國的。另一方面克萊格是完全贊助日本的。這兩位派爲大使不是偶然的。每人對於自己的地位都是熱心接受的。至於使臣自己帶來的報告，在白宮裏比屬下及隨員的來往更不重要，假定是更「中立的」。一個使臣的忠誠並不是派他的政府的忠誠。張伯倫及西門看到與雙方維持關係才能保證當時候來到時，英國能很順利的負責和解。

(註八)：不幸，中國政府沒有預見到慕尼黑必然結果。數月後，一個高級廣東軍官告訴我：「假如日本在

兩星期後登陸，他們甚至要以更少的軍隊對抗他們。在十月中兩師以上是受命到長江去了。

(註九)：這機關一半受命於中央政治部，一部份受命余漢謀，第四戰區首領。牠的工作因為在廣州政府裏牠的地位不穩定而受到阻礙。雖然如此，牠的活動甚至比漢口的母體更大。至於不能利用牠所激起的力量，這責罰不在政治部。

(註十)：牠的司令是莫希德，他甚至在廣東省軍裏還是封建的。莫是出名的有變勇，在他的人當中，培養了對個人的忠心，並叫他們穿長袍受軍事訓練。這「畫面」的反面是他的軍官大多數走私鎊到香港（最後到日本。莫的人在淡水突然被捉。莫自己在廣州。他被捕，送到重慶軍事法庭，現在判處十年徒刑。）

## 第十四章 過渡時代

中國人民團結和其政治基石的力量——反日鬥爭中的國共合作——爲事實表現出來了——即不管發展的動搖與緩慢，牠在危急及決定的時候，總是最有力量。南京失陷是中國爲生存戰爭的一個大危機，漢口失陷又是一個。每一次，二個黨討論，聯合他們的經驗和力量，並同等的籌劃迎合國家的新形勢。

蔣介石將軍於日本佔領南京後對國民的宣言中，聲明抗戰是繼續的，中國人民的真力量，不是在沿海的城鎮中，而是在廣大的內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敵人佔領漢口後，他又在新『政策宣言』中，叫人注意這種事實，並滿意的說明城市防禦力量的持久，給於大後方有時間組織新軍隊和經濟基礎。叫人民繼續抵抗，重申國家有最後勝利的信心。他引出美國獨立戰爭，法國的大革命軍役，俄國十月革命最後紅軍對於干涉者的勝利，及新土耳其戰爭的許多例子，證明除做奴隸外，只有不放棄決心的繼續抗戰，才能產生完全獨立自由的中國。

正如南京淪陷後，舉行了許多重要的高級軍事和政治會議，所以長江軍事的結束，是重要會議召集的機會。於漢口撤退時，第六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全會在延安閉會，通過許多黨綱的議案，並對第二期抗戰的國家政策有許多提議。該城陷落的最後一天，朱德從北邊乘



飛機來，和委員長討論許多事情。在重慶戰時產生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發表宣言號召國家繼續抗戰。於十一月初，在湖南南嶽召開普通軍事會議；其決議和那些在武昌召集的籌劃徐州和台兒莊戰略的重要軍事會議，有同樣的重要。在一月裏，國民黨開了一次特別全會。不久又開了一次國民參政會議。一切這些討論的進程，發生在國內，軍事，和國際形勢迅速變化的時期，是有重大的利益與重要性的。

聯合起來和各自分開來看，都是有決心繼續抗戰和加強中國最後勝利信仰的氣象。在進行抗戰的具體方法上，也主要的是一致的。在每種情形下，都是根據兩黨所受的經驗和國家爲生存聯合鬥爭的一般經驗而決定的。

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前，在毛澤東（註一）發表的長篇演說中，最詳細的暴露和解釋了持久戰爭三階段的原理。在漢口淪陷後，這就成了中國政府軍事和外交政策的基礎。這個原理可以簡單的這樣說明：日本是一個小國，但是他是一個高度發展和優良武裝的帝國主義國家，她來侵略一個大而無組織的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國，她優越的軍事力量，使她前進得很快，控制了中國的大城市和新式的交通線，充分的利用了她自己的力量和中國的弱點，這是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到漢口淪陷而結束。

以日本完全勝利的第一階段戰爭並不就終止了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已經在政治上聯合起來決意抵抗。在戰爭的進行中，她正是要走到外部的解放和內部的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民主，同時

爭取獨立的鬥爭也是日漸地建築在廣大民衆的基礎上。由於以上的環境，中國便可能利用它的龐大使撤退不致於沮喪士氣，更進行抵抗，使得敵人感覺到疲倦而停止了進攻，同時建立自己的力量。所以第二階段的戰爭必需陷入一個比較的長時期的困窘中，這時中國還沒有充分的力量達到勝利，但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勢和廣大的國際間的援助，中國現在很可能地去阻止狄人去完成新的進攻，同時還可以搖動狄人已經獲得了的勝利，這個階段一定要拖長下去而且顯示着困難，所以許多份子的動搖和背叛都是要預先防止的。然而如果能够保持國家的統一和政治上的進步，同時將鬥爭的重要基礎擴張起來，那麼中國的力量一定會很快地增長着而達到反攻的階段。

當日本資源貧竭而中國的力量充份地發展到了能够發動總反攻時，那便是抗戰的第三階段。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使日本帝國主義陷於總崩潰而中國却要以一種強健，民主和完全獨立國的姿態而出現，因為中國已經將未來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發展基礎很穩固的樹立了起來。

最近的形勢只是一個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根據毛澤東的演講和擴大全會的決議，我們知道這個時期對於中國是增加了不少的困難。當漢口和廣東陷落之後，鬥爭是因大工商業的喪失，國有主要鉄路的侵佔，行政和戰區的失掉了聯系，海口的陷落，暫時國際幫爭的減少，財政上的拮据，國家經濟的移動，交通的破壞，和因此而生的軍械補充的減弱而受了

阻礙。日本利用以上的各種困難，除了依照軍事上的決定發動新的鬥爭以外，還可以計劃組織一個統領全國，加緊破壞國共合作，分裂國民黨對於和平的見解的偽中國政府。這種日見增加的國家危機，很可能地給敵人一個機會，「去向民衆輸送悲觀和失望的論調，向反日集團中傳播不和，使得某些份子動搖，而另外的也許會做漢奸。」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看起來，我們很可能地這樣說，那就是不管遭受着任何的困難，客觀的環境是總要一天一天地對中國有利的。爲甚麼呢？因爲當新的阻礙在中國龐大地滋長時，在敵人方面也同樣地發生新的困難，中國的內在的進步使它得到有利的環境，那是日本軍閥決不能超越的。甚麼是敵人的困難呢？「在日本方面講起來，戰線的拖長就是表明少數隊伍要配置於廣大的地域，只要一離開了海岸，河流，和鐵路，日本便要在內地的叢山地帶遭受困難。游擊戰在後方的展開將要使敵人漸漸陷於疲憊的狀態。日本在華南的進攻使得英日，美日，法日中間的衝突尖銳化。同時日本軍閥們的繼續侵略和中國的堅強抵抗，將要使日本人民感到這個戰爭是無盡期的，所以在日本，「反戰」和「反法西斯」運動便強烈地滋長了起來。」

甚麼是對中國有利的因子呢？「中國是日漸團結而且更趨向於民主化。蔣總裁和全國的民衆都決心堅持抵抗。國共的合作和全國的團結是在進長着。兩黨在人數和政治勢力上也都在增加。中國的民衆痛恨日本侵略者，因此增強了同心協力的決心。中國仍舊能够保有大部份土地（西北同西南）來作爲抗戰的基礎。同時在敵人的後方廣大游擊隊已經獲得新的反日基礎和動

力，而且逐漸趨於穩定和擴大。中國軍隊在戰爭中所得到的寶貴經驗更增強了他們的戰鬥力。同時中國的政治制度也一步一步地趨向於更民主化（特別是在敵後方），而廣大的羣衆也在開始動員和組織。」

如何使抗敵的力量更增加？如何使有利的環境仍舊保持？如何能使中國自信艱難的階段只不過是暫時的，在戰爭之後中國一定不會再保持一半自由一半奴隸的狀態？毛澤東的答覆是：中國一定可以達到目的，因為中國可以更發展那使得中國能在第一階段遲緩敵人的進攻那些力源，到一種使得敵人在第二階段陷入泥足，在第三階段中國便走入總反攻的地步。

「我們的抗戰的積極的進行和我們的困難的有效克服，是以一個中樞點爲轉移的，那就是中國人民團結的更深的鞏固。」所以中國最基本的工作是繼續抗戰和加強及擴大反日聯合陣線。

在上海戰事爆發以後，國共合作是已經正式地宣告了。在南京失陷以後，共產黨就宣稱這種合作並不限於戰時，即使在締造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以後時期也是照樣的。兩黨的長時期合作是需要一種組織的形式。共產黨曾經很勇敢地提議過——最好的形式是把國民黨變成一個一切反日團體的民族革命同盟，在這裏面，所有的份子，都可以無需犧牲自己的信仰而公開地聯合起來。「中國共產黨正式地決定不在國民黨或軍隊中建立祕密共黨組織，而且再三聲明共黨對於三民主義，蔣總裁，和國民政府的忠心。共黨鄭重地聲明……最好的合作方式是讓共

黨的份子去參加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它將把參加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份子的名字交給國民黨領導機關，並將制止在裏面爲自己招募新份子。第二個提案（替代的）就是說兩黨應該組織各種聯合委員會（城的，區的，省的，全國的），以領導兩黨合作的各種活動……兩黨合作的組織方式的適當解決，對二者之間的關係的改進和保證兩黨長時期的合作，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爲甚麼共產黨現在願意和它十年來的仇敵而最近才成爲它的同盟者的國民黨保持親密的聯系呢？根據毛澤東的講演和那些決議，共產黨不得不這樣做的原因第一是根據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現階段歷史的分析。「國家的內在情形（各黨各派，各階級對於抗戰和建國的努力是在統一反日陣線下建立了起來）正如同國際環境一樣，都可以指示我們，在這個歷史階段內要建立一個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是不可能的。」因爲現在各種力量的共同努力，主要的動力並不是爲了內在的衝突，而是爲了自力更生的共同戰爭。政府唯一的形式，「是一個新形式的三民主義民主共和國的新中國，牠的基礎是建立在困苦的和長期的抗戰上。」

在這樣情形下決然地發出來的這種結論，爲下面的事實證明了：「戰後中國趨向民主發展的實證；抗戰建國綱領的公佈，國民參政會的召集，省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建立；各種反日團體和黨派的合法承認；人民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逐漸實現；在反日旗幟下陝甘甯及晉

察冀邊區民主的實現；和人民生活的改進」

以上這些表示了中國民主的架構與端始是在國民黨統制的中央政府下實現的。其他的各黨派，雖然合法，可是在政府裏依然是沒有地位。很顯明的，國民黨既然改變了它十年以前的立場，所以它可以繼續地在抗戰的重壓下向前邁進。這是毛澤東爲甚麼承認「國民黨有光明的未來」，和期望牠的反日力量，像他自己的共黨同樣的增加。在這次反帝戰爭中，中國是從半殖民地地位出頭了。兩黨聯合了起來。共產主義者曾經宣稱，在一切嚴肅的鬥爭中，同盟者的增強就等於自己力量的增加，同時同盟者間的密切合作就是擊敗公敵的祕訣。

共產黨可會允許放棄組織上的獨立和政治綱領呢？相反地，它的黨員却堅持着祇有組織上的獨立和依附於自己的政綱，才能使得他們勇敢地向前邁進，增強共同的反日陣線的穩固性。共黨並不担心中在這樣的陣線中，喪失了自己的特殊個性。它是中國勞工階級的團體，它相信這個階級不只於在前面有一個光榮的未來，同時已經是中國的先鋒。「共黨的駐紮地就是那些可以予敵人以嚴重打擊的地方，」全會的決議和共黨所統領的軍隊，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最困難最危險的地帶不斷地做前驅的鬥爭，可以證明以上的那段話。現在中央委員會要求所有的共黨不只於要成爲標準戰士，同時還要成爲統一戰線的標準建設者，那是可以担保反日戰爭的勝利的。同時，它還要督促他們提高他們自己的理論知識的水準，「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太林的理論，和馬列主義及黨的經驗，把它們靈活地應用在中國的鬥爭上。學習三民主義

和中國的歷史。」在牠自己的隊伍裏，黨會劇烈地取消「左派」的幼稚病——那些不懂得解放中國人民的唯一方法是加強和擴大反日聯合陣線……，以及右派的機會主義，「它的實行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要犧牲黨的獨立性。在建設一個民族聯合反日陣線上，它是從政治上和組織上曲解着普羅階級的，所以勞工階級和共黨便只好依附於布爾喬亞的後面，而不能保持領導的地位了。」當張國燾，在不同的時候常常反覆於左右兩黨之間的一個過去的領導者，被開除了，共黨中央委員會曾經指出所有對於黨的穩固性的攻擊和分離內部的企圖都是對於反日戰爭的重要變態的攻擊，所以這不僅是對共黨有關係，有危險，同時也是全民的反侵略鬥爭中的危險。

三階段持久戰爭的理論說明，對聯合陣線的有組織的陳述，和在這個陣線中共黨地位的明確的申述，是全會中最富歷史性的特點。其他的決議是關於中國各黨各派，各階級各民族間通過了民主的改革的反日團結的加強，和反抗經濟和民族壓迫的鬥爭；軍隊的政治軍事訓練和技術設備的改進；游擊戰的發展，戰時財政的，經濟的，和教育制度的改良；漢奸和托派的鎮壓；中國和反法西斯列強聯系的強化；和中國，日本，高麗，台灣反日本軍事法西斯的聯合陣線的建立。

最後，在討論結束時，全會便拍電報給蔣總裁表示敬意和意見一致，他「統領全國作長期的抗戰，團結中國民衆，並且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以嚴厲的打擊，同時建立了我們的最後勝利和

的代表們會這樣說過。軍事的鬥爭一定要繼續下去。南嶽會議的工作就是決定在下一個局面下統制中國戰略的原則與方法。

蔣總裁對於會集的各將領們的講演，曾經表示了他的信心，那就是從今以後全中國軍隊都要更進一步地依靠人民戰爭的戰術。他的許多部下都曾經在德國軍事傳統下訓練的。現在他請這些人去決定一個完全新的戰爭綱領，他曾經說過：

「人民是比軍隊更重要；

游擊戰是比陣地戰更重要；

我們軍士的政治教育比軍事教育更重要；

宣傳是比槍彈更重要。」

這些口號的提出是有一定的目的存在心裏的。它們並不是說軍隊的軍事教育，陣地戰的準備，和軍火的製造，比以前比較地不值得注意；它們只是指明，無論如何，中國軍隊的最高統領已經覺察中國「政治上的儲力」在先前是被忽略了，現在應當運用了。所以中國軍隊的領導者便顯然的着重在抗戰的這方面。

爲的使這些口號都發生具體的效果，政治部便在所有軍隊組織，下至連隊裏都組織了起來。由於總裁的命令，教授游擊戰術的學校便成立了，每一個軍官都要參加，他們可以循環地從隊伍中退出專心地受三個月游擊戰爭的訓練。葉劍英，一度做紅軍的參謀長，以後做過八路軍



駐南京和漢口的代表，便是這個學校名義上的教務長。於是便有一個全國性的，教導游擊戰爭的政治和軍事理論的學校成立了，他們的課程和延安的抗日大學，以及一年以前在五台山設立的行政人員和將領的訓練學校是類似的（五台山是晉察冀邊區的中心）。全中國都在學習人民戰爭的戰術，並在抗戰的新基礎中最堅難的環境下，證明和實驗着抗爭的決心並沒有動搖，艱難的工作和人民的完全信仰都在華北和揚子江一帶日本的後方建立了起來。

最後，爲了要實行新戰略，中國軍隊的力量，共有二百師以上，又根本的重新分配了。總數的三分之一是配置在各前線來阻止日軍先鋒部隊的前進。三分之一是配置在後方，以重新裝配機械化和訓練，好增加他們驚人的力量，以便在將來對日抗戰中完成巨大的工作。同時三分之一實力是被分配在敵人的後方，實行游擊戰，增強現有的游擊部隊並作新分遣部隊形成的中心。

於是這游擊戰的第一局面便結束了，在前線的正規軍的作戰和敵人後方的游擊隊的活動的隔絕，已經正式地聯絡了起來。所謂「淪陷區」，改稱做「游擊區」，同時他們的抵抗，正如同國內其他地帶一樣，已經被承認爲國軍的一種責任。國軍比以前更進一步的成爲聯合起來的中國人民的軍隊了。

正如蔣總裁和其他的抗戰的領導者常常自信地宣稱過，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因爲不斷的抗戰中的各種新的穩固的表現而增進了。就以國際聯盟而論吧，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經勸告聯

民族復興的根基的。」另電國民黨，八路軍和新四軍，滿洲的人民，共產黨，以及西班牙勇敢的人民，日本地下活動的共黨（牠盡了領導反日本軍事法西斯的任務的），以及全世界共產黨及進步人民。最後的使命，全會是要盡力使中國的戰爭和各地的反法西斯鬥爭成立組織上的聯系。共黨對於各民主國還繼續幫助日本是很感嘆的，所以它開始號召一切中國的友人去迫使他們的政府，遵照國聯盟約第十四條對日施以制裁，主張對於侵略者的軍需和原料品的出口的封鎖，加緊抵制日貨，組織海員和交通工作人員拒絕裝運日本的進出口貨，同時通過借款，醫藥設備，軍需等方式來實施援華運動。它宣稱過，「有了堅強的民族聯合陣線，和國際間的勞工階級和進步人民的幫助，中國一定會在長期抗戰中獲得最後勝利。」

在廣州失陷和漢口撤退的一個星期內，保守份子和失敗主義者，他們是在南京淪陷以後便努力和乎的，現在更盡他們的力量活躍着。汪精衛——投降的主腦，在他和路透社記者會面的時候，透露出一個「和平」消息，他宣稱中國已經準備調停並且正在等候日本提出可以接受的條款。特別是由於海外僑民對於在這種時期發出這樣的宣言，做着猛烈的抨擊，汪氏便很快地收回自己的話。幾天以後，蔣總裁重新申明全國抗戰的決心。他並不只於對整個的世界宣稱，同時對英國大使，那時他到了雲南的大本營，去考察有關於中國未來的抗戰的真實情況，也祕密地表示過。最後國民參政會——在這裏面汪精衛是不受人擁戴的議長，在重慶結束了，並且通過了許多議案，它們並沒有反映出汪氏的叛國的和平主義，而却很頑強地信仰着中國的鬥爭和

建國的美好的未來。

到了日本人民喪失了僅有的民治的權利時候，中國國民參政會却發現可能決意解除一切書籍，雜誌，和其他印刷品的檢查，同時對於新聞紙檢查更大量的放鬆。

日本對於高麗人和台灣人的壓迫是增加着。在中國，參政會已決定和國內少數民族取得緊密的聯系，並且要改變中國以前對於蒙古，新疆，西藏人民的不平等的統治。

東京政府發動了一個不受擁戴的戰爭，所以只能嚴格地集中政治上的一切統治來救濟。中國是爲了自己的生存而對日本抗戰，所以政府能够倚靠它的人民。經過大多數的通過，參政會便表決了增加各地地方自治的速率和擴大地方行政的組織。

日本的財源拮据使得它不得不對國外貿易加以嚴厲的限制，唯一的進口貨便是化費了很貴的黃金所換來的急切需要的軍用品。中國也保存了它的黃金。但是國民參政會却通過了一個決議，那就是說拿出鉅大的數額來獲取科學上和教育工作上的設備以補償在戰爭炮火中所受到的損失，這樣文化的進步才可以繼續下去。

另外的決議是關於普及教育擴大的發展，和國內貿易的有力的推進。

在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裏，蔣總裁在湖南南嶽召集了中國主要將帥的軍事大會議。中國政府國民黨和共產黨，關於未來的抗戰問題的一致立場，表現得非常明顯。日本也宣佈了它的目的。「假使需要的话，我們將要進攻到中國最遠的地段，」陸相板垣，在十月二十六對路透社

盟的每一個會員國家實施單獨的對華援助，曾經由蘇聯獲得不斷的和可貴的幫助，如此很嚴肅地遵守着盟約上的責任的，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它的外交政策是對於任何人民的獨立受到武裝侵略的威脅的國家加以援助的。歐西的民主國已經逐漸收回他們的幫助，主要的是由於張伯倫和他的朋友們繼續地考慮遠東和平的可能性的夢。美國已經離開了不列顛，發出宣言正式地詆毀日本是法律的破壞者。但是這個法律的破壞者却依舊得到美國煤油和碎鐵來幫助他進行犯罪。只是在慕尼黑和進攻華南以後，英，法，美才開始討論對遠東軸心第一次的反擊，因為它也許是在法西斯列強中採取迅速的軍事行動，最有利的一個，同時在經濟的壓力上也是最有利的。（英，法，美在太平洋的實力，同時也相對地被忽略了。）

因為日本還沒有任何明顯的活動去奪取和外國利益的妥協，而相反地，却逐漸更大胆地去侵犯剩下來了的歐西商業和勢力範圍，列強們在一九三八年終了，便不得不以強硬的（但是未被注意）外交通告給東京，說將要有新借款貸與中國政府，這個方法被證明過是對於日本的擴張唯一的可能的防禦物了。在十一月十六日據說英國的出口貸款部已允許貸出一千萬鎊以發展緬甸公路；同時美國的進出口銀行，也允許貸借二千五百萬美金為購買貨車和非軍事的設備之用。所以中國人民的繼續的鬥爭已經奠立了一個基礎，使得別人也努力遏止日本的前進和統治遠東。這些努力的種類和方向當然是不同的。照我們看起來，蘇聯的政治哲學和利益當然要支持中國為爭取完全獨立和擊敗侵略者的戰爭。在這個階段，華盛頓的羅斯福政府也完全認識到

把美國整個的力量與資源用到世界和平和國際秩序上的重要，雖然國內孤立派的反動，仍然在阻止它採取任何實際的有效行動。最後，張伯倫和他的應聲虫達拉第也是把壓力加在東京的，但是這並非由於幫助中國或者是一般的阻止侵略，而是爲了保持被威脅的既得利益，「使得日本理解」，正如同他們還在試着使得希特拉和墨索里尼在歐洲「理解」一樣。中國內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進步，使得它很可能地利用以上各種的動機，同時可以完全運用這些像從國外繼續得到幫助的積極方面，而不必擔心像在捷克的奸徒們的詭計下所發生的禍事。

在十八個月的戰爭中，中國抵抗着日本軍事機構的進攻，和所謂調停者的「製造和平」的努力，以及敵人在後方利用每一件動搖的事實和每一種分化的可能的不斷的企圖。現在呢？無論所增加的困難有多麼大，中國的力量是增長了，它對於勝利的信心比以前大的多。日本是從來沒有放棄用政治方法去征服中國的企圖的，它的德義同盟者，同她在重慶的投降的朋黨，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全都感覺到形勢是絕望的了。在聯合商討下，他們決定發動一個新的政治進攻，使得新中國和許多殘餘的舊力量，發生衝突並使中國人民的可驚的抗戰在內戰和內部的分裂中腐化起來。

這個進攻的作用是可以分作以下幾樣來講：東京發出新的，緩和的和平條件，軸心報紙在製造可以解決現狀的情勢。汪精衛是準備把這些條件向蔣總裁提出。如果是被拒絕了，他就要集合自己的政治力量去從事反對政府的運動。

在這些條款還沒有公開地宣佈以前，日本的建議——以後也包含在近衛的宣言裏，是先送到汪精衛那裏徵求同意的，這事實，已經被世界所公知。有些人以為這是經過汪氏和傀儡政府接觸而出現的，另外有人說是經過重慶的意大使。無論如何，在一月中旬這些條款是在汪氏的手裏了。他們要求中國依附反共協定，在中國全部的日本人民要享受居住，旅行，和通商的自由，中日滿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合作」，同時在內蒙日本可以「暫時」駐軍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爲了酬報中國把它的富源歸日本處置因此增加它對於亞洲大陸的全部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統治的野心，東京的權威者便建議「歸還」極小的租借地和治外法權，那些是在戰前他們所保有的。

當汪精衛想用這些條件來說服蔣總裁的時候，蔣總裁立即拒絕了，會見只不過延長到五分鐘。第二天，蔣總裁就乘飛機到西安去檢閱西北抗戰的基礎和直通蘇聯的軍用路。

汪氏的第一着棋完全失敗，使得他感覺到在重慶居留下去是很危險的。暗地裏的他的附和者似乎得到啓示：「我們的領袖是在危險之中。我們必須使他離去首都。」交通次長彭學沛和其他的一些投降主義者祕密地把汪氏載上飛機，在十一月十八日便到雲南去了。

於是汪氏便擺下了第二着棋局——那就是利用政府不得不退却到後方省份去的當地封建的和退步的勢力。舉一個例來說，四川在三十年來一直是處於敵對的軍閥互相殘殺的鬥爭裏，從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始到現在，差不多有過二百次內戰。現在中央的權力是移到這個省份來了，

地方行政長官的權力被約束着，同時彼此之間的怨恨也是很明顯的存在。雲南也是在長時期中處於獨立的狀態的，它的受政府完全統治只是在戰事發生以後。在蔣總裁和幾個活躍的政府領導者還沒有離開漢口的幾個月以前，汪氏就已經在重慶把潛伏的反動份子放在他的支配之下。他把他的親信陳光甫，放在成都（四川省府）統領國民黨總部。他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的親信在雲南也居住過很久。

到了雲南，汪氏立刻去見省主席龍雲，他是早已被勸誘着去試想從事於和平的人。汪氏把近衛的條件都告訴龍雲，並且指明日本從來沒有威脅過雲南，戰爭對於這個省份只是損失一些自治權，以及一度會成爲龍雲的權力的根基的許多軍隊在遼遠的前線去毀滅，和許多城市的空襲的恐怖（註二）。在他勸服龍雲反抗中央政府的同時，他還指示陳光甫在成都向四川各地方部隊同樣的進行。

這種想把團結一致的中國，拉回到不久以前那種省與省之間內戰的可怕日子的努力，終於完全地失敗了。龍雲對於汪精衛的答覆是質問他，是否蔣總裁已經知道他離開重慶而帶了這樣的一個條陳到雲南來。假使沒有，他就要立刻告發汪氏。汪精衛便逃到河內，同時龍雲也給蔣總裁做了一個詳細的報告。四川的陰謀同樣可恥地失敗了，而陳光甫也追隨了他的主人到安南去。

致查那些同汪精衛逃去的人們的事蹟，對於陰謀的解剖是非常有益的。他們全是政治上的

冒險家，像螺螄一樣地，他們把自己聯系在中國的國民革命上。在革命的進行中他們只是抓着機會作爲個人進身之階，實沒有絲毫爲人民服務的意思。他們都有過動搖和叛逆的長串紀錄。周佛海，中央宣傳部長，很早就怠於對內和對外宣傳了（註三）。陳公博是汪氏在成都的親信，很早就參加過共產黨，當做一個共產黨員是智力上的勇敢而不是實質危險的時候。在第一次的危難中，他們變節了。以後十年內便追隨汪氏不斷地在國民黨的極左和極右派的當中可恥地反覆着。最後他們以出賣國民黨和中國民衆做爲終結。曾仲鳴鐵道部次長（後遭暗殺）在事實上雖然有着不同的歷史，但是在本質上却是一樣地。陶希聖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北平示威運動中幫助警察來追逐自己的反日學生的教授。這些人，或者還有一兩個，便是汪氏的附和者。這聲名浪藉的一羣從事於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的仁慈用心——他們在國外殺害整千萬的中國人民，婦女，幼童。同時對於那些正在領導中國的人加以危險的罪名，並且說明那種爲自我求生存的鬥爭是自殺的。大量地從日本取得接濟，他們便在華僑中心地收買報紙，僱用新聞界的敗類譚明英，法，美，蘇是遠東和平的最壞的敵人，並且組織廣大的間諜網。同時，他們努力去造成一種印象，那就是說他們在國內還很有些勢力，並且有很多人在追隨他們的政策。這些計劃好的玩意，主要的還是爲了在他們的新主人的眼裏增長他們自己的身分而已。

雖然，日本人已很明瞭他們是誤解了投降者們的力量與影響。他們對於汪精衛的暴露自



己和離開重慶，——在那裏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雖然很小，可是他的高位可以使得他推進軸心未來的陰謀——表示憤怒。現在汪氏的用處是大大地減少了，他們對於汪氏向中國人民所發出來的許多誇大的宣言完全不表示熱心（雖然他們把它機械的散佈到各淪陷區域內像他們自己的宣傳品一樣），並且在接見外國記者時對於汪氏表示輕蔑。日本首相近衛是很相信汪氏的才能能使四川和雲南反叛，而因此便剝奪了中國政府的主要領土根據地的，現在是被迫去職，同時新聞也組成了，領導的是平沼男爵，軍人指定的。但是這個內閣也是不能挽回日本想在中國很容易地獲得勝利而受的致命的打擊。到現在，它還沒有一個清晰的對外政策，或者是對世界對日本人民說明它的意向。

他們引起中國內部紛爭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的自覺，並沒有阻止日本和他們的友人試着叫世界相信實際上並不是少數的破產的事業家，而是蔣總裁和整個的國民黨對於鬥爭感到厭倦，期望着用日本軍人的合作和對內戰爭的復始來代替爲自由的戰爭。他們堅持說只有共產黨，現在在抗戰中獲利（註四）。

在十一月廿六日蔣總裁自己對於這些暗示有所答覆，他對於笨拙的近衛的調停建議予以致命的打擊，同時拒絕了這些虛偽的言詞而揭穿了他們的真象。

他說：「近衛宣言，只能把牠與過去幾個月中敵人的言詞與事實聯系起來考慮。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觀察出它的真意——是吞併中國，統領遠東，和征服世界的日本幻想的計劃的整

個自我的暴露。這是我們敵人的計劃的整個說明，那就是毀滅我們的國家和屠殺我們的人民。」

蔣總裁曾經一點點地分析這個所謂和解條款的內在的意義：

日本不住地談論他們創造東亞新秩序的希望，那就是他們曾經公開地宣稱過的「日本，滿洲國，和更生的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取得密切的聯系和合作，反抗赤色的危險，保護東方文明，解除經濟壁壘，和幫助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

蔣總裁說過：「讓我們仔細攷察：他們所謂中國的更生，那不過是毀滅了獨立的中國而建立一個奴化的中國。奴化的中國將被一條緊密連索束着，這個連索也不過是日本所創造的滿洲國和日本自身所有的一串重鍊。其餘的各點又包含甚麼意義呢？在反抗赤色危險的藉口之下，日本是想統治中國的軍事的。所謂發揚東方文明，實際上是想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剷除。說是解除經濟的阻礙，其實是想把美國和歐洲勢力驅除而統領太平洋。在所謂經濟合作之下，她很明白日本人是依靠着我們的經濟生活的富源而生存的……最後，重建中國在它只不過是毀滅我們的自由國家而建設一個奴隸的國家。」

這個講演也總括地談到日本關於收回外人租借地的煽惑的口號。「甚麼是收回租界？就是把它們完全交付與日本。因為日本表示放棄一切賠償的請求和歸還它自己的租界和治外法權。日本所需要我們的是整個的富源和人口，自然他們並不會對於我們的領土的某一部份，或者是

對於某種標的物，如租界，賠款……發生興趣。」

那許多關於「聯合反共」的各點也無情的暴露了。

蔣總裁說：「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的人來討論「反共合作」是無意義的。」在日本人方面這種虛偽的動向，只不過是一張幕而已，在幕後的希望是支配我們的軍隊，同時更進一步地處理我們內部的政治和文化，甚至於我們的對外政策。這就是我們的武裝抗戰尚未開始前的幾年日本對於我們壓迫的一貫的要脅。因為我們不願意接受這些，所以我們最初忍受大量的困苦，而現在，最後，不得不號召全國去奮鬥和犧牲。

「我們應當牢記的事實是，日本加入反共協定並不是征服共產主義或者蘇聯，而是把它用做毀滅中國的藉口。假使日本所宣揚的幾點真的是反抗蘇聯。那麼在張鼓峯事件以後，爲甚麼日本的大使在莫斯科却很可恥地讓步？所以日本的反共只是欺騙世界輿論和它自己國內居民的奸計。」

對於日本要求在內蒙駐軍的批評，蔣總裁說，那顯然的又是日本軍人欺騙他人和自己的老調子。中國被逼着而爲自由奮鬥的戰爭，顯然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他們要求中國同意於侵略牠的領土完整，就是確實的證明。

關於日本人在內地居住和經商的權利，他很嚴厲地斷言：在表面上，這種請求似乎是無害的。但是在提出這種請求的時候，近衛似乎並不知道，只要提起日本僑民就給我們想到日本特

務隊的間諜活動，浪人的事蹟，雅牙的私運，嗎啡和海洛因的販賣，賭窟和妓院的設立，漢奸的訓練，以及其他日本人腐化和奴化的計劃。」

「現在我們把近衛宣言的要點都報告過了，那些是他所認為「最低限度的要求」的總數。假使這些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一定要問他除此以外還要些甚麼呢？同廣田的三原則做一個比較，它們是更容易了解而且更含有毒素的。讓我來問一問：假使我們在敵視還沒有開始的時候不能夠接受廣田三原則，爲甚麼在鬥爭了十八個月之後，敵人還想中國會接受這些亡國的條件嗎？」

最後，蔣總裁表示一種信心，那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正在盲目地向自己的毀滅路上走。然而，這時間對於蘇醒的中國所有的威嚇，並不比對其他還在沈睡中太平洋上列強來得大。

「在前線上百萬以上的戰士，和在後方無數的我們的人民的勇敢的犧牲，把國家從毀滅中救了出來。堅強的防禦物已經建立了牠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生存。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讓步的抵抗使得敵人不洩露它的每一個卑鄙野心成爲不可能了。……日本的大陸政策現在已經擴充爲海洋政策。最初是北方進攻，現在它也向南方移動了。除了吞併中國的企圖以外，日本是正試着顛覆遠東的國際秩序，並且要從太平洋中把英美的勢力驅除。

「世界的各國，由於條約上責任的限制，早就應該對侵略者加以懲罰的制裁。但是他們遲疑着和觀望着，只有中國自己是担負了膺懲日本軍國主義的重大責任。」

「我們從事於抗戰的目的是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和獲取我們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在國際方面我們目的是維護正義和公理，並且在國際紛爭中恢復好和壞的標準。我們的戰爭是與非，公理與強權，遵守法律的國家與破壞法律的國家間的戰爭。最後，這將得到牠的效果。全世界要起來援助我們。目前，我們應該堅決地抵抗，同時把我們的眼光穩定地射在目的物上。在遭遇新的困難時，我們的決心應該變得更堅強，抗戰愈延長我們的勇氣愈增加。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我要求在黨裏的同志，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人民加倍地努力來獲得這種成功。」

幾天以後，蔣總裁對政策的清晰的說明，在他所領導的黨中便得到正式行動的反應。在一月一日，中常會的特別會議中，便正式地罷黜汪精衛和他黨羽們的官職，並且永久開除國民黨黨籍。

一月中旬，國民黨中執會五中全會討論將要面臨的抗戰第二階段的國家和黨的工作。根據最重要的決議，組織了最高國防會議，在這裏面政軍以及負責國民黨黨務的最高當局，都包括在內，以進行持久鬥爭。爲了實現開發中國西部和改善這區內少數民族的關係，這是最近國民參政會所着重的，一個政府的新機關——邊防部是產生了。另外的重要的政策是關於工業的統制，財政行政的改良，國外貿易的推進，鼓勵合作社以恢復戰時的經濟。

關於共產黨提議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的討論並沒有發表，但是從別的決議和最高國防會

議的組織上，我們可以知道它們並沒有被接受。同時，大會對於長期抗戰問題的宣言，投降主義傾向的被懲戒，和所採取的經濟和軍事的策略，說明了兩黨對國策的基本問題的一致是遠勝於過去的。這在以後共黨送達大會的信件中更加强了，它重新宣誓擁護蔣總裁和國民黨的抗日鬥爭。

全中國的穩固的最的好證明並不是從國內得到，而是從日本的反應上得來的。

在另一方面，放盡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大炮以後而仍然距離征服中國的地步很遠，這種認識使得東京政府感到困惱和失望，就是最好戰的軍人板垣將軍也不談進攻重慶以及向憂慮的金融界（以及同樣憂慮的他的國家法西同盟者）保證皇軍可以因此集中加強「淪陷區」域的統治，許多新戰線又在淪陷區中展開了。正在企圖探視蘇聯在張鼓峯的力量以後，日本軍隊很快地轉移它的注意力到華南，在這兒是更容易進攻的，所以它認為這樣是比發動一個新的陸上主力戰好得多。奪取海南，封鎖租界，另外再蹂躪列強的權利，因為他們的整個注意力正集中於歐洲的循環的危機中。同時，東京的元老多少被他們的壞孩子軍閥追求太平洋岸日本的偉大目標所作的冒險驚赫了。他們對和解問題謹慎的親近張伯倫的使臣克萊格。謠傳這種逢迎已得到天皇自身的贊同。

另一方面，日本軍閥對不屈服的中國的新恫嚇，表明了蔣介石對近衛柔言分析的如何正確。對照前首相的否認有領土野心，陸相在正月末宣稱，日軍全無意向離開華中華南，而專注華

北。當她懷着國民黨將跟隨「牠的領袖」汪精衛希望的時候，也忘了日本向國民黨所作的媚言。某將軍反而又咆哮着，三民主義必需根除，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樣）要完全毀掉。日本爲表示對被蹂躪的中國人民不滅的友情，又以轟炸來威脅重慶，桂林，宜昌，萬縣以及其他許多大城市，幾千人毀了。

在原來遠爲強盛而危險的敵人的不斷的觸犯，動搖，力竭中，中國增長着的力量與團結顯然矗立。日本是日漸陷入國內及國際的矛盾中。另一方面，中國不僅是帶着信心的向抗戰的新階段前進，也向着百年來鬥爭的新階段前進，她爲着一個現代民主國的發展權利而鬥爭，以能參加世界獨立自由的人民之中。

（註一）：毛舉例一階段的戰爭是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日本進擊成功，俄國退却。法俄戰爭是兩階段的戰爭——包含拿破崙的進攻與俄國的退却，及俄國的反攻與拿破崙的失敗。三階段的戰爭有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以及歐洲大戰。A 攻 B，B 退；於是一個長的困苦的時期，B 聚集他的潛勢力，並改變他的方法與組織；反攻而最後得勝。

（註二）：中國的托派（組織所謂「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抗戰中擔任了惡劣的角色，與日本及漢奸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民族統一戰線。在廣西，他們的一份子黃公度，當省軍在北線與日本作戰時，企圖武裝暴動。另一個張臺陶，在一九三三年察哈爾反日軍事運動中作爲馮玉祥的屬下，迫使他的長官「與日本成立聯合陣線，以對抗反革命的蔣介石政府」，後來，在西安事變中，贊成把蔣槍決。太原陷落後不久，又企圖在山西暴動。陳獨秀及葉青在漢口積極活動，破壞中國國家的統一。後者在一九三

八年一月在國民黨報紙上猛烈攻擊共產黨。在上海，托派跑到難民收容所爲日本工廠召集工人，告訴他們，回到工廠後，他們會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陣營。這一切是中國人人知道的，而爲非共產黨方面所暴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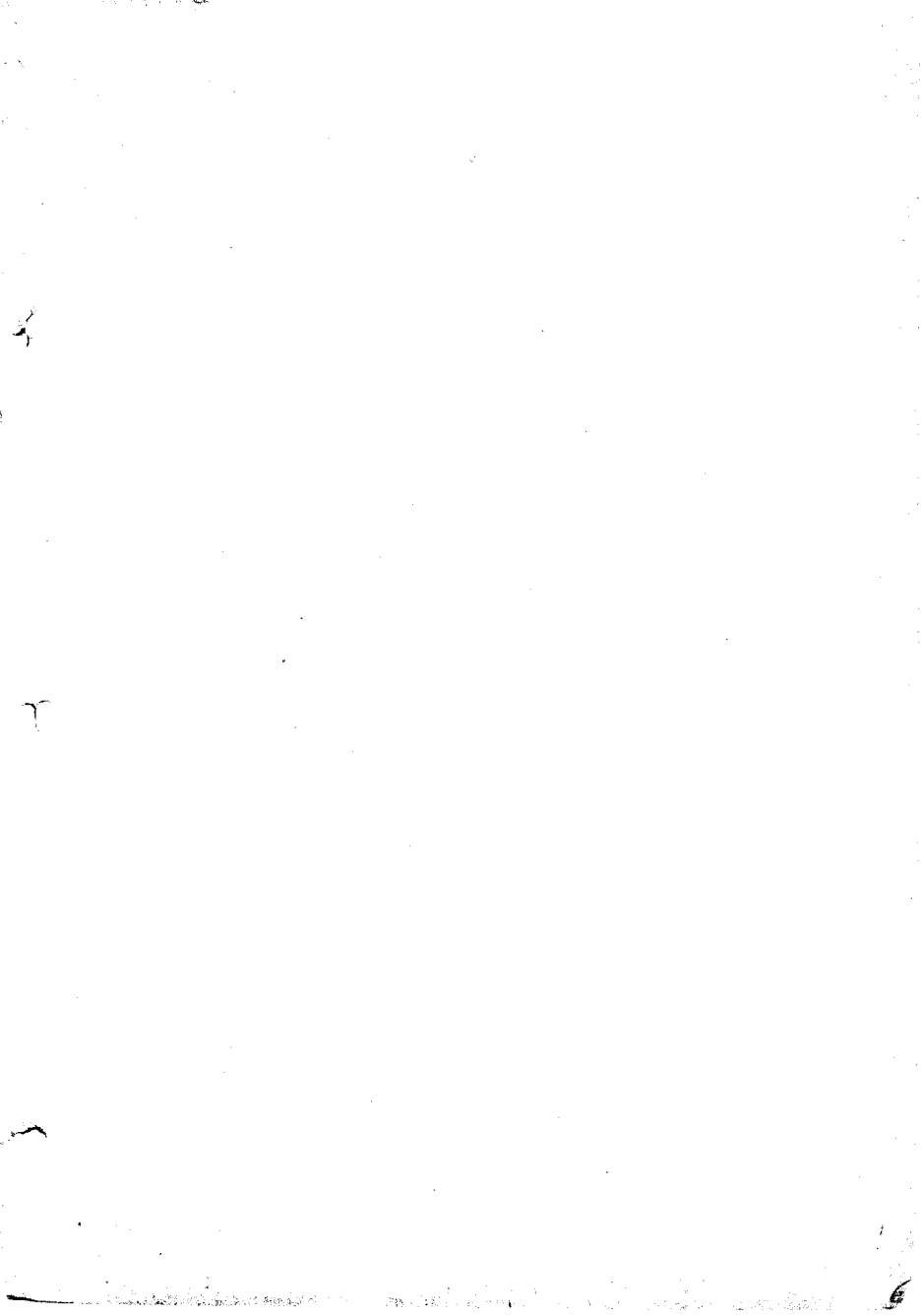
(註三)：美國統治者減少飛機出口到日本是一個進步。然而中立法「現運」條款是利於侵略的，美國仍就是他們主要原料的主要來源。

(註四)：一九三九年五月初，龍雲表明汪在河內仍繼續努力使雲南與國事疏遠。三月三十號的一封信上，他又叫龍反叛。

(註五)：這種雙重的變節怎樣對中國是有效的宣傳這一點可從以下的事實來看：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初就職時，叫他的第一個普遍的報紙接受中德友誼的指示而驚動了外國記者，有幾個發言者在報上強調兩國的好關係，這僅僅在希特勒公開的表示他希望日本勝利及宣稱納粹承認「滿州國」三星期後！

(註六)：在汪背信時，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及他的同黨之一張君勱，在給中央日報的一封信上，展開對共產黨的攻擊，那是仍在汪的黨羽手裏的國民黨的主要機關報。他很奇特的說，共產黨的存在雖使中國不會投降，但使抗戰更加困難。這只是汪的黨羽分裂活動的又一方面。假如這些先生不能以和平名義破壞統一，他們可藉愛國的名義來做。(不僅在中國，那些要爲敵人開路的人，是在「反共」的面具下工作。)





## 第十五章 中國向前邁進

孫逸仙博士是中國新的政治思想的創造者，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同時又是民國的國父。當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時，他遺留下來了三民主義這一份遺產，在這裏面他規定了中國當前的任務是：獲取中國之完全的獨立與平等，國內民主的實現，以及中國人民生活的改良。孫博士強調了這三個任務是交互密切的聯繫着，并且除非這三者是完全勝利的爭取到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就不能澈底完成。

這位偉大的民族和民主的領袖，前後四十年，都是站在鬥爭的尖端，爲了解放中國人民，使脫離阻礙他們巨大的能力的發展及他們國家富源的發展的桎梏。他同很少的追隨者，推翻了滿清。滿清在歷史的樹上是早已熟爛了，並且是在牠衰亡的最後時期，因爲牠無止盡的出賣中國的領土與主權，而使整個國家走上毀滅之路。君主下台後，他所領導的進步運動又遇到新的敵人，是建築在該國封建的落後以及爲競爭的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買辦軍閥的反動上。十餘年來，軍閥之無止盡的內戰苦惱着這個國家，他們只有在與進步勢力的敵對中才團結一致。孫博士死的時候，中國現代歷史的這一章還未結束。

使孫先生爲國民革命之先鋒而堅持四十年的，是他從經驗中學習，及依照變動的歷史的需

要而變換他的方法的特別能力。在民國初期的失敗後，他開始了解，嚴密的黨的組織，已足夠推翻滿清，但是若無中國人民大眾有自覺的及有組織的支持，則不能希望牠應付國民民主革命的新工作。他也知道，革命必需有牠自己的堅強軍隊，並且這支軍隊必需完全灌以政治原理。最後他認識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是與全世界歷史上進步勢力的利益相互一致。

基於這些教訓，孫先生製定了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在國內及國際間的策略基礎，這成就了一九二五——二七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表面上的成功。在他的領導下，以及在共產黨的合作下（他認為這是不可少的），國民黨負起組織民衆以作戰的任務，支持農民對土地改革的要求及工人達到八小時工作及合理工資的努力。爲了訓練堅強而有政治認識的國民軍領導，成立了黃埔軍官學校。最後在外交上，那時國民黨是依據與全世界人民及與以完全平等基礎待遇中國政府友好的政策。當時英國政府的政策是其他西方列強的榜樣，牠煽動對廣州新國民政府的反叛，命令牠的軍隊射擊中國工人與學生，而給北方軍閥以全力支持。結果國民黨只與蘇聯保有正常關係，牠已放棄帝俄所有的租界及治外法權，並毫不遲疑的表示對新的國民民主主義全部同情。此外，國民黨更與美英法印及日本職工運動及進步政黨交換代表，保持密切合作。

當時給與中國第一次聯合陣線的攻擊——即牠是無條件的與西方利益敵對——是惡意的不正確的。一九二二年發表的「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內，孫先生邀請列強投資於國民建設的巨計劃，包括幾個新海口與鐵路的建設。對於這一計劃很少人注意，第一因爲牠的著作被認爲

是（全然不能看到有希望的思想）已失去根據的破產了的理論，其次因為孫先生堅持，外國經濟活動的有計劃的增加并不附帶中國主權的損害；而在另一方面，這只有在國家完全獨立時才可發生。中國人民這種合理的正當的野心被誣為共產主義，劫掠政策以及更壞的東西，這並不是反映了當時中國的實情，而只是當日張伯倫的政策。這是偽造的「齊諾維夫書信」時代。

那時（當邁斯汀先生榮任外長職時）張伯倫的政策做得太好了。中國國民力量的統一破裂了，她的力量消耗在新的更大的內戰裏，而日帝國主義的威脅並不完全要破壞中國的獨立，也要排除在中國的西方利益。今天中國又回轉她唯一的復興與進步的路上。今天的張伯倫遇到的危險比在一九二七年他們所謊言的妖怪遠為真實，必得承認他們自己在遠東賭注的命運，除了其他許多事情外，還付託在為中國建設的統一戰線作戰者的手中。

再多說一些歷史也不是我的目的。但是為要正確的總結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第一階級的基本結果，一九二四——二七的事件是必需用來參考的。今天同過去一樣，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也像過去一樣，鬥爭的政治目標是成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從戰爭中完成三民主義上所有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推測到中國前進了多少。從仍舊未完成的工作上，我們能够解釋中國失敗的原因，並且看到在最後勝利來到前。她仍舊要走的漫長路程的大概。

讓我們看看民族主義。

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的獨立是在極端危險中。三年前，當日本的浪潮要吞沒不抵抗的東北數省時，只有北平的學生有明白的抗議。國民黨與紅軍間的內戰在一九三六年末才結束。在許多省份裏，是爲敵對着的小暴君們統治着，他們急切的等待中央政權的瓦解。抗日運動是禁止的，愛國的工作者被監禁着。在認識了對日本屈服的危險的人民與政府之間是爲日漸增長的鴻溝隔開了。政府以準備將來抵抗爲藉口而進行對無厭足的侵略者實行「和解」的政策。南京對於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只看到英美在外交上經濟上對東京的壓迫是阻止日本的唯一希望。中國能存在與否似乎是在別人手中，而不是她自己。

今天中國不僅比戰爭開始時更加獨立，也比她現代歷史中任何時期都獨立。日本人所侵入的地方，抗戰隨之而起。沒有人承認他們的「特權」，他們甚至在他們的舊基礎上也無安全。在正規軍退出的地方，展開出來的不是男女孩子，而是堅強的游擊隊與日本的統制爭論。內戰成了模糊的記憶，國共兩黨站在一齊對抗着民族敵人。各省的軍隊都在前線流過他們的血，日本人及他們的同盟汪精衛來試驗以前反叛區的忠誠，而發現了他們不受他們的任何陰謀。愛國運動的口號成爲國家的指導原則。政府在抗日鬥爭中得到人民的全部支持。中國爲她的將來作戰是愈加有信心了。不僅她認識了她的復興依靠利用她自己儲力的能力，即她會將她的一切希望寄託在他們保護下的那些國家現在也認識了這種力量，並且看到她是在遼東的唯一的唯一力量。

漢口陷落後，日本利用牽延的歐洲危機，拒絕爲中立航運開放長江及珠江，增加他們對外國租界的壓力，奪取海南島及斯波特萊島，作進攻英法及美國在太平洋地位的基礎。中國的繼續抵抗，對於爲這些發展所威脅的列強也日漸重要。中央政府已明白的表示牠的決心及實行鬥爭的能力，對牠的支持是最迅速而有效的對侵略的日本的回擊。回看中國戰前與西方的關係，我們立刻看到給與這種支持的環境是不同的。在過去，國際上對中國的幫助，大半不懂伴同着統制牠的政策企圖，而國外借款也要以外國軍隊駐在牠的土地上爲保證。今天，所有外國勢力的舊基礎都在被佔區，牠只遇到一個敵人——日本的獨佔。在本年初，中國給與列強參加牠的新經濟發展而允許給中國的借款，其政治影響不是有損牠的獨立，而相反的是幫助她作爭取獨立的鬥爭。中國一方面爲自己作戰，同時進行建設，她已經在牠的現代歷史上採取最堅決的步驟以擺脫她半殖民地的地位，並確定她將不再爲統制太平洋鬥爭中的一個被動的獎品。無論從那裏來的一切「和解」的失敗，更證明了這一點。

甚至在戰前，西方的輿論以及有關各國的政府（在較小然而可是可欣嘗的範圍內），了解在十九世紀及拳匪之亂後給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最後一定要取消。如孫先生所堅持的，戰後外國參加巨大的建設，將以牠們的全部取消爲條件，這倒是很合理的。假如目前的國際情勢繼續存在，在這問題上嚴重的困難是絕對不會有的，特別因爲最近兩年已經看到牠們一個個的消滅，重慶與華盛頓，倫敦及巴黎的關係上就是現實的因素。這只是由於一個條件——中國繼續抗

戰。若對追慕遠東莫尼黑的份子作任何退讓——這些事不僅在唐寧街，也在進步的美國民主黨國務院的最深處——她將又回到保護及「勢力範圍」的老路上。但是當這些傾向還無疑的存在的時候，中國及國際的歷史已超過牠們，牠們要再統制遠東的舞台似乎極端不可能。

#### 關於民權主義怎樣？

在這些頁裏，我們已詳細討論過在這一領域內成就了些什麼。在中國的某些區域裏，完全的民主已是事實。全國言論出版及集會的自由是不反對抗戰的每種政治集團的權利。每一抗日黨可公開的存在及宣傳牠的觀點。各黨，各職業及各人民組織的代表，可通過國民參政會而對國家政策參加意見。當然，這一切還遠離開真正的民主。參政會的代表名單是由各團體送進來的，但是他們的指定却來自上層。沒有選舉的團體以提議或通過立法，而中央政府的地位仍為國民黨所獨佔。

不需要掩塞這些缺點。牠們是要糾正的。正因戰爭的進程是如此深深的使全國及牠的統治黨相信擴大鬭爭的政治基礎的必需，所以眼前的長期作戰將使這趨向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方面，游擊區的現存例子是特別重要的，此地敵人最堅決的進攻已為最廣泛的民主政治克服了。

對於目前存在的民主的有限性的認識，決不應當抹殺牠所代表的偉大進步。只在三年前，自由思想是認作「文化匪徒」，出版是受壓迫，人民抗日運動是不准自由，救國工作者被監禁，反黨的份子在法律上是要處死刑的。

民主主義怎樣？

三民主義堅持農村改革，產業工人良好的工作條件，限制私人經濟企業及國家統制基本工業。

當然農村的改革是現代中國的基本需要之一，牠也是抗戰的基本條件之一，因為中國的農民，比其他任何人更是一個戰士。國軍的補充得之於農民。國民食物的供給要靠牠的勞力。作戰的財政多半來自土地稅，只要是中國獨立戰爭作戰的地方，牠就滾過農田。農民的精神力儼來作中國飛機場，建築她新的國際道路。戰爭的每一月，新的負擔新的責任落到他因勞苦而彎曲的肩上。

改進農民生活的問題對於戰爭將有如何重大意義，我們必需又拿邊區來做例。這裏謹慎的關心到農民的權利，減租減利息，把鄉村廟宇，荒地及逃主的財產給鄉村裏窮人耕種。這都已經成了抗戰的保障，而對抗着無數次的日本「消滅戰」。國內其他部份，做得遠為少。但是在前線區域、稅是必然的免除了，高利貸的利息減低了，徵收法已規律化，長期壓制的農民組織也允許重新出現。在台兒莊一役的記載上，我們看到國軍如何改進他們對人民的待過，及人民如何的回報。

在戰爭期間，政府還未發表國家土地政策，這事實仍然是中國今日一般進步中的瑕疵之一。缺乏這樣一種政策，在某些地方致使舊的習俗完全繼續，日本人很快的利用這種惡俗。侵略



者認識了農民的重要。當他們對藏有游擊隊之嫌的村莊以火與刀整個的毀滅時，也企圖藉免稅，放款，借農業牲畜，工具及種子來收買鄉民放棄抗戰。

在長江下游某些區域，這些方法，雖然伴同日本軍隊的野蠻與無紀律，也引出些「和平」政策，這直接是由於鄰近中國軍隊與行政的落後。農民忍受了侵略者血的暴行，他要作戰是毫無疑問的；若不然，則也不會有抗戰。但是因為他可作戰，那麼也需給他機會以作戰及生活。這就要增加他的重担。

長期的相持大概是抗戰第二階段的特質，此時日本人更要企圖整理他們後方的土地，所以在中國及日本統治區域內人民的比較幸福，甚至將有更大的重要性。中國農民給與戰爭很多。除了在邊區外，他們得到的很少。相反的，中國地主是最確實的並沒有拿出多少，在許多情形會下，甚至在軍事行動已使土地荒廢的地方也不肯減租，這必需改變，在鬥爭過程中是一定會改變的。同時，在目前，鄉村裏階級鬥爭厲害非常也無理由的。的確，在全國團結反抗侵略者的時候，民族鬥爭的利益將蓋過一切。這時所需要的是各階層人民對團結要有同等的供獻。邊區的經驗告訴我們，日本的威脅火急的地方，鄉紳就準備應允法律及農民組織所要求於他們的退讓，認識了這種讓步會加強抗戰，並且是對敵人勝利的最好保證。中央政府採取堅決的土地政策，由民衆組織和所支持的地方當局實行，是大大的促進國軍的軍事效果及增加農產的必需步驟。

至於中國的產業工人，自戰爭以來，生活變化得很激烈。單就上海言，百分之七十的中國機械工業爲炸彈所毀，或在日本人佔領該城後拆毀。然而中國的工人階級並未毀滅。兩年的鬥爭中，中國男女工人辛苦的維持着生產，留在廠內工作，直到他們成了敵人飛機目標的最後關頭。當他們毀了時，又移到西方的新工業區去。中國的鐵路工人，在炸彈大炮以及敵人的坦克與步兵直接進攻所威脅的路線上，維持全部工作，在全世界勞工英勇的歷史上，寫下新的光明的一頁。技術工人追隨着游擊隊，供給他們武裝及軍火，以他們的生命保衛他們的流動兵工廠。在這本書裏，我們已讀到在上海大戰時，產業工人如何的與兵士肩並肩的作戰。我們已讀到井陘的礦工游擊隊，鐵路工人在晉鄂魯的拆毀橋樑。工人是中國新機械化師的骨幹。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便是漢口的一個工人。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已取得組織的自由。漢口一九三八年的五月一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當作國家的紀念日來慶祝。

孫先生如此堅決主張的，人民的組織及軍隊的全部政治訓練，自一九二七以來第一次的認爲是防衛國家自由的有效基礎。我們很難想像到抗戰而無人民的熱情，大量的自願效力和發動，以及牠所帶來的人民創造力的昌盛。一個國家只在三年前，非官方的團體，是不能被疑心到對國家的最後命運有着積極的關心，這就是對於這樣的國家已發生的大變動的測量。

久在德國傳統下培養的，或是盲目的對省軍閥個人依從的軍隊，今天已有了牠的統一戰線

下的游擊學校，所有的軍官必需受訓，各單位有牠的政治工作者。對於人民，兵不再只是強制或收稅者的工具，他是自覺的防衛他們的權利者。軍隊的人員也變了。牠不再主要的是鄉村腐化份子。今天揹着槍的人是辛苦工作的農人，城市勞工，或是只在數月前的店舖學徒。在背景上與希望上牠與廣大的中國人民是一個。

這已成就了許多了。在民衆組織與軍隊缺乏鬥爭要求的地方，那責任是落在過去的遺物身上。如廣州的情形，人民的覺醒與武裝常常對於該處的軍事力量沒有效果，因為牠們只當作是模擬的戰時練習，而不是防衛國家制度的主要部份。爲抗戰創造羣衆基礎的工作，常常總是純形式主義的。人民是登記了，組織的成立伴以壯觀及禮儀，於是整個「運動」入於睡眠狀態，直等到第二次節日的舉行，因為牠不是建築在人民的自發性上，而只是領袖紙上的計劃，他們認爲當所需要的名單登記到會員簿上，則一切必需的事件都已完成，不用說，這不是普遍的原則。前幾頁的讀者將看到已經完成的許多真正工作，及其對抗戰成功的重要。全國各處，是盡力加強及擴張有組織的人民的參加戰爭。

中國軍隊已有超過所知的改進。在論及過去兩年主要戰役的數章，這一進步的過程已多少討論過了。我們已看到軍隊採取的戰略計劃是正確的。然而，雖然日本的前進困難日增，爲什麼潮頭還沒有決定的轉換？答案的一部份是在政治的領域裏，在政治經濟的改革範圍內仍必需解決的課程裏。其餘的就要歸咎於軍隊自身從過去承繼來的技術及組織的落後。在交通及設備

上，在初等教育及政治教育的程度上，在指揮的性質與方法上仍缺乏一致性。有些省份的軍事領袖在抗戰中已證明了是輝煌的戰略家，如廣西的李宗仁及白崇禧，廣東的李漢魂，張發奎，以及老國民軍中的孫運仲，及張治中，委員長直接屬下的有湯恩伯，衛立煌，陳誠，還有許多是很出名的。但還是有些舊將軍都不能使自己適應新環境，且缺乏創造性，不適用於在現代戰場的複雜情形下處理大量軍隊。有些因溺職而槍斃，有些調動了，但仍有少數負着指揮之職。

游擊區以外的中國軍隊，在戰爭的烽火中從人民之中沒有發展，沒有鍛鍊出軍事的才能嗎？當然有的。但是他們仍在士卒中或青年軍官中。他們打擊敵人，因之常常破壞日本的軍事計劃，統制英勇的兵力，他們對大佔優勢的敵人的勇敢驚動了世界，並且使牠奇怪，爲什麼有了這樣的軍隊，中國老早不能使侵略者完全停止。在戰爭沒有延續久長的時候，所必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就已是怎樣供給這些領袖開創更多的領域，如何使他們能担當鬥爭的更大的工作，而不必停留在小部隊裏以掩飾他們上級的錯誤。我們可以信任的說，這問題將得到初步的解決，如同在一切人民戰爭的歷史裏一樣。

當作政治的力量，中國軍隊是主要的因素。對堅決的不動搖的抗戰的贊助是一致的，對中國最後勝利的信心是完整的。汪精衛的投降反叛，在牠公開好久以前，就發現了爲軍人一致反對而受到阻礙。在汪叛變後，軍人大叫處罰他，並肅清一切政府機關中他的殘餘勢力。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中，外國報紙上喊着的作爲總反攻開始的各線進行反攻，其重要意義於

其說是軍事上的無害說是在政治上。然而牠還不能轉變軍事趨勢，因為有的顯著的力量是仍舊有利於日方。但是這指明中央政府進行鬥爭的決心，不但沒有動搖，並且是日趨堅強。牠指示着自從漢口失陷後，國內武裝勢力所取得的力量，可與南京失守及台兒莊勝利之間所發生的相比較。尤其重要的，牠粉碎了敵人手裏的政治進攻。

日本要拚命的穩定她的前線，而鞏固已佔領區的統制。國內的不滿，她的反共同盟者的咆哮，以及與其他列強的最後交涉以產生一個清朗的地位的必需，都說明要這樣做。但是在東京關於這一頁的設計的一切紙上的計劃以及表格都是基於一個假定——軍事形勢仍就完全在日本統制下。皇軍必需能在任何時候選擇前進，停止及退却的地方。這可不是今日的情形。

今天侵略者必須在他受攻擊的地方而不是他們自己要進攻的地方作戰。他們軍隊的移動，不是為日本複雜的國內及國際情勢決定，而是為重慶高級長官的希望決定。東京不能防止牠軍事政治計劃的如此破裂，除非中國軍隊是消滅了。另一方面，粉碎中國軍隊的新的進攻，一定不會比以前於同一目標上的努力有更好的結果。從日本自家的觀點看來，重覆徐州及漢口戰役是不希望的，也有害於軸心的更大目標。

就國外說，日本的位置一樣不好。她是法西列強中最不幸的。她不能像希特勒之於捷克及米美爾，墨索里尼之於阿爾巴尼亞，甚至在小小的鼓浪嶼，也不能有顯著的勝利。可也不能說她的軍隊力竭了，他們沒有。但是中國的抗戰已使她處在這樣地位，她不知道怎樣去利用牠們

，也不能信任的依靠牠們以完成任何牠的戰略目的。戰爭是武力追求的政策。很難說今天日本的政策是什麼。

完成孫先生對國外政策的進步已有牠的報酬。孔祥熙一九三九年二月對參政會的報告，將這些總結如下：

「國際局勢變得有利於我們。友邦及他們的人民現在已對我們抗戰的目標與精神有很好的了解，因而對我們表示更大的同情，並給我們大量的幫助。

「國際行政院一〇四次常會決定給中國繼續道義上的支持。蘇聯作為國聯會員並履行國聯通過的決議案的精神，不斷的給中國幫助。英國與美國也同樣在物質上幫助我們。美國購買了許多白銀，因而穩定了我們的通貨。最近美國與英國已允許我們商業借款。」

全世界的人民已表示與中國有最大的休戚相關。倫敦抵貨大會，斯汀生上校領導的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的形成，抵貨及禁運運動的進行，有組織的工人拒絕裝運軍火給日本的工作，全世界許多幫助中國的組織的存在——這一切是在鬥爭中的國家的偉大鼓勵的泉源。

在中國人民本身與對少數民族有更光輝的政策的政策間的密切合作已經注意到了。西方的進步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逐漸重要。在西藏邊境的西康已從一塊土地重新組成一省。孔先生對人民參政會的報告裏說：「可滿意的，新疆（中國的土耳其斯坦）可驚的進步，有着許多民族的一省已為邊防督辦盛世才將軍合成一個堅固的集團」。

一九三八年末，在省會迪化舉行的國民代表會議，真真表現了驚人的進步。這遼遠的區域，中亞的中心，第一次的真正走入了中國生命之流裏。牠捐了金錢及飛機，並徵兵到抗戰前線。牠的航空學校正在訓練中國的飛行員，新的大學，出版機關，文化發展計劃，會吸引著戰前上海救國活動中許多知識份子領袖，其中有茅盾——中國最有名的小說家，他在新學術的座位上是文藝的領導。回蒙爲中國作戰（註）。西藏比以前更關心中國的命運。

孫先生的國家建設計劃，在抗戰的兩年中比以前十年，完成的還多。空中運輸發展到空前的程度。通過新疆的中蘇公路以及通過緬甸連接印度洋的公路已往築好。鐵路向南推進經過廣西到印度支那，西南向從雲南到緬甸，西向沿蘇維埃路線，並連接四川，貴州及廣西的內部交通。計劃早就有了，攔了數十年，最後看到了前途。新的工業在大後方發展着。中國工業合作社，偉大希望的試驗，在幾個月的短期間內，計劃的三萬小手工廠——流動的普遍的，以維持甚至是近前方區域主要商品的供給，已成立了五百。

行政院通過經濟部，國家資源委員會，及其他政府機關，而統制戰時工業建設。沿着新路線的運輸，或直接的歸國家管，或在特別管理下。

中國主要的銀行及工業團體，以及華僑資本家以金錢支持這些發展，因而也是積極的支持了抗戰。此外，他們對國家公債投資了很多，從而表示他們對勝利的信心。不幸的還有許多逃資，投在上海及香港暴漲的飛漲的不動產裏，或只是等待國內戰後建設的安穩條件下，以很快

的取得利息。國家所得稅仍就等着普遍有效的實行。

豐收，西南及西部自然富源的逐漸開採，有效的金融政策，國際支持，以及人民的愛國心，已使中國通貨穩定，而日圓必須無數的人為限制來支持，日本偽聯準鈔完全沒有價值。

經濟上，也像政治上及軍事上一樣，中國是握得牢的。

中國如何「紅」？

以上所給的結論大可回答這問題。那些為日本對中國「布爾什維克化」宣傳所誤引的人，應特別注意。在過去兩年間，民國變動的比過去歷史上更快，但對於迫切需要的戰爭，以實現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仍是太慢了。牠不但沒有接近共產主義，還沒有脫離一切封建的桎梏，甚至阻礙着西方式議會民主的出現。

像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現在也有了堅強合法的共產黨。牠是該國第二大黨，但是數量上不及法國共產黨。中央政府正領導國家爭生存，中國共產黨支持牠。然而他們在政府裏沒有任何職位，他們也不出席一九三九年二月新成立的最高國防會議。在一方面，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是無比的。由於特殊歷史環境的結果，牠統制幾乎全部軍力百分之十的軍隊，及一個特別行政區，內有中國四萬五千萬國民中的一百萬。除了這一區外，在晉察冀邊區及長江下游一小部份有最大的勢力，這些地方是八路軍及新四軍各自從敵人那裏奪回的。

在全國，該黨的尊嚴是遠超過牠的數目或勢力。這是因為，無論在戰場上或在已能決定政



策的區域，牠指示了對國內情勢分析的正確，及進行民族鬥爭的方法的有效。這一事實的廣泛認識，不僅使學生羣至延安抗日大學，也使總參謀部（牠的主要專務曾經是反紅軍的戰爭）歡迎共產黨司令官給牠計劃，把他們的意見列入基本戰略計劃裏以進行抗日戰爭。所有中國軍隊的軍官現都在葉劍英將軍這樣的一個司令官下受游擊戰術的訓練。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已逐漸的採取政治經濟的改革，這是共產黨認為在成功的游擊區的一個主要因素，而這也可描寫爲他們自己軍隊的偉大記錄，無論友敵都是認識的。

將來怎樣？

可以保證的說，中國仍將進行作戰。戰爭將是長期的。當牠繼續的時候，形成中國人民爲民族解放鬥爭的基本綱領的三民主義，將繼續趨向於全部實現。更多的中國儲藏力將投到戰爭裏去，人民將繼續覺醒，新的領袖是一天天的產生。

世界各國政府，在國際事件的新因素中，將日漸認識中國的新生，民主主義的重要同盟及法西侵略勢力的可怕敵人。

對於全世界人民，中國的鬥爭有豐富的意義及希望。

中國正與法西主義作戰。三年中已經看到阿比西尼亞慘劇的最後一幕，奧大利及阿爾巴尼亞的滅亡，以及捷克與西班牙無恥的被出賣，她沒有後退只是向前。法西斯的野蠻主義吞了一國又一國，毀壞了一民族又一民族的國家獨立，民主權利以及人類的尊嚴，但是並不是在各方

面進步的勢力都已受到挫折。中國是人類的五分之一，中國戰着。投降可以送掉一國的命運，而中國人民的抗戰，不僅保留並且加強了他們的獨立。在他們歷史上，他們第一次走向民主主義。每當人民自由作戰時，鬥爭的壓力鍛鍊新人比新制度還快——人從黑暗與奴役中走到完全人的狀態，他們不知道屈服，只以他們手中的武器防衛所有人類最寶貴的東西。

不需要再強調這事實的重要，以及抓着這一點的至上需要。振作的戰士——他們份內的事幫助他們抵抗共同的敵人是世界上自由人民的責任。

這幾行寫好前數小時。合衆社帶給中國一個消息：她最近對國聯的控訴已被擱置起來。我們知道即使是目前情況下，她的請求得到全部的認可，中國也受益很少。但這是不會發生的，提議是被阻礙，而民主國的外長哈立法克斯又來無端的侮辱，供獻同情中國的空言而甚至拒絕考慮集體幫助的可能。

這種情形是危險的——不僅對中國一國而已。全世界的人民必須挽救這種局勢。他們必須叫那些以他們名義說話的人，也實行他們的意志。這是他們對在遠東前線作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戰士的責任，也是他們自己的責任。

(註一)：日本人在這一會的複雜的陰謀，在一九三五——三七年猛烈內戰的期間失敗了。一九三八年，在漢口「代表」新疆現在已被驅逐的一個叛徒曾告訴我，汪精衛已允許他戰後為該省的主席。這位先生在戰時首都也為德國新聞記者所追逐，他們很高興的公佈他對省政府及蘇聯的攻擊。